蓮宗正範

陳海量　編輯



蓮宗正範發刊序

原夫至理真常，不來不去；而妙緣感應，非滅非生。世尊設化，唱寂於道圓；菩薩宏傳，受持於燈續。譬諸族姓相承，樹本枝於百世；無異江河分注，演流派於一源。是以衍教分宗，應機立法，造端於天竺，賡載於支那；若律、若教、若禪、若密，莫不皆然，又何疑於淨土。

淨土之教，以彌陀三經為聖言量。正法時代，馬鳴中興大乘，讚為方便之殊；龍樹解釋華嚴，揭示易行之道；天親迴向菩提，論述願生之偈；此三大士，皆在天竺弘揚淨土者也。逮及像法，教流東土，自漢及晉，諸宗未啟；而廬山遠公，結一百二

十三人為蓮社。淨土一宗（又名蓮宗），特開我國各宗之首。自後魏神鸞，修西方之觀；唐道綽，專淨土之業，而淨化大行。至善導大師，提倡專修，而念佛法門，遂以普及；道風所屆，遠達扶桑，致尊為彌陀化身。同代承遠、法照、少康三大師，咸有異徵，殆皆西方菩薩，來化此土者歟。自宋以來，如永明以禪而歸淨，昭慶以律而歸淨，雲棲、靈峯諸師，教宗賢台而歸淨。總之，無論係何宗教，莫不以淨土法門，為自利利他之宗要。淨宗源流，大略如此。

然諸宗歷祖之傳承也，莫不有證信之具；或授衣鉢，或與記莂。而淨宗歷祖，初無此項證信之具；非無證信也，其所以為證信者，公且大也。何則？教弘淨土，生西有徵，此二者，為其

證信之具；夫固共見共聞，不可得而私者矣。以是而言淨宗傳承，最極平易，最極寬廣；凡修淨業之因，得往生之果者，皆有傳承之分。故凡往生集之所載，淨土聖賢錄之所傳者，實皆為淨宗師若弟也。蓋淨土一宗，其果，不以佛道中能證何地位為標準，而僅以確實能生淨土為極則。若言其上，則文殊、普賢、彌勒，諸大菩薩，不足以為高；若言其下，則黃打鐵、張善和等輩，亦非越其分。良以教既勝異，宗亦特殊；而歷祖傳承之道，自亦不能與常途相類。然則淨宗歷祖之傳，但以聖賢錄為據足矣；而更有蓮宗祖師之規定者，何哉？果雖同，而果之象徵有不同也；因雖同，而因之行持有不同也。就其顯著之果，與超勝之因，而簡別之、推崇之，此為淨宗歷祖之所由選

也。惟然，故蓮宗祖師之數，獨少於各宗。考蓮宗歷祖之選，始於有宋石芝曉師。師定東林遠公，至昭慶常公，為蓮宗七祖。意謂千古相延接傳正脈者，惟此七人最著，俾後之人，奉為家法，不致無所宗主，趣於歧路。至明，而舉雲棲為八。清悟開師，復舉靈峯為九，梵天為十，資福為十一。近代印公大師，贊啟靈巖淨宗道場，復舉普仁依時序為十，而改梵天、資福為十一、十二，此蓮宗十二祖師之所由昉也。惟我印公，遵三福之正教，依徹公之綱宗，自行化他；蓮風所扇，薄海同欽。而念佛坐化，自在往生；荼毗之際，舍利繽紛。若因若果，以視歷祖，無不及者。今海內外淨業同人，無論及門與否，一致推崇，奉為第十三祖，謂宜續十二祖師正傳

之後，以示洪範。

或者曰：淨宗祖師，既無定派，七、八、十一、十二，又無定數。及今標舉淨範，何妨增補必要者數人？乃依楊仁老序淨宗古德，以鸞、綽二公，繼遠祖之後，開導祖之先。又以有明弘傳彌陀經三大師，列幽溪於雲棲、靈峯之間，連我印公，總計十六尊者，以示淨宗模範。

今者，廣東方養秋居士，創施淨資，以刊行增訂蓮宗正傳為議。由海量居士，乃取悟開師蓮宗正傳原本，仍依時序，增入曇鸞、道綽、傳燈、行策四大師傳，與我印公大師行業記，以殿其後，用示淨土一宗，歷代祖師之一斑，易名曰蓮宗正範。因歷述淨宗源流，與淨宗祖師傳承之特例，於以見淨土一宗之不

可與其他律教禪密諸宗同年而語也，是為序。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歲次甲申立秋日范寄東序於滬上幻庵



蓮宗正範　目錄

慧遠大師傳……1
曇鸞大師傳……7
道綽大師傳……10
善導大師傳（附錄　善導大師新傳）……12
承遠大師傳……25
法照大師傳……27
少康大師傳……32
永明大師傳……34

省常大師傳……50
蓮池大師傳……52
傳燈大師傳……59
藕益大師傳……65
截流大師傳……75
省庵大師傳……83
徹悟大師傳……103
印光大師傳……119
後跋……140

蓮宗正範

陳海量編輯

慧遠大師傳

師諱慧遠，姓賈，雁門樓煩人。幼而好學，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時道安法師建剎於太行恆山，師往歸之，一面盡敬。初聞安師講般若經，豁然開悟，因投簪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繼晝。安師常臨眾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年二十四，大善講貫。太元六年，至潯陽，見廬山閒曠，可以息心，欲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扣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泉涌出。潯陽亢旱，師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見神蛇從

池而出，須臾大雨，歲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時師同門慧永禪師，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師學侶浸眾，西林隘不可處。永師乃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宏道，而貧道所棲隘不可處。是夕，師夢山神告曰：此山足可棲神，願毋他往。忽於後夜，大雨雷震；詰旦，林麓廣闢，素沙布地，楩楠文梓，充布地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感，更為師建剎，名其殿曰神運。以在西林之東，故遂號東林。時太元十一年也。於是乃造西方三聖像，建齋立社，鑿池種蓮；於水上立十二葉蓮華，因波隨轉，分刻晝夜，以為行道之節。主張蓮宗，蓮風大扇。既而四方息心緇侶，絕塵信士，聞風不期而至者，凡百二十三人；共結蓮社，六時行道，一意西歸。令劉遺民著發願文，勒之石。

時王喬之等數人，復為念佛三昧詩以見志。師為作序曰：夫稱三昧者何？思專想寂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悟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是二者，自然之玄符，會一而致用也。又諸三昧，其名甚眾；功高易進，念佛為先。何者？窮玄極寂，尊號如來；體神合變，應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緣以成鑒，鑒明則內照交映，而萬象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見聞行焉。於是靈相湛一，清明自然；元音叩心，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與於此哉！所以奉法諸賢，咸思一揆之契；感寸陰之將頹，懼來儲之未積。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寢，夙興唯勤。庶夫貞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仰援超步拔茅之興，俯引弱進垂策其後。以此覽

眾篇之揮翰，豈徒文詠而已哉！初是大教流行，江東經藏未備，道法無聞。師遣弟子法淨、法領等，遠越蔥嶺，曠歲來還，購諸梵本，並傳關中。先是，此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師曰：佛是至極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乃著法性論十四篇，以明泥洹常住之旨。什師見而歎曰：邊方未見大經，便闇與理合。經言：末代東方有護法菩薩，欽哉仁者，善宏其道。曇摩流支入秦，師遣弟子曇邕，請於關中，出十誦律流傳晉國。及佛馱跋陀羅至，師即請出禪數諸經。所有經律，出自廬山，幾至百卷。有行者來侍師，善驅蛇，蛇為盡去，因號辟蛇行者。有一虎往來，時見行跡，未嘗傷人，人號遊山虎。師與社眾每遊憩上方峯頂，患去水遠；他日有虎跑其石，水

為之出，因名虎跑泉。師居東林三十餘年，跡不入俗；每若送客，常以虎溪為界。領眾六時行道，未嘗一日暫輟。深信切願，專志西方。澄心繫念，三睹聖相，而沉厚不言。後義熙十二年，七月晦夕，於般若臺，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洄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佛告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七日後，當生我國。又見社中先化者，佛馱耶舍、慧持（義熙八年先逝）、慧永（義熙十年先逝）、劉遺民（義熙六年先逝），在佛之側。前揖師曰：師志在先，何來之晚！既知時至，即語弟子法淨、惠寶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睹聖相；今復見之，當生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為漸矣！即自製遺誡。至

期，端坐入寂，年八十三，即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也。遺命弟子，露骸於松林之下，即嶺為墳，與土木同狀。弟子等不忍露骸，與潯陽太守阮侃，奉全身建塔於西嶺。謝靈運及宗炳，各立碑以銘遺德。所著有廬山集十卷行世。唐宣宗大中二年，追謚辯覺大師。昇元三年，追謚正覺。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追謚圓悟大師凝寂之塔。

贊曰：晉太元中，遠祖始以淨土法門，建立蓮社，一時高僧名士多歸之。其思專想寂四字，即是念佛祕要玄關。厥後諸賢往生，顯驗不一。嗚呼盛矣！萬世而下，不可得而思議者歟！可謂釋迦再說西方，彌陀現身東土者也。厥功顧不偉歟！

師諱曇鸞，大同雁門人，北魏孝文帝承明元年生。少遊五臺山，見神跡靈異，因發信心出家。念人命危脆，旦夕無常，願致長年，以弘佛法，乃從陶隱居受仙經十卷。梁武帝大通三年，至洛下，遇三藏菩提留支。師問曰：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仙經者乎？留支曰：此方何處有長生不死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卒歸輪轉，曷足貴乎？夫長生不死，吾佛道也。乃以十六觀經授之，曰：學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往；盈虛消息，禍福成敗，無得而至。其為壽也，河沙劫量，莫之能比，此吾金仙氏之長生也。師大喜，遂焚仙經，專修念佛，

習淨土觀；自行化他，流布彌廣。魏主重之，號為神鸞；梁武帝尊之，稱為鸞菩薩。先後住并州大嚴寺、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時往介山之陰，集徒修淨業，人因名其處曰鸞公巖。師撰有淨土往生論註二卷、讚阿彌陀佛偈一卷、略論安樂淨土義一卷。往生論註，闡如來淨土之因果，指示眾生往生，及願力迴向，三種莊嚴之彌陀淨土，起於佛之誓願。而眾生之往生，實如來之本願使然。他力教義，建立於此點之上。註中首提他力，揭龍樹之判教，謂其難行者，唯是自力，無他力故；其易行者，秉佛願力，便得往生彼清淨土故。結以如來本願他力，皆明證也。其讚阿彌陀佛偈，依大經讚彌陀，一名大經讚，又名無量壽經奉讚。其略論安樂淨土義，即開示大經讚所略之要義

，設九問答以明釋之。孝靜帝興和四年，一夕，室中見梵僧謂曰：吾龍樹也，久居淨土，以汝同志，故來相見。師自知時至，集眾教誡曰：勞生役役，其止無日。地獄諸苦，不可不懼；九品淨業，不可不修。因令弟子高聲唱佛，西向稽顙而終。在寺道俗，俱見幡華幢蓋，自西而來；天樂盈空，良久乃已。事聞於朝，勅葬汾西文谷，建塔立碑焉。

贊曰：淨土法門，流傳東土，雖發軔於廬山遠公，而形成淨土之教相，則自師始。遠公創蓮社於廬山，受教者屬諸高僧名士。迨師焚仙經而修淨觀，宏闡淨業，念佛之風，始漸廣被。道綽尊者踵師之教，專修白業，道俗雲從。綽公之門出善導大師，於是蓮風大振矣。正範敘述，法脈溯源，次位第

二，師實大有功於蓮宗者也。

道綽大師傳

師諱道綽，并州汶水人，俗姓衛。弱齡處俗，閭里以恭讓知名。年十四，出家，習經論，又事瓚禪師學禪。迨憩錫汶水石壁谷玄中寺，曇鸞大師所立，師慕鸞公淨土之業，於是潛心觀想。時年四十八，隋煬帝大業五年也。師坐常向西，六時禮敬不缺，念佛日以七萬計。普化道俗，為眾講無量壽經、觀經，幾二百遍。聽講者，各捏珠，稱佛號，若潮汐聲。或時散席，響彌林谷。平時激勸淨業，理致泉湧。或邪見不信，欲相抗毀者

，及睹師之相，儀貌充偉，端詳慈和，輒飲氣而歸；其道感物情為若此也。貞觀二年四月八日，於祝聖誕時，見鸞公於空中，坐七寶船上，謂師曰：汝淨土堂成，但餘報未盡耳。又見化佛住空，天華下散，大眾共睹，皆忻仰歎異。天華降時，男女等以裙襟承得，薄滑可愛。師自此報力愈強，容色盛發，道俗嚮風者日眾。年登七十，忽然齔齒新生，如本無異。談述淨業，理味奔流，詞吐包蘊，氣霑醇醴。年常自業，穿諸木櫟子以為數法，遺諸四眾，教其稱念；道俗嚮其綏導，望風而成習矣。著安樂集二卷行世。集分十二門，勸信求往，為最殷勤。引用經律論釋，統該龍樹、天親，邇及慧遠、曇鸞文句。遵崇淨土，明示昌言，文旨切要，詳諸化範。貞觀十九年四月二十七

日，示寂於玄中寺，春秋八十有四。

贊曰：追蹤鸞公，精修白業。六時禮敬，坐不背西。持誦佛名，日限七萬。懇到勤劬，復切利他。宏於淨業，感鸞公示現，化佛住空，天華下散。自非行感倫通，詎能會此者乎。師感鸞公現身，亦猶鸞公之感龍樹尊者也。淨土聖賢，接引有緣，感應昭彰，詎容思議。

善導大師傳

師諱善導，不詳其所出；人皆稱善導和尚，云是阿彌陀佛化身也。唐貞觀中，見西河綽禪師，淨土九品道場。喜曰：此真入

佛之精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法門，速超生死。於是勤篤精苦，晝夜禮誦。旋至京師，激發四眾。每入室，長跪唱佛，非力竭不休；出則演說淨土法門。三十餘年，未嘗睡眠；護持戒品，纖毫不犯。好食供眾，粗惡自奉。所有贍施，用寫阿彌陀經，十萬餘卷；畫淨土變相，三百餘壁；修營塔寺，燃燈續明。三衣瓶鉢，不使人持。行不共眾，恐談世事。道俗從其化者甚眾，有誦彌陀經，十萬至五十萬遍者；有日課佛名，一萬至十萬者。其間得三昧，生淨土者，不可紀述。或問：念佛生淨土耶？師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其勸世偈曰：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豈免衰殘老病？任汝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

或問：何故不令人作觀，直遣專稱名號耶？答：眾生障重，境細心粗，識颺神飛，觀難成就。是以大聖悲憐，直勸專稱名號。正由稱名易故，相續即生。若能念念相續，畢命為期者，十即十生，百即百生。何以故？無外雜緣得正念故，與佛本願相應故，不違教故，順佛語故。若捨專念，修雜業者，百中希得一二，千中希得三四。何以故？雜緣亂動失正念故，與佛本願不相應故，與教相違故，不順佛語故，繫念不相續故。心不相續報佛恩故，雖作行業，常與名利相應故。樂近雜緣，自障障他往生正行故。比見諸方道俗，解行不同，專雜有異。但使專意作者，十即十生。修雜不至心者，千中無一。普願一切人等，善自思惟。行住坐臥，必須勵心克己，晝夜莫廢，畢命為期

，前念命終，後念即生。長時永劫，廣受法樂，乃至成佛，豈不快哉！又作臨終正念文曰：凡人臨命終時，欲得往生淨土者，須先準備，不得怕死。常念此身多有眾苦，不淨惡業種種交纏；若得捨此穢身，超生淨土，受無量快樂。見佛聞法，離苦解脫，乃是稱意之事；如脫臭敝之衣，得換珍御之服。放下身心，莫生貪著。纔有病患，莫論輕重，便念無常，一心待死；須囑家人，及問候人，凡來我前，但為我念佛，不得說眼前閒雜之話，家中長短之事；亦不須軟語安慰，祝願安樂，此皆虛華無益之語。若病重將終，親屬不得垂淚哭泣，及發嗟歎懊惱之聲，惑亂心神，失其正念；但得同心念佛，助其往生。若得明曉淨土之人，頻來策勵，極為大幸。若依此者，決定往生無

疑矣。多見世人，平時念佛，發願求生，甚是勤拳；及至臨終，卻又怕死，都不說著往生之事。死門事大，必須自家著力始得；一念差錯，歷劫受苦，誰人相代？思之思之！師自念佛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於百，光亦如之。忽一日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乃登寺前柳樹，向西祝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正念，得生安養。祝願已，即投身而逝。唐高宗皇帝，知其神異，賜寺額曰「光明」云。

贊曰：廬山而後二百年，出善導和尚，大揚法化，丕振蓮宗。其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又言：專念者，十即十生，百即百生。修雜業者，百中希得一二，千中希得三四。其得失關頭，唯在與佛本願相應、不相應處。末後臨終正念文，

剴切指陳，可謂慈心太切矣！學者當識取正脈源頭。

黃念祖居士

附錄　善導大師新傳

會集：

一、唐道宣大師《續高僧傳》中《會通傳》。（史料一）

二、清貫通師《蓮宗諸祖略傳》中《善導傳》。（史料二）

三、日大野法道教授《善導大師與日本》。（史料三）

善導大師俗姓朱，誕於隋大業九年（公元六一三年），生於安徽泗洲（或山東青州）。少出家，後見西方變相與《觀無量壽經》，便喜誦習十六觀行。恒諦思維，忱節西方，以為冥契。未逾數載，觀想忘疲，已成深妙。便於定中，備觀寶閣、瑤池

、金座，宛在目前。涕泗交流，舉身投地。貞觀十五年，大師廿九歲，至西河石壁谷玄中寺，見道綽禪師，蒙授《無量壽經》。（以上根據史料三，下接史料二）見淨土九品道場，喜曰：『此真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惟此法門，速超生死。於是勤篤精苦，晝夜禮誦。旋至京師，激發四眾，每入室長跪唱佛，非力竭不休，出則演說淨土法門。三十餘年，未嘗睡眠。護持戒品，纖毫不犯。好食供眾，粗惡自奉。所有賙施，用寫《阿彌陀經》十萬餘卷，畫淨土變相三百壁。修營塔寺，然燈續明，道俗從其化者甚眾。有誦彌陀經十萬至五十萬遍者，有日課佛名自一萬至十萬者，其間得三昧生淨土者，不可紀述。或問念佛生淨土耶，導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

自念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於百，光亦如之。其勸世偈曰：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豈免衰殘病苦。任汝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又著《觀經四帖疏》。或問何故不令人作觀，直遣專稱名號耶，答曰：眾生障重，境細心粗，識颺神飛，觀難成就。是以大聖悲憐，直勸專稱名字，正由稱名易故，相續即生。若能念念相續，畢命為期者，十即十生，百即百生。何以故。無外雜緣，得正念故。與佛本願相應故。不違教故。順佛語故。若捨專念修雜業者，百中希得一二，千中希得三四。何以故，雜念亂動，失正念故。與佛本願不相應故。與教相違故。不順佛語故。繫念不相續故。心不續念報佛恩故。雖作業行，

常與名利相應故。樂近雜緣，自障障他往生正行故。比見諸方道俗，解行不同，專雜有異。但使專意作者，十即十生。修雜不至心者，千中無一。願一切人等，善自思惟，行住坐臥，必須厲心克己，晝夜莫廢，畢命為期。前念命終，後念即生，長時永劫，受無為法樂，乃至成佛，豈不快哉。又作臨終正念文曰：凡人臨終欲生淨土者，須是不得怕死。常念此身多苦，不淨惡緣，種種交纏。若是捨此穢身，超生淨土，受無量快樂，解脫生死苦趣，乃是稱意之事。如脫弊衣，得換珍服，放下身心，莫生戀著。纔遇有病，便念無常，一心待死，須囑家人，及問候人，來我前者，為我念佛。不得說眼前閒雜之話，家中長短之事，亦不須軟語安慰，祝願安樂，此皆虛華無益。若病

重將終，親屬不得垂淚哭泣。及發嗟嘆懊恨聲，惑亂心神，失其正念。但教記取阿彌陀佛，守令氣盡。若得明解淨土之人，頻來策勵，極為大幸。用此法者，決定往生，無疑慮也。死門甚大，須自家著力始得。一念差錯，歷劫受苦，誰人相代。思之思之。導一日（下接史料一）在光明寺說法，有人告導曰：今念佛名，定生淨土否。導曰：定生，定生，定生。其人禮拜訖，口誦南無阿彌陀佛，聲聲相次。出光明寺門，上柳樹表，合掌西望，倒投身下，至地遂死。事聞台省。（上史料一原文，以下據史料三。）

師於唐高宗永隆三年（公元六八一年）三月十四日，怡然長逝。世壽六十九歲。弟子懷惲為師造塔，並建伽藍（即今香積寺

）。大師遺著存世者共五部九卷，計為《觀經疏》四卷，《往生禮讚》一卷，《觀念法門》一卷。《法事讚》二卷，《般舟讚》一卷。

黃心示會集

會集善導大師傳後贅語

本傳以清貫通師之《善導大師傳》為主體，兼採唐道宣大師之《續高僧傳》與日《善導大師與日本》中之原文與史料會集而成。清傳據《樂邦文類》與《佛祖統計》兩書，已較完備，惜仍有欠詳實。故取道宣大師之原文，以正其失實。採日人之史料，以補其未詳。乃成今作。

清傳之首曰：『善導不詳其所出』。而日籍則備載大師姓氏，

籍貫，生期，與少年出家求道經過。故採以補之。至於其篇末，則記為大師登樹，自投而逝。雖與宋戒珠師之《往生傳》，宋王古之《新修往生傳》，南宋宗曉師之《樂邦文類》所載盡同，但考以唐道宣大師所著，與夫大師塔銘碑記，則可證大師自投之說，實為傳聞之誤。此已有日大野法道教授論證於前。按道宣大師《續高僧傳》第三十七卷會通傳中所記，乃大師一時說法，有人問話，問者念佛登樹自投。竊計道宣大師乃律宗初祖，法門龍象，又是同代大德，所記當是信史。更據日人考證，大師之龕記，碑銘，塔銘等四種，均無投身自殺之說，由是信知，投身者乃問話之來客，而非說法之大師也。且大師一生戒行謹嚴，軌範人天，焉能於臨終關頭，一反素操，而顯詭

異。於是乃刪除清傳舊語，而代以道宣大師之原文，以復真面。篇末又據日著，略誌大師示寂歲月，身後塔寺與存世遺著，以竟全文。

心示今值勝緣，研讀諸傳，於大師之聖德高風，彌深景仰。信夫，日法然上人讚曰：『彌陀願王之垂跡。』親鸞上人讚曰：『善導獨明佛正意。』我國蓮池大師曰：『善導和尚，世傳彌陀化身，見其自行精嚴，利生廣博，萬代之下，猶能感發人之信心。若非彌陀，亦必觀音普賢之儔。嗚呼大哉。』惜余癡鈍不文，又以史料未充，註經無暇（開始註疏先師夏蓮老會集之《無量壽經》），匆匆會集，雖較清傳稍詳，但仍未能彰顯大師之聖德於什一。它日遇緣，當另作之，或能稍勝耶。

出處於黃念祖居士著作彙編下冊

心示敬跋

承遠大師傳

師諱承遠，不詳其所出。始學於成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至荊州進學於玉泉真公。公令居衡山設教，人從其化者萬計。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食則食，不遺者，食土泥草木而已；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值之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樵，以疑僕從而媟之，乃師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示專念法門，書塗巷，刻溪谷，丕勤

誘掖。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師不拒不營。祠宇既具，賜額曰「彌陀寺」。營造之餘，悉施與餓疾者。先是，有沙門法照者，居廬山，由正定中，趨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之學，傳教天下。嗣照於代宗時為國師（見柳子厚集南岳碑），乃言其師有至德，度其道不可徵。天子南嚮而禮焉，賜其居曰「般舟道場」。唐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示寂於寺，年九十一。柳宗元製碑立石於寺門之右。

贊曰：羸形垢面，尚在娑婆，而正定中人，已見侍佛側矣。苟非潛修密證之功，曷臻乎此？吁！真不愧為蓮宗祖師。上來諸大祖師，觀其自行之精嚴，利生之廣博，萬代而下，猶

能感發人之信心，猗歟懿哉！

法照大師傳

師諱法照，不詳其所出。大歷二年，居衡州雲峯寺；慈忍戒定，為時所宗。一日，於僧堂粥鉢中，睹五色祥雲，雲內現山寺。寺東北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石門，門內復有一寺，榜曰「大聖竹林寺」。他日復於鉢中，見雲中數寺，池臺樓觀，萬菩薩眾，雜處其中。以所見問知識。有一僧曰：聖神變化，不可情測；若論山川勢面，乃五臺也。四年，師於郡之湖東寺，開五會念佛道場，感祥雲彌覆，雲中現樓閣；阿彌陀佛及二菩

薩，身滿虛空。衡州舉郭，咸焚香瞻禮，良久方滅。師復遇一老人謂曰：汝曾發願往金色世界禮覲大聖，今何輒止？言訖不見。師遂與同志數人，遠詣五臺。五年四月六日，至五臺縣佛光寺。其夕四更，遙見異光照身，即之，行五十里，得一山，山下有澗，澗北有一石門。見二童子，自稱善財、難陀，引至一寺，榜曰「大聖竹林寺」；如鉢中所見，金地寶樹，以為莊嚴。入寺登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坐師子座，萬眾圍繞，而為說法。師作禮問曰：末代凡夫，去聖時遠，知識隘劣，障垢尤深，佛性無由顯現。佛法浩瀚，未審修何法門，最為其要。文殊告曰：汝今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為徑要。我於過去劫中

，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蜜，甚深禪定，乃至諸佛，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諸法之王。師又問：當云何念？文殊言：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無間斷；命終決定往生，永不退轉。語已，二大聖，同舒金臂，摩師頂曰：汝以念佛故，不久證無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女等，願疾成佛者，無過念佛，則能速證無上菩提。師歡喜作禮，辭而退。二童子送出寺門，舉頭忽失所在；乃立石標記其處。至四月十三日，師與五十餘僧，同往金剛窟，虔心禮三十五佛名。師禮纔十遍，忽見其處廣大嚴淨，琉璃宮殿，文殊、普賢俱在一處。復獨詣金剛窟所，願見大聖，以身撲地。見梵僧佛陀波利，引入

一院，額曰：「金剛般若寺」。異寶莊嚴，光明閃爍。師雖歷睹靈異，而未語人也。是年臘月，於華嚴寺，入念佛道場，憶二大士，記我往生，乃絕粒要期，誓生淨土。至七日初夜，正念佛時，見一梵僧入謂曰：汝所見臺山境界，胡不傳示世人？言畢不見。師心異之。翌日，又見梵僧語如前。師曰：非敢祕聖道，恐生疑謗耳。僧曰：大聖文殊，現在此山，尚招人謗，汝何惜焉？但以所見境界，普告眾生，使見聞者，發菩提心，作毒鼓緣耳。師即遂憶所見，錄以傳世。明年，江東沙門慧從，與華嚴寺諸僧，隨師至金剛窟，及立石標記處，瞻仰舊跡。大眾悲喜未已，忽聞鐘聲，其音雅亮，節解分明，眾愈驚異，知師所見不虛。因書於屋壁，願見聞者，共發勝心。後往竹林

寺，於題額處，建寺一區，仍號竹林焉。師於是篤志念佛，日夜無曠。忽見佛陀波利謂曰：汝華已就，後三年華開矣。臘月一日謂眾曰：吾行矣！端坐而逝。師嘗於并州五會念佛，感代宗皇帝宮中聞念佛聲，遣使追尋，乃見師勸化之盛，遂召入京，封國師。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號五會法師。

贊曰：以文殊金口，宣揚念佛法門。祖師凡身，親歷五臺聖境，誠浩劫中，難遇難逢，莫大因緣也。揆厥本旨，無非大菩薩入五濁惡世，化導羣迷，令早覺悟，如教修持，超脫苦輪而已，復何疑哉！

少康大師傳

師諱少康，姓周，縉雲仙都山人。母羅氏，夢遊鼎湖峯，有玉女以青蓮華授之曰：此華吉祥，當生貴子。及生，青光滿室，作芙蓉香。七歲未語，相者奇之。一日，母攜入靈山寺禮佛，母問識否？忽發言曰：釋迦牟尼佛。父母驚異，知其宿具善根，遂捨之出家。年十五，能通法華、楞嚴等五部義。尋往會稽嘉祥，學究律部。復往上元隆興聽講。唐貞元初，至洛陽白馬寺，見殿中文字放光，探之，則善導和尚西方化導文也。師祝曰：若於淨土有緣，當使此文再放光明。言已，光復閃爍，光中隱隱有化菩薩。師曰：劫石可磨，我願無易矣。遂至長安光

明寺，善導和尚影堂瞻禮。忽見真像升空，謂曰：汝依我教，廣化有情，他日功成，必生安養。師南至江陵，遇一僧謂曰：汝欲化人，當往新定，緣在於彼。言訖不見。乃適新定，乞錢誘小兒念佛；念佛一聲，即與一錢。如是年餘，凡男女少長，見師皆稱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滿道路。遂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每遇齋日，善信畢集，師乃升座，高聲唱佛，眾共和之。師唱佛一聲，眾見一佛從其口出，十聲則有十佛，如貫珠焉。師謂眾曰：汝見佛者，必得往生。眾聞欣慰，念佛益勵。時眾數千，有不見者，悲感自責，因倍精進。後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囑道俗曰：大眾！當於淨土，起欣樂心；於閻浮提，起厭離心。汝等此時，見我光者，真我弟子。言已，

遂放異光數道，寂然而逝。郡人奉全身建塔於臺子巖，號臺巖法師。

贊曰：念佛一聲，口出一佛，此菩薩境界，非造作所能者。學者當觀其化導之權巧，隨機施設，為天下後世法，方見得祖師本意。如佛禦象，慈善根力，自然而有獅子出現。

永明大師傳

師諱延壽，字沖元，杭州錢塘王氏子。自少誦法華經。錢文穆王時，知稅務，多用官錢買放生命，罪當死。引赴市曹，王使人瞷之，面色不變；文穆王因釋之，遂投四明翠巖禪師出家。

後參天臺韶國師，言下大徹；旋受法，為法眼嫡孫。嘗行法華懺二十一日，備極精懇；夢見觀音菩薩以甘露灌口，因是得無礙辯才；復於禪觀中見普賢，蓮華忽然在手。因思宿願未決，故登智者巖，作二鬮，一曰一心禪定，一曰萬善莊嚴淨土。冥心精禱，七拈皆得淨土鬮。於是一意專修淨業，日課佛名十萬，終身期生安養，作神棲安養賦以見志。其文云：彌陀寶剎，安養嘉名；處報土而極樂，於十方而最清。二八觀門，修定意而冥往；四十八願，運散心而化生。爾乃畢世受持，一生皈命。仙人乘雲而聽法，空界作唄而讚詠。紫金臺上，身登而本願非虛；白玉毫中，神化而一心自慶。詳夫廣長舌讚，十剎同宣。但標心而盡契，非率意而虛傳。地軸迴轉，天華散前。一念

華開，見佛而皆登妙果；千重光照，證法而盡廁先賢。考古推今，往生非一。運來而天樂盈空，時至而異香滿室。一真境內，現相而雖仗佛威；七寶池中，睹境而皆從心出。故知聖旨難量，感應猶長。變凡成聖而頃刻，即迷為悟而昭彰。探出仙書，真是長生之術；指歸淨剎，永居不死之鄉。更有出世高人，處塵大士，焚身然臂而發行，掛胃捧心而立軌，仙樂來迎而弗從，天童請命而不喜。或火烈山頂，光明境裏，絕聞惡趣之名，永拋胎獄之鄙。眼開舌固而立驗，牛觸雞鴿而忽止。處鐵城而拒王勅，須徇丹心；坐蓮臺而賴佛恩，難拋至理。其或誹謗三寶，破壞律儀；逼風刀解體之際，當業鏡照形之時，忽遇知識，現不思議。劍林變七重之行樹，火車化八德之蓮池。地獄

消沉，湛爾而怖心全息；天華飛引，俄然而化佛迎之。慧眼明心，香鑪墮手。應讖而蓮華不萎，得記而寶林非久。奇哉佛力難思，古今未有！又作四料簡：一曰，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二曰，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三曰，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為人師，來生作佛祖。四曰，無禪無淨土，鐵床并銅柱；萬劫與千生，沒箇人依怙。建隆二年，忠懿王請住慧日永明寺，賜號智覺禪師。日行一百八事，夜往別峯行道念佛；旁人時聞螺貝天樂之音。忠懿王歎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精誠專切。乃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所著宗鏡錄百卷，會融諸法，同入心宗；又著萬善同歸集三卷，發明空有性相之旨，

提策真修，歸之中道。節錄數條，明乎淨業。一問：論云：行道念佛，與坐念佛，功德如何？答：譬如逆水張帆，猶云得往；更加張帆順水，速疾可知。坐念一日，尚乃八十億劫罪消；行念功德，豈知其量？故偈云：行道五百遍，念佛一千聲；事業常如此，西方佛自成。二問：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一念不生，天真頓朗；何得唱他佛號，廣誦餘經？高下輪迴，前後生滅；既妨禪定，但徇音聲。水動珠昏，寧當冥合？答：夫聲為眾義之府，言皆解脫之門。一切法趣聲，聲為法界。經云：一一諸法中，皆含一切法。故知一言音中，包羅無外，十界具足，三諦理圓。何得非此重彼，離相求真？不窮動靜之源，遂致語默之失。故經云：一念初起，無有初相，是真護念。

未必息念消聲，方冥實相。是以莊嚴門內，萬行無虧；真如海中，一毫不捨。且如課念佛號，教有明文。唱一聲而罪滅塵沙，具十念而神棲淨土；拯危拔難，殄障消怨。非但一期暫拔苦津，託此因緣終投覺海。寶王論云：浴大海者，已用於百川；念佛名者，必成於三昧。亦猶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佛號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既契之後，心佛雙亡雙照。雙亡，定也；雙照，慧也。定慧既均，亦何心而不佛，何佛而不心？心佛既然，則萬境萬緣，無非三昧也。誰復患之於起心動念，高聲稱佛哉？三問：觸目菩提，舉足皆道，何須別立事相道場，役念勞形，豈諧妙旨？答：道場有二，一理道場，二事道場。理道場者，周徧剎塵；事道場者，淨地嚴飾。即事明理

，須假莊嚴；從俗入真，唯憑建立。為皈敬之本，作策發之門；睹相嚴心，自他兼利。上都儀云：夫皈命三寶者，要指方立相，住心取境，不明無相離念也。佛懸知凡夫，繫心尚乃不得，況離相耶？如無術通人，居空造舍也。故直須一心皈命，盡報精修。坐臥之間，常面西向。當行道禮敬之際，念佛發願之時，懇苦翹勤，無諸異念。如就刑戮，若在狴牢，怨賊所追，水火所逼。一心求救，願脫苦輪；速證無生，廣度含識；紹隆三寶，誓報四恩。如斯至誠，方不虛棄。如或言行不稱，信願輕微，無念念相續之心，有數數間斷之意；恃其懈怠，臨終望生；但為業障所遮，恐難值其善友；風火逼迫，正念不成。何以故？如今是因，臨終是果；應須因實，果則不虛。喻聲和則

響順，形直則影端也。四問：即心是佛，何須外求？若認他塵，自法即隱。答：諸佛法門，亦不一向，皆有自力他力，自相共相。十玄門之該攝，六相義之融通；隨緣似分，約性常合。從心現境，境即是心；攝所歸能，他即是自。經云：非內非外，而內而外。而內故，諸佛解脫於心行中求；而外故，諸佛護念，云何不信外益耶？若禮拜，則屈伏無明，深投覺地；致敬之極，如樹倒山崩。業報差別經云：禮佛一拜，從其膝下至金剛際，一塵一轉輪王位，獲十種功德也。三藏勒那云：發智清淨禮者，良由達佛境界，慧心明利，了知法界，本無有礙；由我無始，順於凡俗，非有有想，非礙礙想。今達自心，虛通無礙，故行禮佛。隨心現量，禮於一佛，即禮一切佛；禮一切佛

，即是禮一佛。以佛法身，體用融通，故禮一拜，徧通法界；如是香花種種供養，例同於此。六道四生，同作佛想。文殊云：心不生滅故，敬禮無所觀。內行平等，外順修敬；內外冥合，名平等禮。略引祖教，理事分明；不可滅佛意而毀金文，據偏見而傷圓旨。五問：心外無佛，佛不去來，何有見佛及來迎之事？答：唯心念佛，以唯心觀，徧該萬法。既了境即心，了心即佛，故隨所念，無非佛矣。般舟三昧經云：如人夢見七寶，親屬歡喜；覺已追念，不知在何處。如是念佛，此喻唯心所作，即有而空，故無來去；感應道交，唯心自見。如造罪眾生，感地獄相，皆是唯識罪人惡業心現，並無心外實有銅狗鐵蛇等事。世間一切事法，亦復如是。然遮那佛土，匪局東西。若

正解了然，習累俱殄，理量雙備，親證無生。既歷聖階，位居不退，即不厭生死苦，六道化羣生。如或信心初具，忍力未圓，欲拯沉淪，實難俱濟。無船救溺，弱翅高飛，臥沉疴而欲離良醫，處襁褓而擬拋慈母，久遭沉墜，必死無疑。但得陷己之虞，未有利他之分。故智論云：譬如嬰兒，若不近父母，或墮坑落井，水火等難，渴乳而死；須常近父母，養育長大，方能紹繼家業。初心菩薩，多願生淨土，親近諸佛，增長法身，方能繼佛家業，十方運濟。有斯益故，多願往生。又按諸經云：生安養者，緣強地勝，福備壽長。蓮華化生，佛親迎接，便登菩薩之位，頓生如來之家。永處跋致之門，盡受菩提之記；身具光明妙相，跡踐寶樹香臺；獻供十方，寧神三昧；觸耳常聞

大乘之法，差肩皆鄰補處之人。念念虛玄，心心靜慮；煩惱燄滅，愛欲泉枯。尚無惡道之名，豈有輪迴之事？安國鈔云：所言極樂者，有二十四種樂。羣疑論云：西方淨土，有三十種益（文繁不引）。故釋迦本師，殷勤勸往；十方諸佛，廣舌證明，豈可不足信歟？六問：龐居士云，事上說佛國，此去十萬億。大海渺無邊，動即黑風起；往者雖千萬，達者無一二。忽遇本來人，不在因緣裏。云何通會而證往生？答：若提宗考本，尚不說有佛有土，豈言達與不達乎？所以天真自具，不涉因緣；匪動絲毫，常冥真體。若約事論，故非一等；九品往生，上下俱達。或遊化國，見佛應身；或生報土，睹佛真體。或一夕而便登上地，或經劫而方證小乘；或利鈍根，或定散意。或道悟遲速，根

機不同；或華開早晚，時限有異。今古具載，凡聖俱生；行相昭然，明證自驗。故佛親記文殊，當生阿彌陀佛土，位登初地。無量壽經云：彌勒菩薩問佛：未知此界，有幾許不退菩薩，得生彼國？佛言：此娑婆世界，有六十七億不退菩薩，皆得往生。不退菩薩尚願往生，況凡夫乎？佛梵音聲，豈虛誑哉？七問：但見性悟道，便超生死，何用繫念彼佛，求生他土？答：真修行人，應自審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存龜鑑，以破多惑。諸仁者！當觀自己行解，見性悟道，受如來記，紹祖師位，能如馬鳴龍樹否？得無礙辯才，證法華三昧，能如天台智者否？宗說皆通，行解兼修，能如忠國師否？此諸大士，皆明垂言教，深勸往生；蓋是自利利他，豈肯誤人自誤？況大雄讚

歎，金口叮嚀？希從昔賢，恭稟佛敕，定不謬誤也。如往生傳所載，古今高士事蹟，顯著非一；宜勤觀覽，以自照知。又當自度：臨終之時，生死去住，定得自在否？自無始來，惡業重障，定不現前否？此一報身，定脫輪迴否？三途惡道，異類中行，出沒自由，定無苦惱否？天上人間，十方世界，隨意寄託，定無滯礙否？若也了了自信得及，何善如之！若其未也，莫以一時貢高，卻致永劫沉淪，自失善利，將復尤誰？嗚呼哀哉！何嗟及矣！何乃愛河浪底，沉溺無憂；火宅燄中，焚燒不懼？密織癡網，淺智之刃莫能揮；深種疑根，泛信之力焉能拔？遂即甘心伏意，幸禍樂災；卻非清淨之邦，顧戀恐畏之世。燋蛾爛繭，自處餘殃；籠鳥鼎魚，翻稱快樂。故知佛力不如業力

，邪因難趣正因。且未脫業身，終縈三障；既不愛蓮臺化質，應須向胎藏稟形。若受肉身，全身是苦；既沉三界，寧免輪迴？今於八苦之中，略標生死二苦：一、生苦者：攬精血為體，處生熟藏中，四十二變而成幻質。上壓穢食，下熏臭坑；飲冷若冰河，吞熱如鑪炭。宛轉迷悶，不可具言！及至生時，眾苦無量；觸手墮地，如活剝牛皮；逼窄艱難，似生脫龜殼。銜怨抱恨，擬害母身；纔觸熱風，苦緣頓忘。嬰兒癡騃，水火橫亡；脫得成人，有營身種。業田既熟，愛水頻滋；無明發生，苦芽增長。膠黏七識，籠罩九居；如旋火輪，循環莫已。二、死苦者：風刀解身，火大燒體；聲虛內顫，魄悸魂驚。極苦併生，惡業頓現；千愁鬱悒，萬怖憧惶。乃至命謝氣終，寂然孤逝

；幽途黯黯，冥路茫茫！與昔怨讎，皎然相對；號天扣地，求脫無門。隨業淺深，而歷諸趣。或倒生地獄，或陰受鬼形；忍饑渴而長劫號咷，受罪苦而徧身焦爛。未脫二十五有，善惡之業靡亡；追身受報，未曾遺失。生死海闊，業道難窮！聲聞尚昧出胎，菩薩猶昏隔陰；況具縛生死，底下凡夫，寧不被生苦所羈，死魔所繫？故目連所問經云：佛告目連：譬如萬川長注，有浮草木，前不顧後，後不顧前，都會大海。世間亦爾，雖有豪貴富樂自在，悉不得免生老病死。祇由不信佛經，後世為人，更深困劇，不能得生千佛國土。是故我說無量壽佛國土，易往易取。而人不能修行往生，反事九十六種邪道；我說是人，名無眼人，名無耳人。又大集月藏經云：我末法時中，億億

眾生起行修道，未有一得者；當今末法，現是五濁惡世，唯有淨土一門，可通入路。當知自行難圓，他力易就。如劣士附輪王之勢，飛遊四天；凡質託仙藥之功，昇騰三島。實為易行之道，疾得相應。慈旨叮嚀，須銘肌骨！居永明十五年，弟子千七百人，常與眾受菩薩戒；施食放生，悉皆迴向淨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眾，趺坐而化，年七十二。後有僧來自臨川，經年繞其塔。人問故，曰：我病入冥，見殿左供一僧像，王勤禮拜。因詢之，曰：此杭州永明壽禪師也，已經往生西方上上品矣。王重其德，故禮敬耳。崇寧中，追諡宗照禪師。清世宗憲皇帝，加封妙圓正修智覺禪師。

贊曰：修道之士，頗具好心；奈根器狹劣，動止多偏。祖愍

此輩，故不憚煩勞，諄諄化導。坐斷一切狂慧口舌，解散一切義學藩籬。精修萬行，莊嚴淨土，皆過量大人之作略，人豈得擬議者哉！

省常大師傳

師諱省常，字造微，姓顏，錢塘人。七歲出家，十七進具。宋淳化中，住南昭慶，慕廬山之風，謀結蓮社。因刻無量壽佛像，刺血書華嚴淨行品，於是易蓮社為淨行社。一時公卿大夫之預會者，百二十人，皆稱淨行弟子，王文正公旦為之首。比丘千人焉。翰林蘇易簡，作淨行品序，至謂：予當布髮以承其足

，剜身以請其法，猶尚不辭，況陋文淺學而有惜哉？然師才辯勝人，律嚴超常；領眾行道，日夜精勤；畢此一形，期生安養。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於寺端坐念佛，有頃，厲聲唱曰：佛來也！泊然而化。眾見地色皆金，移時方隱，年六十二。弟子奉全身建塔於鳥窠禪師之側，號圓淨法師。

贊曰：自導祖大扇蓮風，唐代連綿昌盛；五季以來，其道稍晦。永明禪師，以宗門龍象，專尊淨業。常祖以嚴護木叉，主張蓮社；於是先後中興，隆隆千古。修淨業者，信、願、行，如鼎三足，缺一不可。無如年代愈晚，根器愈薄；雖有信願，而行門恆虧。蓮社易名淨行社，良有深旨。

蓮池大師傳

師諱袾宏，字佛慧，號蓮池，古杭仁和人。俗姓沈氏，世為名族。父德鑑，號明齋先生，母周氏。師生而穎異。年十七，補諸生，以學行稱。忽悟生死事大，自此棲心淨土，戒殺生，祭必素。娶婦張氏，生一子殤，頃婦亦亡。母強之，續納湯氏，然師意非欲也。年三十一，父母俱喪，因泣曰：罔極之恩，正吾報答時矣。乃作七筆勾詞，棄家，投西山性天和尚祝髮，乞昭慶玉律師受具。於是杖策遊方，徧參知識，過東昌忽有悟。隆慶五年，乞食雲棲，見山水幽絕，結茅居焉。山故多虎，為放瑜伽燄口，虎不為患。時歲亢旱，居民乞禱雨；師唯唱佛名

，雨隨注。眾悅，相與庀材造屋；衲子日歸，遂成叢席。所設門庭，專修淨業外，嚴淨毗尼，尊崇講誦，明因果，識罪福，整飭清規，真修實行。凡所謂欺世盜名者，無可施其伎倆。世皆謂祖祇宏淨土，而不知末法中之普光明藏也。嘗著淨土疑辯一篇，誠醒狂禪之痛策也。文云：或問：淨土之說，蓋表法耳。智人宜直悟禪宗，而今只管讚說淨土，將無執著事相，不明理性？答：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曉得此意，禪宗淨土，殊途同歸。子之所疑，當下冰釋。昔人於此，遞互闡揚，不一而足。如中峯大師道：禪者淨土之禪，淨土者禪之淨土。而修之者，必貴一門深入。此數語，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故大勢至菩薩得念佛三昧，而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普賢菩薩入

華嚴不思議解脫，而曰：願命終時，生安樂剎。是二大士，一侍娑婆教主，一侍安養導師，宜應各立門戶，而乃和會圓融，兩不相礙。此皆人所常聞習知，那得尚執偏見？且爾云淨土表法者，豈不以淨心即是淨土，豈復更有七寶世界？則亦將謂善心即是天堂，豈復更有夜摩忉利？惡心即是地獄，豈復更有刀劍鑊湯？愚癡即是畜生，豈復更有披毛戴角等耶？又爾喜談理性，厭說事相，都緣要顯我是高流，怕人說我不通理性。噫！若真是理性洞明，便知事外無理，相外無性，本自交徹，何須定要捨事求理，離相覓性？況土分四種，佛有三身。汝謂只有寂光土，更無實報莊嚴等土乎哉？若一味說無相話以為高，則資性稍利者，看得兩本經論，記得幾則公案，即便能之，何足

為難？且汝既了徹自心隨處淨土，吾試問汝，還肯即廁溷中作住止否？還肯就犬豕牛馬同槽而飲啜否？還肯洗摩飼哺伽摩羅疾，膿血屎尿諸惡疾人，積年累月否？於此數者，歡喜安隱，略不介意，許汝說高山平地總西方。其或外為忍勉，內起疑嫌，則是淨穢之境仍分，憎愛之情尚在。而乃開口高談大聖人過量境界，撥無佛國，蔑視往生，可謂欺天誑人，甘心自昧，苦哉苦哉！又汝若有大力量，有大誓願，願於生死海中，頭出頭沒，行菩薩行，更無畏卻；則淨土之生，吾不汝強。如或慮此土境風浩大，作主不得；慮諸佛出世難值，修學無由；慮忍力未固，不能於三界險處，度脫眾生；慮盡此報身，未能永斷生死，不受後有；慮後有既在，捨身受身，前路茫茫，未知攸往

；則棄淨土而不生，其失非細。淨土法門，似淺而深，似近而遠，似難而易，似易而難，他日汝當自知。汝今參禪念佛，不妨隨便一門深入；但忌認鍮作金，得少為足，便以管窺小解，恣意妄談，非詆淨土。喻如癡狂之子，罵斥父母，父母慈憐，雖不加責，其如天理之不容，王法之必戮何。彼妄談者，報亦如是，可懼也夫！可悲也夫！深嗟吾人，生死關頭，最難明白。古云：聲聞尚昧出胎，菩薩猶昏隔陰。予初疑聲聞已具六通，菩薩雙修定慧，何由昏昧，均未能免？及考之自己，稽之他人，昨宵之事，平旦忽爾茫然，況隔陰乎？乍遷一房，夜起不知南北，況出胎乎？彼諸賢聖之昏昧，蓋暫昏而即明，俄昧而漸覺者也；而我等凡夫，則終於昏昧，而不自知也。捨身受身

，利害有如此者。為今之計，直須堅凝正心，毋使剎那失照，而復懇苦虔誠，求生淨土；生淨土，則昏昧不足慮矣。既放其心，復撥淨土，危乎傷哉！今人多好說參悟，好說了生死，不知在此土了悟甚難，謂之豎超三界。斯陀含，猶一往一來，況凡夫乎？此土眾生，多是先生西方，然後了悟；生西方一門，謂之橫超三界，萬無一失。如上所說，誠可謂剖心之語，徹骨之談；不但令淺學之人信而有勇，又可使深悟之士事理圓彰。所著雲棲法彙一書，真度世之寶筏，法門之柱石。其彌陀疏鈔，闡發事理一心，至為淵奧；自蓮宗建立以來，未曾有也。嘉言偉績，備載全書；譬夫龍宮之寶，難以指陳；但好學之士，所宜捧讀而領會者矣。蓮祖開法四十餘年，道播寰宇，從其化

者甚眾。萬曆四十三年，六月杪，入城別諸故舊。七月朔晚，入堂曰：明日吾行矣。次夕入丈室，示微疾，瞑目坐。城中諸弟子畢至，復開目曰：大眾老實念佛，莫捏怪，莫壞我規矩！向西稱佛名而逝。祖生於嘉靖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示寂於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初二日。僧臘五十，世壽八十有一。得度弟子廣孝等，并及門受戒者，不下數千計；縉紳士君子及門者，亦以千計。是年八月二十三日，入塔於寶刀巃之陽，即五雲之麓也。

贊曰：去常祖五百五十年，而雲棲出。方雲棲之未出也，法道式微，蓮宗寥落；適當龍池出世，而直指之宗復昌。念佛法門，則振起雲棲；是時天下佛法，為之大興。然其策厲清

規，嚴明梵行，以救夫末世疲弊之習，而使靈山一會光明再顯者，於蓮祖為尤長也。迨今二百餘年，而天下學道者，念佛居多，且必景仰雲棲，是知蓮祖之遺風猶在焉。

傳燈大師傳

師諱傳燈，字無盡，衢州葉氏子。少從進賢映庵禪師剃度，隨謁百松法師，聽講法華經，頗有神會。次聽楞嚴，中夜入室，問楞嚴大定之旨；百松瞪目周視，師即契入。松遂以金雲紫袈裟授之，卓錫天台山幽溪高明寺。先有土人葉祺，葬親寺後。夢神云，此聖道場地，將有肉身菩薩大作佛事，命速遷。祺不

信，俄舉家病困，懼而遄徙。翌日師至，歲修三昧，學侶輻輳，一是導歸淨土。嘗著淨土生無生論，以性具圓理，闡淨土法門。發揮現前一念心，無法不具為本；具則必造，故佛土佛身，皆即我心。今即以此本不可思議之一念念佛，而西方依正，圓妙三觀，生佛感應，曠劫誓願因緣，總不出我現前念佛之一念。如是則十方彼此，三世因果，凡小偏邪種種諸疑，可以悉斷矣。論開十門，其明一真法界有云：一真法界，即眾生本有心性。此之心性，具無量德，受無量名。舉要言之，謂性體、性量、性具。云何性體？謂此心性，離四句、絕百非，體性堅凝，清淨無染；不生不滅，常住無壞。云何性量？謂此心性，豎窮三世，橫徧十方。世界有邊，虛空無邊；虛空有邊，心性

無邊。現在有邊，過未無邊；過未有邊，心性無邊。無盡無盡，無量無量。云何性具？謂此心性，具十法界。謂佛法界、菩薩法界、緣覺法界、聲聞法界、天法界、修羅法界、人法界、畜生法界、餓鬼法界、地獄法界，此是假名。復有正報，謂佛五陰、菩薩五陰，乃至地獄五陰，此是實法。復有依報，謂佛國土、菩薩國土，乃至地獄國土。令易解故，作三種分別。得意為言，即性具是性體、性量。性體離過絕非，即性具十界離過絕非。性體堅凝，清淨無染，不生不滅，常住不壞；性具十界亦然。性量豎窮橫徧，無盡無盡，無量無量；性具十界亦然。正報五陰，同性體性量，清淨周徧；依報國土亦然。又云：云何受無量名？舉要言之，此之心性，或名空如來藏，或名真

如佛性，或名菴摩羅識，或名大圓鏡智，或名菩提涅槃。性體、性量名空如來藏，即性具十界五陰國土，名空如來藏。性體、性量名真如佛性，即性具等名真如佛性。乃至性體、性量名菩提涅槃，即性具等名菩提涅槃。故曰：一真法界中，具足十法界；依正本融通，生佛非殊致。其心土相即門有云：極樂國土，去此甚遠，博地凡夫，念佛求生，彈指即到者，正由生吾心所具之佛土也。言介爾心者，即凡夫念佛之心也。剎那之心，至微至劣，故稱介爾。謂十萬億遠之佛土，居於凡夫介爾之心。即心是土，即土是心，故曰：初無彼此界。問曰：介爾之心，居於方寸，云何能包許遠佛土？答曰：介爾之心，昧者謂小；達人大觀，真妄無二。蓋此妄心，全性而起；性既無邊，

心亦無際。性如大海，心似浮漚；全海為漚，漚還币海。蓋真如不變隨緣，隨緣不變。既曰隨緣不變，豈可以真妄而局大小哉？其感應任運門有云：西方極樂世界，乃吾心之一土耳；娑婆世界，亦吾心之一土耳。約土而言，有十萬億彼此之異；約心而觀，原無遠近。但眾生自受生以來，為五陰區局真性，不契心源；念佛之人，果報成熟，將捨現陰趣生陰時，淨土蓮華，忽然在前。唯心境界，非有去來彼此之相。師造此論，高契諸佛之意，遠逗眾生之機。歲甲辰，應守菴禪師請，於新昌石佛寺，開講是論；每一登座，天樂盈空，聲滿石室，鏗鏘類絲竹，非人間所有。獨邁講時，講畢聲寂；日日如是，大眾同聞。半日講畢，樂聲亦止。遠近緇素，咸歎罕有；海內名公，著

詩頌以紀之。師專修淨業，精進勇猛，所化甚廣。染翰註經，必披戒衲，感鬼神翼衛。前後應講席七十餘期，靡不指歸淨土。著作生無生論外，有楞嚴玄義、圓通疏前茅、圓通疏、海印三昧，謂之楞嚴四書。又著淨名無我疏、性善惡論、般若融心論、彌陀經圓中鈔、永嘉集註、天台山方外志、幽溪文集等。年七十五，預知時至，手書妙法蓮華經五字，復高唱經題者再，泊然而逝。

贊曰：教開圓解，宗悟自心。篤修淨業，鬼神翼衛；普利人天，是如來使。傑作生無生論，直顯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妙義精湛，空前絕後，洵蓮宗傳心之法要。登座敷揚，天樂盈空，豈偶然哉？淨業行人，熟翫此論，淨業之成，事半功

倍。

蕅益大師傳

師諱智旭，字蕅益，號西有，姓鍾，吳縣人。父持白衣大悲咒，夢大士送子而生師。少以聖學自任，著書闢佛，凡數千言。及閱雲棲竹窗隨筆，乃焚所著論。年二十，讀地藏本願經，發出世志，日誦佛名。天啟元年，年二十四，聽一法師講經，疑情忽發，用心參究，已而豁然，尋掩關於吳江。遇疾且殆，始一意求生淨土。疾少閒，結壇持往生咒七日。說偈曰：稽首無量壽，拔業障根本。觀世音勢至，海眾菩薩僧。我迷本智光，

妄墮輪迴苦；曠劫不暫停，無救無歸趣。劣得此人身，仍遭劫濁亂；雖復預僧倫，未入法流水。目擊法輪壞，欲挽力未能；良由無始世，不植勝善根。今以決定心，求生極樂土；乘我本誓船，廣度沉淪眾。我若不往生，不能滿所願；是故於娑婆，畢定應捨離。猶如被溺人，先求疾到岸；乃以方便力，悉拯暴流人。我以至誠心，深心迴向心；然臂香三炷，結一七淨壇。專持往生咒，惟除食睡時；以此功德力，求決生安養。我若退初心，不向西方者；寧即墮泥犁，令疾生改悔。誓不戀人天，及以無為處；仰願大威神，力無畏不共。三寶無邊德，加被智旭等；折伏使不退，攝受令增長。其後歷住溫陵、漳州、石城、晟溪、長水、新安，廣宏台教，而歸老於靈峯。時諸方禪者

，多以淨土為權教，遇念佛人，必令參究誰字。師獨謂：持名一法，即是圓頓心宗。有卓左車者，嘗設問言：如何是念佛門中向上一路？如何得離四句絕百非？如何是念佛人最後極則？如何是淆訛處腦後一鎚？冀和尚將向來自性彌陀，唯心淨土等語，撇向一邊，親見如來境界，快說一番，震動大千世界。師答言：向上一著，非禪非淨，即禪即淨。才言參究，已是曲為下根；果大丈夫，自應諦信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設一念與佛有隔，不名念佛三昧；若念念與佛無間，何勞更問阿誰？淨土極則事，無念外之佛，為念所念；無佛外之念，能念於佛。正下手時，便不落四句百非，通身拶入。但見阿彌陀佛一毛孔光，即見十方無量諸佛；但生西方極樂一佛國土，即生十方諸佛

淨土。此是向上一路。若捨現前彌陀，別言自性彌陀；捨西方淨土，別言唯心淨土。此是淆訛公案。經云：三賢十聖住果報，唯佛一人居淨土。此是腦後一鎚。但能深信此門，依信起願，依願起行，則念念流出無量如來，徧坐十方微塵國土，轉大法輪，照古照今，非為分外。何止震動大千世界？又嘗示人云：夫念佛法門，別無奇特，只是深信力行為要耳。佛云：若人專念阿彌陀，是名無上深妙禪。天台云：四種三昧，同名念佛；念佛三昧，名為三昧中王。雲棲云：一句阿彌陀佛，該羅八教，圓攝五宗。可惜如今人，將念佛看做淺近勾當，謂愚夫愚婦工夫。所以信既不深，行亦不力；終日悠悠，淨功莫剋。或有巧設方便，欲深明此念佛三昧者，動以參究誰字為向上；殊

不知一念現前之心，本是離句絕非，不消作意離絕；即現前一句所念之佛，亦本超情離見，何勞說妙說玄？只貴信得及、守得穩、直下念去，或晝夜十萬，或五萬三萬，以決定不缺為準；畢此一生，誓無改變，而不得往生者，三世諸佛便為誑語。一得往生，則永無退轉；種種法門，悉得現前。切忌今日張三，明日李四。遇著教下人，又思尋章摘句；遇著宗門人，又思參究問答；遇著持律人，又思搭衣用鉢。此則頭頭不了，帳帳不清。豈知念得阿彌陀佛熟，三藏十二部極則教理，都在裏許；千七百公案，向上機關，亦在裏許；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三聚淨戒，亦在裏許。真能念佛，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真能念佛，不復起貪瞋癡，即大持戒；真能念佛，不計是非人

我，即大忍辱；真能念佛，不稍間斷夾雜，即大精進；真能念佛，不妄想馳逐，即大禪定；真能念佛，不為他歧所惑，即大智慧。試自檢點：若於身心世界，猶未放下；貪瞋癡念，猶自現起；是非人我，猶自掛懷；間斷夾雜，猶未除盡；妄想馳逐，猶未永滅；種種他歧，猶能惑志；便不名為真念佛也。要到一心不亂境界，亦無他術。最初下手，須用數珠，記得分明，刻定課程，決定無缺；久久純熟，不念自念，然後記數亦得，不記數亦得。若初心便要說好看話，要不著相，要學圓融自在，總是信不深、行不力。饒你講得十二分教，下得千七百公案，皆是生死岸邊事；臨命終時，決然用不著。又云：若欲速脫輪迴之苦，莫如持名念佛，求生極樂世界。若欲決定得生極樂

世界，又莫如以信為前導，願為後鞭。信得決、願得切，雖散心念佛，亦得往生；信不真、願不猛，雖一心不亂，亦不得生。云何為信？一者、信阿彌陀佛願力，二者、信釋迦文佛教語，三者、信六方諸佛讚歎。夫世間正人君子，便無妄語，況彌陀、釋迦、六方諸佛，豈有妄語？此而不信，真不可救；故須先生深信，勿起疑惑。云何為願？一切時中，厭惡娑婆生死之苦，欣慕淨土菩提之樂。隨有所作，若善若惡，善則迴向求生，惡則懺願求生，更無二志，是名為願。信願既具，則念佛方為正行；改惡修善，皆為助行。隨功力之淺深，以分九品四土，纖毫不濫；只須自己檢察，不必旁問他人。謂深信、切願、念佛，而念佛時，心多散亂者，即是下品下生；深信、切願、

念佛，而念佛時，散亂漸少者，即是下品中生；深信、切願、念佛，而念佛時，便不散亂者，即是下品上生。念到事一心不亂，不起貪瞋癡者，即是中三品生。念到理一心不亂，任運先斷見思塵沙，亦能伏斷無明者，即是上三品生。故信願持名者，能歷九品，的確不謬也。故云：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又信願持名，消伏業障，帶惑往生，即是凡聖同居淨土；信願持名，見思斷盡而往生者，即是方便有餘淨土；信願持名，豁破一分無明而往生者，即是實報莊嚴淨土；信願持名，持到究竟之處，無明斷盡而往生者，即是常寂光淨土。故持名能淨四土，亦的確不謬也。問曰：如何持名能斷無明？答曰：所持之佛名，無論悟與不悟，無非一

境三諦；能持之念心，無論達與不達，無非一心三觀。只為眾生妄想執著，情見分別，所以不契圓常。殊不知能持者，即是始覺；所持者，即是本覺。今直下持去，持外無佛，佛外無持，能所不二，則始覺合乎本覺，名究竟覺矣。問曰：既始覺合本，則當下即常寂光，如何亦說往生？答曰：若達當下即常寂光，又何妨說箇往生？說往即非往，非往而往；生即無生，無生而生。文殊、善財之生西方者，此也。咄哉男子，無措思惟。伏願緇素智愚，於此簡易直捷，無上圓頓法門，勿視為難，而輒生退諉；勿視為易，而漫不策勤；勿視為淺，而妄致輕藐；勿視為深，而不敢承任。蓋所持之名號，真實不可思議；能持之心性，亦真實不可思議。持一聲，則一聲不可思議；持十

百千萬無量無數聲，聲聲皆不可思議也。順治十年冬，有疾，遺命闍維後，屑骨和粉，分施禽魚，結西方緣。明年正月二十一日，晨起，病良已。午刻趺坐繩床，向西稱佛，舉手而逝，年五十七。既寂二年，如法闍維；啟龕，髮長覆耳，面貌如生。門人不忍從遺命，收其靈骨，建塔於靈峯。所著四十多種，俱行于世；內有選定淨土十要一書，凡修淨業者，不可不閱也。

贊曰：明季四大師，首雲棲，後靈峯，皆徹底宏揚淨土。良以時丁末法，淨土益為契機也。靈峯於淨宗三要，注重信願，尤為扼要。蓋淨宗行人之首先目標，在求往生極樂。而於所修佛因之頓漸，皆往生以後之比較。若未往生，何庸定議？其言曰：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乃在持

名之深淺。又曰：信得決、願得切，雖散心念佛，亦得往生；信不真、願不猛，雖一心不亂，亦不得生。何其深切著明也。若無靈峯，安能使末法眾生，修此淨土法門，而得大無畏也哉！

截流大師傳

師諱行策，字截流，姓蔣，宜興人。父全昌老儒也，與憨山清公為友。憨山既示寂之三年，為天啟六年。一夕，全昌夢憨山入室而生子，因名之曰夢憨。及長，父母相繼逝，發出世志。年二十三，投武林理安寺箬庵問公出家。脅不至席者五年，頓

徹法源。問公化去，師住報恩寺；遇同參息庵瑛師，勸修淨業。又遇錢塘樵石法師，引閱台教，乃同入淨室，修法華三昧，宿慧頓通，窮徹教髓。康熙二年，結庵於杭州法華山西溪河渚間，專修淨業，因名所居曰蓮栁庵。九年，住虞山普仁院，倡興蓮社，學者翕然宗之。著勸發真信文曰：念佛三昧，其來尚矣。雖曰功高易進，而末世行人，罕獲靈驗；良由信願不專，未能導其善行，以要歸淨土故也。今既廣邀善侶，同修淨因，若非諦審發心，寧知出苦要道？凡我同人，預斯法會者，須具真實信心。苟無真信，雖念佛持齋，放生修福，祇是世間善人，報生善處受樂。當受樂時即造業，既造業已必墮苦。正眼觀之，較他一闡提旃陀羅輩，僅差一步耳。如是信心，豈為真實

？所謂真信者，第一要信得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我是未成之佛，彌陀是已成之佛，覺性無二。我雖昏迷倒惑，覺性未曾失；我雖積劫輪轉，覺性未曾動。故曰：一念回光，便同本得也。次要信得我是理性佛、名字佛，彌陀是究竟佛；性雖無二，位乃天淵。若不專念彼佛，求生彼國，必至隨業流轉，受苦無量；所謂法身流轉五道，不名為佛，名為眾生矣。次要信得我雖障深業重，久居苦域，是彌陀心內之眾生；彌陀雖萬德莊嚴，遠在十萬億剎之外，是我心內之佛。既是心性無二，自然感應道交，如磁石吸鐵，無可疑者。所謂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也。具如上真信者，雖一毫之善，一塵之福，皆可迴向西方，莊嚴淨土。何況持齋秉戒，放生布施，讀誦

大乘，供養三寶，種種善行，豈不足充淨土資糧？惟其信處不真，遂乃淪於有漏。故今修行，別無要術，但於二六時中，加此三種真信，則一切行履，功不唐捐矣。其校正末俗知見之淆誤，則有料揀法門一文。曰：念佛求生淨土，釋尊於無量法門中，特垂勝異方便。然念佛一法，仍有多門，約而計之，不出四種：一者，念佛實相，即本覺理性，如大集等經所明是也。二者，念佛法門，即種種三昧，如諸大乘經所明是也。三者，念佛相好，即勝劣身相，如十六觀經所明是也。此三種念佛，勝則勝矣，非異方便；蓋必洞明事理，深達境觀，上智猶難，鈍根絕分故也。四者，念佛名號，即一心持名，如小本阿彌陀經所明是也。惟此一門，藉彼佛勝願力故，不論有智無智，上

中下根，但執持名號，一心不亂，七日乃至一日，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緣，即蒙彌陀聖眾接引，即為十方一切諸佛護念。又彼佛本誓：若有眾生，欲生我國，至心信樂，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是為不思議異方便，唯其異故勝也。所生淨土，亦有四種：一曰常寂光土，極果聖人所居，斷無明惑盡方得生。二曰實報無障礙土，別圓地住以上菩薩所居，斷塵沙惑方得生。三曰方便有餘土，四果聖人，及別教三賢菩薩，圓教十信菩薩所居，斷見思惑方得生。此三種淨土，勝則勝矣，非異方便；蓋必斷惑乃生，還同豎出三界故也。四曰凡聖同居土，權實聖賢，與博地凡夫共居。惟此淨土，仗諸佛攝受力故，不須斷惑，兼復帶業往生。（所帶之業，即在蓮胎中消除。）但惟信願前導，感應道交

，濁障稍輕，苦輪斯脫。而又即此同居安養，豎徹方便、實報、寂光。故上智即能頓淨四土，而下愚亦可三界橫超；無煩九次第修，不俟三僧祇證。是為不思議異方便，惟其異故勝也。如此最勝獨異法門，釋迦善逝，殷勤示勸於五竺遐邦；恆沙如來，廣舌讚揚於十方剎土，豈欺我哉？又嘗起精進七期，另有規式，載師淨土警語後。作文以示眾曰：七日持名，貴在一心不亂，無間無雜，非必以快念多念為勝也；但不緩不急，密密持去，使心中一句佛號，歷歷分明。著衣喫飯，行住坐臥，一句洪名，綿密不斷，如呼吸相似；既不散亂，亦不沉沒。如是持名，可謂事上能一心精進者矣。若能體究萬法皆如，無有二相；所謂生佛不二、自他不二、因果不二、依正不二、淨穢不二、苦樂不二、忻

厭不二、取捨不二、菩提煩惱不二、生死涅槃不二，是諸二法，皆同一相，一道清淨；不用勉強差排，但自如實體究。體究之極，與自本心，忽然契合，方知著衣喫飯，總是三昧；嬉笑怒罵，無非佛事；一心亂心，終成戲論；二六時中，覓毫髮許異相不可得。如是了達，方是真正學道人，一心精進持名也。前一心，似難而易；後一心，似易而難。但能前一心者，往生可必；兼能後一心者，上品可階。然此兩種一心，皆是博地凡夫邊事，凡有心者，皆可修學。同堂緇素，各須勤策身心，近則七日內，遠則一生中，常作如是信、常修如是行；縱不克證，為因亦強，華宮託品，必不在中下矣。居普仁十三載，至康熙二十一年，七月九日卒，年五十五。時有孫翰者，病死一晝

夜復蘇。曰：吾為冥司勾攝，繫閻羅殿下，黑暗中，忽睹光明燭天，香華布空，閻羅伏地，迎西歸大師。問：大師何人？云：截流也。吾以師光所照，遂得放還。同日，有吳氏子病死，踰夕復活，具言所見，亦如翰言。

贊曰：憨山大師，以夙願未遂，還來度生，示生為截流大師；故於遊心宗教之餘，即宏揚淨土，勸人專信願以導行，猶是靈峯之旨也。其料揀法門，及一心精進念佛七期規式，竭淨宗解行之能事，足為後世之津梁。其西歸也，為冥司所敬，事與永明相類；可謂先祖後祖，其揆一也矣。

省庵大師傳

師諱實賢，字思齊，號省庵，常熟時氏子，世業儒。師生即不茹葷，甫總角時，有出塵志。父早喪，母張氏，知其夙具善根，命為釋氏子。七歲，禮清涼庵容選和尚為師，聰慧爽朗，經典過目不忘。十五薙染，兼通世典，能詩，善書法。前輩錢玉友、許暘谷，皆執節與交，然未嘗頃刻忘生死大事也。性篤孝，母亡，跪佛前諷報恩經七七日；歲時伏臘，必設像修供。他日至普仁寺，見一僧死仆地，師瞿然悟世無常，益加鞭策。年二十四，圓尸羅於昭慶，嚴習毗尼，不離衣鉢；日止一食，脅不帖席，率以為常。庚寅，依渠成法師，聽講法華圓義。謁紹

曇法師，聽唯識、楞嚴、止觀諸部，晝夜研窮；未三夏，三觀十乘之旨，性相之學，靡不通貫；曇師即授記莂，傳靈峯四世，天台正宗焉。甲午，叩靈鷲和尚於崇福，參向上事；四月，恍然契悟，曰：我夢覺矣。自是應機無礙，才辯縱橫。鷲欲付以衣拂，弗受辭去；遂禁足於真寂寺，日閱三藏梵筴，夕持西方佛名。三年期滿，寺眾請講法華；師升座開演，河懸泉湧，沛然莫禦。戊戌首春，止杭之隆興寺；紹曇法師，命師代講經律，每擊節稱善。己亥春，詣四明阿育王山，瞻禮舍利，先後五燃指香供佛；跪佛前發四十八願，感舍利放光。因作詩云：迦文滅度二千年，舍利於今尚燦然；自慶宿生何善利，得瞻光相塔門前。一顆如珠綴小鐘，青黃赤白現何窮；自心還見自心

相，不是如來色不同。殿含寶塔塔含空，剎剎塵塵本自融；八萬非多一非少，毫端應現寶王宮。醫王雖去藥還留，慚愧癡兒病未瘳；讀罷涅槃遺教品，傷心不覺淚長流。是以每年佛涅槃日，大合緇白，廣修供養，講演彌陀、遺教二經，示是心是佛之旨。三根普攝，法化洋溢；江浙黑白，傾心皈仰。作勸發菩提心文，激厲四眾，其言最為痛切，誦者多為淚下。如是者，歷有十載；法筵之盛，甲於諸方。又嘗應永福、普慶、海雲諸禪席；每進院，模範一新，清規肅穆。日講法華、楞嚴諸部；執經問義者，翕集座下。未幾，退隱杭城仙林寺，不出戶庭，力修淨業。己酉冬，杭人茅靜遠、葉陞、皇甫子儀、李執玉，監院師省躬、一葦等，請主鳳山梵天講寺。於是屏絕諸緣，純

提淨土，結長期，嚴立規約。晝夜六時，領眾行道，互相策勵；人皆謂永明再來也。先後主剎十餘載，得度弟子，洎乞戒皈依者，凡數百人。間有學詩文者，師痛誡曰：人命在呼吸間，那有閒工夫學世諦文字？稍有錯過，便成他世，欲望出離難矣哉！雍正十一年癸丑，臘月佛成道日，謂弟子曰：我於明年四月十四日長往矣。自此掩關寸香齋，限晝夜課佛十萬聲。明年甲寅四月二日出關。十二告眾曰：我十日前，見西方三聖降臨虛空，今再見矣，吾其生淨土乎。隨囑咐院事，徧辭城中諸外護。侍者以偈請，師書云：身在華中佛現前，佛光來照紫金蓮；心隨諸佛往生去，無去來中事宛然。書訖曰：吾十四日定往生矣，爾等為我集眾念佛。十三早，斷飲食，斂目危坐。五更

，具浴更衣，面西趺坐。至巳時，遠近畢集，雪涕膜拜曰：願師住世度人。師復開目曰：吾去即來。生死事大，各自淨心念佛可矣。言訖，合掌連稱佛名而逝。少頃，玉筋下垂，顏色明潤，迄封龕色不變。虞山上首無住師，以是歲臘月八日，奉靈骨，塔于常熟琴川拂水巖之西。乾隆七年，二月十五日，鄮山諸緇素，懷師道行，迎骨去，重建塔於阿育王寺之右；其舊塔，以藏衣鉢云。師生於康熙二十五年，八月初八日。示寂於雍正十二年，四月十四日；世壽四十九，僧臘二十五。刻有省庵法師語錄一冊，略備始終，乃二林彭際清居士重訂本，刊板行世。讀者得益，妙難盡述。今錄其勸發菩提心文，以期閱者，咸修淨業，同生西方。文云：不肖愚下凡夫僧實賢，泣血稽顙

，哀告現前大眾，及當世淨信男女等，唯願慈悲，少加聽察。嘗聞入道要門，發心為首；修行急務，立願居先。願立則眾生可度，心發則佛道堪成。苟不發廣大心，立堅固願，則縱經塵劫，依然還在輪迴；雖有修行，總是徒勞辛苦。故華嚴經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忘失尚爾，況未發乎？故知欲學如來乘，必先具發菩薩願，不可緩也。然心願差別，其相乃多；若不指陳，如何趣向？今為大眾，略而言之，相有其八。所謂邪、正、真、偽、大、小、偏、圓是也。云何名為邪、正、真、偽、大、小、偏、圓耶？世有行人，一向修行，不究自心，但知外務；或求利養，或好名聞，或貪現世欲樂，或望未來果報。如是發心，名之為邪。既不求利養名聞，又不貪

欲樂果報；唯為生死，為菩提。如是發心，名之為正。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化眾生。聞佛道長遠，不生退怯；觀眾生難度，不生厭倦。如登萬仞之山，必窮其頂；如上九層之塔，必造其顛。如是發心，名之為真。有罪不懺，有過不除；內濁外清，始勤終怠。雖有好心，多為名利之所夾雜；雖有善法，復為罪業之所染汙。如是發心，名之為偽。眾生界盡，我願方盡；菩提道成，我願方成。如是發心，名之為大。觀三界如牢獄，視生死如怨家；但期自度，不欲度人。如是發心，名之為小。若於心外見有眾生，及以佛道，願度願成，功勳不忘，知見不泯。如是發心，名之為偏。若知自性是眾生，故願度脫；自性是佛道，故願成就。不見一法離心別有。以虛空之心，發虛空

之願，行虛空之行，證虛空之果，亦無虛空之相可得。如是發心，名之為圓。知此八種差別，則知審察；知審察，則知去取；知去取，則可發心。云何審察？謂我所發心，於此八中，為邪為正？為真為偽？為大為小？為偏為圓？云何去取？所謂去邪去偽，去小去偏；取正取真，取大取圓。如此發心，方得名為真正發菩提心也。此菩提心，諸善中王；必有因緣，方得發起。今言因緣，略有十種。何等為十？一者、念佛重恩故，二者、念父母恩故，三者、念師長恩故，四者、念施主恩故，五者、念眾生恩故，六者、念生死苦故，七者、尊重己靈故，八者、懺悔業障故，九者、求生淨土故，十者、為令正法得久住故。云何念佛重恩？謂我釋迦如來，最初發心，為我等故，行

菩薩道，經無量劫，備受諸苦。我造業時，佛則哀憐，方便教化；而我愚癡，不知信受！我墮地獄，佛復悲痛，欲代我苦；而我業重，不能救拔！我生人道，佛以方便，令種善根；世世生生，隨逐於我，心無暫捨。佛初出世，我尚沉淪；今得人身，佛已滅度。何罪而生末法？何福而預出家？何障而不見金身？何幸而躬逢舍利？如是思惟：向使不種善根，何以得聞佛法？不聞佛法，焉知常受佛恩？此恩此德，邱山難喻！自非發廣大心，行菩薩道，建立佛法，救度眾生；縱使粉骨碎身，豈能酬答？是為發菩提心第一因緣也。云何念父母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十月三年，懷胎乳哺；推乾去溼，嚥苦吐甘，才得成人；指望紹繼門風，供承祭祀。今我等既已出家，濫稱釋子

，忝號沙門；甘旨不供，祭掃不給；生不能養其口體，死不能導其神靈。於世間則為大損，於出世又無實益；兩途既失，重罪難逃。如是思惟，唯有百劫千生，常行佛道；十方三世，普度眾生。則不唯一生父母，生生父母俱蒙拔濟；不唯一人父母，人人父母盡可超昇。是為發菩提心第二因緣也。云何念師長恩？父母雖能生育我身，若無世間師長，則不知禮義；若無出世師長，則不解佛法。不知禮義，則同於異類；不解佛法，則何異俗人？今我等粗知禮義，略解佛法，袈裟被體，戒品沾身；此之重恩，從師長得。若求小果，僅能自利；今為大乘，普願利人，則世出世間二種師長，俱蒙利益。是為發菩提心第三因緣也。云何念施主恩？謂我等今者日用所資，並非己有；三

時粥飯、四季衣裳、疾病所須、身口所費，此皆出自他力，將為我用。彼則竭力躬耕，尚難餬口；我則安坐受食，猶不稱心。彼則紡織不已，猶自艱難；我則衣服有餘，寧不愛惜。彼則蓽門蓬戶，擾攘終身；我則廣宇閒庭，優游卒歲。以彼勞而供我逸，於心安乎？將他利而潤己身，於理順乎？自非悲智雙運，福慧二嚴，檀信沾恩，眾生受賜，則粒米寸絲，酬償有分，惡報難逃。是為發菩提心第四因緣也。云何念眾生恩？謂我與眾生，從曠劫來，世世生生，互為父母，彼此有恩；今雖隔世昏迷，互不相識，以理推之，豈無報效？今之披毛戴角，安知非昔為其子乎？今之蠕動蜎飛，安知不曾為我父乎？每見幼離父母，長而容貌都忘；何況宿世親緣，今則張王難記！彼其號

呼於地獄之下，宛轉於餓鬼之中，苦痛誰知？飢虛安訴？我雖不見不聞，彼必求拯求濟。非經不能陳此事，非佛不能道此言；彼邪見人，何足以知此？是故菩薩觀於螻蟻，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常思利益，念報其恩。是為發菩提心第五因緣也。云何念生死苦？謂我與眾生，從曠劫來，常在生死，未得解脫；人間天上，此界他方，出沒萬端，昇沉片刻。俄焉而天，俄焉而人，俄焉而地獄、畜生、餓鬼。黑門朝出而暮還，鐵窟暫離而又入。登刀山也，則舉體無完膚；攀劍樹也，則方寸皆割裂。熱鐵不除飢，吞之則肝腸盡爛；烊銅難療渴，飲之則骨肉都糜。利鋸解之，則斷而復續；巧風吹之，則死已還生。猛火城中，忍聽叫嗥之慘；煎熬盤裏，但聞苦痛之聲。冰凍始凝

，則狀似青蓮蕊結；血肉既裂，則身如紅蕪華開。一夜死生，地下每經萬遍；一朝苦痛，人間已過百年。頻煩獄卒疲勞，誰信閻翁教誡？受時知苦，雖悔恨以何追？脫已還忘，其作業也如故！鞭驢出血，誰知吾母之悲？牽豕就屠，焉識乃翁之痛？食其子而不知，文王尚爾；噉其親而未識，凡類皆然！當年恩愛，今作怨家；昔日寇讎，今成骨肉。昔為母而今為婦，舊是翁而新作夫。宿命知之，則可羞可恥！天眼視之，則可笑可憐！糞穢叢中，十月包藏難過；膿血道裏，一時倒下可憐。少也何知，東西莫辨；長而有識，貪欲便生。須臾而老病相尋，迅速而無常又至！風火交煎，神識於中潰亂；精血既竭，皮肉自外乾枯。無一毛而不被鍼鑽，有一竅而皆從刀割。龜之將烹，

其脫殼也猶易；神之欲謝，其去體也倍難。心無常主，類商賈而處處奔馳；身無定形，似房屋而頻頻遷徙。大千塵點，難窮往返之身；四海波濤，孰計別離之淚！峨峨積骨，過彼崇山；莽莽橫尸，多於大地！向使不聞佛語，此事誰見誰聞？未睹佛經，此理焉知焉覺？其或依前貪戀，仍舊癡迷；祇恐萬劫千生，一錯百錯。人身難得而易失，良時易往而難追。道路冥冥，別離長久；三途惡報，還自受之。痛不可言，誰當相代？興言及此，能不寒心？是故宜應，斷生死流，出愛欲海；自他兼濟，彼岸同登。曠劫殊勳，在此一舉。是為發菩提心第六因緣也。云何尊重己靈？謂我現前一心，直下與釋迦如來無二無別。云何世尊無量劫來，早成正覺；而我等昏迷顛倒，尚做凡夫？

又我世尊，則具有無量神通智慧，功德莊嚴；而我等則但有無量業繫煩惱，生死纏縛？心性是一，迷悟天淵；靜言思之，豈不可恥？譬如無價寶珠，沒在淤泥，視同瓦礫，不加愛重，是故宜應以無量善法，對治煩惱；修德有功，則性德方顯。如珠被濯，懸在高幢，洞達光明，映蔽一切；可謂不孤佛化，不負己靈。是為發菩提心第七因緣也。云何懺悔業障？經言：犯一吉羅，如四天王壽，五百歲，墮泥犁中。吉羅小罪，尚獲此報，何況重罪，其報難言。今我等日用之中，一舉一動，恆違戒律；一餐一水，頻犯尸羅。一日所犯，亦應無量，何況終身歷劫，所起之罪，更不可言矣！且以五戒言之，十人九犯，少露多藏。五戒名為優婆塞戒，尚不具足，何況沙彌、比丘、菩薩

等戒，又不必言矣。問其名，則曰：我比丘也。問其實，則尚不足為優婆塞也，豈不可愧哉？當知佛戒不受則已，受則不可毀犯；不犯則已，犯則終必墮落。若非自愍愍他，自傷傷他，身口併切，聲淚俱下，普與眾生，求哀懺悔，則千生萬劫，惡報難逃。是為發菩提心第八因緣也。云何求生淨土？謂在此土修行，其進道也難；彼土往生，其成佛也易。易故一生可致，難故累劫未成。是以往聖前賢，人人趣向；千經萬論，處處指歸；末世修行，無越於此。然經稱少善不生，多福乃致。言多福，則莫若執持名號；言多善，則莫若發廣大心。是以暫持聖號，勝於布施百年；一發大心，超過修行歷劫。蓋念佛本期作佛，大心不發，則雖念奚為？發心原為修行，淨土不生，則雖

發易退。是則下菩提種，耕以念佛之犁，道果自然增長；乘大願船，入於淨土之海，西方決定往生。是為發菩提心第九因緣也。云何令正法久住？謂我世尊，無量劫來，為我等故，修菩提道；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因圓果滿，遂致成佛。既成佛已，化緣周訖，入於涅槃。正法像法，皆已滅盡；僅存末法，有教無人。邪正不分，是非莫辨；競爭人我，盡逐利名。舉目滔滔，天下皆是。不知佛是何人，法是何義，僧是何名。衰殘至此，殆不忍言！每一思及，不覺淚下！我為佛子，不能報恩；內無益於己，外無益於人；生無益於時，死無益於後。天雖高不能覆我，地雖厚不能載我。極重罪人，非我而誰？由是痛不可忍，計無所出；頓忘鄙陋，忽發大心。雖不能挽回末運於此

時，決當圖護持正法於來世！是故偕諸善友，同到道場，述為懺摩，建茲法會。發四十八之大願，願願度生；期百千劫之深心，心心作佛。從於今日，盡未來際，畢此一形，誓歸安養。既登九品，回入娑婆；俾得佛日重輝，法門再闡。僧海澄清於此界，人民被化於東方；劫運為之更延，正法得以久住。此則區區真實苦心，是為發菩提心第十因緣也。如是十緣備識，八法周知，則趣向有門，開發有地。相與得此人身，居於華夏；六根無恙，四大輕安；具有信心，幸無魔障。況今我等，又得出家、又受具戒、又遇道場、又聞佛法、又瞻舍利、又修懺法、又值善友、又具勝緣，不於今日發此大心，更待何日？唯願大眾，愍我愚誠，憐我苦志，同立此願，同發是心！未發者今

發，已發者增長，已增長者今令相續。勿畏難而退怯，勿視易而輕浮；勿欲速而不久長，勿懈怠而無勇猛；勿萎靡而不振起，勿因循而更期待；勿因愚鈍而一向無心，勿以根淺而自鄙無分。譬諸種樹，種久則根淺而日深；又如磨刀，磨久則刀鈍而成利。豈可因淺勿種，任其自枯？因鈍弗磨，置之無用？又若以修行為苦，則不知懈怠尤苦。修行則勤勞暫時，安樂永劫；懈怠則偷安一世，受苦多生。況乎以淨土為舟航，則何愁退轉？又得無生為忍力，則何慮艱難？當知地獄罪人，尚發菩提於往劫；豈可人倫佛子，不立大願於今生？無始昏迷，往者既不可諫；而今覺悟，將來猶尚可追。然迷而未悟，固可哀憐；苟知而不行，尤為痛惜！若懼地獄之苦，則精進自生；若念無常

之速，則懈怠不起。又須以佛法為鞭策，善友為提攜；造次弗離，終身依賴，則無退失之虞也。勿言一念輕微，勿謂虛願無益；心真則事實，願廣則行深。虛空非大，心王為大；金剛非堅，願力最堅。大眾誠能不棄我語，則菩提眷屬，從此聯姻；蓮社宗盟，自今締好。所願同生淨土、同見彌陀、同化眾生、同成正覺。則安知未來三十二相、百福莊嚴，不從今日發心立願而始也。願與大眾共勉之，則幸甚！

贊曰：師於普仁遇警，而發心離俗，殆與祖師有因緣乎。禮舍利而悲世尊之不遇，講彌陀而慶彼佛之現存；於是著文勸進，結期精修。自行化他，淨風廣扇；臨終西歸，瑞相昭然。師有語錄行世，誦其文而不發心念佛者，未之有也。

徹悟大師傳

師諱際醒，字徹悟，一字訥堂，又號夢東，京東豐潤縣人。俗姓馬，父諱萬璋，母高氏。師幼而穎異，長喜讀書，經史羣籍，靡弗采覽。二十二歲，因大病，悟幻質無常，發出世志。病已，至房山縣投三聖庵，榮池老宿薙髮。越明年，詣岫雲寺恆實律師圓具。次年，聞香界寺隆一法師，開演圓覺，師預會焉。晨夕研詰，精求奧義，遂悟圓覺全經大旨。復依增壽寺慧岸法師，聽講相宗，妙得其要。後歷心華寺徧空法師座下，聽法華、楞嚴、金剛等經，圓解頓開；於性相二宗，三觀十乘之旨，了無滯礙。乾隆三十三年冬，參廣通粹如純翁，明向上事；

師資道合，乃印心焉；是為臨濟三十六世，磬山七世也。三十八年，粹翁遷主萬壽寺，師繼席廣通，率眾參禪，策勵後學，津津不倦，十四年如一日；聲馳南北，宗風大振。每憶永明延壽禪師，乃禪門宗匠，尚歸心淨土，日課十萬彌陀，期生安養；況今末代，尤宜遵承。遂棲心淨土，主張蓮宗；數十年來，所有積稿，一旦付之丙丁，不存一矣。於是輟參念佛，純提淨土，而禪者願隨者頗夥；日限尺香晤客，過此惟禮拜持念而已。五十七年，遷覺生寺，住持八年，百廢盡舉。於淨業堂外，別立三堂，曰涅槃，曰安養，曰學士；俾老病者有所依託，初學便於誦習。師於禪淨宗旨，皆深造其精奧；律己甚嚴，望人甚切。開導說法，如瓶瀉雲興；與眾精修，蓮風大扇。邇遐仰

化，道俗歸心；當時法門，為第一人。嘉慶五年，退居紅螺山資福寺，以期終歲；衲子依戀追隨者甚眾。師為法為人，心終無厭，遂復留眾，俄成叢席；擔柴運水，泥壁補屋，一飲一餐，與眾共之。師嘗示眾念佛語云：吾人現前一念之心，全真成妄，全妄即真；終日不變，終日隨緣。夫不隨佛界之緣而念佛，便念九界；不念三乘，便念六凡；不念人天，便念三途；不念鬼畜，便念地獄。以凡在有心，不能無念。以無念心體，唯佛獨證；自等覺已還，皆悉有念。凡起一念，必落十界，更無有念出十界外，以十法界更無外故。每起一念，為一受生之緣，果知此理而不念佛者，未之有也。若此心，能與平等大慈大悲，依正功德，以及萬德洪名相應，即念佛法界也；能與菩提

心，六度萬行相應，即念菩薩法界也；以無我心，與十二因緣相應，即念緣覺法界也；以無我心，觀察四諦，即念聲聞法界也；或與四禪八定，以及上品十善相應，即念天法界也；若與五戒相應，即念人法界也；若修戒善等法，兼懷瞋慢勝負之心，即落修羅法界；若以緩軟心，念下品十惡，即墮畜生法界；或以緩急相半心，與中品十惡相應，便墮餓鬼法界；若以猛熾心，與上品十惡相應，即墮地獄法界也。十惡者，即殺、盜、淫、妄言、綺語、惡口、兩舌、貪、瞋、邪見是；反此，則為十善。當密自檢點，日用所起之念，與何界相應者多，與何界相應者猛，則他日安身立命之處，不勞更問人矣！又曰：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十六字，為念佛法門

一大綱宗。若真為生死之心不發，一切開示，皆為戲論。世間一切重苦，無過生死。生死不了，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出一胞胎，入一胞胎；捨一皮袋，取一皮袋，苦已不堪。況輪迴未出，難免墮落。豬胞胎、狗胞胎，何所不鑽？驢皮袋、馬皮袋，何所不取？此箇人身，最為難得，最易打失；一念之差，便入惡趣。三途易入而難出，地獄時長而苦重。七佛以來，猶為蟻子；八萬劫後，未脫鴿身。畜道時長已極，鬼獄時長尤倍。久經長劫，何了何休？萬苦交煎，無歸無救！每一言之，衣毛卓豎；時一念及，五內如焚。是故即今痛念生死，如喪考妣，如救頭然也。然我有生死，我求出離；而一切眾生皆在生死，皆應出離。彼等與我，本同一體，皆是多生父母，未來諸佛；

若不念普度，唯求自利，則於理有所虧，心有未安。況大心不發，則外不能感通諸佛，內不能契合本性；上不能圓成佛道，下不能廣利羣生。無始恩愛，何以解脫？無始怨愆，何以解釋？積劫罪業，難以懺除；積劫善根，難以成就。隨所修行，多諸障緣；縱有所成，終墮偏小。故須稱性發大菩提心也。然大心既發，應修大行。而於一切行門之中，求其最易下手，最易成就，至極穩當，至極圓頓者，則無如以深信願，持佛名號矣。所謂深信者，釋迦如來梵音聲相，決無誑語；彌陀世尊大慈悲心，決無虛願。且以念佛求生之因，必感見佛往生之果；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響必應聲，影必隨形；因不虛棄，果無浪得。此可不待問佛而能自信者也。況吾人現在一念心性，全

真成妄，全妄即真；終日隨緣，終日不變。橫徧豎窮，當體無外；彌陀淨土，總在其中。以我具佛之心，念我心具之佛，豈我心具之佛，而不應我具佛之心耶？往生傳載，臨終瑞相，班班列列，豈欺我哉？如此信已，願樂自切。以彼土之樂，回觀娑婆之苦，厭離自深；如離廁坑，如出牢獄。以娑婆之苦，遙觀彼土之樂，欣樂自切；如歸故鄉，如奔寶所。總之如渴思飲，如饑思食，如病苦之思良藥，如嬰兒之思慈母，如避怨家之持刀相迫，如墮水火而急求救援。果能如此懇切，一切境緣莫能引轉矣。然後以此信願之心，執持名號。持一聲，是一九蓮種子；念一句，是一往生正因。直須心心相續，念念無差；唯專唯勤，無雜無間；愈久愈堅，轉持轉切；久之久之，自成片

段，入一心不亂矣。誠然如此，若不往生者，釋迦如來便為誑語，彌陀世尊便為虛願；有是理乎哉？又曰：吾人生死關頭，唯二種力，一者，心緒多端，重處偏墜，此心力也；二者，如人負債，強者先牽，此業力也。業力最大，心力尤大；以業無自性，全依於心。心能造業，心能轉業；故心力唯重，業力唯強，乃能牽生。若以重心而修淨業，淨業則強；心重業強，唯西方是趣，則他日報終命盡，定往西方，不生餘處矣。如大樹大牆，尋常向西而歪；他日若倒，決不向餘處也。何謂重心？我輩修習淨業，信貴於深，願貴於切；以信深願切故，一切邪說莫能搖惑，一切境緣莫能引轉。若正修淨業時，倘達摩大師忽現在前，乃曰：吾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禪，汝但捨置念佛

，吾即以此禪授汝。但當向祖師作禮，謂我先已受釋迦如來念佛法門，發願受持，終身不易；祖師雖有深妙禪道，吾則不敢自違本誓也。縱或釋迦如來忽爾現身，謂曰：吾先說念佛法門，特一時方便耳；今更有殊勝法門，超於彼者，汝當且置念佛，吾即為說勝法。亦祇可向佛稽首陳白：我先稟受世尊淨業法門，發願一息尚存，決不更張；如來雖有勝法，吾則不敢自違本願也。雖佛祖現身，尚不改其所信，況魔王外道，虛妄邪說，豈足以搖惑之耶？能如是信，其信可謂深矣！若赤熱鐵輪，旋轉頂上，不以此苦，退失往生之願；若輪王勝妙五欲現前，亦不以此樂，退失往生之願。此逆順至極，尚不改所願；況世間小小逆順境界，豈能引轉哉？能如是願，其願可謂切矣！信

深、願切，是謂重心；而修淨業，淨業必強。心重故，則易純；業強故，則易熟。極樂淨業若熟，娑婆染緣便盡。果得染緣已盡，則臨終時，雖欲輪迴境界再現在前，亦不可得；果得淨業已熟，則臨終時，雖欲彌陀淨土不現在前，亦不可得。然此信、願，要在操之有素，臨時自不入於歧路。如古德臨欲命終，六欲天童，次第接引，皆不去；唯專心待佛。後佛現，乃曰：佛來也！遂合掌而逝。夫臨欲命終，四大分張，此何時也？六欲天童，次第接引，此何境也？苟素常信、願，不到十分堅固，當此時，對此境，而能強作主宰乎？如古德，真可謂千古修淨業者之標榜矣！問：諸方皆有淨土，何專讚西方，求願往生耶？答：此非人師意也，乃金口誠言，分明指示故；大乘顯

密諸經，同指歸故；令初心人專注一境，三昧易成故；四十八願為緣，緣強故；十念為因，因勝故；佛與眾生，偏有緣故。此土眾生，無論僧俗男女、老幼善惡之人，當其處極順逆苦樂境緣之時，多必由中而發，衝口而出，念佛一聲。然不念佛則已，凡念佛必念阿彌陀佛，此誰使之然？蓋眾生久蒙佛化，久受佛恩，與佛緣深故也。且此彌陀一經，羅什最初譯成，東林遠祖，即與一百二十三人，結社念佛。其一百二十三人，以次漸化，臨終皆留瑞應；雖鸚鵡八哥念佛，化時皆有瑞相。此非眾生與佛緣深，謂之何哉？又無量壽經云：當來經道滅盡，我以願力，特留此經，更住百年，廣度含識。夫不留他經，而獨留此經者，豈非以此法門，下手易而攝機普，入道穩而獲益速

耶？以是而知，其時愈後，此法愈當機矣。一句佛號，不雜異緣；十念功成，頓超多劫。於此不信，真同木石；捨此別修，非狂即癡，復何言哉？又曰：知小而不知大，見近而不見遠者，此眾生之常分也。如阿彌陀佛，於諸眾生，有大恩德，眾生不知也。佛於無量劫前，對世自在王佛，普為惡世界苦眾生，發四十八種大願；依願久經長劫，修菩薩行。捨金輪王位、國城妻子、頭目腦髓，不知其幾千萬億；此但萬行中，內外財布施一行也。如是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圓修萬行，力極功純，嚴成淨土，自致成佛。分身無量，接引眾生；方便攝化，令生彼國。然則如為一人，眾多亦然；如為眾多，一人亦然。若以眾多視之，佛則普為一切眾生也；若以一人視之，佛

則專為我一人也。稱性大願，為我發也；長劫大行，為我修也。四土，為我嚴淨也；三身，為我圓滿也。以至頭頭現身接引，處處顯示瑞應，總皆為我也。我造業時，佛則警覺我；我受苦時，佛則拔濟我；我皈命時，佛則攝受我；我修行時，佛則加被我。佛之所以種種為我者，不過欲我念佛也，欲我往生也，欲我永脫眾苦、廣受法樂也，欲我展轉化度一切眾生，直至一生補佛而後已也。噫！佛之深恩重德，非父母所可比，雖天地不足喻其高厚矣！非聞開示，安知此意？不讀佛經，安曉此理？今而後已知之矣，唯有竭力精修，盡報皈誠，拌命念佛而已，復何言哉？師居紅螺十年，至嘉慶十五年，二月，詣萬壽寺，掃粹祖塔，辭諸山外護。囑曰：幻緣不久，人世非常，虛

生可惜；各宜努力念佛，他年淨土好相見也。三月還山，命預辦茶毗事物。十月十七日，集眾付院務，命弟子松泉，領眾住持。誡曰：念佛法門，三根普被，無機不收。吾數年來，與眾苦心建此道場，本為接待方來，同修淨業。凡吾所立規模，永宜遵守，不得改弦易轍，庶不負老僧與眾一片苦心也。臨示寂半月前，覺身微疾，命大眾助稱佛號；見虛空中幢幡無數，自西而來。乃告眾曰：淨土相現，吾將西歸矣。眾以住世相勸。師曰：百年如寄，終有所歸；吾得臻聖境，汝等當為師幸，何苦留耶？十二月十六日，命監院師貫一，設涅槃齋。十七日申刻告眾曰：吾昨已見文殊、觀音、勢至三大士，今復蒙佛親垂接引，吾今去矣。眾稱佛號愈厲。師面西端坐，合掌曰：稱一

聲洪名，見一分相好。遂手結彌陀印，安詳而逝。眾聞異香浮空。供奉七日，面貌如生，慈和豐滿，髮白變黑，光潤異常。二七入龕，三七荼毘，獲舍利百餘粒。門弟子遵遺命，請靈骨葬於普同塔內。師生於乾隆六年，十月十四日未時；示寂於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申時；世壽七十，僧臘四十九，法臘四十有三。有徹悟禪師語錄一冊，示禪、教、律，念佛伽陀，行於世。

贊曰：師以宗說兼通，而棲心淨域，自行化他，殆永明之儔歟。師有語錄，所論淨宗法要，事理分明，殊勝希有。其中「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十六字綱宗，要中之要，宜我印祖以之為家法也。又其勸信之文，至

謂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淨土一門，信尤為要。以持名念佛，乃諸佛甚深行處；惟除一生所繫菩薩，可知少分。自餘一切賢聖，但當遵信而已，非其智分之所能知，況下劣凡夫乎？更作十信標語：一、信生必有死，二、信人命無常，三、信輪迴路險，四、信苦趣時長，五、信佛語不虛，六、信實有淨土，七、信願生即生，八、信生即不退，九、信一生成佛，十、信法本唯心。然則世之於念佛往生，發生異見諍論者，可以知所反矣。

師諱聖量，字印光，別號常慚愧僧，陝西郃陽趙氏子。幼隨兄讀儒書，頗以聖學自任，和韓歐闢佛之議；後病困數載，始悟前非，頓革先心。出世緣熟，年二十一，即投終南山南五臺蓮華洞寺出家，禮道純和尚薙染，時清光緒七年辛巳歲也。明年，於陝西興安縣雙溪寺，印海定律師座下受具。師生六月即病目，幾喪明；後雖癒，而目力已損；稍發紅，即不能視物。受具時，以師善書，凡戒期中所有寫法事宜，悉令代作；寫字過多，目發紅如血灌。幸師先於湖北蓮華寺充照客時，於曬經次，得讀殘本龍舒淨土文，而知念佛往生淨土法門，乃即生了生

脫死之要道。因此目病，乃悟身為苦本；即於閒時，專念佛號。夜眾睡後，復起坐念佛；即寫字時，亦心不離佛；故雖力疾書寫，仍能勉強支持。及寫事竟，而目亦全癒；由是深解念佛功德不可思議；而自行化他，一以淨土為歸，即造端於斯也。

師修淨土，久而彌篤；聞紅螺山資福寺，為專修淨土道場，遂於二十六歲（光緒十二年丙戌），辭師前往。是年十月入堂念佛，沐徹祖之遺澤，而淨業大進。翌年正月，告暫假朝五臺；畢，仍回資福；歷任上客堂香燈、寮元等職。三載之中，念佛正行而外，研讀大乘經典。由是深入經藏，妙契佛心；徑路修行，理事無礙矣。年三十（十六年庚寅），至北京龍泉寺為行堂。三十一（十七年辛卯），住圓廣寺。越二年（十九年癸巳

）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入都請藏，檢閱料理，相助乏人；眾以師作事精慎，進之。化老見師道行超卓，及南歸，即請伴行，安單寺之藏經樓。寺眾見師勵志精修，咸深欽佩，而師欿然不自足也。二十三年丁酉夏，寺眾一再堅請講經；辭不獲已，乃為講彌陀便蒙鈔一座。畢，即於珠寶殿側閉關，兩期六載，而學行倍進。出關後由了餘和尚，與真達等，特創為蓮篷供養，與諦閑法師先後居之。未幾，仍迎歸法雨。年四十四（三十年甲辰），因諦老為溫州頭陀寺請藏，又請入都，助理一切；事畢南旋，仍住法雨經樓。師出家三十餘年，終清之世，始終韜晦，不喜與人往來，亦不願人知其名字，以期晝夜彌陀，早證念佛三昧。

然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德厚流光，終不可掩。民國紀元，師年五十有二；高鶴年居士，乃取師文數篇，刊入上海佛學叢報，署名常慚；人雖不知為誰，而文字般若，已足引發讀者善根。逮民六年（五十七歲），徐蔚如居士，得與其友三書，印行，題曰：印光法師信稿。七年（五十八歲），搜得師文二十餘篇，印於北京，題曰：印光法師文鈔。八年（五十九歲），復搜得師文，再印續編；繼合初續為一。九、十兩年，復有增益，乃先後鉛鑄於商務印書館，木刻於揚州藏經院。十一至十五年間，迭次增廣，復於中華書局印行，題曰：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夫文以載道，師之文鈔流通，而師之道化，遂滂浹於海內。如淨土決疑論、宗教不宜混濫論，及與大興善寺體安和尚書

等，皆言言見諦，字字歸宗，上符佛旨，下契生心，發揮禪淨奧妙，抉擇其間難易，實有發前人未發處。徐氏跋云：大法陵夷，於今為極，不圖當世尚有具正知正見如師者；續佛慧命，於是乎在。又云：師之文，蓋無一語無來歷；深入顯出，妙契時機；誠末法中應病良藥。可謂善識法要，竭忱傾仰者矣。故當初徐居士特持書奉母，躬詣普陀，竭誠禮覲，懇求攝受，皈依座下；師猶堅持不許，指徐母子往寧波觀宗寺皈依諦公。民六年，周孟由兄弟，奉庶祖母登山，再四懇求，必請收為弟子；師觀察時機，理難再卻，故為各賜法名。此為師許人皈依之始，而文鈔亦實為之緣起也。師之為文，不獨佛理精邃，即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五倫八德等，儒門經世之道

，不背乎淨業三福者，亦必發揮盡致。文義典雅，所以紙貴洛陽，人爭請讀。由是而慕師道德，渴望列於門牆之善男信女，日益眾多。或航海梯山，而請求攝受；或鴻來雁往，而乞賜法名。此二十餘年來，皈依師座之人，實不可以數計；即依奉行，喫素念佛，精修淨業，得遂生西之士女，亦難枚舉。然則師之以文字攝化眾生，利益世間，有不可思議者矣。

師之耳提面命，開導學人，本諸經論，流自肺腑；不離因果，不涉虛文。應折伏者，禪宿儒魁，或遭呵斥；即達官顯宦，絕無假借。應攝受者，後生末學，未嘗拒卻；縱農夫僕婦，亦與優容。一種平懷，三根普利；情無適莫，唯理是依。但念時當叔季，世風日下，非提倡因果報應，不足以挽頹風而正人心；

人根陋劣，非實行信願念佛，決不能了生死而出輪迴。故不拘貴賤賢愚，男女老幼，凡有請益，必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實事實理，諄諄啟迪，令人深生憬悟，以立為人處世之根基；進以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教人切實奉行，以作超凡入聖之捷徑。雖深通宗教，從不談玄說妙，必使人人皆知而能行，聞者悉皆當下受益。此即蓮池大師，論辯融老人之言曰：此老可敬處，正在此耳。因師平實無奇，言行合一，所以真修實踐之士，咸樂親近；致使叩關問道者，亦多難勝數。且師以法為重，以道為尊，名聞利養，不介於懷。民十一年（六十二歲），定海縣陶在東知事，會稽道黃涵之道尹，彙師道行，呈請大總統徐，

題賜悟徹圓明匾額一方，齎送普陀，香花供養，極盛一時；緇素欣羨，師則若罔聞知。有叩之者，答以虛空樓閣，自無實德，慚愧不已，榮從何來等語。當今競尚浮誇之秋，而澹泊如師，實足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若道若俗，獲益良多。

師儉以自奉，厚以待人。凡善信男女，供養香敬，悉皆代人廣種福田，用於流通經籍，與救濟飢貧；但權衡輕重，先其所急，而為措施。如民十五年（六十六歲），長安被困，解圍後，即以印文鈔之款，急撥三千圓，託人速匯賑濟。凡聞何方被災告急，必盡力提倡捐助，以期救援。二十四年（七十五歲），陝省大旱，得王幼農居士函告，即取存摺，令人速匯一千圓助急賑。匯後，令德森查帳，摺中所存，僅百餘圓；而報國寺一

切需用，全賴維持，亦不介意。二十五年（七十六歲），應上海護國息災法會說法時，聞綏遠災情嚴重，即對眾發表，以當時一千餘人，皈依求戒等香敬，計洋二千九百餘圓，盡數捐去；再自撥原存印書之款一千圓為倡。及回蘇，眾在車站迎接，請師上靈巖一觀近年景象；猶急往報國，取摺飭匯訖，而後伴眾登山。師之導眾救災，己飢己溺之深心，類皆如是。魏梅蓀、王幼農等居士，在南京三汊河，發起創辦法雲寺放生念佛道場，請師參加，並訂定寺規。繼由任心白居士，商請上海馮夢華、王一亭、姚文敷、關絅之、黃涵之等諸大居士，開辦佛教慈幼院；於其間，一一皆仗師之德望，啟人信仰，而得成就。且對慈幼院之教養赤貧子弟，師益極力助成；其中經費，由師

勸募，及自捐者，為數頗鉅。即上海市佛教會所辦慈幼院，師亦力為贊勷。至其法施，則自印送安士全書以來，及創辦弘化社。二十餘年，所印各書，不下四五百萬部，佛像亦在百萬餘幀；法化之弘，亦復滂溥中外。綜觀師之一言一行，無非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俾賢才輩出，福國利民。而其自奉，食唯充飢，不求適口；衣取禦寒，厭棄美麗。有供養珍美衣食，非卻而不受，即轉錫他人；若普通物品，輒令持交庫房，俾大眾共享，決不自用。此雖細行，亦足為末世佛子矜式者也。

師之維護法門，功難思議。其最重要者，若前次歐戰時，政府有移德僑駐普陀之議；師恐有礙大眾清修，特函囑陳錫周居士，轉託要人疏通，其事遂寢。民十一年（六十二歲），江蘇義

務教育期成會會長等，呈准省府借寺廟作校舍；定海知事陶在東，函師挽救。師即函請王幼農、魏梅蓀二居士設法，並令妙蓮和尚奔走，遂蒙當局明令保護。十六年（六十七歲），政局初更，寺產毫無保障，幾伏滅教之禍，而普陀首當其衝；由師捨命力爭，始得苟延殘喘。及某君長內政，數提廟產興學之議，竟致舉國縞素，驚惶無措；幸師與諦老在申，得集熱心護法諸居士計議，先疏通某君，次派代表請願，而議未實行。逮某君將退，又頒驅僧奪產條例，期次第剝奪，以達滅教目的；幸條例公布，某即交卸。得趙次隴部長接篆，師特函呈設法，遂無形取銷。繼囑焦易堂居士等，鼎力斡旋，始將條例修正，僧侶得以苟安。二十二、三年（七十三、四歲），安徽阜陽古剎

資福寺，唐尉遲敬德造供三佛存焉，全寺為學校占據；山西五臺碧山寺廣濟茅篷，橫遭厄運，兩皆涉訟官廳。當道偏聽一面之辭，二寺幾將廢滅。各得師一函，忽轉視聽；廣濟因此立定真正十方，永遠安心辦道之基礎；資福亦從茲保全，漸次中興。二十四年（七十五歲），全國教育會議，某教廳長，提議全國寺產作教育基金，全國寺廟改為學校。議決，呈請內政部、大學院備案。報端揭載，羣為震驚。時由佛教會理事長圓瑛法師，及常務理事大悲、明道諸師，關、黃、屈等諸居士，同至報國叩關請示。師以衛教相勉，及示辦法。返滬開會，公舉代表，入都請願。仗師光照，教難解除。江西廟產，自二十二至二十五（七十六歲）四年之內，發生三次大風波，幾有滅盡無

遺之勢。雖由德森歷年呼籲，力竭聲嘶；中國佛教會，亦多次設法；終得師之慈光加被，感動諸大護法，羣起營救，一一達到美滿結果，仍保安全。此其犖犖大者。其他小節，於一函或數言之下，消除劫難，解釋禍胎，則隨時隨處，所在有之，不勝枚舉。非師之道德，足以上感龍天，下孚羣情，烏能至此。

師之無緣慈悲，化及囹圄，及與異類。民十一、二年，應定海縣陶知事請，物色講師，至監獄宣講，乃推智德法師應聘。師令宣講安士全書等，關於因果報應，淨土法門各要旨，獄囚亦多受感化。及滬上王一亭、沈惺叔等居士，發起江蘇監獄感化會，聘師為名譽會長。講師鄧樸君、戚則周（即明道師在俗姓名）喬恂如等居士，皆師之皈依弟子。由師示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及注重

因果，提倡淨土，為講演之要目。而獄官監犯，因之改過遷善，歸心大法，喫素念佛者，亦大有其人。其於異類也。十九年（七十歲）二月，師由申太平，赴蘇報國，鋪蓋衣箱，附來臭蝨極多。孳生之蕃，致關房會客窗口，與外之几上，夏秋之間，均常見臭蝨往來。有弟子念師年老，不堪其擾，屢請入內代為收拾，師皆峻拒不許。且云：此只怪自己無道德。古高僧，不耐臭蝨之擾，乃告之曰：畜生，你來打差，當遷你單。蝨即相率而去。吾今修持不力，無此感應，夫復何言？泰然處之，終不介意。至二十二年（七十三歲），臭蝨忽然絕跡，師亦不對人言。時近端午，德森念及問師。答云：沒有了。森以為師年老眼花，故一再堅請入內檢查，確已淨盡，了無蹤跡，殆亦

為師遷單去矣。師在關淨課外，常持大悲咒加持水米，以賜諸醫束手之危病者，輒見奇效。一日報國藏經樓，發現無數白蟻。師在山聞之，賜大悲水令灑之，白蟻亦從此絕跡。此為二十七年夏事也。師之法力神應，類多如此。

師固不喜眷屬，故無出家剃徒；然渴仰親近，迭承訓誨，深沾法益，在家二眾，不可勝數。其出家緇侶，除與諦老法師為最相契之蓮友外，而久承攝受，飽餐法乳，仍承以蓮友相待者，過去，則有了餘和尚；現在，尚有了清和尚，及真達二人。確居學人之列者，已故，則有圓光、康澤、慧近、明道諸師；現在，尚有妙蓮、心淨二和尚，及蓮因、明西二師，與妙真、了然、德森等，暨現在靈巖、報國二寺諸師。此乃專指常久親近

，屢蒙教導提攜，沐恩戴德，有逾剃度恩師者。若隨緣請益，通函問道，及讀師之文鈔，與流通各書，而沐法澤者，蓋亦不可勝舉。然則師雖不收徒弟，而中外真正佛子，實多數賴以為師。師又宿誓不作寺廟主。自客居法雨，二十餘年，晦跡精修，絕少他往。自民國七年，印安士全書以來，迭因事至滬，苦乏安居之所。真達於民十一年，翻造太平寺時，為師特闢淨室一間；從此來滬，卓錫太平。而力護法門諸君子，如南京魏梅蓀、西安王幼農、維揚王慧常、江西許止淨、嘉興范古農、滬上馮夢華、施省之、王一亭、聞蘭亭、朱子橋、屈文六、黃涵之、關絅之等諸居士，或因私人問道，或因社會慈善，有所咨詢，亦時蒞太平，向師請益。至各方投函者，更僕難勝數。則

太平蘭若，名傳遐邇，亦自師顯。至民十七年（六十八歲），師因厭交通太便，信札太多，人事太繁，急欲覓地歸隱。真達乃與關絅之、沈惺叔、趙雲韶諸大居士商；三居士遂將蘇州報國寺，舉以供養。即由弘傘、明道二人，前往接管；真達以數千圓修葺。故十八年，師離山在滬，校印各書，急欲結束歸隱。時有廣東弟子黃筱偉居士等數人，建築精舍，決欲迎師赴香港；師已允往。真達乃以江浙佛地，信眾尤多，一再堅留。終以法緣所在，遂於十九年（七十歲）二月往蘇，即就報國掩關。先是木瀆靈巖，真達請示於師，立為十方專修淨業道場；一切規約章程，悉秉師志而定。三四年來，以舊堂狹隘，不能容眾，正在設法改建堂寮，從事刷新；適師至蘇，與靈巖咫尺，

內外施設，請益多緣。而仰承指導，日就振興。靈巖迄今，推為我國淨土宗第二道場者，豈偶然哉？師在關中，佛課餘暇，圓成普陀、清涼、峨眉、九華各志之修輯；及函復弟子學人問法。今四山志，已早出版流通；函答諸文，亦已有文鈔續編印行，多為師至蘇以後之所賜者。可謂恆順眾生，無有疲厭者矣。逮二十六年（七十七歲）冬，為時局所迫，蘇垣勢不可住；不得已，順妙真等請，移錫靈巖。安居纔滿三載，孰料智積菩薩顯聖之剎，竟為我師示寂歸真之地耶。

師之示寂也，預知時至。二十九年春，復章緣淨居士書，有云：今已八十，朝不保夕。又云：光將死之人，豈可留此規矩？逮冬十月二十七日，略示微疾。至二十八日午後一時，即命召

集在山全體職事，及居士等，至關房會談。告眾曰：靈巖住持，未可久懸。即命妙真任之，眾表贊同。乃詹十一月初九日為升座之期。師云：太遲。改選初四，亦云：遲了。後擇初一，即點首曰：可矣。旋對眾開示本寺沿革，達兩小時餘。後雖精神漸弱，仍與真達等，時商各事，恬適如常，無諸病態。初三晚，仍進稀粥碗許。食畢，語真達等云：淨土法門，別無奇特，但要懇切至誠，無不蒙佛接引，帶業往生。此後精神逐漸疲憊，體溫降低。初四早一時半，由床上起坐云：念佛見佛，決定生西。言訖，即大聲念佛。二時十五分，索水洗手畢，起立云：蒙阿彌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發願！要生西方！說竟，即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三時許，妙真至，

承囑咐云：汝要維持道場，弘揚淨土，不要學大派頭！後不復語，只脣動念佛。延近五時，在大眾念佛聲中，安詳西逝。按數日之間，一切安排，如急促妙真實任住持等，雖不明言所以，確是預知時至之作略。身無一切病苦厄難，心無一切貪戀迷惑，諸根悅豫，正念分明，捨報安詳，如入禪定。觀師之一生自行化他，及臨終瑞相，往生蓮品，當然不在中下。師生於清咸豐十一年辛酉，十二月十二日辰時；寂於民國二十九年庚辰，十一月初四日卯時；世壽八十，僧臘六十。靈巖賴師以中興，而得師示現生西模範，時節因緣，有不可得而思議者矣。翌年辛巳，二月十五佛涅槃日，適師西逝百日之期，舉火荼毗，靈骨堅白異常。舍利纍纍，羣弟子，分請供養。成都、無錫多

處，均特造舍利塔，以各供一方善信瞻禮。舉國緇素，特組永久紀念會，以期繼志述事。由紀念會，產生建塔委員會，公議，奉靈骨與舍利，即建塔於靈巖山石鼓之東南。奈因時局關係，今仍未遂所願，尚待時節因緣耳。

贊曰：乘願示現，盛德巍巍！運四無量心，饒益諸有情。其教人一以淨業三福為歸。煌煌文鈔，辭致懇惻；敦重人乘，妙契時機。惟期真實受用，不務高談玄妙。鉗鎚所在，折攝兼施；行化之廣，晚世所希。受教往生淨土者，為數無量。一期垂跡，懿歟盛矣！

後跋

念佛求生西方之淨土法門，阿彌陀佛之所建立，釋迦世尊之所宣揚，十方諸佛同聲稱讚；因其仗佛慈力，三根普被，利鈍全收。釋尊宣說，即自歎為希有難信；歷代祖師，特地指出殊勝超絕。信受奉行者，是男是女總堪修，若智若愚皆有分；不斷惑業，得預聖流；即此一生，便登不退。較之一切禪教律密，必須專仗自力，斷惑證真，方出生死之通途法門，其難易奚啻天淵。由斯勝異方便，故得千經萬論，處處指歸；往聖前賢，人人趣向。其修因剋果，同登彼岸者，具載往生集、淨土聖賢錄等書，仍不外紀其恆河沙數之萬一也。就中不揀禪教律密，

僧俗智愚，老幼男女，下而至於鸚鵡八哥，凡修淨業之因，俱得往生之果。所以傳承次序，自與其他諸宗迥別。寄東居士發刊序云，故凡往生集之所載，淨土聖賢錄之所傳者，實皆為淨土之師若弟也。誠然誠然！

宋有石芝曉師，初集蓮宗七祖傳。厥後繼續推崇，雖不一致，而普通淨侶，不知淨土法門之傳承證信，特別公而且廣者，終不免仍以其他各宗傳承相比例。我依止師印公老人，雖宗說兼通，門門暢達；而其一生自行化他之旨趣，單提淨土，為晚近中興蓮宗之傑出高僧。薄海內外，修淨之士，不拘及門與否，人人尊崇，實非吾人之私意。故一旦西歸，無間遐邇，異口同音，一致推為蓮宗十三祖。（其中次序原委，詳前發刊序，不贅。）

香港方養秋居士，即匯法幣一千圓來，囑將老人行業記，加於蓮宗正傳之後，重刊流通。而陳海量居士，據理力陳，謂曇鸞、道綽、傳燈三大師，大有功於淨土，務乞依次加入。德森心識暗鈍，一向人云亦云，尚愧無力追隨，從不知有何建白。詳觀三大師修因剋果之實際，且覺確有加入之必要；淨宗行者，亦多數贊同；但有稍礙前人之規定，自難求人無閒言。因已早收方居士之匯款，而方居士現已生西，則此事不能不辦。緣此幾經商量，仍由陳居士主編，易名蓮宗正範，與以前正傳，別為兩書，以避牴觸前人規定之嫌。復因森終日忙碌，無暇理及，又閣二年。近乃急思擺脫，對此非了不可之手續，自不容再有延緩。所幸以前收入，紙已備好；目下所需之排印裝訂等費，

共計十五六萬圓，嘉言錄續編、淨土宏綱論等，與重排嘉言錄小字本等所需，一併在內。又得陶希泉、牛敬亭、余稡敬、宣望屺、鄭柏侯等諸居士，及其他許多居士，或自捐，或代募，合力助成。即今各書排版將竣，陳子囑森須贅數言，因述經過，跋於書後。深望本書十六尊者之言教，徧傳遐邇；普令含識，信受奉行；則三藏十二部之法益，亦即因之普及矣！

佛曆二千九百七十一年觀音大士成道日苦惱比丘德森謹跋

蓮宗正範終

南無阿彌陀佛

回向偈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蓮宗正範

印贈者—香光淨宗學會
電話：（〇二）八五一一〇九五五
傳真：（〇二）八五一一〇九五三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中興北街179號1樓
網址：www.hsiangkuan.org
E-mail：hsiangkuan@sparqnet.net
淨空法師影音網址—淨空法師專集網站 http://www.amtb.org.tw
淨空法師專集簡體網站 http://www.amtb.cn
淨空法師英文網站 http://www.chinkung.org
排版承印—和裕出版社
電話：（〇六）二四五四〇二三—七
中華民國一百年
佛曆二五五五年 二月恭印貳仟本結緣

【歡迎翻印．功德無量．免費結緣．敬請愛護珍惜】

●目次●

1.緣起……凡夫……〇〇一
2.前言……凡夫……〇〇二
3.東林十八高賢傳……不詳……〇〇一
4.樂邦文類……宗曉……〇〇八
5.佛祖統紀……志磐……〇二三
6.現果隨錄……戒顯……〇七三
7.往生集……袾宏……〇八一

8. 憨山夢遊集……憨　山……〇九一
9. 種蓮集……陳本山……一〇一
10. 淨土晨鐘……周克復……一二一
11. 淨土聖賢録……彭際清……一三五
12. 淨土聖賢録續編……胡　珽……二〇五
13. 印光大師文鈔……印　光……三六一

緣起

佛法浩瀚如海，博大精深，如何下手研讀，實是一大問題。然而也不是問題，因為法法頭頭，皆能入門。只要從自己感興趣的地方入手，再鑽研下去，就能找到源頭。

雖然如此，佛典經論對初機者而言，實不易懂。因此本系列叢書，以把佛典經論及古大德註釋，簡單譯成白話文為主，俾便利有心者閱讀。

文採原文與白話文對照方式刊出，一來希望讀者能逐漸養成閱讀原文之習慣，以便將來自己能更深入閱讀經典，二來杜絕瞎造謠言之過，由於原文在此，不容妄以己意胡說，且如有說錯之處，明眼人立即可知。

本系列叢書大致分成因果、往生、高僧、雜著、感應、戒律、禪定、智慧、淨土及經典等十大類。前五類適合一般未學佛及初學佛者閱讀，後五類特為真修實證者作指南。

諸佛之母為法，不知法何以成佛，因此願所有閱此書者，均能早日自利利他，福慧圓滿，是為緣起。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元月十六日凡夫于台灣汐止竹鶯溪精舍

前言

念佛求往生極樂世界，是所有法門中最簡單、最容易的一種。因此真正有信心、願力，並確實持名或觀想念佛，而得以往生的人，古往今來甚多。

這本書中收錄的往生善男子，僅是有史以來往生者中的一小部份，因為有許多往生者的事跡，並未被記錄下來。

往生的人中，有官做到宰相的，也有屠夫之流。有戒律精嚴的居士，也有還俗的僧人。甚至連畜生都能往生，可見淨土法門攝受根機的廣博。

往生之後的善男子，有的再以過來人的身份，告訴世人極樂世界的種種情形，並勸勉世人修行。他們所說的，不僅能加強大家念佛的信心，同時還能補充淨土三經所未提到的一些小細節。

末法時期的眾生，不僅根器陋劣，而且因循怠惰。往往是初

念佛的頭一年，最為勇猛精進，那時佛在眼前。漸漸的，念佛三年之後，佛就在西天了。因此這本書可以使懈怠者生起慚愧心、精進心，想與書中的人一樣，能往生極樂世界，能與諸上善人聚會一處。

能聽聞佛法不容易，聽聞後能相信更不容易，相信後能照著做又更不容易。在所有的法門中，選修淨土法門是稀有的，而最後能往生更是鳳毛麟角，非具備甚多善根福德因緣不可。

所以希望讀此書的善男子、善女人，都能如願往生。

東林十八高賢傳

作者不詳

劉程之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老莊。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其才。不預時俗。初為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

時慧遠法師止於廬山東林寺。修念佛三昧。程之往依之。遠公曰。官祿巍巍。欲何不為。答曰。君臣相疑。吾何為之。劉裕以其不屈。乃旌其號曰遺民。

及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畢穎之等同來廬山。遠公謂曰。諸君之來。豈宜忘淨土之遊乎。程之乃鑱石為誓文。以志其事。

遂于西林澗北。別立禪坊。養志安貧。精研玄理。兼持禁戒。宗張等咸歎仰之。嘗貽書關中。與什肇揚搉經義。著念佛三昧詩。以見專念坐禪之意。

始涉半載。即于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于正念佛中。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程之曰。安得如來為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為摩頂。引袈裟以披之。

它日念佛。又見入七寶池。蓮青白。其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胸出卍字。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于毛孔。

乃自慰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復請僧轉法華經。近數百遍。后時廬阜諸僧畢集。程之對像焚香。再拜而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先當供養釋迦矣尼如來。次供養阿彌陀佛。復次供養妙法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願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

即與衆別。臥床上。面西合手氣絕。勅子壅。積土為墳。勿用棺槨。時義熙六年也。春秋五十九。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是漢朝時楚元王的後裔。他諸子百家全懂，尤

其擅長老莊思想。小時候父親就過世，以事母孝順聞名。他對自己的才華很自負，不參預世間的俗事。當初官拜府參軍，謝安及劉裕都嘉獎他的賢能而推薦他，他都極力推辭。他的個性喜好研究佛理。

當時慧遠法師住錫於廬山的東林寺，以修念佛三昧聞名，於是程之就前往歸依。遠公問他說：「你的官祿前程遠大，為何不做呢？」他回答說：「君王和臣子互相猜疑，我作官來做什麼呢？」劉裕因為他的不屈於官位，而特別以「遺民」的號來表旌他。

後來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及畢穎之等人，一同來到廬山依慧遠法師。於是遠公就說：「諸君既然都來到此地，豈能夠忘記淨土之遊？」程之就鑿石寫下眾人往生的誓願文，以記載這件事。

之後程之就在西林寺的澗水之北，另外造立禪坊，以培養心志，安於貧困，精心研究玄妙佛理，並且嚴持戒律，宗炳、張詮等人都很讚歎景仰他。程之曾寫信到關中，與鳩摩羅什和僧肇等討論佛經的義理，並著念佛三昧詩，談專心念佛坐禪的意義。

修行才半年，就在定中見到佛光把地都照成金色。

十五年後，正在念佛時，程之見到阿彌陀佛的玉毫光照耀身心，佛陀垂手安慰接引他。程之說：「如來能不能為我摩頂，以衣覆蓋我呢？」於是佛就摩他的頭頂，並以袈裟披在他身上。

有一天念佛時，程之見到自己進入七寶池水之中，池裡有青色及白色的蓮華，池水寂湛。有一位頸有圓光，胸口有卍字的人，指著池水說：「這是八功德水，你可以喝。」程之就飲了，覺得甘美無比。醒過來之後，還覺得異香充滿毛孔。

於是他感到很安慰的說：「我往生淨土的因緣到了。」程之就請僧人為他轉法華經幾乎有幾百遍，等到廬山的僧眾都聚集之後，程之就對著佛像焚香，三拜之後說：「因為釋迦牟尼佛遺留下來的經典，我才知道有阿彌陀佛，因此這香要先供養釋迦牟尼如來，接著供養阿彌陀佛，還要供養妙法華經，我所以能夠得生淨土，是由於這部經的功德之故。願令一切的有情，都能往生淨土。」

最後程之與眾人告別，然後就臥在床上，面向西邊合掌而逝。遺囑要兒子劉壅為他辦後事，只要挖地積土為墳即可，不可以用棺材埋葬他。程之是在義熙六年，五十九歲時往生的。

張詮

張詮字秀碩。野之族子也。尚情高逸。酷嗜典墳。雖耕耨。猶帶經不釋。

朝廷徵為散騎常侍。不起。庾悅以其貧。起為尋陽令。咲曰。古人以容膝為安。若屈志就祿。何足為榮。乃入廬山依遠公。研窮釋典。深有悟入。

宋景平元年。無疾。西向念佛。安臥而卒。春秋六十五。

張詮字秀碩，是張野同宗族的姪子輩。性情高超淡泊，非常喜愛讀古書，即使在耕田或鋤草時，也都帶著經典。

朝廷徵他為散騎常侍，他不就。庾悅又以他家貧困，起用他為尋陽令。

詮笑說：「古人以有擺腳的地方就能安身了，若是委屈自己的志向而去屈就此祿位，怎能算是光榮之事？」於是就入廬山依從遠公。在廬山他深入研究佛教經典，悟入甚深。

宋景平元年，他沒有疾病，面向西方念佛，安詳臥床而往生，時年六十五歲。

張野

張野字萊民。居尋陽紫桑。與淵明有婚姻契。野學兼華梵。尤善屬文。性孝友。田宅悉推與弟。一味之甘。與九族共。州舉秀才。南中郎。府功曹。州治中。徵拜散騎常侍。俱不就。入廬山依遠公。與劉雷同尚淨業。及遠公卒。謝靈運為銘。野為序首。稱門人。世服其義。

義熙十四年。與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春秋六十九。

張野字萊民，居住於尋陽紫桑，和陶淵明是姻親。他儒法與佛法都懂，

尤其善於寫作。個性孝順友愛，把田地屋宅都推讓給弟弟。只要有一樣東西好吃，他都會分給九族之人共享。

政府推舉他做州舉秀才、南中郎、府功曹、州治中及散騎常侍等職位，他通通都不做。

反而入廬山皈依慧遠法師，與劉程之、雷次宗等人，一同修淨土法門。遠公往生之後，謝靈運為遠公作的墓誌銘上，張野被列為首位門人，世人都敬服他的義氣。

義熙十四年，他和家人告別之後，就進入室內端坐而逝，享年六十九歲。

樂邦文類

（宋）宗曉

楊傑

楊傑。字次公。無為人。自號無為子。元豐中。官太常。初好禪宗。從天衣禪師遊。參龐公機語。及奉祠太山。覩日出如盤湧。忽大悟。

熙寧末。以母憂歸。閒居閱藏經。遂歸心淨土。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平生著述。多指歸淨土。

元祐中。官兩浙提點刑獄。卒。臨終說偈曰。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先是有司士參軍王仲回者。與傑同鄉里。嘗從傑受念佛法門。問如何得不間斷。

曰。一信之後。更不再疑。即是不間斷也。仲回躍然。

明年。傑守丹陽。一夕夢見仲回云。向蒙以淨土為導。今得往生

。特來致謝。再拜而出。已而得其子訃書。言仲回預知化期。徧別親友。逝矣。

傑既卒。其後有荊王夫人。夢遊西方。見一人坐蓮華上。其衣飄揚。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問何人。云楊傑也。

楊傑字次公，無為人，因此自號無為子。元豐年中，官作到太常。起初他喜好禪宗，和天衣禪師交遊，參龐公的機語。有一次他奉命去祭祀太山，見到日出時，太陽如盤子般湧出來，因而大悟。

熙寧末年時，因為母親亡故而回家守喪。在閒居的日子裡閱讀藏經，於是就轉而修淨土法門。他畫了張丈六身高的阿彌陀佛的畫像，隨身帶著修觀像法。而平生的著作，也多指歸淨土。

元祐年中，他當兩浙提點刑獄的官。在此官位中逝世。臨終時他留下偈語說：「活著時也沒什麼好留戀的，死亡時也沒什麼可捨棄的，在此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做甚，乾脆將錯就錯，往生西方極樂。」

生前，司士參軍王仲回是楊傑的同鄉，向楊傑學淨土法門，他問說：「

念佛要如何才能夠不間斷呢？」

楊傑回答說：「只要一相信了淨土法門之後，就不再懷疑，就叫做念佛不間斷。」仲回聽了後歡喜。

第二年楊傑駐守丹陽時，有一晚夢見仲回向他說：「以前承蒙您以淨土法門開導我，現在我得以往生淨土，因此特別來向您致謝。」仲回再次向他拜謝之後才離開。不久之後，楊傑收到仲回兒子寄來的訃文，說仲回預先知道去世的日期，臨終前偏別親友之後才去世的。

楊傑死了之後，有位荊王夫人，夢遊西方淨土，見到有一個人坐在蓮華上，衣帶飄揚，頭戴寶冠，身披瓔珞。荊王夫人問這是何人，帶她遊淨土的婢女說，這是楊傑。

王古

王古。字敏仲。東都人。文正公旦之曾孫也。其先七世持不殺戒。古更發心放生命一百萬。

遊江西。與晦堂楊岐諸老師。究宗門中事。既而作直指淨土決疑集。宏西方之教。閒居數珠不去手。行住坐臥修行淨觀。無有間歇。

激宗朝。官戶部侍郎。以黨禍落職。專注生。臨終無所苦。忽滿室光明。端坐而化。有夢古乘蓮華西去者。

王古字敏仲，東都人，是文正公王旦的曾孫。他的祖先七世都持不殺戒，王古更進一步，發心放生一百萬條性命。

他到江西出遊時，和晦堂及楊岐等諸位老師，探究禪宗的道理。後來他寫直指淨土決疑集，宏揚淨土法門。閒暇時，念珠一定不離手。不管行住坐臥，一心修淨土觀法，不曾停歇。

在徽宗任內，官做到戶部侍郎。後來由於黨禍而被免職，不久就去世了。他臨終時，沒有病苦，滿屋子都充滿光明，他就在光明中端坐往生。有人夢見他乘坐蓮華向西而去。

馬圩

馬圩。字仲玉。廬州合肥人。父忠肅公亮守杭州日。慈雲式公授以淨土法門。遂全家奉佛。

元豐中。圩遇僧廣初。得天台十疑論。喜曰。吾今得所歸矣。遂依慈雲十念迴向法。行之二十餘年。後更與王古注還。益精進念佛。常以放生爲佛事。

歷守淄川新定。以慈惠爲政。課誦經呪。觀想西方。日有常法。時荊王夫人夢遊蓮池。見有朝服而坐華上者。曰。此馬圩楊傑也。時傑已化去。而圩尚無恙。

崇寧元年。得疾。盥沐易衣。端坐念佛而逝。有氣如青蓋。騰空而上。已而家人十數。同夢見圩曰。吾已得生淨土上品矣。

其秋。有婢臥疾。亦念佛而逝。

子永逸。亦行十念法。習十六觀。閱三十餘年。已而得疾。見阿彌陀佛及二菩薩來接引。結印示寂。香氣滿室中。

既殮。柩上產五色華。其光燜然。

馬圩字仲玉，廬州合肥人，父親忠肅公馬亮駐守杭州時，慈雲式公教他父親淨土法門，從此全家都信佛。

元豐年中，僧人廣初把天台大師寫的淨土十疑論一文，給馬圩看。他看後很歡喜的說：「從今以後我知道該修什麼了。」於是他就照慈雲法師教的十念回向法來修，這樣修了二十餘年。後來他和王古交往，更加精進的念佛，並且經常放生。

他在駐守淄川及新定時，對百姓慈悲仁惠。每天誦經持呪，觀想西方。當時荊王夫人夢遊蓮池時，見到有兩人穿著朝廷的衣服，坐在華上，就是馬圩和楊傑。當時楊傑已經去世，而馬圩尚在人間。

崇寧元年時，他得病。臨終那天，他沐谷更衣，端坐念佛而逝。這時有一團氣體，有如青色的蓋子，向上騰空而去。不久家中十餘人，同樣都夢見馬圩向他們說：「我已經上品往生淨生了。」

那年的秋天，有位婢女生病，臨終時是念佛而逝的。

他的兒子馬永逸，也修十念法，也行十六觀，有三十餘年的時間。後來在病中，見到阿彌陀佛和二位菩薩來接引。永逸就結手印而去世，滿屋子都是香氣。

入殮之後，棺材上長出五色華，光明燦爛。

江公望

江公望。字民表。嚴州人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元年。拜左司諫。尋出知淮陽軍。蔡京爲政。嫉諸言事者。編管安南。居常與妻俞氏。蔬食清齋。修念佛三昧。

有子早亡。見夢於其舅。乞公望就天寧寺轉寶積經。祈生善處。且言。見冥中金字牌云。嚴州江公望。身居言責。志慕苦空。躬事梵修。心無愛染。動靜不違佛法。語默時契宗風。名預脫乎幽關。身必歸乎淨土。

後遇赦得歸。宣和末知廣德軍。一旦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江公望字民表，嚴州人，考取進士。建中靖國元年，官拜左司諫，後來帶領淮陽的軍隊。蔡京當權之後，嫉妒諫言的大臣，於是公望被編管安南。他日常和妻子俞氏，持齋修念佛三昧。

他有個早逝的兒子，托夢給舅父說，希望他父親能為他到天寧寺轉寶積經，好讓他能生到善道去。兒子又說，他在陰間看到有個金字牌上，寫著：「嚴州人江公望，是朝廷的諫官，追求佛法，親修梵行，內心沒有貪愛的染污，語默動靜時，均合乎佛法心宗，他的名字已經脫離惡道，身體一定會歸到淨土。」

後來公望得到赦免回鄉，在宣和末年，掌管廣德的軍隊。有一天，他無疾面西端坐而逝。

王衷

王衷。嘉禾人。居錢塘之孤山。政和間。舉隱逸。不起。後官至朝散大夫。

嘗參小本禪師。未有所入。偶聞僧誦彌陀經。有感。遂專心淨業。日誦阿彌陀經七過。佛號萬聲。十九年未嘗間斷。即所居爲蓮社。無問道俗貴賤。咸得與會。一日無疾。沐浴面西。跏趺而化。

王衷是嘉禾人，住在錢塘的孤山。政和年間，被舉薦為隱逸，但未被起用，後來官做到朝散大夫。

他曾向小本禪師參學，但沒有悟入。後來偶然聽到僧人誦彌陀經，而有感應，於是就專心修淨土法門。每天誦彌陀經七遍，佛號一萬聲，十九年來未曾間斷。

他把自己的居所作為蓮社，不問僧俗貴賤，通通都能參加。臨終那天，他沒有生病，沐浴之後面向西趺坐而逝。

胡闓

胡闓。字達夫。又字宣義。錢塘人。胡侍郎則之子。性識聰敏。

心地通圓。唯專書史。尤樂吟詠。晚年致政西湖。日有游從之樂。胸襟平夷。出處簡率。其於佛乘。雖已信嚮。曾未專修。

一日。其子告淸照津師云。大人感疾。請師垂訪。師注見之曰。慧亨平生與達夫相善。未曾語及末後一著大事。豈可不知安身立命之處乎。

達夫曰。心淨則土淨。

師曰。宣義時中曾有雜念染污否。

答曰。既處世間。寧免雜念。

師曰。若如此。又安能心淨土淨耶。

達夫即問。一稱阿彌陀佛。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何也。

師曰。阿彌陀佛據法華經。歷塵點劫修行。楞嚴經云。我憶注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阿彌陀佛經爾許時。成身成國。依正莊嚴。有大威德。有大誓願。光明神力。不可思議。以是一稱萬德洪名。衆生無始八十億劫生死重罪。猶如赫日消於霜露矣。

達夫遂大省悟。方知彌陀願力功勳如是。乃一心念佛。又累日請僧助念。

次日再請。其徒先注。津師後至。達夫問曰。此來何晚。已煩觀音勢至降臨甚久。

師與大衆。尤加鄭重。稱佛之次。胡公安然而注。享壽八十四。

胡闉字達夫及宣義，錢塘人，是侍郎胡則的兒子。聰明而有智慧，喜歡讀經史，尤其愛吟詩。晚年在西湖辭官之後，經常遊山玩水。胸襟開闊，去就進退很簡樸率直。對於佛法雖然嚮往，但從未專門修行過。

有一天，他的兒子告訴清照律師說：「家父有病，請師父來家裡一趟。」清照師去了之後說：「我慧亨平常和你是好朋友，但卻從來沒有告訴過你臨終的這件大事，然而卻又怎能不知道安身立命的地方呢？」

達夫就說：「心清淨的話，國土就清淨。」

清照師就問：「那麼你平常心裡可曾有雜念的染污呢？」

他回答說：「既然身處人世間，怎能沒有雜念？」

清照師說：「如果是這樣的話，又怎麼能夠心清淨就國土清淨呢？」

達夫又問：「只要一稱念阿彌陀佛，就能夠滅八十億劫的生死重罪，原因何在？」

清照師說：「據法華經上說，阿彌陀佛已經修行了塵點劫那麼久了。楞嚴經上說，釋迦牟尼佛回憶往昔時說，在恒河沙劫之前，就有無量光佛的出世。由此可知阿彌陀佛經過這麼久遠的時間，成就依報及正報的莊嚴國土。他的大威德、大誓願及光明神力，都是不可思議的。所以只要一稱念他的萬德洪名，眾生無始劫來的八十憶劫生死重罪，就好比在大太陽照耀之下的霜露。」

達夫聽後大有省悟，這時才知道彌陀的願力和功勳如此的不可思議。於是就一心念佛，並且也整天請僧助念。

第二天，他又請清照律師來。律師的徒弟先去，律師隨後才去。達夫就問說：「為什麼這麼晚才來，觀音菩薩及大勢至菩薩已經降臨很久了。」

這時律師和大眾更加鄭重的念佛，而胡公就在念佛聲中安然往生，享年

王日休

王日休。字虛中。盧州人。宋高宗朝。舉國學進士。棄官不就。博通群經。訓傳六經語孟數十萬言。一旦棄去。專修西方之業。布衣蔬食。日課千拜。著書名龍舒淨土文。自王公士大夫。下至屠丐僮奴皂隸優妓之屬。咸以淨土法門。勸引皈依。其文淺說曲喻。至詳至懇。若父兄之教子弟然。

乾道中。盧陵李彥弼有疾。垂死。棺槨已備。忽夢一人。神清貌古。以手案摩肢體。弼驚問。答曰予龍舒居士也。弼因以疾告。公曰。沒起食白粥即差矣。又曰。沒還記閎仲雅教沒捷逕否。弼曰每日念佛不輟。

弼覺。因索白粥食之。病果愈。後見公畫像。儼如夢睹。弼敬重公。稱生死骨肉。遂遣子姪遠從其學。

日休將卒前三日。徧別道友。勗以精修淨業。云將有行。不復相見。及期。與生徒講書畢。禮誦如常時。至三更。忽厲聲稱阿彌陀佛數聲。唱言。佛來迎我。屹然立化。邦人此夜有夢二青衣引公西行者。

彥弼聞而感之。爲刻日休像。並述其事傳遠近。自是盧陵人多供事之。咸祐中。呂元益重刻淨土文。至祝願篇。版中得舍利三顆。

王日休字虛中，盧州人。宋高宗時，舉為國學進士，他棄官不當。日休博通群經，有數十萬言的儒學著述，他通通都丟棄而不珍惜，只專心修淨土法門。

日休穿布衣，吃素食，每天拜佛一千拜。他著的龍舒淨土文中，從王公貴族，到知識份子、屠夫、乞丐、僮僕、奴婢、跑腿的、乃至伶人、娼妓，都一律用淨土法門勸大家皈依。他的文字淺顯，又用了許多的比喻。講得又詳細又懇切，好像父親兄長教兒女弟妹的口吻般。

在乾道年中，盧陵人李彥弼病得將死，棺材都已準備妥當時，忽然夢見

一個神貌很清癯古樸的人，用手替他按摩身體與四肢。他驚問對方是誰，那人說：「我是龍舒居士。」彥弼就告訴他自己的病情，龍舒說：「你起來吃白粥病就會好。」又向他說：「你還記得闕仲雅教你修行的捷徑嗎？」彥弼回答說：「每天不停的念佛。」

彥弼醒來之後，就取白粥來吃，病果然就好了。後來他看到日休的畫像，和他夢中的形像一模一樣。他非常敬重日休，稱說他使自己起死回生，於是就差遣兒子和姪子遠去日休那兒上課。

日休臨終前三天，和道友們告別，勸勉大家要精進修淨業，他說自己「將要走了，不能和大家再相見了。」臨終那天，他向學生講完課後，和平常一樣禮佛誦經。到了三更，他忽然大聲稱了數聲阿彌陀佛，說：「佛來迎接我了。」於是就站著往生了。故鄉當夜有人夢見有二位穿青衣的人，引著日休向西而去。

彥弼聽聞日休往生之事，就刻了日休的像，並把夢中之事說給眾人聽，於是廬陵有很多人都供奉日休的像。咸祐年中，呂元益重新刻印龍舒淨土文，刻到祝願篇的時候，在版中得到三顆舍利子。

白居易

白居易號香山居士。官太子太傅。初勸一百四十八人結上生會。行念慈氏名。坐想慈氏容。願當來世必生兜率。

晚歲風痺。遂專志西方。祈生安養。畫西方變相一軸。為之願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病苦者。同生無量壽佛所。

一夕念佛坐榻上。倏然而逝。

白居易號香山居士，官做到太子太傅。最初他勸一百四十八人，結上生會，行住坐臥都想彌勒菩薩，念彌勒菩薩，發願來世要生到兜率天的彌勒內院。

後來他晚年中風，於是就轉修淨土法門，求生極樂世界。還畫了一軸西方變相圖，題願說：「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病苦者

，同生無量壽佛所。」

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榻上念佛時，很快就往生了。

韋文晉

韋文晉。位觀察使。建西方道場。念佛發願。一日正念佛中。忽面西加趺而化。異香滿室。

唐朝的韋文晉，官做到觀察使。他建立西方道場，勸人念佛發願。有一天他自己正在念佛，忽然就面向西邊跏趺坐，念佛往生。當時滿屋子都充滿異香。

張抗

張抗。仕石晉為翰林學士。課大悲呪十萬遍。願生西方。一日寢疾。唯念佛號。忽謂家人曰。西方淨土祇在堂屋西邊。阿彌陀佛坐蓮華上。見翁兒在蓮華池金沙地上禮拜嬉戲。

良久念佛而化。翁兒。抗之孫也。

張抗是石晉朝的翰林學士，大悲呪念了十萬遍，願生西方淨土。病重的那天，整天都在念佛。忽然他告訴家人說：「我看到西方淨土在廳堂的西邊，阿彌陀佛正坐在蓮華上，而翁兒則在蓮華池的金沙地上禮佛和遊玩。」

他又念佛念了很久之後才往生，翁兒是張抗的孫子。

鍾離瑾

鍾離瑾。會稽人。母任夫人。精修淨土。臨終勉瑾修淨業。瑾自是感奮。日行利益二十事。後官浙西。與慈雲式公論往生指要。淸修彌篤。

任夫人故有栴檀佛像。常頂戴行道。及是瑾瞻禮間。眉間忽迸出舍利數粒。

未幾。知開封府。方夜半。忽起。謂家人曰。夫人報我往生期至

矣。即跏趺而逝。

前一日。舉家夢瑾乘青蓮華。天樂圍繞。乘空西去。

子景融。官朝請大夫。常誦觀無量壽佛經。修念佛三昧。棄官。結茅儀眞東園側。

嘗曰。識得彌陀。彌陀彌陀。不識彌陀。奈何奈何。不識彌陀。彌陀更在西方外。識得彌陀。彌陀只在自己家。

一夕。請僧妙應誦普賢行願品。炷香聽畢。兩手作印而化。

曾孫松。寓居蘇州。與寶積寔公等。結社念佛。無疾忽端坐西向。合掌而化。

會稽人鍾離瑾，他的母親任夫人很精進的修行淨業，臨終時她勉勵兒子要修淨土法門，鍾離瑾因而感動奮發，每天都做二十件對眾生有利益的事。後來他到浙江的西邊當官，和慈雲式公討論往生法門的宗旨，此後清淨修行更是不懈。

任夫人生前，經常頂禮修行的一尊栴檀佛像，在鍾離瑾禮拜時，有一次

竟從眉毛的中間，迸出數粒舍利子出來。

不久之後，他調到開封府服務。有一天夜半時，他忽然起身告訴家人說：「夫人告訴我，往生的時刻到了。」於是就跏趺而逝。

在他臨終的前一天，全家人都夢見他乘坐在青蓮華上，在天樂圍繞聲中，在空中往西方飛去。

鍾離瑾的兒子鍾離景融，當朝請大夫的官，經常誦觀無量壽佛經，修念佛三昧的法門。後來景融就辭官不作，而在儀真東園的旁邊結茅蘆。

他曾說：「識得阿彌陀佛的話，那就真正阿彌陀佛。不識阿彌陀佛的話，那就真是無可奈何。如果不識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在西方的外面。如果識得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在自己的家裡。」

有一天晚上，他請僧人妙應誦普賢行願品，他燒香聽完之後，就兩手結印而往生了。

鍾離瑾的曾孫鍾離松，住在蘇州，和寶積寔公等人，結念佛社。有一天，他並沒有生病，卻面向西方端坐，合掌而往生了。

葛繁

葛繁。澄江人。少登科第。官至朝散。凡官居私舍。必飾淨室安設佛像。每入室禮誦。舍利從空而下。普勸道俗同修淨業。皆服其化。

有僧定中遊淨土。見繁與王古侍郎。同遊寶池行樹之間。俄聞繁無疾而化。

澄江人葛繁，年少時就登科第，官作到朝散大夫。不管住在官邸或是自己的私人住宅，他一定整理出一間淨室來安置佛像。有一天，當他進入淨室禮拜誦經時，舍利子從空中掉了下來。他普勸外道及凡俗之人修淨業，很多人都聽他的勸化。

有位僧人在定中出遊淨土，見到葛繁和王古侍郎，在極樂世界的寶池及行樹之間同遊。不久之後，僧人就聽說葛繁沒有生病就去世了。

張迪

張迪。錢塘人。官助教。從圓淨津師受菩薩戒。咨問淨業法門。然臂香以為誓。每念佛揚聲勇猛。至失音猶不已。

一日謂圓淨曰。弟子近於靜室。見白色頻伽。飛舞於前。又觀想中。見嬰孩綠髮。合掌問訊。

後三年。念佛西望而化。

錢塘人張迪，官位是助教。他受菩薩戒於圓淨律師，還向律師請問淨土法門。並燃臂香，發願求生淨土。每次念佛時，總是大聲而勇猛的念，念到聲音都沒有了還不停止。

有一天他告訴圓淨律師說：「弟子最近在靜室中，見到白色的頻伽鳥，在眼前飛舞。又在觀想的時候，見到綠頭髮的嬰孩，合掌向弟子問訊。」

三年之後，他面西合掌而去世。

賈純仁

賈純仁。雲川人。潛心淨業。長齋念佛。因激疾。西向宴坐而逝。頂上白光圓相。異香滿室。

雲川人賈純仁，專心修淨業，長齋念佛。他臨終前生小病，就西向端坐而去世。死後頭頂上有一圈圓的白光，滿屋子充滿異香。

梅汝能

梅汝能。常熟人。官縣令。有志淨業。一夕夢僧授以紙。有二八字。以問東靈照師。照曰。二八十六也。豈十六觀經之謂乎。適一僧以經與之。忽不見。自是誦經念佛。取名注生以見志。破山僧道生。倡造丈六彌陀像。汝能施財百萬。設齋禮懺。殿前池中生雙頭白蓮。一華百葉。是年冬無疾而卒。

常熟人梅汝能是縣令，有心學淨業。有一晚夢見僧人給他紙，上面有二

八兩個字。他就問東靈照師，照師說：「二八一十六，莫非是指十六觀經。」

剛好這時有一位僧人就拿這部經給汝能，忽然這個僧人就不見了。從此汝能就念佛誦十六觀經，又給自己取名往生，以表明心願。

破山僧道生，提倡造一丈六尺的彌陀像。汝能布施百萬金贊助，並且設齋供僧，禮佛拜懺。佛殿前的池子中，因而生出一朵雙頭的白蓮華，這朵花有一百片葉子。這年冬天，汝能無疾而終。

馮楫

馮楫。遂寧人。號不動居士。由太學登第。初訪道禪林。晚年專崇淨業。歸鄉郡作淨土會。感香爐中白光亘天。舍利應現。

靖康兵厄。名山藏經多燬。楫積俸資造大藏經四十八藏。小藏四大部者亦四十八藏。造栴檀像彌陀九品化生。隨身供奉。

後以給事中出帥瀘南。率道俗作繫念會。及鎮長沙。於廳事設高

座。著僧衣登座。謝官吏。橫拄杖於膝上而化。

遂寧人馮楫，號不動居士，由太學生而登科第。最初他參禪，晚年時專門修淨業。他回家鄉辦淨土法會，在法會期間，香爐發出白光，爐中有舍利子出現。

在靖康年間的兵災之時，名山的藏經大多遭燒毀。馮楫於是把積蓄下來的薪資，都用來造四十八部大藏經，及四十八部小乘經，並造旃檀彌陀九品化生像，隨身攜帶供奉。

後來他以給事中的官職，帥軍瀘南時，率領道俗作三時繫念的法會。在鎮守長沙時，有一天，他在辦公的廳堂設高座。他就穿著僧服登上座位，向官吏們道謝共事之後，把柱杖橫放在膝上就往生了。

吳秉信

吳秉信。字子才。明州人。紹興中官於朝。與秦檜忤。斥為黨人。歸而築庵城南。

日夕宴坐。制一棺。夜臥其中。至五更。令童子叩棺而歌曰。吳信叟。歸來去。三界無安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來。聞唱即起習禪誦。

久之檜死，以禮部侍郎召。尋出知常州。二十六年。復被召。至蕭山驛舍。坐頃之。令家人靜聽。咸聞天樂之音。即曰。淸淨界中。失念至此。金臺旣至。吾當有行。言訖而逝。

吳秉信字子才，是明州人。紹興年中在朝廷做官，後來得罪秦檜，被斥責為黨人，於是就辭官回鄉，在城的南邊築庵而居。

每天早晚他都靜坐，每天晚上，他就睡在訂做的棺材裡。到了五更天，就叫童僕叩他的棺材說：「吳信叟，回去吧，三界不安定，不可以居住呀。西方淨土裡有你的蓮胎呀，回去吧。」他一聽到這話，馬上就起床禪坐誦經。

秦檜死了之後，秉信被朝廷召喚，以禮部侍郎之職出任常州。紹興二十六年時，又被朝廷召喚。

到了蕭山驛舍，他和家人正坐著時，他叫家人安靜下來仔細聽。大家都聽到了天樂之音，秉信就告訴家人說：「我本來是在清淨境界的，一時失念而致有此生。現在金臺已經到來，我要走了。」說完他就去世了。

錢象祖

錢象祖。字同伯。號止菴。台州人。起家太常丞。開禧中。官參知政事。與史彌遠謀。共誅韓佗胄。天下賴之。嘉定二年。拜左丞相。尋罷歸。

初象祖問道於此庵元公。參究大事。有省。既而歸心淨土。守金陵日。於鄉州建接待十處。皆以淨土極樂等名之。創止菴高僧寮。為延僧談道之所。自左相辭歸。益進淨業。

嘉定四年。偶得微疾。書偈曰。菡萏香從佛國來。琉璃地上絕塵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日遙知一朵開。

後三日僧有問疾者。公曰。我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為人。唯

求生淨土耳。言訖跏趺而逝。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未終之前。子姪郡人同夢。空中有云。錢丞相當生西方蓮宮為慈濟菩薩。

錢象祖字同伯，號止菴，是台州人。以當太常丞起家立業，在開禧年中，當參知政事，和史彌遠共謀劃，誅殺了韓侂胄，天下人都仰賴他們。嘉定二年時，他官拜左丞相，不久之後他就罷官回鄉。

最初象祖向此庵元公問道，對於參究的心法上有所省悟，後來轉修淨土法門。在他駐守金陵的時候，他在鄉州建了十所接待處，都以淨土或是極樂等來命名。他又創建止菴高僧寮，用來作為接待僧人及談論佛法的地方。自從辭了左丞相的官位之後，他在家鄉更是精進的修淨業。

嘉定四年的時候，偶然身體稍有不適，他就寫了首偈語說：「荷花的香味從佛國飄來，琉璃地上一點塵埃也無，我內心的清淨超過彼地，今日遙知我那朵蓮華開。」

三天之後有僧人來探病，象祖告訴僧人說：「我既不貪生也不怕死，我

既不生天上也不生人中，我只求能往生淨土而已。」講完之後就跏跌而逝，當時天鼓的聲音震動響亮，滿屋子充滿了很濃的異香。

在他尚未往生之前，他的兒子、姪子及同郡之人，都夢見空中有聲音說：「錢丞相會生到西方淨土當慈濟菩薩。」

房翥

房翥。暴亡入冥府。王曰。據善簿。君曾勸一老人念佛。波已得生淨土。君乘此福。亦合得生。翥曰。尚欲誦金剛經萬卷。既而放還。後卒償其願。臨終異相。不違先報。

房翥突然死亡而神識進入冥府，冥王告訴他說：「根據記錄善行的簿子記載，你曾經勸一位老人念佛，這位老人已經往生淨土了。你由於這個福報，所以現在也可以往生淨土。」

房翥回答說：「我想先誦完一萬卷金剛經再往生。」於是冥王就放他回

陽間，後來他達成誦經的願望，而臨終時出現的奇異現象，和冥王所說可以往生淨土相吻合。

孫忭

孫忭。錢塘人。號無諍居士。幼學易。因曰。易所以窮理盡性，何必區區為進取計。掩關晦迹。居絕俗務。

沙門守寧與之交。謂曰。白樂天以儒修身。以釋治性。君聞之乎。忭深契僧語。日閱華嚴金剛彌陀經。毋龔氏。修淨業。偶得疾。請淸照津師說法。端坐而化。

嘗夢至蓮池。與淸照亨津師同立其側。又夢一人持書金字梵體。讀之不解。其人曰。請十三日齋耳。

十二月十三日忽得疾。妙光津師欲為祈禱。忭曰。生死已定。何必禱之。即報淸照云。當暫相違。遂跏趺作印。西向坐脫。

翌日淸照至。為入龕。歸庵三日。亦坐亡。應同立蓮池之讖。

孫忭是錢塘人，號無諍居士，幼年時學過易經，他說：「易經是要講究窮理體，盡自性的，何必為功名這種區區小事而費神呢。」於是他閉關隱居，屏絕世俗事務。

沙門守寧是他的朋友，向他說：「白居易以儒家之法來修身，以佛家之法來陶冶性情，你可知道此事？」孫忭深以守寧的話為然，因而終日閱讀華嚴經、金剛經及彌陀經等大乘經典。他的母親龔氏是修淨業的，偶然得病，在請清照律師說法的當兒，就端坐往生了。

孫忭有一天作夢到極樂世界的蓮華池中，清照亨律師就站在他的旁邊。有一個人拿一張寫著金字梵體文的紙給他看，他看不懂。那人說：「紙上的意思是請你齋戒十三天。」

到了十二月十三日，孫忭忽然生病，妙光律師要為他祈禱。孫忭說：「生死都已經定了，何必祈禱呢。」就請妙光師轉告清照師說：「我要暫時和他分別了。」於是就面西跏趺坐，手結印而逝。

第二天清照師來，替他處理入龕事宜。三天之後，清照師也坐著往生了

，應了夢中兩人同立蓮池的預兆。

王闓

王闓。明州慈溪人。號無功叟。再舉進士不第。布衣蔬食。徧參講席。凡禪林宗旨。天台教門。無不洞達。晚年專修念佛三昧。著淨土自信錄。以明三身四土之旨。

紹興十六年四月丁卯之夕。忽聞異香滿室。謂弟子沙門思齊曰。此吾淨業所感也。乃沐浴更衣。面西趺坐而化。焚龕獲舍利如粟者百八粒。

王闓是明州慈溪人，號無功叟。兩次以進士推舉都不做官，只是穿布衣，吃素食，到處聽講經。凡是禪宗的宗旨，天台宗的教門，全都洞明通達。晚年專修念佛三昧，著淨土自信錄，說明三身四土的宗旨。

紹興十六年四月初四的晚上，忽然滿屋子異香，他向出家了的弟子思齊說：「這是我修淨業的感應。」於是就沐浴更衣，面西趺坐而亡。把裝屍體

的龕焚化之後，獲得如粟子般大小的舍利一百零八粒。

孫忠

孫忠。明州人。早慕西方。蔬食持戒。於府城東築庵。鑿二池種白蓮。臨池建閣。月集衆爲念佛會。期以三日。嘗因念佛。見佛身現空中。即白佛言。惟願我佛少駐。使我二子同獲瞻禮。即走外尋二子歸。佛爲駐立良久。後人因名其地曰駐佛巷。

宋元祐八年。釋可久神遊西方。見金臺標孫忠名。久之。忠得疾。請道俗百人爲念佛會。

忽仰視虛空。合掌問訊。手結雙印。怡然而化。闔城皆聞天樂異香。漸向西沒。

二子能繼其業。亦向西坐化。

明州人孫忠，很早就修淨業，平常吃齋持戒。他在府城的東邊蓋了座庵

堂。還鑿了兩個池子種白蓮華，在池邊建有亭閣，他每個月召集眾人念佛三天。

有一次，他正在念佛，忽然見到佛陀現身在空中，他就向佛說：「希望佛陀少為駐留一下，我想讓我的兩個兒子也都能瞻禮佛陀。」說完他就外出找兩個兒子回家，而佛陀也特別為他們駐立了很久。後來的人，就把該地命名為駐佛巷。

宋元祐八年，僧人可久神遊西方淨土，見到一座金臺上標著孫忠的名字。很久之後，孫忠生病，就召請道俗一百人來念佛。

大家正在念佛之時，孫忠忽然仰視虛空，向虛空合掌問訊，雙手結印，很安然的往生了。全城的人都聽到天樂聲及聞到異香，漸漸向西方飄沒。

孫忠的兩個兒子也都能繼承他辦念佛會的事業，最後也都面西而往生。

晉定國

晉定國。號省齋。明州人。為州學諭。常修淨業。結西歸社。嘉

泰初。於小江慧光建淨土院。結石塔於池心。爲鄉民火焚藏骨之所。月二八日。集僧俗就淨土院諷觀經念佛。印施念佛圖。勸人念佛。

有鐵工計公者。年將七十。喪明。因從受念佛圖。誦至四圖。兩目瞭然。如是三載。滿十七圖。

一日方念佛次。忽瞑。半日復甦。謂其子曰。我已見西方佛菩薩矣。咎學諭是勸導之首。當分六圖與之。並爲致謝也。西向坐逝。

嘉定四年。定國夢青童告曰。佛令告君。三日當往生波國。至日。沐浴更衣。連稱佛號。端坐而化。

咎定國號省齋，是明州人，當州學諭。他經常修淨業，設立西歸社。嘉泰初年，在小江慧光建立淨土院，又在池中心蓋了座石塔，作為鄉民焚化之後的靈骨塔。每月十六日，他就召集僧俗在淨土院誦觀無量壽佛經，並念佛。他還印施念佛圖，勸人念佛。

有位鐵匠叫計公的，在將近七十歲時，眼睛瞎了。後來他拿到念佛圖，誦佛號誦到第四張時，眼睛就復明了。他誦三年佛號，誦滿十七張。

有一天，計公正在念佛時，忽然昏了過去，半天之後才醒過來。醒後他向兒子說：「我已經見到西方極樂世界的佛菩薩了，這都是由於督學諭勸導念佛的功勞，所以要分給他我的六張念佛圖，同時還要向他致謝。」說完之後，他就面西坐著逝世了。

嘉定四年時，定國夢見青衣童子告訴他說：「佛陀叫我告訴您，三天之後您就要往生佛國了。」到了那天，定國就沐浴更衣，一直稱佛名號，就端坐而逝了。

樓汾

樓汾。四明人。因兄寶洲究明佛理。每與沙門談道。汾必從旁樂聽。

年二十二。忽得疾。乃一志西歸。謂父母曰。但得生淨土見佛。此道最高。

乃令請僧說法開導。諷觀經。設像對臥床。喜曰。眞我師也。復

請僧念佛千聲。即曰。吾已身在西方。乃瞑目面西。念佛而化。

四明人樓汾，他的哥哥寶洲懂得佛法，因此經常和沙門談論佛理，而樓汾總是很歡喜的在旁邊傾聽。

二十二歲那年，他忽然得病，於是就一心想往生。他告訴父母說：「我只求能往生淨土見阿彌陀佛，這是最高的道法。」

於是他就請僧人來說法開導，又請僧人誦觀無量壽佛經，在病床前設置佛像。他很高興的說：「阿彌陀佛真是我的老師。」他又請僧人念了一千聲佛號，然後說：「我現在已經身在西方淨土了。」於是就閉目面向西方，念佛而逝。

宋滿

宋滿。隋時恒州人。念佛以小豆記數。滿三十石。設齋慶讚。佛二大士。化作三僧。至會乞食。滿曰。弟子願生西方。師來赴食。深副本心。

事畢。即見天花異香。乘空而行。未久。滿遂面西坐化。

宋滿是隋朝時候的恒洲人，他念佛用小豆來記數目。念滿三十石時，他特別設齋會來慶祝。

設齋那天，觀世音及大勢至兩位菩薩，化成三位僧人，到齋會的場所來乞食。宋滿向他們說：「弟子發願求生西方淨土，師父們來參加齋會，實在深深符合我的心意。」

齋會結束時，大家見到有天花及異香，在空中飄盪。不久之後，宋滿也面向西方坐著往生了。

高浩象

高浩象。東平人。杜門靜坐。專誦無量壽經。觀中汎紅葉於玉沼。初未見佛。仍即於華上。頃心致敬。遙睇佛之金容。光輝遠映。一夕。見衆菩薩來迎。奄忽而化。

高浩象是東平人，他平常在家關門靜坐，專門誦無量壽經。他有一次在

靜坐觀想時，見到自己在玉做的池沼中，坐在紅色的荷花上。起初他沒有見到佛，於是他就在華上很虔誠的禮拜佛陀，之後，他就遙見佛的金色容顏，光輝顯耀。

有一天晚上，他見到眾菩薩來迎接他，很快的，他就去世了。

汾陽老人

幷州汾陽老人。於法忍山借房止宿。念佛。忽大光遍照。人見其登蓮臺而去。

在并州汾陽，有位老人，在法忍山，向人借房間住宿。當晚，他正在念佛，忽然大放光明，有人見到老人登上蓮華臺向西方飛去。

鄭牧卿

鄭牧卿。滎陽人。舉家念佛。

唐開元中。病篤。有勸進魚肉者。確乎不許。手執香爐。求願注

生。忽異香蔚充。奄然長逝。

舅尚書蘇頲。夢寶池蓮開。牧卿坐其上。

滎陽人鄭牧卿，他們全家都念佛。

在唐朝開元年中，他病重。有人因此而勸他吃魚和肉，他拒絕吃。他手裡捧著香爐，發願要往生西方淨土。忽然屋內充滿異香，他一下子就去世了。

他的舅舅是尚書蘇頲，夢見淨土的七寶池中，有蓮華盛開，牧卿就坐在這朵盛開的蓮華之上。

張元祥

張元祥。長安人。常念佛不輟。

一日。催家人云。西方聖人。持我齋畢。同注淨土。及事訖。果索香火。加跌面西而化。

長安人張元祥，經常不停的念佛。

有一天，他催家人說：「西方的聖人，要等我用過齋之後，就一起前往淨土。」等吃過飯之後，他就點香，向西跏趺坐而逝。

元子平

元子平。依京口觀音寺念佛誦經。忽聞空中音樂。即西向坐化。異香數日不絕。

元子平不知是那裡人，平常他都到京口的觀音寺去念佛誦經。有一天，他忽然聽到空中有音樂的聲音，他就面西而逝。在他死後數天，都一直有異香。

左伸

左伸。天台臨海人。從法師神照受菩薩戒。聞大乘法要。豁然開悟。自是嚴奉戒津。造西方三聖像。旦夕虔事。求生淨土。誦法華經三千四百部。金剛經二萬卷。

紹聖二年秋。有疾。命其子沙門淨圓唱法華首題。已而夢三偉人立江皐。召伸登舟。瞥然西邁。

伸知注生有期。乃請僧誦阿彌陀經。遽曰。我已見佛光。即沐浴更衣。戒左右勿哭。勿逼我前。端坐結印而化。

左伸是天台臨海人，他從神照法師受菩薩戒。由於聽聞大乘法要，而豁然開悟，從此就很嚴格的持戒。他造了西方三聖的塑像，早晚都很虔誠的禮拜，發願求生淨土。他一共誦了三千四百遍的法華經，及二萬遍的金剛經。

在紹聖二年的秋天，他生病。於是他就叫出家的兒子淨圓法師，為他唱法華經的經題。後來他就夢見有三位很高大的人，站在江岸向他召手，要他上船，然後船很快的就向西方飄去。

醒來後，左伸知道自己要往生了，於是就請僧人誦阿彌陀經。正在誦經聲中，他突然說：「我已經見到佛光了。」於是他就立刻沐浴更衣，告戒左右的人不要哭泣，也不可以擋在他的前面。然後，他就端坐手結印而逝。

范儼

范儼。仁和人。家武林。居常蔬食。不牽世緣。曰。百年旅泊耳。尚何求哉。日誦法華經。手書一部。求生淨土。念彌陀佛。常日不廢。

忽見普賢菩薩來邦。當生淨土。越一夕。佛菩薩來迎。家人聞其謙謝云。儼是何人。實為難當。就座合掌而化。

范儼是仁和人，家住在武林。經常吃蔬菜，而不攀緣世間俗事。他說：「人生只不過是在旅途中的一百年而已，在這百年中東求西求做什麼呢？」他每天誦法華經並且抄寫一遍，發願求生淨土，每天不停的念佛。

有一天，他見到普賢菩薩來向他說，他要往生淨土了。第二天的晚上，佛菩薩都來迎接他。家人聽到他很謙虛的謝佛菩薩說：「我范儼是什麼人呀，實在不敢當諸佛菩薩的迎接。」於是他就端坐合掌而逝。

孫良

孫良。家錢唐。隱居閱大藏。尤得華嚴之旨。嘗依大智津師受菩薩戒。日課佛萬聲。二十年不輟。忽語家人。令請僧念佛。以助往生。方半日。望空合掌云。世尊菩薩。已荷降臨。即退坐而化。

孫良家住在錢唐，他隱居閱讀大藏經，尤其對華嚴經有心得。曾依大智律師受菩薩戒，每天念佛一萬聲，二十年不間斷。

有一天他告訴家人說：「去請僧人來為我助念。」僧人才助念半天，他就合掌望著空中說：「世尊和諸菩薩，已經降臨了。」於是他就端坐而逝。

姚約

姚約。湖州仙潭人。潛心內典。有僧來謁。必遜居東道。謂不當以俗先僧也。

覺海友公興淨業社。約實主其事。忽告友公曰。久厭浮生。不日

西去。師可助我念佛。友遂日與誦佛名。一日就座而化。

既而見夢於友曰。約已注生淨土。師之力也。友曰。欲從公遊。得乎。約曰。師世壽未盡。寺中景懿當先至。懿同社僧也。閱月便終。

姚約是湖州仙潭人，對佛法很有研究。只要有僧人來拜望他，他一定很謙遜的坐在東邊，他說：「俗眾是不應當超越僧眾的。」

覺海友公創辦淨業社，而他是實際的負責人。有一天，他告訴友公說：「我早就很厭倦此虛浮的人生了，過幾天我就要去西方了，請法師替我助念。」於是友公就天天和他一起誦佛號。於是有一天，他就在位子上坐著念佛往生了。

後來友公夢見姚約說：「我已經往生淨土了，這都是法師的力量之故。」友公就說：「我也想和你一起去，可以嗎？」姚約說：「法師你世間的壽命尚未結束，而寺裡的景懿法師會比你先走。」景懿法師也是淨業社的社友，果然一個月之後，景懿法師就往生了。

梅福

梅福。松江人。誦經持戒。繫念淨土。臨終預知時至。即絕粒飲水。稱大勢至菩薩。至七日。澡浴更衣。端坐告衆曰。勢至菩薩。今來迎我。即座化去。

梅福是松江人。平常誦佛經持戒律，一心念佛求生淨土。臨終前他預先知道往生的日子，於是他就開始不吃東西，只喝水，一心稱念大勢至菩薩。到第七天時，他就沐浴更衣，端坐向眾人說：「大勢至菩薩現在來迎接我了。」說完話後，他就在位子上往生了。

胡嵩

胡嵩。湖州人。平時信向佛法。修諸功德。一夕忽夢佛語曰。汝可造屋迎我。嵩乃建閣以奉彌陀。臨終之夕。忽云。佛光照我。言訖而化。

胡嵩是湖州人，平常就信佛法，修造諸功德。有一晚，他夢見佛向他說：「你可以蓋一間屋子來迎接我。」於是胡嵩就建了一間閣樓來供奉阿彌陀佛。

臨終那天，他說：「佛放光照我。」講完話他就往生了。

唐世良

唐世良。會稽人。持戒奉佛。日勤禮拜。老而得疾。未嘗就枕。誦彌陀經十萬遍。

一日謂家人云。佛來迎我。言訖作禮。即坐逝。

時行者宗利。在道味山。夜夢西方有異光。旛華天樂。空中聲云。唐世良已歸淨土。

唐世良是會稽人，平常就持戒念佛，每天勤於禮佛。即使老時得了疾病，也一樣用功，而不臥床養病。彌陀經他誦過十萬遍之多。

有一天，他向家人說：「佛陀來迎接我了。」說完話他就禮佛，禮完佛

後他就坐著往生了。

當時有位行者叫宗利的，住在道味山。他那天晚上夢見西方有奇異的光芒，並有旛蓋、天華及天樂聲，而空中有聲音說：「唐世良已經往生淨土了。」

陸偉

陸偉。錢唐人。為州都掾。中年厭世念佛。率衆結法華華嚴二社。各百許人。其法各人在家誦經一卷。日終就寺讀誦。終日而散。如是二十年。遂成大會。

嘗手書法華華嚴楞嚴圓覺金剛金光明等經。晚年子孫彫落。更無餘累。

忽一日易衣端坐。念佛而化。

錢唐人陸偉，曾作州都掾。中年後厭患世間，一心念佛求往生。他創立法華社及華嚴社，此二社團，各有一百多位社員。社裡的規定是，各人在家

先誦經一卷，晚上就集合到寺裡齊誦，誦完一卷經就解散回家。如此做有二十年的時間，因此到後來成了很大的組織。

他曾手寫過法華經、華嚴經、楞嚴經、圓覺經、金剛經及金光明經等。晚年時，他的子孫都先後凋落，因此他就更沒有牽累了。

有一天，他改穿衣服之後，就端坐念佛而逝。

李彥通

李彥通。會稽人。爲鍛工。偶入邑中繫念會。忽悟身世無常。歸心淨土。

一日得疾。云。我夢遊淨土。見二門扃鎖甚固。適遇僧宗利。開門引入。見蓮池樓閣佛菩薩衆。

遂請晞經道果二僧。至臥榻前。策發淨業。令舉家齊誦佛號。西向坐逝。

會稽人李彥通是鍛鍊工匠，偶爾參加了在都邑舉行的繫念會，而覺悟色

身與世事的無常，於是就一心求生淨土。

在病中有一天他說：「我做夢到了淨土，見到有二扇門鎖得很牢固，剛好有僧人宗利去開門，帶我進去參觀，我見到了蓮華池、樓閣及佛菩薩眾。」

於是他就請睎經及道果二位僧人，到他的臥床前講說淨土法門，並要全家一起助念。在念佛聲中，他西向而逝。

陸浚

陸浚。家錢唐。少事公門。久之棄去。以淨土爲業。預西湖繫念會。每對佛懺悔。必至垂淚。道友相見。說淨業因緣。纔十餘句。便悲咽感歎。惟恐此生之不度。三昧之不成。往生之未諧。我佛之未見也。

臨終得病。請圓淨津師說淨土法門。諷觀經至上品。淨謂之曰。此時好去。浚曰。衆聖未齊。且待少時。即起就竹床。面西端坐。頃

刻化去。

錢唐人陸浚，年少時在衙門當吏卒，後來辭職不做。他以修淨土法門為主，當參加西湖的繫念會，每次進行到對佛懺悔時，他一定會垂淚。道友相見談淨土的修行時，才講十餘句話，他就會悲傷感歎到哽咽，深恐此生不能得度，三昧修不成，無法往生，而不能見到彌陀佛。

臨終前他生病，就請圓淨律師來講淨土法門，並請律師誦十六觀經。當誦到上品生時，圓淨向他說：「這時間往生很好。」陸浚說：「諸聖眾尚未到齊，再等一下。」於是他就起身，坐到竹床上。在他面西端坐之後，很快就逝世了。

馮珉

馮珉。上虞人。少事遊獵。有巨蛇為鄉民害。珉持槊注從之。見蛇在岩下。與黃特相持。珉推巨石壓之。蛇竟死。

後每思之。慮蛇為怨對。乃求佛解釋。投志西方。修懺念佛。如

是十載。

一夕。請同修社友。相助諷彌陀經。念佛號。次誦普賢懺罪偈。願往生偈。即端坐合掌而終。

上虞人馮珉，年少時是獵人。當時地方上有一條巨蛇為害鄉民，於是他就拿了長矛要去殺蛇。他見到巨蛇在岩石下，與黃牛相對峙，於是他就推巨石來壓蛇，而把蛇壓死了。

後來他每次想到這件事，就擔心蛇會來找他報仇。於是他就學佛，一心求生西方，修懺悔念佛號，用功了十年。

有一晚，他請同修的社友來助念，他們先誦彌陀經念佛號，然後再誦普賢懺罪偈及願往生偈，之後他就端坐合掌往生了。

黃打鐵

潭州黃打鐵。每用工時。常念佛不絕。

一日無病。託鄰人書偈云。日夜丁丁當當。久鍊成鋼。太平將近

。我注西方。且云。我去後。可將此頌流布。廣勸人念佛也。即座而化。

潭州有位鐵匠姓黃，每天打鐵時，經常念佛不絕於口。有一天，他並沒有生病，而託鄰人把他口述的偈語寫下來，偈語說：「日日夜夜叮叮噹噹打鐵，長久工夫把鐵鍊成鋼，天下就要過太平年了，而我也要往生西方了。」他還說，我去了之後，可以把這首偈語流通，廣勸眾人念佛。說完之後，他就在位子上往生了。

徐六公

涂六公。嘉興農夫也。翁婆蔬食。設像繫念。如是四十年。屢夢遊淨土。預作一龕。

臨行之日。易布衣草屨。入龕端坐。頃之即曰。佛來迎我。泊然而化。

徐六公是嘉興的農夫，夫婦二人均吃素，拜佛念佛，四十年不間斷。他

經常夢遊淨土，還事先作了一個龕。

在臨終的那天，他換上布衣及麻鞋，進入龕中端坐，不久之後他就說：「佛來迎接我了。」於是就很安詳的往生了。

沈三郎

沈三郎。家臨安。商賈為業。晚年回心念佛。一日病。請僧講彌陀經。設尊像。日夕西顧，忽易衣而終。

須臾縮膝欲起坐。二子以易龕為難。曳脛令直。經半日欲殮。忽舉手出帛被。矍然而坐。舉家驚避。二子急前扶掖。恐其子曳脛。以肘節捶之。子曰。助父坐脫耳。荼毘有白鶴二十九隻。飛翔雲表。久之西去。

沈三郎家住在臨安，是位商人，晚年時一心念佛。病中有一天，他請僧人來講彌陀經，並設案安置佛像。到了夕陽西下時，他換了衣服就逝世了。

然而過了不久，他忽然縮起膝蓋想要坐起來。這時他的兩個兒子怕因此

要換龕麻煩，所以就把他的腳拉直不讓他起來。過了大半天之後，正準備入殮時，他忽然把手伸出帛被之外，突然就坐了起來。全家人因而驚嚇四避，而他的兩個兒子就急忙上前要扶住他。他怕兒子們又要來拉他的腳，於是就用肘關節捶打他們。兒子說：「我們是要幫助父親坐著往生的。」火化的時候，有二十九隻白鶴，翱翔在天空中，很久之後才向西方飛去。

京屠夫

長安京姓本為屠。因善導和上勸人念佛。滿城斷肉。京嫉之。持刀入寺。興殺害意。

導指示西方。現淨土相。即回心發願。上高樹念佛。墮樹而終。衆見化佛引天童子。從其頂門而出。

長安有個姓京的屠夫，因為善導和尚勸人念佛，以致全城的人都不吃肉，於是他起了嫉妒怨恨的心，就拿了屠刀進入寺裡，準備殺害善導和尚。

善導和尚就用神通的力量，顯現出西方淨土的境界，這時屠夫就回心發

願，要往生西方。於是他就爬到很高的樹上，大聲念佛，最後他從樹上摔下來而死亡。這時眾人都見到化身佛引著屠夫的神識，從他的頂門出來。

張鍾馗

張鍾馗。唐時人。居長安。殺雞為業。臨死。見緋衣人驅群雞至。唱言啄啄。雞輒向上啄。兩目血流。痛不可忍。

有沙門宏道見之。為設像。勸令念佛。忽覺香氣滿室。群雞散去。即端坐而化。

唐朝的張鍾馗，是長安人，以殺雞為業。臨死之前，他見到有個穿紅衣的人，驅趕一群雞到他前面說：「啄他，啄他。」於是這群雞就啄得他兩眼流血不止，疼痛萬般。

沙門宏道看到這種情形，就設案安置佛像，勸他念佛。於是鍾馗就一心念佛，忽然之間，滿屋子都充滿了香氣，而群雞也都散去。這時他就端坐逝世了。

張善和

長安張善和。殺牛為業。臨終見牛數十來云。沒殺我。善和告妻。急請僧。

即為說觀經。若有衆生。作不善業。應墮惡道。善友告。令至心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即得注生極樂世界。

善和大叫云。便入地獄也。即以左手擎火。右手捻香。轉身向西。厲聲念佛。未足十念。即云。佛來也。已與我寶座。言訖而終。

唐時長安人張善和，以殺牛為業。臨終時，他見到有數十頭牛來向他說：「是你殺我的。」善和於是叫他妻子趕緊去請僧人來。

僧人來了之後，就為他說十六觀經裡的一段經文，經文上說，若是有衆生，造了不善的業，理應要墮落惡道之中。這時若是有善友來告訴他，要他以至誠心念十口氣的南無阿彌陀佛。這樣的話，就能除掉八十億劫的生死之罪，而得以往生極樂世界。

僧人說到這裡，善和大叫說：「我現在要墮入地獄了。」於是他就左手拿著火把，右手拿著香，轉身向西方，很大聲的念佛。尚未念滿十口氣時，他就說：「佛已經來了，已經給了我一個寶座坐了。」說完他就逝世了。

金奭

金奭。家會稽。業網魚。因天華寺利行人結生蓮社。蒙勸念佛。頓棄前業。日持佛萬聲。

久之。告家人云。我已見佛菩薩至門。已見金蓮華來迎我矣。即坐竹床。結印而化。遠近皆聞異香。

會稽人金奭，以網魚為業。由於天華寺的利行者創立生蓮社，而被勸念佛。於是他就不再網魚，每天念佛一萬聲。

有一天，他告訴家人說：「我已經見到佛菩薩到門口了，金色的蓮華已經來迎接我了。」於是他就坐上竹床，手結印而往生，這時遠近的人都聞到異香。

李秉

李秉。紹興中官也。領御藥院。初學禪於淨慈輝。自得有省發。晚閱龍舒淨土文。日課佛號。與其子等數十人。結淨業會於傳法寺。久之感疾。忽見彌陀佛以金圓光戴其首。越七日。又見金華滿房。乃囑付親眷。書偈端坐。結印而終。

李秉是紹興的中官，領管皇帝的藥院。他最初向淨慈寺的輝法師學禪，而有所省悟。晚年閱讀龍舒淨土文之後，就每天念佛號，和兒子等數十人，在傳法寺創立淨業會。

後來他在病中，見到阿彌陀佛用金色的圓光戴在他的頭上。七天之後，又見到滿屋子都是金色的華。於是他就交待親屬後事，並書寫偈語。然後就端坐，手結印而逝。

閻邦榮

閻邦榮。池州人。因僧勸修西方。持決定往生呪。每旦向西一誦

千遍。或率衆同持。如是二十年。

紹熙元年春。偶聞異香。連日不消。家人夜夢二青衣。侍立邦榮之側。其子又夢彌陀放光。遍照堂宇。悉作金色。數日面西。趺坐課佛。忽起曰。我去矣。行數步。舒手結印。微笑立化。

閻邦榮是池州人，因為僧人勸他修淨土，於是他就每天早晨面向西方，誦一千遍往生呪，或是率領眾人同誦，如此修行有二十年之久。

在紹熙元年的春天，他偶然能聞到異香，數日都不消散。他的家人還夢見有二個青衣人，侍立在他的身旁。而他的兒子，夢到阿彌陀佛放光，把屋宇全都照成金色。

臨終前數日，他都面西趺坐念佛。有一天，他忽然起身說：「我去了。」他向前走了數步，就手結印，站著微笑往生了。

裴氏鸚鵡

唐成都尹韋皐記曰。人有獻鸚鵡者。河東裴氏謂。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常狎而敬之。

始告以六齋之禁及午後非時。終夕不食。或教以持佛名號。仰首奮翼。若善承聽。每清晨永夜。發和雅音。阿彌陀佛。聲聲相續。一日有憔悴容。訓養者鳴磬而告之曰。將去此而西歸乎。每一擊磬一稱佛。十擊磬而十念成。歛翼委足，揜然而絕。

案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慧者。沒有舍利。遂命火焚之。得舍利十餘粒。貞元十九年九月記。

唐朝成都尹韋皐記述說，有人送一隻鸚鵡給河東的裴氏，裴氏說這種鳥在佛經上有記載，牠的智慧要超過一般的鳥類，因此裴氏經常親近這隻鳥，同時也很敬重牠。

自從裴氏告訴牠六齋日的禁忌，及過了中午之後非是吃東西的時間之後，牠到了晚上就不吃任何東西。教牠持佛名號之時，牠就把頭仰起來，還拍

打羽翼，似乎很聽得懂似的。之後，每天的清晨及夜晚，牠就會發出柔和文雅的聲音，聲聲相續不斷的念阿彌陀佛的名號。

有一天，牠看起來有點憔悴。負責訓練及飼養牠的人就鳴磬告訴牠說：「是不是要往生西方了？我現在擊一聲磬就念一聲佛，擊十聲磬，就念十聲佛。」這時牠羽翼收斂，端正站立，在佛號聲中，很安然的往生了。

佛經上說十念成就可以往生西方，又說修佛有成者，死後會有舍利子。於是就把牠火化，結果焚得十餘粒的舍利子。唐朝貞元十九年九月記載此事。

長沙鸚鴿

元祐間長沙郡人養一鸚鴿。俗呼八八兒者。偶見僧念阿彌陀佛。即隨口稱念。旦暮不絕。因以與僧。

久之鳥亡。僧具棺以葬之。俄口中生蓮華一枝。人為頌曰。有一靈禽八八兒。解隨僧口念阿彌。死埋平地蓮華發。我輩為人豈不知。

宋朝元祐年間，長沙郡有人養了一隻鸚鴿，也就是俗稱八八兒的鳥。有

一次，這鳥偶然聽到僧人念阿彌陀佛，牠也跟著隨口稱念，而且從早到晚都不間斷，於是主人就把牠送給了僧人。

很久之後，這隻鳥就死了，僧人特別作了棺材來埋葬牠。不久之後，牠的口裡生出了一枝蓮華。於是有人為牠作一首頌說：「有一隻靈異的飛禽叫八八兒，能夠跟隨僧人口念阿彌陀佛，死後埋入地裡口中長出蓮華，我們生而為人豈能不知念佛？」

天台鸚鴿

黃岩正等寺觀師。畜一鸚鴿。常隨人念佛。後則常念阿彌陀佛。不待教導。

一日立死籠中。乃穴土以葬之。舌端生紫色蓮華。大智津師為頌之。有立亡籠閉渾閑事。化紫蓮華也大奇之句。

黃岩正等寺的觀法師，養了一隻鸚鴿，這隻鳥常會跟著人一起念佛。後來牠能夠不用人叫牠念，牠自己就能經常的念阿彌陀佛的名號。

有一天，牠立在籠中而亡。於是觀法師就在土中挖個穴把牠埋了，結果牠的舌端生出一朵紫色的蓮華。大智律師因而為牠作頌語，其中有這樣的句子：「站立在鳥籠中往生是閑事一樁，而死後生紫蓮華實是奇事一樁。」

劉成魚

唐天寶中。當塗漁人劉成李暉。載魚注丹陽。泊舟浦中。李他注。劉遽見舡上大魚振鬣搖首。稱阿彌陀佛。劉驚奔於岸。俄聞萬魚俱跳躍念佛。驚動天地。劉大恐。盡投魚於江。李至不信。劉即用己財償之。明日於荻中。得錢萬五千。十五貫也。題云。還沒魚直。

唐朝天寶年中，當塗的漁夫劉成和李暉，把魚載往丹陽去賣，他們把船停在丹陽的水邊。

李暉有事先上岸去辦，劉成在船上等他。忽然劉成見到船上的大魚搖著頭，振動鰓旁的小鰭，在念著阿彌陀佛的名號。劉成驚慌失措，嚇得直奔岸

上。不久他聽到船上所有的魚都在跳著念佛，聲音簡直驚天動地。劉成驚恐不已，就把所有的魚全都放回江中。

李暉回來之後，不相信有這種事。於是劉成只好拿錢賠償李暉的損失。第二天，劉成在水邊的荻草中，撿到一萬五千錢。這十五貫的銅錢上，題有「還你賠魚的錢」等字。

現果隨錄

（明）戒顯

吳燒燭

蘇州一小民姓吳。業燒燭。故以彰名。僦居婁門一屋。子身長齋。晝夜念佛。以為人至誠。吳閭內外數十大燭舖。皆爭迎燒燭。念燭係供養神物三寶。必念佛數聲。乃澆油一杓。一生如此。

年七十餘。忽語一至親洽店主云。吾積有薄貲。本為防老。今以念佛功成。至某日吾即去生善處。無用此矣。敬以相贈。

主曰。沒所積者。乃衆店物。非吾一家物也。何敢受乎。若必無用處。請為沒作福。

吳君大喜。乃以匙鑰授主。令至所居地窖取出。約有千金。主為分給蘇州衆大剎齋僧。及菴院接衆處。皆分惠作福竟。

吳君如期。合掌念佛。端然坐逝。吳門道俗。送龕火化者。千萬人焉。事在崇禎七年。

蘇州有位姓吳的小老百姓，從事澆蠟燭的行業，因此人們就叫他吳澆燭。他在婁門祖一間屋子住，是持長齋的單身漢，晝夜都念佛。因為他為人很誠懇，所以蘇州城內外數十家大蠟燭店，都爭著聘用他。他認為蠟蠋是用來供養神及三寶的東西，因此一定先念數聲佛號，才澆一杓蠟油，一生都如此做。

七十餘歲時，他請一位近親去向店主人說，他積蓄了一點錢財，本來是要作為養老用的。現在因為念佛念成了，某日就要往生了。因此再也用不著這些錢，於是想送給主人。

主人說：「你的積蓄來自於各個蠟燭店，不單只是我這間店，因此我怎敢接受呢？若是你一定沒有地方花，那我就替你培福吧。」

吳澆燭聽了很高興，就把鎖匙給主人，好讓主人到他的屋內地窖中拿出來，大約有千金之多。主人就把這些錢，以吳澆燭的名義，在蘇州的各大寺廟去齋僧，也供養到諸菴院的接待處。

到期之日，吳澆燭就合掌念佛，端坐而逝。蘇州的出家眾和在家眾，有

將近萬人送他的龕去火化，這是崇禎七年時發生的事。

吳叔寶

太倉上舍吳叔寶。諱鳴珙。家貲殷厚。素好善。預放生會。然不甚通佛法。

六十餘。自言欲脫化。忽沐浴。命延隆福寺印初法師宣授三皈五戒竟。大呼出去者再。合掌逝矣。頃復開目。語妻兄王煙客曰。吾纔發永絕塵世願。勇猛念阿彌陀佛。從床下躍出。竟是蓮華世界。自省平日何善乃獲此。世人努力。

言訖索水自照。中夜恍然悟曰。今生吳叔寶。前生涂和尚。復大呼快哉而逝。傳有異香發于室。

太倉上舍人吳鳴珙，字叔寶，家裡很富裕，好做善事，常參加放生會，但對佛法不太瞭解。

六十餘歲時，有一天，他說要去世了。沐浴之後，就請隆福寺的印初法

師為他授三皈五戒。受完皈依戒之後，他大叫二次叫大家出去，然後他就合掌閉目。不久，他又張開眼睛向妻子的哥哥王煙客說：「我才發了要永遠絕別塵世的誓願，很勇猛的念阿彌陀佛的佛號時，從床下躍出來的，竟然是極樂世界的境界。我自己反省，平日究竟做了什麼善事，而居然會獲得這麼殊勝的果報？大家要努力呀。」

說完之後，他就要人拿水來照自己的臉。到了半夜，他恍然大悟說：「我這輩子是吳叔寶，而我上輩子是姓徐的和尚。」他又大叫說：「真是痛快呀。」於是就往生了，據說屋內有異香傳出。

吳瞻樓

太倉吳瞻樓。晚年以家事付二子。篤修淨土。專注西方。不雜餘業。每日念佛幾萬外。經則大小彌陀。呪則往生。觀則西方。皆登簿冊。寒暑無間。如是者一十二年。

後七十餘。定課不減。西方聖境。累現目前。親見櫝盒每格。下

襯錦繡。上堆妙果。其架大如田一畝。床前不時。白蓮湧出。大如石臼。童稚皆見。乃怡然脫化。

太倉人吳瞻樓，晚年時把家事交付給二個兒子，自己就專修淨業，不雜修其他法門。每天除了念數萬聲佛號外，還誦彌陀經與無量壽經，念往生呪，又觀想西方。他每天的修行都登記在本子上，如此不間斷的修了十二年。

七十餘歲時，每天固定的功課並不減少，而西方的聖境，屢次出現目前。他見到木頭盒子的格子，下面襯墊著錦繡，上面堆放著美妙的水果，而架子大得有如一畝的田地。他又見到床前不時的有白蓮湧出，蓮華大如石臼，兒童也都見到。於是，他就在此情況下很安詳的往生。

黃攝六

太倉黃攝六。諱翼聖。字子羽。素為蓮社中勝友。雖貴裔。博學修潔。篤好雲棲教。一門精修。

以薦辟宰蜀之新都。治民以慈惠。聲譽著相傳。飯僧縣堂。躬行

匕甚布嚫施。繼以膜拜。聞者怪之。

後獻賊寇西川。所過屠戮。尸骸山積數千。僧感公德。誓登城擊板念佛。中夜佛聲震天。

獻賊怪問故。土人答曰。以黃知縣平時好善飯僧。僧為打板念佛以守城也。賊誡勿擾。寂然而過。雞犬不驚。

後歸田。堅修淨業。己亥陽月。疾稍亟。余與其內兄王烟翁衝寒過其廬。則四壁張彌陀像為西歸計矣。

乞余丙夜授菩薩戒。余為極談唯心淨觀。攝公曰。吾神明愈健。誓願愈堅。自信生西方必矣。

次晨與言別。剋八日必行。屈指果不爽。

太倉人黃翼聖，字子羽，是蓮社的社友。他雖然是名門之後裔，但非常博學，而修行潔淨，喜歡蓮池大師所教的一門精修法。

他當四川新都的縣官時，以慈悲恩惠來治理民政，因此和藹可親的名聲流傳四方。他又常在縣府的廳堂裡齋僧，親自擺設羹匙、碗碟、淨布等物，

並向僧人頂禮，聽到的人都很訝異。

後來賊寇張獻忠到四川的西邊作亂，所經過的地方，被屠殺的屍體，堆積得像山般高的有數千座之多。而新都縣的僧人，由於感念翼聖的恩德，於是就登上城牆擊板念佛，在半夜時念佛念得震天價響。

張獻忠覺得很奇怪，就問到底是怎麼回事？當地人回答說：「因為黃知縣平時經常齋僧，因此僧人特別為縣太爺打板念佛來守城。」張獻忠聽了之後，就告誡手下不要騷擾此縣。流賊於是就靜悄悄的經過此縣，連雞犬都未受到驚動。

後來翼聖回到家鄉，專修淨業。在己亥年的十月，病重時，我和他夫人的哥哥王烟翁衡寒先生去看他，見到他四面的牆上都掛上了阿彌陀佛的畫相，已經在做往生的準備了。

當天晚上，他要我為他授菩薩戒。我就和他談唯心淨土之觀想。他說：「我的神智愈清明，我的誓願就愈堅定。」他自信一定能往生淨土。

第二天早晨和他話別時，他說八日就要走了，後來果然是八日往生的。

王仰泉

杭州市民王仰泉。初為宰羊行首。屠殺無算。後因病。見群羊索命。心懷怙懼。遂翻然改業。長齋事佛。親誦金剛經。三藏晚因禪師啓迪。晝夜禮拜法華。

年八十一。先見符使來追。抗聲拒云。我待佛來才去。又過五日。果見大身佛現。垂手接引。怡然而逝。

杭州市民王仰泉，原本是屠羊界中的老大，殺的羊數不清。後來在病中，見到群羊來索命，心裡很害怕，於是就改行再也不屠羊，並且還吃長素，信佛法，誦金剛經。經過三藏寺的晚因禪師指點之後，他還晝夜禮拜法華經。

八十一歲那年，他見到冥府的使者要帶他走，他反抗拒絕說：「我要等佛來跟佛走。」五天之後，果然彌陀佛現大身，垂手接引他，於是他就很安詳的往生了。

往生集

（明）袾宏

元子才

唐元子才。居潤州觀音寺。誦彌陀經。念佛。忽小疾。夜聞空中香氣樂音。似有人言。粗樂已過。細樂續來。君當行矣。念佛而化。異香數日不散。

唐朝人元子才，住在潤州的觀音寺，每天誦彌陀經及念佛號。有一天生小病，晚上聞到空中有香氣，同時也聽到音樂的聲音。似乎有人在說：「粗糙的音樂已經奏過了，細緻的音樂接著要演奏，你應該要往生了。」

於是子才就念佛而逝，異香在屋內數日不散。

吳子章

元吳子章。蘇州人。世業醫。與兄子才。同參雲屋和尚。精勤念佛。合門奉法。

至正間。無疾。合掌稱佛名化去。

元朝的吳子章是蘇州人，家裡世代是醫生。他和哥哥吳子才，一起拜雲屋和尚為師，專修淨土法門，全家都信佛。

在至正年間，他並沒有生病，臨終時合掌稱佛名號而逝。

何曇迹

元何曇迹。年十八。持菩薩戒。念佛。一宵四鼓。即起念誦。人云太早。答云。見佛金相。旛花來迎。遂脫去。

元朝人何曇迹，十八歲時就受菩薩戒，專念佛名。有一天，四更就起床念佛，家人說：「起得太早了吧？」他回答說：「

我見到佛陀的金色身相，並且有旛蓋及天花，來迎接我往生。」於是他就去世了。

陸沅道

宋陸沅道。號省菴居士。住明州橫溪之上。晨起焚香趺坐。目不他瞬。首倡偈曰。盥手清晨貝葉開。不求諸福不禳災。世緣斷處從他斷。劫火光中舞一迴。然後念誦。不緩不急。聲如貫珠。每日法華一遍。彌陀萬聲。一意西馳。

年八十五。四月六日。沐浴整衣而逝。洎殮。忽聞蓮華馥郁之氣。皆不知來處。近挹之。蓋出自口中也。

宋朝人陸沅道，號省菴居士。住在明州的橫溪上面。他每天早晨起床之後，就燒香趺坐，先念一首偈語說：「清晨洗手之後翻開經本，不祈求福報也不求除災，世間的因緣隨他自了斷，在劫火的光芒中舞一回。」之後，再不緩不急的念一遍法華經及一萬聲佛號，一心求往生。

八十五歲那年的四月六日，他沐浴之後，把衣服穿著整齊而逝。入殮時，大家都聞到很濃的蓮華香，不知從那裡來的，後來才知道是從他的口裡冒出來的。

陳君璋

元陳君璋。黃岩人。端重寡言。年四十。與室葉氏。披誦法華。念佛帷謹。

年六十。疾篤。一夕命其子景星。扶之坐。謂曰。吾歸去。曰歸何處去。曰沒處去。又曰。我死宜依桑門闍維法。言訖合掌。稱南無阿彌陀佛而逝。

元朝人陳君璋，住在黃岩，個性端嚴莊重，很少講話。四十歲時，與妻子葉氏，一起念佛誦法華經。

六十歲時，病重，有一晚，他叫兒子陳景星把他扶起來坐著，他說：「我要去了。」兒子問：「要去那裡？」他說：「去要去的地方。」他又說：

「我死了之後，要照佛家的方法來火化。」說完，他就合掌念阿彌陀佛而逝。

華居士

大明華居士。江干人。醇朴無僞。與人不款曲。中年屬業諸子。獨處一室。不涉世事。朝暮帷孜孜念佛而已。

後將卒。自知時至。更衣正寢。手整冠。端坐別衆而逝。其子先已作棺。於是易龕。如沙門故事。

明朝華居士是江干人，個性淳厚樸實，為人不虛偽，不與人交際應酬。中年之後，就把家業交付諸子，自己獨居一室，不再管世事，早晚只是努力的念佛而已。

臨終時自知時至，當天他更衣整冠之後，端坐和衆人話別而逝。原先他的兒子都已經準備好了棺材，後來就改成用龕入殮，像沙門往生一樣。

朱綱

大明朱綱。京都人。業儒。中鄉舉。三上春官。不第。乃就職官二府致仕。專修淨土。日課佛三萬。十五年無少怠倦。臨終坐榻上。兩手擎珠。念佛不輟。異香滿室。乃云佛來也。連聲稱念而逝。

明朝京都人朱綱，是儒家弟子，曾中鄉試，但三次都當不上春官，於是就在二府任職。他專修淨土，每天念三萬聲佛號，十五年都不倦怠。臨終時他坐在榻上，兩手拿著念珠，不停的念佛。異香滿室的時候，他說：「佛來了。」於是就連稱佛名而逝。

郭大林

大明郭大林。湯陰人。平生端潔雅素。出世為懷。遇僧教以念佛。遂一心淨土。

年七十六。一日無疾。與子別云。明午當去。至日坐脫。

明朝湯陰人郭大林，是個端正、清潔、文雅、素淨之人，有超脫塵世的胸懷。自從僧人教他念佛法門之後，他就一心求生淨土。

七十六歲那年，他並沒有生病。有一天，他向兒子告別說：「明天中午我就走了。」第二天中午，果然就往生了。

杜居士

大明杜居士。順天府宛平縣人。隱西山瑞光寺側古齋堂中。置家事不問。三十年專志念佛。

將終。禮懺九日。至懺文懇切處。輒流涕哽咽。遂絕食。惟飲水少許。懺畢坐脫。浹旬。顏貌如生。人望見有五色彩雲。盤旋屋上。

明朝人杜居士，是順天府宛平人，他隱居到西山瑞光寺旁的古齋堂中，不管家裡的事，三十年來專門念佛。

臨終前，他拜懺九天，誦懺文誦到懇切之時，往往流涕哽咽。後來他就不吃，只喝少許的水，懺佛九天之後，他就往生了。十天之後，容貌仍栩栩

如生，有人見到屋上有五色的彩雲在盤旋。

吳大恩

大明吳大恩。仁和人。別號仰竹。生平孝友誠篤。好行陰德。放生救苦。恤鄰代逋。遂感陰靈遇光。舟危返風。種種善報。而虔心內教。晨夕誦經。稱念阿彌陀佛。精進無倦。

萬曆四十年五月初三日。別衆。跏趺端坐而逝。室有香氣。神色煥然。

明朝仁和人吳大恩，別號仰竹，為人孝順友愛，誠信篤實，喜歡暗中做好事，凡是放生、救濟苦難、體恤鄰人，代人還債等事，都樂於從事。因此而有在黑暗中突現光明，船在驚濤駭浪中而突然風平浪靜等，種種善報的出現。而大恩虔信佛法，每天早晚都誦經及稱念佛號不倦。

萬曆四十年的五月初三，他和衆人告別之後，就跏趺端坐而逝，室內充滿了香氣，他的神色非常的光彩煥發。

吳繼勛

大明吳繼勛。字用卿。別號十如。新安世家也。賦性沈毅。質如木。直如矢。好行種種善事。嗜之而不厭如甘露。晚歲耽心內典。持注生呪。稱念阿彌陀佛洪名。日有定課。歷寒暑純一無間。

嘗墜江中。足若有物憑藉。漂十里。躍而登舟。衆以為佛力所感。

忽患背疽。危甚。人不堪其憂。居士陶然。談笑自如。若無疾苦者。俄而正念示寂。

明朝人吳繼勛，字用卿，別號十如，是新安的世家子弟。天性沈穩剛毅，為人正直，非常愛做善事，猶如飲甘露般歡喜。

晚年學佛，持往生呪及念佛號，每天都做功課，沒有間斷。

有一次他掉到江中，而腳底好像有東西托著他，這樣漂了十里之遙，才被船救起來，大家都認為這是他念佛的功德之力。

有一天，他背上生疽，非常危險。如果換作別人的話，早就憂苦死了，而他卻愉快的很，談笑自如，好像沒有病的人一樣。不久，他就清楚明白的在正念中往生了。

憨山夢遊集

（明）憨山

顧原

顧原。字清甫。號寶幢居士。應天人。嘉靖間諸生也。少豪雋。工詩。善書畫。年及四十。盡棄所習。斷酒肉。搆小樓。獨坐其上。精修禪觀。家人女子。絕不見其面。每夜五更起。擊大木魚。高聲唱阿彌陀佛。

其舍旁有屠兒。每聞木魚聲即屠豕。一日遲起。恚而責其妻。妻曰。爾不聞波道人日打木魚念佛邪。自不知罪。乃責我。何也。屠兒愕然。即折刀不復屠。一時屠兒從而謝業者甚衆。

原與棲霞雲谷禪師善。結西方社。憨山清公一日至棲霞寺。望見一道者。閒閒如孤鶴。即之。其目不瞬。脫若遺世。已而入殿門。禮舍利塔。瞻拜良久。塔頂忽現五色光。赭如寶錯。清公異之。以語雲谷。雲谷曰。此寶幢也。方作西方觀耳。

頃之。示微疾。請名僧數人相對唱佛號。已而內人走報曰。滿宅聞蓮華香。衆驚喜。原帖然如平時。涂語僧曰。我坐蓮華中半月餘。見彌陀法身徧虛空世界。世界皆金色。佛視我微笑而挈我。又以袈裟覆我。我決定往生矣。

諸子涕泣請曰。父即注。奈兒輩何。

原笑曰。汝將謂我生邪。死邪。而獨不觀於日乎。日出於東而沒於西。是果沒乎。

遂尅期。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蓮香三日始歇。

顧原字清甫，號寶幢居士，是應天人，嘉靖年間當諸生。年少時即豪邁而有才智，詩詞、書法及繪畫均擅長。將近四十歲時，他把所長全部拋棄，也斷了飲酒吃肉的習慣。蓋了間小樓，獨自在上面打坐，專門修禪觀。家人和婦女，都見不到他的面。每晚五更天他就起床，敲大木魚，高聲唱阿彌陀佛。

他家旁邊有個屠夫，每次聽到木魚聲就起床殺豬。有一天起得遲了，就

很生氣的責備妻子。妻子說：「你難道沒有聽到那位修道之人，每天敲木魚念佛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罪過，却還敢來責備我。你說得過去嗎？」屠夫聽了心頭一驚，就把屠刀折成兩半，從此再不殺豬了。而當時很多屠夫，因此紛紛改行。

顧原和棲霞寺的雲谷禪師是好朋友，一起創立西方社。有一次，憨山大師到棲霞寺去，見到一位修行人，有如閒雲野鶴般。他就走近前去，卻見這位道人眼睛眨也不眨一下，好像已經離開世界得到解脫般。後來，道人進入殿門，禮拜舍利塔。瞻仰禮拜很久之後，舍利塔的塔頂，忽然現出五色的光芒，紅得像珠寶般。憨山大師覺得很奇特，就把這件事告訴雲谷禪師，雲谷禪師說：「那個人就是寶幢居士，舍利塔放光是因為他正在觀想西方淨土之故。」

後來，顧原生小病，他就請數位有名的僧人來對唱佛號。不久，屋內的人出來說：「滿屋子都聞到蓮華的香味。」眾人都很驚喜，而顧原和平時一樣的平靜，緩緩的告訴僧人說：「我坐在蓮華之中已經半個多月了，我見到

阿彌陀佛的身體遍滿虛空，世界整個是金色的。佛陀微笑的看著我，扶起我，又用袈裟覆蓋我，我一定是要往生了。」

他的兒子都哭泣說：「父親要走了，我們做兒子的怎麼辦呢？」

顧原笑著說：「你們以為我是生的，還是死的呢？你們難道沒有見過太陽嗎，太陽從東邊升起，從西邊而沈沒，它是真的沈沒了嗎？」

於是他就說了往生的日期，那天，他就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家裡的蓮花香味，三天才消散。

黃承惠

黃承惠。字元孚。杭州錢塘人。為人耿介。不合俗。不能治生產。事大母母盡孝。好施與。隣人寒無衣者。解衣衣之。無食者。傾其囊中錢與之。

妻弟聞啓初。奇其清苦。導往雲棲宏公所。以弟子禮見。宏公名之曰淨明。

其後得嘔血疾。積三歲弗瘳。且亟。啓初教之念佛。承惠方苦痛。弗省。啓初厲聲曰。汝眼光墮地。即今知痛者。畢竟落在何處。承惠悚然曰。將奈何。

啓初曰。莫如念佛。承惠曰。爾教我念自性彌陀邪。念極樂彌陀邪。

啓初曰。汝將謂有二邪。承惠遽有省。

請慧文法師至。設佛像。為說淨土因緣。承惠欣然。請法師為剃髮。受沙彌戒。屏家屬。唱佛號。默轉蓮華經七日。家人皆聞蓮華香。

忽微笑說偈曰。一物不將來。一物不將去。高山頂上一輪秋。此是本來眞實意。

乃命家人治齋供佛。請僧唱佛號。讀雲棲發願文。至云阿彌陀佛。放光接引。垂手提攜。歡然起坐。諦觀佛像而逝。

黃承惠字元孚，杭州錢塘人。為人很耿直，和一般俗人不同，無法養家

活口。他對父親的元配及自己的母親都很孝順，喜歡布施。鄰人寒天沒有衣服穿的，他就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給鄰人穿。別人沒有東西吃，他就把自己口袋的錢全部送人。

他妻子的弟弟聞啓初，覺得他日子過得清苦是很奇特的，於是就帶他去雲棲寺拜見蓮池大師。他以弟子之禮皈依，蓮池大師賜他法名淨明。

後來他得了吐血症，三年都沒有痊癒。病重時，啓初教他念佛，他因為正痛苦不堪，所以沒有念。於是啓初就很大聲的說：「你真是眼光短淺呀，我問你，你現在知道痛的這個東西，究竟在那裡？」承惠很心驚的說：「怎麼辦呢？」

啓初說：「不如念佛吧。」承惠說：「你教我念自性彌陀呢，還是念極樂彌陀？」

啓初說：「你以為有兩種彌陀嗎？」承惠突然省悟過來。

於是就請慧文法師來，在家裡設置佛像，又為他講淨土的因緣。承惠聽了很高興，請慧文法師為他剃髮，並受了沙彌戒。他叫家屬都走開，自己唱

佛號，又默誦蓮華經七天，家人都聞到蓮華的香味。

臨終那天，他笑著說了一首偈語：「沒有帶來任何東西，也沒有帶走任何東西。高山頂上有一輪秋月，這就是本來的真實意。」

然後他就叫家人設齋供佛，請僧人唱佛號，並讀蓮池大師的發願文。當念到「阿彌陀佛，放光接引，垂手提攜。」的時候，他很歡喜的坐了起來，凝視著佛像而往生了。

聞啟初

聞啓初。字子與。法名大晟。與承憲同鄉里。少善病。志欲出生死。乃注雲棲。受念佛法門。

雲棲示寂。憨山清公來弔。啓初作禮白言。願薙髮為弟子。清公曰。佛性四大不能拘。豈毛髮能為礙乎。況子有親在。未可也。啓初乃已。

俄而疾作。啓初曰。吾當直注西方耳。疾無傷也。及疾甚。神志

瞀亂。不能自持。大懼。亟命家人請僧至。唱佛號。越一日。瞀亂如故。

遽瞿然曰。生死根株。非他人所能拔也。立起。盥沐著衣。對佛焚香煉臂。哀苦懺悔。澈夜無少倦。及還坐。神安志定。淨土現前。乃薙髮披袈裟。別衆而逝。

憨山清公聞而歎曰。勇哉聞生。其可謂烈丈夫矣。

聞啓初字子與，法名大賦，和黃承惠是同鄉。年少時就多病，一心想了生死，於是就皈依蓮池大師，修念佛法門。

蓮池大師往生後，憨山大師來弔祭。啓初禮憨山大師說：「請為弟子剃髮。」

憨山大師說：「佛性是四大所不能拘束的，頭髮又豈能障礙呢，何況你的雙親還健在，所以不可以剃髮。」啓初聽後只得作罷。

後來他發病，就說：「我應當要直往西方淨土了，生病沒有關係。」然而病重時，神識昏亂，不能自我控制。這時他很害怕，叫家人趕緊請僧人來

念佛。雖然念了一天的佛號，昏亂還是一樣。

於是他驚覺說：「生死的病根，不是別人能夠拔除的。」他就立刻起身，沐浴更衣之後，對著佛像燒香燃臂，很懇切的懺悔，一整晚都不疲倦。懺悔之後，回到位子上時，心神已安，心志也定了。這時淨土現在眼前，於是他就剃髮披袈裟，和眾人告別而逝。

憨山大師聽聞此事之後，讚歎說：「聞先生真是勇猛呀，可以說是一位剛烈的大丈夫。」

朱鷺

朱鷺。字白民。吳江諸生也。少有俊才。親亡。棄諸生。學長生術。已而參雲棲宏公。探求法要。

宏公化去。鷺因禮塔作偈曰。我昔初謁師。問參禪念佛。可用融通得。師答隨口出。若然是兩物。用得融通著。快哉此一語。令人心膽帨。時時舉向人。諸方徧傳說。念佛人無盡。是指亦無盡。靈山會

未散。蓮池舌長活。短偈作供養。合掌無縫塔。

與王在公同遊徑山。闢一軒居之。閱般若經。晚居蘇州蓮華峰下。偕山僧修念佛三昧。自號西空居士。年八十。作辭世偈。沐浴更衣而逝。

朱鷺字白民，是吳江的諸生。年少時即有俊才，雙親亡故之後，就不當諸生，而去學長生術。後來又參蓮池大師，探求佛法之大要。

蓮池大師往生後，朱鷺去禮拜大師的紀念塔，而作了一首偈說：「當初我請問大師，參禪及念佛法門，二者是否可融通？大師隨口回答說，如果是二種東西，如何能融通得了。這話說得真痛快，令人心膽均愉悅。因此時時向人說，到處向人傳此法。念佛之人無窮盡，所以指月亦無盡。靈山一會尚未散，蓮池廣長舌亦活。作此短偈來供養，向此無縫塔合掌。」

他和王在公一同遊徑山，住在一間小房間裡，閱讀般若經。晚年時住在蘇州的蓮華峰下，和山裡的僧人一同修念佛三昧，自號西空居士。八十歲那年，寫了辭世偈之後，就沐浴更衣而逝。

種蓮集

（清）陳本仁

王君榮

王君榮。太倉人。自幼持戒參學。見地超卓。後修淨土。日課佛號萬聲。

康熙五十六年。八月二日。預知時至。請淨名庵乾元長老至。令作證明。

日方午。乾師曰。歸期盍於後日。答曰。吾決定今日矣。遂索筆作偈。合掌而逝。

遺命以龕殮。其女抱以入龕。力不能勝。因默禱之。忽然輕舉。年八十一。

太倉人王君榮，年輕時就持戒參學，見地很超越卓絕。後來他修淨土法門，每天念佛一萬聲。

康熙五十六年的八月二日，他預先知道往生的日子，於是就請淨名庵的

乾行長老來家裡，證明他的往生。

正中午時，乾師說：「何不選後天才走呢？」他回答說：「我決定今天走。」於是就拿筆作偈語，然後合掌而逝。

遺言要以龕入斂，他的女兒就將他抱入龕中，但抱不動。女兒就內心默禱，忽然遺體就變輕了。享年八十一歲。

唐景垣

唐景垣。字筠谷。元和國學生。勤修淨業。每持名時。以指代珠。

年七十四。無疾而卒。氣絕逾時。猶指動作屈數狀。

唐景垣字筠谷，是元和的國學生。淨土法門修得很勤，每次念佛時，就以指頭代替念珠。

七十四歲時，無疾而終。雖然已經往生一個多小時了，而指頭還在動，似乎仍在數佛號。

沈載元

沈載元。字桂萼。自號可僧。吳江人。中年業賈。六旬餘。輟業潛心淨土。長齋課佛。日滿萬餘。性慈恕。有所餘。輒濟貧放生。

嘉慶十六年秋。有僧貿然而來。直趣臥所。略談數語。洞澈元微。並屬他日臨終。戒眷屬勿哭。言訖而去。載元感之。炷香門外。遙申敬禮。

其年冬。示疾。佛聲不絕口。絕粒飲水者七日。至十二月六日清晨。令然燭四十八對。堂中設香案。洗體易衣。端坐合掌。朗誦佛名。呼眷屬同聲助之。

頃之。鼻氣如煙。聲漸微而絕。年七十二。及殮。貌如生。

沈載元字桂萼，自號可僧，吳江人。中年時做生意，六十餘歲時退休，專心修淨業，長齋念佛，每天念滿一萬多聲。個性仁慈寬恕，只要有餘錢，就拿去濟貧放生。

嘉慶十六年的秋天，有位和尚有一天貿貿然就闖進他家，並且直接就進

入他的臥室，跟他略談一些佛法，講得透徹而玄妙。並且囑咐他臨終時，要告誡眷屬不可以哭。講完之後，僧人就走了。載元十分感念，就在門外拿著香，向僧人遠去的背影致敬。

那年的冬天，載元生病，他只喝水不吃東西七天，佛號不停口。到了十二月六日的清晨，他叫家人在廳堂擺香案，點四十八對蠟燭。他沐浴更衣之後，就端坐合掌，朗聲念佛名，也叫眷屬助念。

不久之後，他的氣息如煙，聲音漸漸微弱而至停止。享年七十二歲，入殮時，容貌如生人般。

王際良

王際良。金山縣人。年五旬。皈依三寶。念佛放生。篤志不倦。其年二月初。有疾。屏諸醫藥。日夜持名。絕口不言家事。唯曰。日望。我其行矣。至期果然。死二日。索取數珠。歿後猶緊捻不脫。

金山縣人王際良，五十歲。他皈依三寶，念佛放生，虔修不倦。五十歲那年的二月初生病，他不吃藥，日夜只是念佛號，絕口不講家務事，只說：「十五號我就走了。」至期果然往生。死了二天之後，手裡仍緊拿著念珠不放。

夏耀文

夏耀文。華亭人。持齋念佛。一心淨土。四十餘年。舉家不茹葷酒。

道光四年十月。微疾。至十四日。命掖起。合掌念佛而逝。遺命龕殮。入龕時。體軟頂溫。顏色不變。年七十五。

夏耀文是華亭人，持齋念佛，一心求生淨土。全家四十餘年吃素而不喝酒。

道光四年十月，他生小病。十四日那天，他叫家人扶他起來，他就合掌念佛而逝。遺囑要用龕入殮，入龕時，身體柔軟，頭頂溫暖，顏色不變。享

年七十五歲。

曹居士

曹居士。不詳其人。持齋念佛。精進有年。而虛懷汲汲。若恐臨終之不獲效者。

道光二十年冬。微疾。一日其子晨省。見其面色有異。指空中曰。汝見佛及衆菩薩乎。吾不圖持名功德之至於斯也。汝作證明。吾隨佛西歸矣。言訖而化。

曹居士，不知是那裡人，他持齋念佛，精進多年。他念佛的態度是念個不停而謙虛，唯恐臨終時不見效。

道光二十年的冬天，他生小病。有一天他兒子早晨去問安，見到他很驚訝的指著空中說：「你看到佛和衆菩薩嗎？我沒有想到持名念佛的功德可以獲得這種境界。你作個證明，我現在要隨佛去西方了。」說完話他就往生了。

高士楨

高士楨。字延三。錢唐人。其先世居山陰梅里。故自號梅溪道人。

年五十一。病入冥中。遊視地獄。有冥官屬云。你今回去。要一心念佛。一心行善。定能出苦。士楨識之。三日而蘇。病良已。發心念佛。行諸善法。回向西方。並轉以教人。如是二十五年。

至年七十五。臨終三日前。自知時至。曰。今離苦惱矣。奉勸世人。及早修持。無詒後悔。泊然而逝。時在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

高士楨字延三，錢唐人，由於祖先曾居住在山陰梅里，所以自號梅溪道人。

五十一歲生病時，神識進入陰間遊地獄，陰間的官吏告訴他說：「你回到陽世之後，要一心念佛，一心行善事，就一定能脫離苦海。」士楨記住此言，他死後三日又回魂。

病好之後，士楨就發心念佛，行諸善行，回向往生西方，並轉教別人，如此過了二十五年。

七十五歲時，臨終前的三天他就知道了，他說：「我現在要脫離苦惱了，奉勸世人，要趁早修行，免得後悔。」說完話之後，他就安然而逝。當時是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

丁世濟

丁世濟。字子沂。元和庠生。年五十。皈依杯渡海公。法名廣如。精修淨業。歷十載不倦。

道光二十五年冬。有疾。每夜必念佛千聲。彌陀經三卷。發願文一徧。一夕誦至淨光照我之句。忽微笑曰。我今見佛淨光矣。

十一月十三日。夜將半。諸眷屬環坐榻前。忽聞異香浮空而至。漸滿一室。共異之。

次日世濟索筆作偈。體似七絕二首。而字迹模糊。但識其末後句

。有我便回家見佛六字而已。至夜合掌。念佛而逝。年六十一。

丁世濟字子沂，是元和的庠生。五十歲時，皈依杯渡寺的海公，法名廣如。從此很精進的修淨業，十年不倦怠。

道光二十五年的冬天，他雖然生病，每晚仍然必定念千聲佛號，三卷彌陀經及一徧發願文。有一晚誦發願文到「淨光照我」這一句時，忽然微笑著說：「我現在見到佛的清淨之光了。」

十一月十三日，將近夜半時，眷屬都圍坐在他的病榻前面，這時大家忽然都聞到有異香，此異香是從空中往下飄的，最後整間屋子都充滿，大家都覺得奇怪。

第二天世濟要筆寫了二首偈語，似乎是七絕句，但因為字跡很模糊，只認出最後一句的六個字是說「我便回家見佛」而已。到了半夜，他就合掌念佛而逝，享年六十一歲。

錢文彬

錢文彬。字養愚。蘇州長洲縣人。每日晨起。默修十念法。作善事。皆隱行。嘗出千金。放諸魚鳥。

素患咯血疾。年四十一。病劇。請在經茂公皈依。病中喜聽誦佛聲。

臨歿前一日。延靈鷲福海和尚至。牀前供佛設坐。受菩薩戒。留僧數人。輪留念佛。

次日晡時。亟命扶掖起坐。諦視佛像而逝。時在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錢文彬字養愚，蘇州長洲縣人。每天早晨起床後，他就默修十念法門。作善事都不讓人知道，曾經出千金放生魚鳥。

他有咯血症，四十一歲時，病情加重，於是就皈依了在經茂公。在病中，他很喜歡聽誦佛的聲音。

臨終的前一天，他請靈鷲寺的福海和尚來，在病榻前供佛設坐，受菩薩

戒。受完戒之後，又請數位僧人留下來，輪留助念。

第二天的下午三點至五點時，他叫人趕緊扶他坐起來。他就坐著凝視佛像而逝，當天是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錢文燦

錢文燦。法名空相。字安軒。即文彬弟也。弱冠時。遇吳宗魏指示淨業。皈依見心和尚。從靈鷲義公受菩薩戒。長齋念佛。二十餘年。

嘗刊念佛警策。廣為施送。靈鷲募建丈六三聖像。絀於貲。文燦贊成之。虞山有古剎。亦募建三聖。則獨任之。天台國清寺鑄銅鐘。亦半賴其力也。放生濟貧。歲以為常。

道光三十年夏。下痢。令人注虞山。延道友張元祺至。曰。吾與君係生死交。病亟矣。請君一助。元祺曰諾。日與念佛。每昏沈欲睡。即策勵之。

已而元祺欲返家。文燦曰。吾四日中。可無恙。過此不能待矣。元祺如其言。及四日後淚至。則昏沈益甚。元祺以聞啓初傳。與之細論。文燦涕淚並下。遂猛力念佛。

自未至亥。神識頓清。澈夜無倦。天將旦。手作蓮華狀示張。遂右脇而逝。時七月初四日也。遺言喪中不用葷酒。年四十三。

錢文燦法名空相，字安軒，就是錢文彬的弟弟。二十歲的時候，遇到吳宗魏教他淨土法門。他皈依見心和尚，還從靈鷲寺的義公受菩薩戒。持齋念佛了二十餘年。

他曾刊印念佛警策與人結緣，靈鷲寺募建西方三聖像缺乏經費，他就出錢。虞山古剎的西方三聖像，是他獨資塑造的。天台山國清寺鑄造銅鐘，一半的經費也是他出的。此外放生濟貧等事，更是習以為常。

道光三十年的夏天，他下痢。於是就請人去虞山邀他的道友張元祺來。他說：「我和你是生死之交，我現在病危，請你助我一臂之力。」元祺說好，於是就每天陪他念佛。只要文燦昏沈欲睡，元祺就勉勵他。

後來元祺要回家一趟，文燦就說：「我四天之內還可以沒事，過了四天就沒辦法等了。」元祺就在四天之後回來，而文燦則昏沈得更利害。元祺就把聞啓初的往生傳記，很仔細的說給他聽，他聽了之後，鼻涕眼淚齊下，於是就很勇猛的念佛。

從下午一點鐘開始，一直念到晚上十一點時，神識突然清醒，整晚都不再疲倦。天將亮時，他用手比出蓮華的樣子給元祺看，然後就右枕而逝，當天是七月初四。遺言中說在喪禮期間，不可以用葷酒，享年四十三歲。

汪善慶

汪善慶。字閬仙。號法如。淵之仁和人。少孤。隨母氏莊。就傅外家。性至孝。極聰慧。年方舞勺。即入頖宮。及母卒。喪葬盡禮。聘朱氏未娶。遭粵匪之亂。孑然一身。逃至江北呂泗場。值同里清修之許靈虛者。延為西賓。

居恒嘗作出世想。會西來涂居士。授以持誦法門。由是精心內典

。一切經義。過目無遺。

迨許返淅。移住揚州藏經院。茹素十餘年。每靜坐。寡交遊。凡來問道者。無不傾心開導。體素瘠。經禪勞憊。輒頭眩咳嗽。然猶念佛不懈。

同治九年閏月疾篤。聚諸友告曰。西方境界好。吾於二十三日長注矣。至期果逝。神色不變。

越日將殮。撫其頂。氣尚溫。時年四十有二。

汪善慶字閬仙，號法如，是淅這地方的仁和人。小時父親就過世，他隨母親莊氏回外公家住。他非常孝順，又很聰明，童年時就進入天子所立之學校。

母親死後，喪葬一切如禮而行。他有位未過門的妻子姓朱。廣東匪徒作亂時，他獨自一人逃到江北的呂泗場。遇到同里的清淨修行人許靈虛，靈虛就請他當師塾的老師。

他平常就有出世的想法，剛好西來徐居士教他念佛法門。從此他就專心

研究佛法，一切經論義理之書都看。

後來靈虛返回淛，善慶就住到揚州的藏經院。他吃素十餘年，經常靜坐，很少交友出遊。凡是有人來向他請教佛法，一定傾囊相授。他的身體一向瘦弱，禪修疲累時，往往會頭昏咳嗽。雖然如此，他仍是不懈怠的念佛。

同治九年的閏月，他病危。他向朋友說：「西方的境界好，我二十三日就要永遠去那兒了。」到期果然逝世，死後神色都沒有變。

第二天要入殮時，摸他的頭頂，還有暖氣。當時他四十二歲。

余慎行

余幀汴。法名淨阿。揚州甘泉人。夙精骨董學。遂業以謀生。眷屬緣盡。孑然獨處。

同治乙丑。聞藏經院開念佛道場。善知識雲集焉。聆音仰慕。持念茹素。皈依入院。護持道場。以放生物。禮佛七為事。終歲無惰容。

光緒乙亥冬。忽染激疾。念佛倍切。除夕對衆曰。速具香花供佛。吾將逝矣。迨力漸細。堅令侍者。聚諸善衆。助念而寂。時年六十九歲。

余慎行法名淨阿，揚州甘泉人。由於精通骨董學，因此就以此為生。他和眷屬的緣份都盡了，因此一個人獨處。

同治乙丑年時，他聽聞藏經院開念佛道場，他就去參加，許多善知識都來了。他聽了佛法之後，非常仰慕。於是就吃素念佛，皈依佛門，護持道場。平常就放生，或是禮佛七，終年都沒有怠惰之情。

光緒乙亥年的冬天，他忽然生小病，於是念佛就更加懇切。除夕那天他向眾人說：「趕快準備香花供佛，我要往生了。」等到他力氣很微細時，他還堅持要侍者聚集諸善眾來助念。他就在助念聲中往生，享年六十九歲。

謝春華

謝春華。杭州錢塘人。習賣衣業。稟性和直。與人無爭。事親至

孝。未嘗忤顏。凡遇善舉。竭力相助。所謂茹素念佛。則未能行。

光緒十年。忽染蟲脹之疾。醫禱無效。呻吟涕盡而已。有表弟朱居士金伯者。久親佛法。參叩知識。禪宗旨趣。多所發明。一日來謂春華曰。觀兄所患病苦。實是宿世業障。若不立大善願。念佛懺悔。恐難消除。春華首肯。遂立願。終身戒殺放生。志心念佛。既立願已。朱居士教之。共念阿彌陀佛四十九日爲期。是晚夢僧與一藥丸令吞之。既寤。覺腹中響動。連下數次。當即身安。不三日病盡痊癒。自此信心懇切。念佛靡間。凡有佛會。無不身預。

迨至光緒十五年。夏初偶染微疾。飲食少進。而念佛益切。至四月二十六日。夢中親見西方三聖。知是注生之兆。遍告親友。將生淨土。

謂姚居士明齋云。二十八日。我當西去。可來念佛相助。曰。二十八日不暇不能來。

又云二十九可否。曰。二十九亦不暇。復云。若如此。定於五月初一去如何。曰。初一當來送行可也。

至期澡浴更衣。面西端坐。謂諸子曰。汝等若有孝心者。念佛助我。慎勿哭泣。

既而善友俱集。同稱佛號約半枝香。舉手合掌。謝衆助道。仰目視空。若有所見。合掌向空。含笑而逝。歿後衆聞異香。數日不散。

謝春華是杭州錢塘人，以賣衣為業。性情柔和正直，與人無爭。對父母很孝順，總是和顏悅色。凡是有善事，一定竭力幫忙，但卻未能吃素念佛。

光緒十年時，他忽然得了蟲脹的病，醫藥及求神問卜都沒有效，只能呻吟病床等死而已。他有位叫朱金伯的表弟，學佛已經很久，經常參叩知識，對禪宗的心法很有心得。

有一天他告訴春華說：「我看表哥你生的這個病，其實是宿世的業障病。若是不能夠立大的善願，念佛修懺悔的話，恐怕很難消除業障。」春華聽後，點頭答應。於是就立願終身要戒殺放生，專心念佛。立完願之後，朱居

士又教他要念四十九天的阿彌陀佛。

當天晚上，他就夢見一位僧人給他一粒藥丸，要他吞下去。醒來之後，他覺得肚子咕嚕作響，接著拉了幾次肚子之後，身體就覺得安適了。不到三天，病就完全好了。從此以後，他的信心十分懇切，念佛不間斷。凡是有念佛會，沒有不參加的。

光緒十五年的初夏，他得了小病，吃得很少，而念佛更加精進。四月二十六日時，他夢見西方三聖，知道是往生的預兆。於是遍告親友，他將往生淨土。

他向姚明齋居士說：「我二十八號要去西方，你來助念如何？」姚說二十八日沒空不能來。

他又問：「二十九號可以嗎？」姚說二十九號也沒空。他又說：「既然如此，那五月初一如何？」姚說：「初一我一定來送行。」

到期他沐浴更衣，面西端坐，告訴諸子說：「你們若是有孝心的話，就念佛助我往生，千萬不要哭。」

善友都聚集之後，大家就一起念佛，有半枝香之久。然後他舉手合掌，多謝眾人的助念。並且仰目看著空中，好像有所見。接著他向空中合掌，含笑而逝。他往生後，眾人都聞到異香，此異香數日都不散。

淨土晨鐘

（清）周克復

唐時

唐時。字宜之。湖州人也。以諸生貢太學。出判壽陽。繼傳襄國。流賊破襄陽時。投端禮門左井中。家人掖之出。絕而復蘇。上書自訟。詔付三司究問。得白。放還家。

時初參蓮池。授以念佛法門。遂勤修淨業。諸眷屬皆能覆誦金剛經。及普門品。晝則各習所業。夜則共集佛前回向以為常。

嘗言修淨土者，以觀門為要。須穿衣喫飯。常在觀中。或神遊蓮海。華中禮佛。或坐瞻寶刹。佛光照身。淨想既成。注生何待。遂專修佛觀。

過南京長干寺。禮塔念佛次。見塔頂放白光。佛為現相。如黃金色。一日坐禪堂。推窗忽見大海中湧一山。佛坐其上。光明四澈。墻壁林木。。盡空不見。其精誠所感如此。

時工文章。既皈心佛乘。每順世語言。說諸法要。著有蓮華世界書。如來香。頻迦音等書。刻汔於世。嘗自營生壙。旋捨之棲霞寺中。遺言死後必用茶毗法。臨終現諸瑞相。正念而逝。

唐時字宜之，是湖州人。他以諸生貢太學的身分，到壽陽當判官，後來又輔佐襄理國家政事。在流賊李自成攻破襄陽城時，到端禮門的左井去跳井自殺。家人把他自井中救出，得以不死。事後他上書皇上自責，皇帝就下詔要三司來審問他，最後沒有判罪，就把他放回家。

他最初到蓮池大師處參學，蓮池大師教他念佛法門，於是他就很勤力的修淨業，而且眷屬都能背誦金剛經及普門品。白天家人都各自做自己該做的事，到了晚上就都集在佛前做功課回向。

他曾說修淨土要以觀想為主，連穿衣吃飯的時候，都經常能在觀想之中。或者能夠神遊蓮華池，在華中禮佛。或者能夠在靜坐中瞻仰到淨土的境界，佛光來照身。當清淨的觀想修成之後，往生就不須要等待了。於是他就專修觀想彌陀佛。

有一次，他到南京的長干寺，禮塔念佛的時候，見到塔頂放出白光，黃金色的佛陀在白光中現身。又有一天，他在禪堂靜坐之後，推開窗户時，見到大海中湧出一座山，佛就坐在山上，光明照耀四方，而牆壁及樹木等物，都不見了。這些都是他修行的感應。

他又有文采，因此在學佛之後，就用通俗的文字，來講說法要，著有蓮華世界書、如來香及頻迦音等書，流傳於當時。他曾在生前就先準備好了墓穴，不久之後就捐給棲霞寺。他遺言要火化，臨終時出現很多祥瑞的現象，他就在正念中往生。

劉通志

明劉通志。京都人。精懇念佛。年五十二。得疾。念益切。鄰人李白齋先卒。

通氣絕。自旦至午。復甦。謂家人曰。適見一舟。云注淨土。兼舟三十六人。白齋與焉。我亦數內。但衣未新潔。又忘帶念珠。特議

舟相持。

家人急為易衣。珠掛其項。須臾而逝。

明朝的劉通志是京都人，平常他就很精進懇切的念佛。在五十二歲那年，他病了，於是就念佛念得更急切。他的鄰居李白齋，也在同一天逝世，死亡時間比他早。

通志那天上午就氣絕身亡，而在中午時刻，卻又醒了過來，告訴家人說：「我剛才見到一艘船，說要開往淨土，連撐船的一共有三十六人，白齋也在裡面，我也有份。不過我穿的衣服不夠新也不夠乾淨，又忘了帶念珠，所以我就請撐船的等我一下。」

於是家人就急忙為他換衣服，又把念珠掛在他的脖子上之後，他很快就往生了。

唐延任

明唐延任蘭溪人。號躰如居士。孝友醇厚。出自天性。少遊黌校

有聲。已而覺世無常。傾心至道。參雲棲受念佛三昧。遂力行之。凡十三年如一日。篤志西方。

萬曆癸卯仲冬。六十壽日。忽謂諸子曰。新春十一日。吾歸矣。數日前禮誦如平時。至期盥漱整衣。端坐手結印。口稱佛名。含笑而逝。如入禪定。

明朝的唐延任是蘭溪人，號躰如居士。他生性孝順友愛，個性醇厚。少年讀書時就有文名，後來他覺悟世事無常，就專心求佛法。在參禮蓮池大師，受到念佛三昧的指示之後，就盡力修行。十三年如一日，願求生西方。

在萬曆癸卯年的十一月，六十歲生日的那天，他告訴諸子說：「正月十一日，我就要走了。」在他往生前數日，他仍和平常一樣禮佛誦佛。至期之日，他漱口洗臉之後，就把衣服端整一下，端坐手結印，口稱佛號，含笑而逝，猶如入定般。

楊嘉禕

明楊嘉禕。字邦華。泰和人。世家子也。年十三。持不殺戒。蚤亂無所傷。潛心淨土法門。日誦彌陀經。二十三。肄業南雍。俄疾作。以萬曆乙巳仲冬十九日卒。

卒之先。夢遊地獄。見地藏大士於冥陽殿。覺而放諸生命。延僧誦經念佛。謂人曰。吾將逝矣。青蓮華現吾前。得非淨土境乎。遂晝夜念佛不輟。命息燭曰。汝輩假燭為明。吾不須燭。常在光明中耳。

問何所見。曰蓮華開四色。

問見彌陀否。曰見彌陀現千丈身。

問觀音。曰身與彌陀等。

問勢至。曰不見也。

言訖忽躍起拈香。連聲語曰。彌陀經功德不可說不可說。吾已得上品矣。寂然而逝。

明朝的楊嘉禕，字邦華，泰和人，是世家子弟。十三歲就持不殺戒，連

跳蚤、虱子都不傷害。他專修淨土法門，每天誦彌陀經。二十三歲那年，他在南雍求學，不久就生病，死於萬曆乙巳年的十一月十九日。

在死之前，他曾夢遊地獄，在冥陽殿見到地藏菩薩。醒來之後，他就放生，並請僧人誦經念佛。他向人說：「我要逝世了，青蓮華已經出現在我的眼前，這豈不是淨土的境界嗎？」

於是他就晝夜不停的念佛，並叫人把蠟燭息掉，他說：「你們需要藉蠟燭來照明，而我不需要，因為我經常在光明之中。」

有人問他見到什麼？他說：「見到四種顏色的蓮華。」

有人問：「是否見到彌陀佛？」他說：「見到彌陀佛有千丈般高大。」

有人問：「是否也見到觀音大士？」他說：「觀音大士的身體和佛陀一般高大。」

有人問：「是否見到大勢至菩薩？」他說：「沒有見到。」

說完之後，他忽然就跳起來拈香，連聲說：「彌陀經的功德不可說，不可說，我已經得到上品生了。」於是就很安靜的往生了。

郝熙載

明郝熙載。錢塘人。法名廣定。生平忠信不欺。以德行稱於黌校。晚歸佛持誦。夙夜加虔。

萬曆辛亥春二月得疾。每睡覺云。吾夢於山中。求見佛。佛未見。見百鳥叢集。如是累日。

至二十七子夜。忽云。有二童子來迎。佛坐蓮華臺現吾前。吾注矣。吉祥而逝。

明朝的郝熙載，是錢塘人，法名廣定。他生平忠厚，誠信不欺，在學校裡以德行著稱。晚年時學佛誦佛號，日夜精進不已。

萬曆辛亥年的二月，他得了病，臨終前一天，每次睡醒就說：「我夢見到山裡，我心裡求要見佛，但卻見不到，只見到百鳥叢集。」整天他都這麼說。

到了二十七日的子夜，他忽然說：「有二個童子來迎接我，佛坐在蓮華臺上在我面前出現，我要走了。」於是就右側臥而往生了。

戈以安

明戈以安。法名廣泰。錢塘人。性至孝。素積善行。而深自韜晦。不求人知。晚歲精誠奉佛。與靈芝僧玄素結春秋二社。念佛誦華嚴五經。

忽謂人曰。吾大限將至。當為西歸資糧。遂自室課誦。昕夕不輟。預定歸期於臘月二十一日。

前二夕。母子環視悲哽。居士笑曰。生必有滅。奚悲為。吾方凝神淨域。面覲彌陀。若等愼勿以情愛亂我正念。

諄諄惟囑助念。無間雜語。至期寂然而逝。

明朝的戈以安，法名叫廣泰，是錢塘人。他的天性非常孝順，平素就累積了甚多的善行。但他都暗自隱藏，不求別人知道。晚年時他很精進誠懇的學佛，和靈芝寺的僧人玄素法師，創立了春秋兩個社團，以念佛及誦華嚴等五部經為主。

有一天他向人說：「我的日子快到了，應當要準備往生的資糧了。」於

是他就自己在屋內誦佛，早晚都不停止。他預先知道十二月二十一日要離開人間。

臨去的前二天，他的母親及兒子圍在他身旁很悲傷的哽咽。他笑著說：「有生就一定有死，悲傷什麼呢？我正在收攝心神進入淨土的境界之中，以便當面見到阿彌陀佛。你們千萬不要以情感和恩愛來擾亂我的正念。」

他只諄諄教誨家人要助念，其他的話都不講。到期果然就很安詳的往生了。

孫叔子

明孫叔子。法名大玕。自幼敏而好學。年十二。隨父鏡吾公。奉四十八願彌陀像入雲棲。因受五戒。歸斷葷血。矢志念佛。誓取金臺。勤苦不惜身命。

俄見兩比丘持蓮華。以一心淨土印可。復見化人誦金剛經一晝夜。乃矍然起坐曰。彌陀觀音皆來迎我。結金剛拳印。大呼阿彌陀佛數

聲。泊然而寂。時萬曆辛亥仲冬十一日。有淨土十二時歌傳世。

明朝的孫叔子，法名大玕，從小就很聰敏好學。十二歲那年，跟隨父親鏡吾公，把四十八願彌陀像奉送入雲樓寺，於是就在該寺受五戒。回家之後，他就斷葷血持素，發願念佛，立誓要上品上生，於是就非常勤奮刻苦，不惜身命的修行。

不久，他見到有兩位手持蓮華的比丘，印證他確實是一心不亂求生淨土。後來，他又見到有變化出來的人在誦金剛經，誦了一天一夜。他忽然驚坐起來說：「彌陀佛及觀世音都來迎接我了。」於是他就手結金剛拳印，大叫數聲阿彌陀佛之後，就很安詳的往生了，當時是萬曆辛亥年十一月十一日。他曾寫有淨土十二時歌流傳於世。

陳企

宋陳企。龍舒人。嘗殺人。後見鬼現。企大怖。急念阿彌陀佛。鬼不得近。因念佛不已。鬼遂不現。臨終坐化。

宋朝的陳企，是龍舒人。由於他曾經殺過人，臨終時見到鬼現身，他嚇壞了，就趕緊念阿彌陀佛，於是鬼魂無法接近他。因為他一直不停的念佛，最後鬼就不見了，而他也得以安然往生。

開元寺雞

明崇禎間。吳雪崖公為福州司理。生平虔奉如來。每注開元寺禮佛諷經。素聞省僧多茹葷。而本寺尤有蓄牲宰食者。公為請督撫嚴示立石以禁止之。頑風未能盡革。

一日公在禪堂念佛。一雞聞之亦念佛。公詰僧曰。沒輩云寺中久不蓄牲矣。如何有雞。

索得之公念佛雞仍念佛。乃痛責僧曰。今觀畜生。尚有佛性。沒輩雜染破戒。不若畜生多矣。墮落何疑。

僧涕泣懺悔曰。僧等從此發大誓願。誠實齋戒矣。通省聞風知儆者沙門。為之一變云。

公養此雞於署中。恒念佛不輟。後轉官攜至丹陽。送入海會菴中。以其為接衆所使。遠近生信也。雞至菴日。即念佛立化。公為樹塔誌焉。

明朝崇禎年間，吳雪崖公當福州的司理。他是位虔誠的佛教徒，經常到開元寺去禮佛誦經。他聽說福建省的僧人大多吃葷，而開元寺甚至還養牲畜來殺食。於是他就請督撫勒石公告，嚴格禁止這類事情的發生，但是此一頑劣的風氣仍是無法完全掃除。

有一天，雪公在寺裡的禪堂念佛，有一隻雞聽到了也跟著念佛。於是雪公就責問僧人說：「你們不是說寺裡早就不養牲畜了嗎？怎麼還會有雞呢？」

被找到的這隻公雞，這時仍不停的念佛，於是雪公又狠狠的責備僧人說：「現在可以看到畜牲都尚有佛性，而你們這些剃頭穿染色衣的破戒人，還比畜生差得遠了，墮落惡道是一定的了。」

寺裡的僧人哭泣懺悔說：「我們從現在開始發大誓願，一定要誠實的齋

戒。」福建省知道警惕的沙門，聽到這件事之後，風氣為之一變。

雪公就把這隻雞養在官署中，牠經常不停的念佛。後來雪公轉到丹陽任職，就把雞送到丹陽的海會菴。因為海會菴是接待眾人的地方，能夠使遠近的人都因而生信念佛之故。雞被送到菴裡的那天，牠就站著念佛而往生了。雪公特別立了個塔來紀念牠。

于昶

于昶。不詳其里居。唐天后朝。任幷州錄事。晝決曹務。夜判冥司。每知災咎。陰為之備。凡六年。

丁母憂。持金剛經為日課。更不復為冥吏矣。

年八十四。將終。忽聞奇香。遽謂左右曰。西方聖人來迎我也。即向西連稱佛名而逝。（報應記）

于昶，不知道他居住何處。唐朝武則天當政的時候，他任并州的錄事。白天他辦公事，晚上則到地府去判案。因此往往事先預知災殃，而能暗中防備，這種生活過了六年。

後來母親逝世，他就每天誦金剛經，結果就不再當地府的官吏了。

八十四歲臨終時，忽然聞到奇異的香味，他告訴身邊左右的人說：「西方極樂世界的聖人來迎接我了。」於是就向西方連稱佛名而逝世。（報應記）

馬子雲

馬子雲。不詳其里居。舉孝廉。任涇縣尉。充本郡租綱。督運入京。舟溺。沈米萬斛。繫獄中。子雲專心念佛。閱五年。遇赦得出。隱南陵山寺中。持一食齋。

天寶十年。卒於涇。先謂人曰。吾因數奇。遂精持內教。今西方業成。當往生安樂世界爾。

明日沐浴。衣新衣。端坐合掌。俄而異香滿室。子雲云。佛來矣。遂逝。（紀聞）

馬子雲，不知道他所居之地。被推舉為孝廉，任職涇縣尉官，又擔任該郡的租綱，負責監督運米入京城。結果船沈，萬斛的米糧落入水中，於是就被論罪關到牢獄。子雲在獄中五年都專心念佛，後來遇到赦免而被放出來。他就隱居在南陵山寺，每天只吃一餐。

天寶十年，死在涇縣。臨終前一天，他向人說：「我因為命運不好，結果就悉心向佛，現在西方之業已經修成，應當要往生安樂世界了。」

第二天他就沐浴，穿上新衣服，端身正坐，雙手合掌。不久滿屋子充滿異香，子雲就說：「佛來了。」於是就往生了。（紀聞）

嚴澂

嚴澂字道澈。常熟人。文靖公訥之子也。少有清節。以公蔭為中書舍人。官至邵武知府。晚而家居。奉雲棲之教。

子樸。淳謹樂善。年二十五。得疾。將卒。澂謂曰。毋雜思。但一心念佛。樸曰。諾。

澂又曰。從今以往。吾亦一心念佛。樸喜曰。審如是。兒無慮矣。正容合掌而逝。

澂乃取樸所刻龍舒淨土文印之。廣遺親故。繫以書曰。澂一病幾殆。不意復生。雖則苟延。焉知來日。回首營生舊計。有同嚼蠟。一具皮囊。終須敗壞。六塵緣影。何處堅牢。不如換卻凡心。求生淨土。誦彌陀一句。消罪業無邊。聊奉勸文。用表誠意。

卒年七十八。（常熟志。雲棲法彙淨土文跋）

嚴澂字道徹，常熟人，是文靖公嚴訥的兒子，少年時即有清高的節操。由於父親的餘蔭，而當上中書舍人，官至邵武知府。晚年居家遵奉蓮池大師的教誨。

兒子嚴樸個性淳厚謹慎，樂施好善。二十五歲時得病，臨終前嚴澂告訴他說：「不要有雜念，要一心念佛。」嚴樸回答說：「是的。」

嚴澂又說：「從今以後，我也要一心念佛。」嚴樸很歡喜的說：「真能如此的話，兒子就不用憂慮了。」於是就很恭敬的合掌而逝。

兒子去世之後，嚴澂就把兒子刻版的龍舒淨土文付印，廣贈親戚朋友，並在書上寫道：「我一病幾乎死亡，沒想到又活了過來。雖然能苟延性命，然而誰知道能活多久呢？回首為生計奔波的情況，如同嚼蠟般。一具臭皮囊，終究是會敗壞的。終日面對的六塵緣影，又那裡堅固呢？不如以此凡夫之心，求生淨土。誦一句阿彌陀佛，就能消除無邊的罪業。我誠心誠意的以此文奉勸諸位。」

嚴澂七十八歲時去世。（常熟志及雲棲法彙淨土文跋）

蔡承植

蔡承植字槐庭。湖廣攸縣人。性孤迥。淡於聲利。年二十餘。長齋奉佛。嘗誦三千佛名。日記一名。至三年乃卒業。遂終身不忘。登萬曆十一年進士第。官嘉興太守。在官日誦金剛經。室無長物。爐香經案而已。

重興古楞嚴寺。禁民間殺牲祀神。嘗問法於雲棲宏公。遂專修念佛三昧。

已而官太常寺卿。乞休歸。晚歲結草庵爲念佛會。導諸賣菜傭。同迴向淨土。

作偈謝客曰。安養思歸客。湘江一腐儒。不愁明日事。但覓注生符。斗室隨緣住。稀糞信口餬。胸中絕憎愛。一任馬牛呼。

將逝之歲。自號爲不久道人。及疾。舁詣佛寺。請僧祝髮。歸至

臥室。見銀臺接引。連稱觀世音菩薩。遂逝。有淨土詩及因果書行世。（金剛新異錄）

蔡承植字槐庭，湖廣攸縣人。個性孤迥，淡泊聲名利祿。二十餘歲時就吃素學佛。曾經誦三千位佛的名字，每天記一尊佛的名字，三年就記完，此後就終身不忘。

萬曆十一年登進士第，官至嘉興太守。居官位時每天誦金剛經，所居之屋子除了爐香和置佛經的書案之外，沒有別的東西。

他重新興建古楞嚴寺，禁止民間殺牲口祭祀神明。他向蓮池大師請問過佛法之後，就專心修念佛三昧。

後來官做到太常寺卿，晚年時乞求退休回歸故里。於是他在家鄉結草庵創立念佛會，引導賣菜幫傭之流，求往生淨土。

他的謝絕賓客偈上說：「我是想去極樂世界的過客，我是湘江的一個酸腐之儒。我不愁憂明天會發生的事，我只顧著要尋覓往生之符。此斗室只是隨緣居住而已，稀飯羹湯亦是信口餬而已。胸懷中絕無任何憎愛之情，一任

世人呼喚我為馬為牛。」

將要逝世的那年，他自號為不久人間的修道之人。得病之後，他請人抬他到佛寺，請僧人替他剃髮。回到臥室之後，他見到銀臺來接引他。於是他稱念數聲觀世音菩薩之後就逝世了。身後留有淨土詩及談因果的書刊行於世。（金剛新異錄）

袁宏道

袁宏道字中郎。號石頭居士。湖北公安人也。兄宗道字伯修。弟中道字小修。三人先後舉進士。皆好禪宗。

萬曆中。宏道為吳江知縣。後為禮部主事。謝病歸。初學禪於李卓吾。信解通利。喜辯論。已而自驗曰。此空談非實際也。遂回向淨土。晨夕禮誦。兼持禁戒。因博採經教。作西方合論。圓融性相。入不二門。

書成。宗道中道。同時發心回向淨土。已而宏道起故官。再遷至

稽勳司郎中。遽移病歸。抵家不數日。入荊州城。宿於僧寺。無疾而卒。

中道官南禮部郎中。乞休老於家。居常勤於禮誦。萬曆四十二年望夕。課畢趺坐。形神靜爽。忽入定。神出屋上。飄然乘雲。有二童子導之西行。俄而下至地。

童子曰。住。中道隨下。見地平如掌。光耀滑潤。旁為渠。廣十餘丈。中有五色蓮。芳香異常。金橋界渠。欄楯交羅。樓閣極整麗。揖問童子。此何地。卿何人。

曰。予靈和先生侍者也。

問。先生為誰。

曰。君兄中郎也。今方佇君。有所語。可疾注。

遽取道至一處。樹十餘株。池水汩汩。池上有白玉扉。一童子先入。一童子導。過樓閣二十餘重。至一樓下。一人下迎。其顏如玉。衣如雲霞。長丈餘。見中道喜曰。弟至矣。諦視之。則宏道也。

上樓交拜。有四五人來共坐。宏道曰。此西方邊地也。信解未成。戒寶未全者。多生此。亦名懈慢國。上方有化佛樓臺。前有大池。可百由旬。中有妙蓮。衆生生處。既生則散處樓臺。與有緣淨友相聚。以無淫聲美色。勝解易成。不久進爲淨土中人。

中道問。兄生何處。

宏道曰。我淨願雖深。情染未除。初生此少時。今居淨土矣。終以戒緩。僅地居。不得與大士升虛空寶閣。尚需進修耳。幸宿生智慧猛利。又曾作西方論。讚歎如來不可思議度生之力。感得飛行自在。遊諸刹土。諸佛說法。皆得注聽。此實爲勝。

遂攜中道上升。倏忽千萬里。至一處。光耀無障蔽。琉璃爲地。界以七寶樹。皆栴檀吉祥。出衆妙華。作異寶色。下爲寶池。波揚無量。自然妙聲。池中衆寶蓮。葉五色光。池上隱隱危樓迴廊。閣道旁出。皆有無量樂器。演諸法音。

宏道曰。汝所見者。淨土地行衆生依報也。過此爲法身大士住處

。甚美妙。千萬倍於此。神通亦千萬倍於此。吾以慧力遊其間。不得住也。過此爲十地等覺所居。吾不得而知。過此爲妙覺所居。唯佛與佛乃能知之。

語罷。復至一處。無墻垣。有欄楯。光耀逾前。坐頃之。宏道曰。吾不圖樂之至此極也。使吾生時。嚴持戒津。尚不止此。大都乘戒俱急。生品最高。次戒急。生最穩。若有乘無戒。多爲業力所牽。流入八部鬼神衆去。予所親見者多矣。

弟般若氣分頗深。戒定力甚少。夫悟理不能生戒定。狂慧也。歸五濁。趁强健。實悟實修。兼持淨願。勤行方便。憐憫一切。不久當相晤。一入他途。可怖可畏。

如不能持戒。有龍樹六齋法見存。遵而行之。殺戒尤急。寄語同學。未有日啓鸞刀。口貪滋味。而能生此土者也。雖說法如雲如雨。何益於事。

我與汝空王劫時。世爲兄弟。乃至六道。莫不皆然。幸我得善地

。恐沒墮落。方便神力。攝沒至此。淨穢相隔。不得久留。

時宗道已卒。因問其生處。宏道曰。生處亦佳。沒後自知。忽凌空而逝。中道起步池上。忽若墮水。躍然而醒。自為記如此。

初宗道有子曰登。年十三。病痞。將終。語宏道曰。死矣。叔父何以救我。

宏道曰。沒但念佛。即得注生佛國。此五濁世。不足戀也。

遂合掌稱阿彌陀佛。諸眷屬同聲助之。頃之。微笑云。見一蓮華色微紅。俄而云。華漸大。色鮮明無以比者。俄而云。佛至。相好光明。充滿一室。頃之氣促。

宗道曰。沒但稱佛字可也。登稱佛數聲。合掌而逝。

（明史、白蘇齋集、珂雪齋外集、猶園）

袁宏道字中郎，號石頭居士，湖北公安人。兄袁宗道字伯修，弟袁中道字小修。兄弟三人先後都中進士，也都喜好禪宗。

萬曆年中，宏道當吳江知縣，後來做禮部主事時，生病辭官回家休養。

起初他跟隨李卓吾學禪，信解通利，喜歡辯論。後來自己反省說，這些都是空談，沒有實際的利益。於是就轉修淨土法門，早晚禮佛誦經，並兼持戒律。他博採經教，寫了西方合論的著述，圓融性相二宗，入不二門。

書寫成之後，兄及弟都同時發心轉修淨土法門。後來宏道病好之後，又任原職。其後當稽勳司郎中時，又因病歸家。返家數日後，他去荊州城，住在僧寺，結果無疾而終。

弟弟中道在當南禮部郎中時，告老回家，平常勤於禮佛誦經。萬曆四十二年，某月十五日的晚上，他做完晚課後打坐，在身心安靜輕爽之際，忽然入定。神識離身上了屋頂，飄然乘雲而去。有兩個童子帶他向西行，不久就到某處。

童子說停住，中道就隨他下了浮雲。見到土地平坦猶如手掌，地面光耀滑潤。路邊有十餘丈廣的渠道，渠道裡有五種顏色的蓮花，芳香異常。渠道邊有金橋為界，欄楯交羅，樓閣皆十分整齊華麗。

中道向童子作揖，問說：「這裡是什麼地方，你是什麼人？」

童子回答說：「我是靈和先生的侍者。」

中道又問：「靈和先生是誰？」

童子回答說：「就是您的兄長中郎，他正在等您，有話要告訴您，我們還是快點去吧。」

於是他們就到了一處，那兒有十餘株樹，流動的池水上有扇白玉門。一位童子先進門去，另一位童子引導他經過二十餘重的樓閣之後，才停在一座樓閣的下面。這時有人從樓上下來迎接他，此人顏色如玉，衣服如雲霞，身長一丈多。此人見到中道後，很歡喜的說：「弟弟你來啦。」中道仔細看此人，才知道是哥哥宏道。

他們上樓互相禮拜之後，有四五個人也一起坐談。宏道說：「這裡是西方極樂世界的邊地，凡是不深信，不解了佛法，且戒律未全持的人，大多生到此地，這裡也叫懈怠傲慢之國。前面有化身佛的樓臺，樓臺前有百由旬的大池，池中有奇妙的蓮華，是眾生出生的地方。眾生在蓮華出生之後，就散居到各樓臺，與有緣的淨土之友相聚。由於這裡沒有淫欲之聲及美色的誘惑

，因此容易解了殊勝之佛法，這樣不久之後，就能進一步成為淨土的一分子。」

中道問說：「哥哥您生到什麼地方？」

宏道回答說：「我求生淨土的願望雖然深，但是情欲未能除滅，因此最初生到此邊地，不久之後我就生到淨土了。不過因為戒律持得不好，因此僅能居住地上，而不能和大士一樣升到虛空的寶閣裡，所以還需要進一步的修行。幸好我宿世智慧猛利，又寫了西方合論，讚歎如來不可思議的度眾生之力量，而感得飛行自在，可以遊行諸佛剎土。諸佛說法也都可以去聽，這實在太殊勝了。」

於是宏道就帶弟弟上升空中，一下子就飛了千萬里。他們來到一處，此處光耀而沒有任何障礙遮蔽之物，以琉璃為地，以七寶樹作為界線。七寶樹都出栴檀之香，開滿美妙的花朵，花都有奇異的珍寶之色彩。地下有寶池，池中無量的波浪發出美妙的聲音。池中有各種珍寶的蓮華，蓮葉發出五色的光芒。池上隱隱約約有高樓寶閣，重疊彎延。其間有無量樂器，演奏諸佛法

音。

宏道告訴弟弟說：「你現在所見到的，是淨土地行眾生所居住的外在依報世界。另外有法身大士住的地方，美妙超過此地千萬倍，神通也超過此地千萬倍。我可以用智慧之力遊行其間，但卻不能住在那裡。另外尚有十地及等覺菩薩所住之地，這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此外尚有妙覺所居之地，那只有佛和佛彼此之間才能知道的。」

介紹完地居淨土之後，他們又到了一處有欄楯而沒有牆垣的地方，這裡光耀超過前面的地方。坐了一下之後，宏道就說：「我沒有想到能快樂到這種地步，若是我生前能嚴持戒律的話，受生的地方要比這裡還要好。大致發大乘心而又嚴持戒律的話，往生的品位最高。次一等的人嚴持戒律，往生最穩當。而若是只發大乘心而不持戒的話，大多會被業力所牽，而流入八部鬼神眾裡去投胎，我親眼見到太多這類的人了。

「弟弟你般若的氣分還蠻深的，不過戒律和禪定的力量太少。要知道光解悟佛理是沒有辦法生出戒定之力的，只是狂妄的智慧而已。你回到五濁惡

世之後，要趁著身體還強健之時，實際悟道實際修行，並且要兼持求往生淨土的願望，勤力修行一切的方便之法，還要憐憫一切眾生。這樣的話，不久之後我們就能再度相見。否則一入六道輪迴，就太可怖可畏了。

「如果你不能持戒的話，有龍樹菩薩的六齋法，你可以照著去做。殺戒尤其要先戒除，你要轉告其他的同修道友，沒有天天殺生，以滿足口腹之欲的人，能夠生到淨土的。雖然這種人也如雲如雨般講說佛法，但事實上益處不大。

「我與你在空王劫的時候，就世世為兄弟了。即使在六道裡輪迴，也都還是兄弟。現在我幸而能生到善地，為了怕你墮落，所以用方便的神通之力，把你的神識攝來此處。然而清淨和污穢是有隔礙的，因此你不能停留太久。」

當時大哥宗道已經過世，於是中道就問大哥生到何處？宏道回答說：「大哥生的地方也不錯，你以後自然會知道。」說完之後，宏道忽然飛到空中不見了。中道就在池子上走，覺得好像要掉到水中般，於是就醒了過來，因

此就把這件事記載下來。

最初宗道的兒子袁登，十三歲時得了脾臟病，臨終時向宏道說：「我要死了，叔父可有法子救我？」

宏道說：「你只要念佛，就可以往生佛國。這個五濁惡世，是不值得留戀的。」

袁登於是就合掌稱念阿彌陀佛，諸眷屬也都同聲助念。不久，袁登微笑說：「我見到一朵淡紅色的蓮華。」過一會兒又說：「蓮華漸漸變大，色彩鮮明，沒有其他華可以比得上。」過一會兒又說：「佛來了，相貌美好光明，充滿整間房間。」不久之後，袁登的呼吸就急促起來。

他父親宗道就說：「你只要稱佛名就可以了。」袁登稱了幾聲佛名之後，就合掌而逝了。（明史、白蘇齋集、珂雪齋外集、獪園）

金光前

金光前。我朝正黃旗人。起身戎武。見善必為。戒諸兵士。毋得

妄殺。不婬一婦。不擄一物。不燒一舍。

妻龔氏。能識字誦經。順治十年。隨征福建。道出杭州。聞具德和尚說法靈隱。光前同妻注參問。親承開示。自此念佛有得。

十二年夏。北還。駐錢唐江干。光前忽示疾。龔為延醫。光前止之曰。我昔與爾親叩靈隱。今正欲作轉身之計。求和尚證明耳。何以藥為。

龔大笑曰。不意公亦得到此地位。命造二棺。曰。妾與公偕行矣。稍遲。為公畢後事耳。光前聞之。即合掌而逝。

龔遣使靈隱。求為兩人秉炬。併囑飯僧修懺。至七日畢。屏絕飲食。晝夜不臥。一心念佛。又七日晡時。視日早暮。倚棺而睡。少頃覺曰。時至矣。端坐念佛而化。（果報聞見錄）

金光前是清朝正黃旗人，戎武出身，見到善事一定做。他告誡諸兵士，不可以妄殺敵人，不可以姦淫婦女，不可以搶奪東西，不可以燒房舍。

他的妻子龔氏，能夠識字誦經。順治十年，龔氏隨夫出征福建，在路過

杭州時，聽聞具德和尚在靈隱寺說法。於是夫妻兩人就前往參問，具德和尚親自向他們開示，從此以後兩人就念佛有心得。

順治十二年的夏天，他們北返，駐紮在錢唐江干。光前忽然得病，龔氏為他延請醫生。光前制止說：「我以前和妳在靈隱寺親自叩問佛法，現在正打算作轉變色身之計，只求和尚能證明此事，因此何必吃藥呢。」

龔氏大笑說：「想不到你也修到這地位了。」於是就叫人造了兩口棺材。她告訴先生說：「我也和你一起走，不過稍微遲些而已，因為要先替你料理後事。」光前聽了之後，就合掌而逝。

龔氏就派人到靈隱寺，為丈夫和自己點蠟燭，並齋僧修懺七日。之後她就絕食，晝夜不臥，一心念佛。又七天之後，下午三、四點時，她倚著棺材而睡。不久之後醒過來說：「時辰到了。」於是就端身正坐，念佛而逝。（果報聞見錄）

闕公則

闕公則者趙人也。晉武帝時居於洛陽。蕭然怙放。日常誦正法華經。既卒。其友為設會於白馬寺。至夕轉經。忽聞空中有聲。仰見一人。形色光麗。曰。我闕公則也。生西方安樂世界。與諸上人來此聽經。堂中人共見之。有汲郡漸士度者。受業於公則。其母常飯僧。是日將中。忽空中下鉢。正落母前。諦視之。乃公則常所用鉢也。有飯滿中。其香充堂。食者七日不飢。（大唐內典錄。念佛寶王三昧論）

趙人闕公則，晉武帝時居住於洛陽，個性淡泊自在，日常誦法華經。逝世之後，他的朋友在白馬寺為他做法會。

當天誦經時，忽然空中有聲音，大家見到空中有一位形色光彩鮮麗的人，這人說：「我是闕公則，我已經往生西方安樂世界，現在我和諸上善人同來此地聽你們誦經。」屋裡的人全都同見此事。

汲郡的衛士度，是公則的學生，他的母親經常齋僧。當天快要中午時，

忽然空中有一個鉢，剛好落在衛士度母親的前面。他們仔細看過之後，確定是公則平常所用的鉢。鉢裡盛滿了飯，飯香充滿整間屋子，吃過的人七天都不餓。（大唐內典錄、念佛寶王三昧論）

庾詵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博通經史緯候之學。而性尚夷簡。特愛林泉。蔬食敝衣。不修產業。忍辱柔和。好行其德。

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為平西府記室。不屈。普通中。詔以為黃門侍郎。稱疾不起。

晚年於宅內建道場。六時禮懺。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

中大通四年。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訖而逝。舉室咸聞空中唱云。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時年七十八。（南史）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博通經史緯候之學，而個性平淡質樸，特別喜愛山林泉水。日常吃蔬菜，穿敝舊之衣，不賺錢謀生。為人柔和忍辱，喜作有德行之事。

梁武帝年少時與庾詵是好朋友，於是在起兵稱霸業的時候，請庾詵當平西府記室，他不屈就。後來在普通年中，又下詔聘他為黃門侍郎，他則以病重無法起身為由而推辭。

晚年時庾詵在屋宅內建立修行的道場，十二小時禮佛拜懺，每天誦一遍法華經。有一天晚上，忽然見到一位自稱為願公的道人，容貌舉止甚奇異。此道人呼庾詵為上行先生，給了他一枝香就走了。

在中大通四年時，庾詵有一天白天正在睡覺，忽然驚醒說：「願公又來了，我不能在世間久留了。」說完話之後就逝世了，這時屋內所有的人都聽到空中有聲音唱說：「上行先生已經往生阿彌陀佛的淨土了。」那年庾詵七十八歲。（南史）

李知遙

李知遙長安人。篤志淨土。爲五會念佛。導諸衆信。晚得疾。忽云和尚來也。洗漱著衣。然香爐中。出堂頂禮。聞空中說偈云。報汝李知遙。功成果自招。引君生淨土。將爾上金橋。却就牀坐。泊然而化。異香滿室。衆共聞之。（淨土文）

長安人李知遙，志向堅決求淨土，經常領導眾信徒做五會念佛之法會。晚年生病時，有一天忽然說：「和尚來了。」於是就起床洗臉漱口，穿著整齊，在爐中燒香，到佛堂頂禮西方三聖。這時空中有聲音說：「報告給你李知遙知道，用功得成果報自招來，現在引導你往生淨土，帶領你走上極樂金橋。」

於是李知遙就到床上端坐，寂然往生。結果滿屋子充滿異香，眾人全都聞到。（淨土文）

陳道民

陳道民法名明覺。吳江人。自幼蔬食。嘉靖二十六年。投祇園法師為弟子。受優婆塞戒。六時課誦。口不離佛。

萬曆十五年九月。預知時至。別諸道友。十七日夜。其婦方篝火絡絲。道民向婦拱手作別。坐床角上。脫鞾與襪。以帶幷束之。曰。明朝著不成矣。

歸亟呼兒女環視。中夜念佛聲寂。便化去。（獪園）

陳道民法名明覺，吳江人，從小就吃素。嘉靖二十六年，拜祇園法師為師父，受優婆塞戒。此後就整天口不離佛號。

萬曆十五年九月，他預先知道往生的日子，於是就事先向諸道友道別。十七日的晚上，他的妻子正在篝火絡絲，他就向妻子拱手告別。之後，他就坐在床角上，把鞋襪脫下來，用帶子束在一起，然後說：「明天穿不上了。」

道民最後把兒女叫來，看最後一眼，他一直念佛到半夜，念佛聲一停，

朱元正

朱元正。海鹽諸生也。平生有志聖學。律身甚嚴。年六十餘。深入禪悅。居宅後敝屋中。閉關不問家事。每日晨誦法華經一卷。日過中則靜坐。

其門人陳則梁訪之曰。先生年高。盍少開酒禁。元正曰。子謂我須調養血氣邪。不知我於生死已畫得斷。則梁竦然。

其年七月。語其子曰。吾在此無事。可行矣。問何處去。曰西方去。子及孫固留。至十二月朔。示微疾。不食。家人倉皇治殮具。元正曰。勿忙。此後八日半夜事也。及期。端坐欲逝。謼曰。吾生平秋毫不負人。今冬舍後匠人。為

我平後面一片地。欲待明年元日。便老人出關行步。其好意未報。因取紙作詩謝之。寂然而逝。時方雞鳴。

預戒家人。臨行勿令婦女來。過二三時乃來。來亦勿哭。比天明。眷屬至。皆哭。元正寤張目搖頭。令婦女去。去盡乃瞑。（法華持驗紀事）

朱元正是海鹽的學官弟子，平生立志學儒家之法，嚴守儒家的律身之法。

六十餘歲時，深修禪定，閉關於住宅後面的老房子，不過問家務事。每天早上誦一卷法華經，中午之後就靜坐。

他的門人陳則梁來拜訪他，向他說：「老師年紀大了，何妨開禁戒稍微喝點酒吧。」

元正說：「你以為我須要喝酒以調養血氣嗎？你實在是不知道我已經能夠把生死劃斷了。」陳則梁一聽嚇一大跳。

那年的七月，元正告訴兒子說：「我在這裡沒有事了，可以走了。」

兒子問他要走去那裡，他說要去西方極樂世界。於是兒子及孫子都極力挽留他不要走。

到了十二月初一，他略微示病相，不吃東西，家人就很慌張的準備殮具。元正說：「不要忙，這是八天之後半夜的事。」

八天之後的半夜，他端坐準備要走時說：「我平生不欠人任何東西，今年冬天，屋後的匠人特別為我弄平後面的一片地，準備等明年元月初一，好讓我出關來走路，他的好意我尚未得報。」於是就拿紙作詩謝此匠人，之後才寂然而逝，這時雞才啼叫。

事前他曾預先告誡家人，臨終時不准婦女來，必須要死後二、三小時才能來，而且來了之後，也不可以哭。天明之後，眷屬都來了，大家哭成一團。這時元正又張開眼睛，同時搖頭，要婦女離開，等到婦女都走光之後，他才再閉目。（法華持驗紀事）

周廷璋

周廷璋號楚峰。雲南人也。生於正德嘉靖間。為人淳朴。治家不計有無。有輒散之貧者。人與之語。輒笑。或謔之詈辱之。亦笑而已。

素向佛法。晨起必誦金剛彌陀觀音諸經各一卷。充然自得。曰。吾不離日用。不涉貪愛。如是而已。

年八十七。以清明日上冢。決辭祖考。還謂其婦曰。吾將行矣。彌陀迎我。觀音勢至俱來也。

已而曰。觀音謂我絕葷五日。可西行。遂日食一粥一蔬。至期。沐而冠。令子弟誦七如來名。而己誦經。既畢。端坐而逝。翌日。有香發於體。貌如生。（金剛靈應錄）

周廷璋號楚峯，雲南人，生於正德嘉靖年間。他的為人很淳厚樸實，治理家業不太斤斤計較錢財的多寡。錢財多時，就拿去救濟貧困之人。和人說話都笑咪咪的，不管別人是和他開玩笑，或是辱罵他，他也都是以笑來回應。

他素來學佛，早晨起床後一定誦金剛經、彌陀經及觀音經各一卷。他怡然自得的說：「我日常居心行事不離佛法，內心不生貪欲愛戀，如此而已。」

八十七歲那年的清明節，他趁掃墓之便向祖先告別。回家後告訴妻子說：「我要走了，阿彌陀佛和觀世音菩薩及大勢至菩薩都來迎接我了。」

後來又說：「觀世音菩薩告訴我說，不吃葷五天就可以去西方淨土了。」於是他就每天只吃一碗粥及一盤蔬菜。

五天後，他沐浴過後冠帶整齊，叫子弟誦七佛的名號，自己則誦經，誦完經後就端坐而逝。第二天，他的身體發出香氣，而且像貌猶如活著般。（金剛靈應錄）

程見山

程見山。以字傳。遺其名。天性孝友。少為賈。已而棄去。家居精研佛理。禮誦有定程。雖冗不廢。晚年益靜默。日以禪觀為業。

疾革。家人方倉皇。見山云。沒等無出聲。我方澄念。以西方為歸。平時所願。今克從矣。遂卒。年七十六。（劉子威禪悅小草）

程見山的本名不知道，見山是他的字。他天性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年輕時經商，後來就不做了。平常居家時精心研究佛理，每日的禮佛課誦有一定的程序，雖然花費的時間冗長，但決不廢止。晚年時更加沈靜寂默，每日修禪觀。

後來病重之際，家人驚慌失措。見山說：「你們不要出聲音，我正在澄淨心念，要往生西方。我平時的心願，如今總算達到了。」說完話就往生了，享年七十六歲。（劉子威禪悅小草）

鮑宗肇

鮑宗肇字性泉。紹興山陰人。家世信佛。宗肇既冠。斷葷酒。能覆誦法華楞嚴二經。每日一周。

其父命鬻樗於嘉興。怒其折閱。罰之跪。良久起。則已默轉楞嚴

竟矣。

嘗從紫栢散木諸老師遊。晚而歸心雲棲。篤志淨業。兼肆力於方山合論。永明宗鏡錄諸書。信解通利。自號天鼓居士。著書曰天樂鳴空。

臨終囑其子治齋。邀法侶王季常等緇衣數人至。同聲誦西方佛號。日西時。忽合掌謝衆曰。與諸君永別矣。遂跌坐而化。（天樂鳴空集）

鮑宗肇字性泉，紹興山陰人，家裡世代信佛。他二十歲時就斷葷酒，每日能夠背誦法華經及楞嚴經各一遍。

有一次，他的父親叫他到嘉興賣楮木，結果他折價賣出。父親很憤怒，罰他跪，很久之後才准他起身，而他已經在跪著的時候，就把楞嚴經背完了。

他曾經追隨過紫栢尊者及散木禪師等老師，晚年時跟隨蓮池大師專修淨土法門，並下功夫研讀方山合論及永明禪師的宗鏡錄等書，都能信解通利。

他自號天鼓居士，著作天樂鳴空集一書。

臨終時囑咐他的兒子準備齋菜，邀請王季常等同修道友前來吃飯，飯後眾人同聲念佛號。當日頭偏西時，宗肇忽然合掌辭謝眾人說：「跟諸君永別了。」於是就趺坐化去。（天樂鳴空集）

沈咸

沈咸字稚咸。吳江人。少穎異。弱冠補諸生。性純孝。父母相繼歿。哀毀骨立。

偶閱彌陀楞嚴諸大乘經。有省。參謁雲棲大師歸。乃除葷腥。屏居邑之水西庵。專修淨土。日誦佛號五萬聲。寒暑無間。復莊書楞嚴經以薦母。

嘗與僧淵鑑結淨土會。邑中人多從而化焉。忽一日謂其子婦曰。吾世緣已盡。西方佛來接引。吾隨之歸矣。

頃之。面西趺坐而逝。時萬曆三十九年也。（沈居士傳）

沈咸字稚咸，吳江人，年少時即很聰穎。二十歲時補學官弟子。天性孝順，父母相繼死亡，哀傷過度而消瘦異常。

在偶然的機會裡，他讀到彌陀經及楞嚴經等大乘經典，猛然有省悟。參謁蓮池大師回來之後，就不再吃葷腥，獨自居住在縣邑的水西庵，專門修淨土法門。每天念佛號五萬聲，不管冬天和夏天都不間斷。他還很恭謹的書寫楞嚴經，以超薦亡母。

沈咸曾和僧人淵鑑發起淨土之會，邑裡很多人都參加。有一天他忽然向媳婦說：「我的世緣已經盡了，西方阿彌陀佛來接引我了，我要跟他走了。」

不久他就面向西邊，趺坐而逝，當時是萬曆三十九年。（沈居士傳）

王醇

王醇字先民。揚州人。徧遊吳越山水。參一雨禪師。受優婆塞戒。居山日誦蓮華經。

已而歸揚州。居慈雲庵。虔修淨業。額其居曰寶藥栖。臨終預知時至。結跏趺坐。請僧環誦佛名而逝。（王先民傳）

王醇字先民，揚州人。他偏遊吳越的山水，參訪一雨禪師，並受優婆塞戒。在山居時，每天都誦蓮華經。

回到揚州後，他就住到慈雲庵去，在那兒虔修淨土法門，並把居室的扁額寫上寶藥栖三字。

臨終前他預知時至，當日他結跏趺而坐，請僧眾環繞他同誦佛號而逝。（王先民傳）

陳至善

陳至善字用拙。常熟人。孩時聞祖母誦佛號。啼輒止。既入塾。讀論語。至朝聞道。夕死可矣。入問母曰。人死安歸。母不能答。以告其父。父曰。沒意云何。至善曰。欲知生死。其必聞道乎。

父曰。是兒他日定入無生法。及長。聞雲棲之風。慕之。篤志淨業。放諸生命。有寂公者。嗣法雲棲。已而結茅藤溪。至善為募金搆禪院。一日。寂公夢至善緇衣黃縧。含笑言別。亟走視之。見至善方誦佛號。右脇而逝。（常熟志）

陳至善字用拙，常熟人。小孩子時，只要聽到祖母念佛號，他就會馬上停止啼哭。

入私塾讀論語，讀到「朝聞道，夕死可矣」這一句時，他就回家問母親說：「人死了之後會到那裡去呢？」

母親回答不出來，就把這件事告訴至善的父親，於是父親就問他說：「你認為人死後會到何處呢？」

至善回答說：「想要知道生死的問題，豈不是一定要聞道才行嗎？」

父親說：「這個兒子將來一定會學無生之法。」

長大之後，至善聽聞蓮池大師的風範，非常仰慕，於是就專修淨土，經

常放生。

蓮池大師有位弟子叫寂公的，在藤溪結茅廬修行，於是至善就為他募款建禪院。

有一天，寂公夢見至善穿僧衣披袈裟，跟他含笑告別。他趕緊起身去探看究竟，見到至善正在誦佛號，枕右臂而逝。（常熟志）

羅允枚

羅允枚太倉人。父夢一僧求寄居。及旦而允枚生。四五歲時。猶能憶前生事。一日繞柱走。頭暈仆地。自後遂失所憶。

及長。以多病棄舉業。參檗巖老人。了澈向上。復回心淨土。

康熙四十年秋。病且革。忽聞空中聲云。勝蓮居士。尚餘壽一紀。已而頓痊。因自號勝蓮。

時州人罕知修淨業者。允枚首倡念佛社三四處。蓮風大振。

五十二年秋病復作。人以為憂。允枚絕不介意。一夕夢神告曰。

沒勸人修淨業功甚大。今延沒壽矣。

允枚性慈善。凡放生育嬰賑飢諸善事。咸樂成之。年七十一。其年六月二日。徧別親友云。將於初六日辭世。至期沐浴端坐說偈曰。七十一年。拖著皮袋。今日撇下。何等自在。偈畢寂然。頃之家人哭喚不已。忽張目曰。累我更遲七日。十四日晨起曰。今日吾必行矣。亟請乾行長老暨道友某某。來助我念佛。衆至。唱佛名。至辰刻。忽聳然曰。大士來矣。合掌向西。稱佛而脫。（周安士文稿）

太倉人羅允枚的父親，有一天夢見一位僧人要求到他家借住，第二天早上，允枚就生了下來。在四、五歲的時候，允枚還能記得前生的事。有一天他繞著柱子走，忽然頭暈摔倒在地上，從此以後就不再記得前生之事。

長大之後，由於多病，無法參加文字的考試。於是就向檗巖老人參學，知道心法之要，後來他還是轉修淨土法門。

康熙四十年的秋天，他病得很危急，忽然聽到空中有聲音說：「勝蓮居

士，你還有十二年的壽命。」之後他的病就頓然痊癒，因而就自號勝蓮。

當時該州很少人知道淨土法門，於是允枚就首創念佛社，有三、四處之多，使得該州蓮風大振。

康熙五十二年的秋天，允枚的病又復發，大家都替他擔憂，他卻一點也不介意。有一晚夢見神告訴他說：「你勸人修淨業，功德甚大，現在要延長你的壽命。」

允枚的個性慈悲善良，凡是放生、育嬰、賑濟飢民等善事，都很樂意成全。

七十一歲那年的六月二日，允枚向所有的親友辭別說：「我六號就要離開人間了。」當天他沐浴後端坐說偈云：「七十一年以來，拖著個臭皮袋，今日能夠撇下，真是何等自在。」

講完偈語之後，就沒有了聲音。不久家人就哭泣呼喚不停，允枚忽然張開眼睛說：「你們連累我遲七天才能走。」

十四日早晨起床後，他說：「今天我一定要走，趕快替我請乾行長老，

及某某道友，來幫我助念。」眾人就來替他唱佛名，到七點至九點之間，忽然驚呼：「大士來了。」於是就向西方合掌，稱念佛號而逝。（周安士文稿）

周夢顏

周夢顏一名思仁。字安士。崑山諸生也。博通經藏。深信淨土法門。自號懷西居士。

嘗以衆生造無量罪。唯淫殺二業。實居大半。因著戒殺戒淫二書。其戒殺書名萬善先資。言多懇切深痛。其戒淫書名慾海回狂。又嘗輯西歸直指四卷。

乾隆四年正月。與家人訣云。將西歸。家人請以香湯沐浴。却之曰。我香湯沐浴久矣。談笑而逝。異香郁然滿一室。年八十四。

初有王孟隣者。與夢顏交。其年十一月朔。謂夢顏曰。十七日爲彌陀聖誕。吾將行矣。

至十六日。問夢顏曰。云何決定得生淨土。夢顏曰。當於念佛時。發四宏誓願。則淨因堅固。決無退轉。孟隣以為然。

十七日念佛坐逝。顏色不變。

又有余鶴亭者。見夢顏所著書。悅之。因問注生之訣。夢顏為指示法要。鶴亭歡喜奉行。未幾徧別親友。遺偈而逝。（安士文稿）

周夢顏也叫周思仁，字安士，是崑山的學官弟子。他博通經藏，深信淨土法門，自號懷西居士。

由於眾生所造的無量罪業之中，大半是殺業及淫業，因此夢顏就寫了戒殺及戒淫二本書。戒殺的書名是萬善先資，言辭懇切深痛。戒淫書名是慾海回狂，又集了四卷的西歸直指。

乾隆四年的正月，他與家人訣別說：「我要去西方了。」家人就準備香水請他沐浴，他推却說：「我早就一直以香水沐浴了。」夢顏在談笑間逝世，異香充滿屋內，享年八十四歲。

夢顏生前有叫王孟隣的朋友，那年十一月初一，他告訴夢顏說：「十七日是彌陀聖誕，那天我就要走了。」

到了十六日，他問夢顏說：「怎樣才能一定得生淨土？」

夢顏說：「在念佛的時候，要發四宏誓願。這樣的話生淨土的因就堅固，決不會退轉。」孟隣以為然。

十七日時，孟隣是坐著念佛而逝的，死後顏色不變。

又有叫余鶴亭的人，見到夢顏所著的書，非常歡喜，就前來請問往生的密訣。夢顏為他指示法要，鶴亭很歡喜的照著做。不久之後，他就向諸親友告別，留下偈語而逝。（安士文稿）

楊廣文

楊廣文字道原。吳縣人。少孤不娶。皈心淨業。歲飢。道有棄兒。輒收養之。至十數。長而後遣之。

門有乞者。教令唱佛名。即予之錢。由是乞者踵至。

每語人曰。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只此八字。是無上法門。更無他說。

乾隆三十五年得疾。其友沈炳注省之。唱佛名不絕口。明日遂逝。年六十餘。（二林居後集）

楊廣文字道原，吳縣人。他小時候父母就去世，而他也終身不娶，專心修淨土法門。飢荒之年，路邊有被丟棄的小孩，他就收養他們，共收留了十幾個，直到長大之後，才讓他們自立。

有人到門口求乞的話，他教乞兒唱佛名就給錢，於是求乞的人甚多。他總是向人說：「一心念佛，求生西方。這八個字，就是無上的法門，再也沒有別的好說的了。」

乾隆三十五年時，廣文生病。朋友沈炳去探望他，見他唱佛名不絕，第二天就過世了，享年六十餘。（二林居後集）

顧天瑞

顧天瑞。蘇州城西大邨人也。中年長齋。為念佛會。妻陸氏。亦長齋。日誦佛名甚虔。年六十三。得微疾。預知將終。沐浴易衣就寢。其姒俞氏。別室居。忽聞陸氏遙語云。吾先去。姆早晚好來也。俞氏亟遣子視之。逝矣。俞氏故長齋修淨業。居半載。無疾而逝。天瑞後數年。別諸親故。沐浴唱佛名。亦無疾而逝。事在乾隆三十五年。（二林居後集）

顧天瑞是蘇州城西大邨人，中年時持長齋，成立念佛會。他的妻子陸氏，也長齋，每天很虔誠的誦佛名。六十三歲那年，生了點小病，預先知道死期，當日沐浴後就換衣服就寢。他的妾俞氏，睡在另一間屋子。忽然聽到陸氏遠遠的向她說：「我先去了，妳早晚也來吧。」

俞氏趕緊叫她的兒子去探看，結果陸氏已經往生了。因此俞氏也就從此長齋念佛，半年之後，無疾而終。天瑞在數年之後，有一天和親友們話別，然後沐浴過後，唱佛名無疾而逝，這年是乾隆三十五年。（二林居後集）

姜見龍

姜見龍字元標。吳縣人。嘗倡設義冢。埋諸暴骼。歲飢。捐金以賑。家遂中落。習眼科以自活。

初好長生術。一夕夢至一所。巉崖幽谷。陰風颯然。急覓路行數里。忽見天日。幢幡蔽空。寶輿中一人趺坐。身金色。見龍請曰。夙生罪障。誤入險途。願見救援。輿中人言。沒能發願否。見龍稽首曰。願從今日。作佛家奴。輿中人言。甚善。明日當有比丘。導爾修行。慎勿錯過。言畢頓

失所見。

及旦。果有一僧欵門而入。爲言修行之要。無過念佛。能念佛者。決生西方。能念佛者。得不退轉。能念佛者。疾成正覺。見龍大喜。日持佛名萬餘。聲澈里巷。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示微疾。謂諸子曰。吾一心求生西方。無他戀也。

其月既望。書偈曰。脫却五濁苦。往生極樂土。七寶蓮胎圓。一念成正果。

明日將午。寂然而逝。年七十五。（姜崑成述）

姜見龍字元標，吳縣人。曾經倡導設立義冢，以埋葬暴露的枯骨。飢荒之年，他捐錢賑災。家道因此而中落，於是他就學醫眼睛以謀生。

最初他好學長生不老之術，後來有一晚，他夢見自己到了懸崖幽谷之處，那兒陰風慘慘，他急忙找路離開。走了數里之遙，忽然見到天日。而那兒幢幡蔽空，有一位全身金色的人，跏趺坐在寶輿之中。

見龍就向此人請問說：「我夙世罪障深重，誤入險途，希望您能救我。」

輿中人說：「你能夠發願嗎？」

見龍叩頭說：「我發願從今天開始，作佛家的奴隸。」

輿中人說：「很好，明天會有一位比丘，教導你如何修行，千萬不要錯過。」說完話之後，人就不見了。

天亮時，果然有一位僧人叩門而入，告訴見龍修行的法要。僧人說：「修行最重要的法門，沒有超過念佛法門的。能夠念佛的人，一定能往生西方。能夠念佛的人，一定能證得不退轉之位。能夠念佛的人，很快就能成佛。」

見龍聽後，歡喜至極。從此每天念佛名一萬餘聲，在村里巷口都能聽到他念佛的聲音。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見龍生小病，他告訴諸子說：「我一心求生西方，對其他任何事物均不依戀。」

中秋節那天，他寫了一首偈語，說：「脫離了五濁惡世之苦，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七寶蓮華的胎宮圓滿，一念不動即修成正果。」

第二天快近中午時，他就逝世了，享年七十五歲。（姜崑成述）

沈炳

沈炳字敬孚。長洲人。年十五。得喘病。過三十而劇。因發出世心。持佛名頗切。

至年五十。病益甚。自正月至五月。一息僅屬。遂矢願長齋。其友楊廣文注省之。勸持金剛經。扶起授之讀。盡卷。居三日。加持至三卷。半月而病愈。自後日以三卷爲常。持佛名不輟。夜坐輒至曉。喘病遂除。而身微傴。

閱五年。夜坐頃。自誓不取正覺。終不休歇。脊梁忽聲振。挺豎如平人。尋受五戒於旅亭會公。

炳常言。世間萬法。生滅不停。唯有一句阿彌陀佛。是大休歇處

。

又自謂念佛工夫。尤於病中得力。諸苦煎熬。獨一念炯然。不曾打失耳。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示微疾數日。其月晦。晨起盥沐畢。喘甚。回身向西。結跏念佛。其妻在旁。揮之去。已而寂然。則坐逝矣。遺言以龕殮。用荼毗法。其妻亦長齋。修淨業。已而出家為尼。

（二林居後集）

沈炳字敬孚，長洲人。十五歲那年得了氣喘，三十歲之後病情加劇。於是因而發出世之心，佛名持得頗為懇切。

五十歲那年，病得很厲害。從一月至五月之間，已經奄奄一息，於是他就發願吃長齋。

他的朋友楊廣文去看他，勸他念金剛經，並把他扶起身，教他讀完一卷。三天之後，能夠念完三卷，半個月病就痊癒。此後他就每日誦三卷金剛經，持佛名號不停，晚上往往靜坐至天亮。後來氣喘病也好了，但變得有點駝

背。

過了五年，有一晚靜坐時，他發誓不成佛不休息。忽然背脊骨振動有聲，變得豎挺和常人無異。不久之後，他就向會公旅亭法師受五戒。

沈炳經常說：「世間萬法，總是生滅不停。只有一句阿彌陀佛，才是大大的休息歇腳之處。」

他又說自己的念佛工夫，在生病中持得最得力。當時諸苦煎熬之中，他仍能一句佛號清清楚楚，不因病痛而停歇。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時，他身體數日不舒服。該月最後一天，他早晨起來盥洗之後，喘得厲害。於是他就面向西方，結跏趺念佛，並揮手叫身旁的妻子離開。後來沒有了聲音，才知道他已經往生了。

他遺言要以龕入殮，用火葬。他的妻子後來也長齋念佛，最後尚出家為尼。（二林居後集）

王恭

王恭字禮言。太倉人。為人恬澹寡嗜欲。少棄舉子業。好為詩。所居南園。故宗老文肅公別墅。竹石蕭涼。偕諸群從。觴詠自得。年五十餘。輟詩不復為。長齋修淨業。自號破有居士。年七十二時，一夕夢遊淨土。覺而志以詩。明年夏。臥疾園之潭影軒。軒前有蓮池。華未放。一蓮蘂傍崖石。獨對榻而開。色鮮好。滿二日。恭課佛名如常時。手結印而逝。而華亦萎。時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八日也。

亡何。劉河人有以乩降神者。恭子沖注叩之。乩大書曰。我破有主人也。

問今居何處。答幸登蓮界。

問頗憶家否。答何思何慮。

問家事。答南無佛。固問。又書南無佛。如是者三。遂寂。（顧成志。許培秀述）

王恭字禮言，太倉人。為人淡泊寡欲，年輕時就不參加文字的考試，喜歡寫詩。他所住的南園，是已故國家大老文肅公的別墅。他住在竹林蕭蕭，石頭涼爽的南園之內，每日和一群從屬，飲酒歌詠，怡然自得。

五十餘歲之後，他就停止寫詩，長齋修淨土法門，自號破有居士。

七十二歲那年，有一晚他夢見自己到淨土去遊歷，醒過來後寫詩以作紀念。

第二年夏天，他生病，睡在潭影軒內。軒前有蓮華池，諸蓮華尚未開敷。獨有一蓮華依傍在崖石邊，對著牀榻開了二天，花色鮮明美好。王恭如平常般念佛名之後，手結印而逝，那朵蓮華也枯萎了。當時是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八日。

王恭死後，劉河地方有人扶乩降神。王恭的兒子王沖就前往叩問，於是乩就寫道：「我是破有主人。」

兒子問他現在居住何處？他回答說，很幸運往生淨土。

兒子又問是否想家？他回答說，有何好想的。

兒子問他如何處置家務事？他回答說南無佛。兒子又再重問，他又回答南無佛。問三次都一樣，之後就不再回答了。（顧成志，許培秀述）

金奭

金奭不詳其所出。以漁為業。已而改行。斷葷血。持佛名。日萬聲不輟。

一日忽告家人曰。我見阿彌陀佛與觀音勢至矣。我將歸淨土也。次日又曰。有金蓮華來迎我。焚香安坐。以手結印而化。天樂異香。終日不散。事在宋政和六年。（淨土文）

金奭的出身不得而知，原本以捕漁為業。後來改行，並斷葷血，每天持佛名號一萬聲。

有一天忽然告訴家人說：「我見到阿彌陀佛與觀世音菩薩及大勢至菩薩，我要往生淨土了。」

第二天又說：「有一朵金色的蓮華來迎接我。」於是他焚香端坐，手結

印而逝。這時天空有音樂聲，異香滿屋，一整天都不散。這是宋朝政和六年的事。（淨土文）

吳瓊

吳瓊不詳其所出。先為僧。已而返俗。作庖人。當切肉時。口中稱佛名不輟。每教邨中人。誦經修懺。念阿彌陀佛。

後眼郭生瘤。大如雞子。乃惶怖。分遣妻子。造一草庵。晝夜梵修。

紹興二十三年秋。告邨中人曰。瓊來日。戌時去也。人皆笑之。次日晚。報諸道友曰。時至矣。好來念佛相助。

遂將布衫質酒飲盡。即寫頌曰。把盞空空。問甚禪宗。今日珍重。明日清風。

端坐合掌稱佛名。忽大聲曰。佛來也。即化去。（淨土文）

吳瓊的出身不得而知，以前曾是僧人，後來還俗當廚師。當他切肉的時

候，口裡佛號不斷。他會教邨中之人誦經修懺，念阿彌陀佛。

後來他的眼窩生瘤，有雞子般大，於是他很惶恐，就遣散妻兒，自己造一草庵，日夜修梵行。

紹興二十三年的秋天，他告訴邨中人說：「我明天晚上九點到十一點之間就要走了。」大家都取笑他。第二天晚上，他告訴同修道友說：「時間到了，你們替我助念吧。」

他又把衣衫拿去換酒，把酒喝盡後，寫了一首頌說：「我把酒喝光光，管他甚麼禪宗，今日珍重再見，明日清風徐來。」

寫完頌之後，他就端坐合掌稱念佛名，忽然大聲說：「佛來了。」於是就往生了。（淨土文）

張愛

張愛。明萬曆間中官也。晚持金剛經。閱數年。病死。至一王者所。謂曰。汝合向人間受胎。

答曰。愛持金剛經。願生淨土。不願受胎。
王者曰。汝持經功少。奈何。
愛曰。曾聞十念成就。況其久乎。
王者曰。且放還。聽持經去。
既甦。遂去之西山碧雲寺。專誦金剛經。又十一年。一日集衆曰。我以持經力。今西去矣。沐浴更衣。端坐而逝。（金剛新異錄）

張愛是明朝萬曆年間的中官，晚年時持誦金剛經。幾年之後病死，神識到了陰間的主管之處，主管告訴他說：「你應該要到人間去投胎。」

他回答說：「我有誦金剛經，希望能往生淨土，不願意到人間投胎。」

主管說：「你誦經的功德很少，沒有辦法。」

張愛說：「我曾聽說只要念十聲佛號就能往生，何況久念。」

主管說：「暫且放你回人間，讓你去誦經。」

張愛甦醒之後，就到西山的碧雲寺去住，專門誦金剛經。過了十一年之

後，有一天他集合眾人說：「我由於誦經的力量，今天要往生淨土了。」他沐浴更衣之後，就端坐而逝。（金剛新異錄）

梁維周

梁維周紹興鄞縣人。在龍潭庵為行者。年四十而瞽。無所得食。欲求死。

僧雲麗止之曰。毋徒死也。西方有佛。曰阿彌陀。子能至心稱念。不難橫截生死。瞽豈足患乎。

從之。雲麗為募飯供之。

維周念佛甚切。三年。目復明。居半月。告衆曰。吾將去矣。越三日。方午。向西坐脫。事在乾隆三十八年。（僧雲麗述）

梁維周是紹興鄞縣人，在龍潭庵當行者。四十歲那年變瞎眼，沒有飯吃，於是就想死。

僧人雲麗勸止他說：「你不要白白的死了，西方有佛，叫阿彌陀佛，你

如果能夠以至誠心稱念佛名的話，想要橫截生死之海是不難的，瞎眼又算什麼呢。」

維周因而聽勸，雲麗就替他向人募飯來供養他。

維周自此之後，念佛甚為懇切。三年之後，眼睛復明。又半個月之後，他告訴眾人說：「我要走了。」過了三天之後的中午，他就面向西方坐著往生了。當時是乾隆三十八年。（僧雲麗述）

陳瓘

陳瓘。字瑩中。南劍洲沙縣人。徽宗朝為左司諫。以直道不容。忤宰相曾布。出知泰州。崇寧中。編管袁州。已而移通州。復謫台州。

初瓘好華嚴經。自號華嚴居士。及遇明智法師。叩天台宗旨。明智示以上根止觀不思議境。以性奪修。成無作行。深有契入。

自入台州。捐書不復為文。專修念佛三昧。居五年。復承事郎。

移楚州居住。過廬山家焉。

嘗語所親曰。吾注年遭患難。所懼惟一死。今則死生皆置度外矣。尋卒。年六十五。（東都事略）

陳瓘字瑩中，南劍洲沙縣人。徽宗時當左司諫，由於正直而與當道不合。後來得罪宰相曾布，而被派到泰州。崇寧年中，被編管袁州，後來又被貶到通州，之後又放逐到台州。

陳瓘起初喜好華嚴經，自號華嚴居士。後來他向明智法師請問天台宗的宗旨，明智法師告訴他上等根器修止觀的不思議境界是，以自性而奪修行，因而成無作之修行。陳瓘對此義理，有很深的體悟。

自從他到台州之後，就把書都捐出去，再也不寫文章了，而只專修念佛三昧。在台州居住五年之後，又當承事郎的官，就移居楚州。後來家居廬山。

他曾向家人說：「我往年遭受患難之時，就怕一個死字，現在我生死都已經置之度外了。」他死的時候是六十五歲。（東都事略）

文彥博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也。歷仕宋仁英神哲四朝。出入將相。五十餘年。官至太師。嘗兼譯經潤文使。封潞國公。守洛陽。嘗致齋注龍安寺。瞻禮聖像。忽見像壞墮地。略不加敬。但瞻眎而出。

傍有僧曰。何不作禮。公曰。像既壞。吾將何禮。僧曰。先德道。譬如官路土。人掘以為像。智者知路土。凡人謂像生。後時官欲行。還將像填路。像本不生滅。路亦無新故。公聞之有省。由是慕道甚力。專念阿彌陀佛。期生淨土。晨香夜坐。未嘗少廢。每發願曰。願我常精進。勤修一切善。願我了心宗。廣度諸含識。

每見一切人。則勸以念佛。誓結十萬人緣。同生淨土。一時士大夫多從化焉。如如居士有頌贊曰。知公膽氣大如天。願結西方十萬緣。不為一身求活計。大家齊上渡頭船。卒年九十二。（東都事略。佛

法金湯。蓮宗寶鑑）

文彥博字寬夫，是汾州介休人。在宋朝仁宗、英宗、神宗及哲宗時，當了五十餘年的將軍相國之官位，當到太師，還曾兼任譯經潤文使，受封為潞國公。

他守洛陽的時候，曾到龍安寺齋僧。當他瞻禮聖像的時候，忽然見到損壞的佛像墮落地面。他也不加以恭敬，只眼睜睜看著就走出來了。

旁邊有位僧人就說了：「為什麼不禮佛呢？」他說：「塑像已經壞了，要禮什麼佛呢？」

僧人就說：「古代大德說，譬如官路上的泥土，有人把泥土挖了來塑像，有智慧的人知道這塑像原來是路上的泥土，而凡夫則認為生出了一尊塑像。後來官員要巡行，於是又把塑像拿去填官路。塑像本來就不生不滅的，而官路也無所謂新造的官路或舊的官路。」

他聽了以後有所領悟，修行就更加賣力。他專門念阿彌陀佛，期望能往生淨土。早晨燒香禮佛，晚上靜坐念佛，不曾間斷。常發願說：「希望我能

夠經常很精進的修行一切的善事，希望我能夠了達心性之法，以廣度諸眾生。」

他見到任何人，一概勸對方念佛。他發誓要使十萬人念佛，求生淨土，當時許多士大夫都因此而念佛。如如居士寫了首頌贊給他，偈上說：「知道潞公膽氣如天般大，發願結十萬西方淨土緣，不只為自己求解脫生死，願大家齊上船度到彼岸。」他往生時九十二歲。（東都事略、佛法金湯、蓮宗寶鑑）

陳瓚

陳瓚。字廷裸。江南常熟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官刑科給事中。直言被斥。家居一意淨業。

有客過之。呵曰。爾不聞大鑒之論唯心者乎。何厭垢而欣淨為。答曰。唯心淨土。發之大鑒。而非自大鑒始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佛固先言之矣。蓋懼人以不淨之心。求淨土也。非曰土無垢淨

也。且樂邦之可樂也。不獨華池珠閣。鳥音風樹云爾也。吾幸而與群聖人遊。被無量光。經無數劫。證無生忍。成無上道。濟無邊衆。誠樂矣。客以客之禪樂垢土。而我以我之禪樂淨土。禪無客無我。樂無垢無淨也。客無庸呵我矣。

隆慶初。渡起吏科。萬曆中。累官刑部侍郎。

十六年七月。臥疾。誦佛名益虔。故事京師大臣。三品以上。暑月賜冰。既置冰於榻前。衆見冰中湧出七級浮屠欄楯鉤綴。窗格玲瓏。移時冰漸消。塔影漸瘦。頃之氣絕。而影沒矣。

陳瓚字廷裸，江南常熟人。嘉靖三十五年中了進士，當上刑科給事中，因為講話正直而被排斥，於是就回家專修淨業。

有一次，客人來拜訪，而呵斥他說：「你沒有聽說大鑒禪師所說的唯心論嗎，為什麼要厭離此垢土，而欣慕彼淨土呢？」

他回答說：「唯心淨土的說法，大鑒禪師雖然弘揚，但他却不是最初如此說的人。佛陀早就說過，佛是我們的心造作出來的，所以說心就是佛。之

所以如此說，是怕我們以不清淨的心，來求清淨的淨土之故，並非是說國土沒有垢穢與清淨的分別。而且極樂世界的可愛樂之處，不僅僅是蓮花池、珠寶樓閣、鳥和樹的說法聲而已。是因為我們有幸和眾聖人同遊該處，同被無量光所照觸，能經無數劫之後，證得無生法忍，成就無上的佛果，濟度無邊的眾生，那才是快樂之所在。你以你的禪法來愛樂垢穢之土，而我以我的禪法來愛樂清淨之土。禪法其實是沒有你也沒有我的，愛樂也是沒有垢穢和清淨之分別的。所以，你實在不需要呵責我呀。」

隆慶初年，他又到吏科任職。在萬曆年中，官做到刑部侍郎。

在萬曆十六年的七月，他臥病在床，因此誦佛誦得很虔誠。在京師的大臣，只要是三品以上的官，夏天皇上都會賜冰塊。陳瓚把皇上賜的冰塊，放在病榻之前。大家都見到冰裡湧出七級的佛塔，有欄楯、鉤綴、窗格等物，玲瓏有緻。後來冰漸漸溶化，塔的形狀也慢慢瘦小。等到陳瓚斷氣時，塔影也消失了。

丁明登

丁明登。字劍虹。江浦人。萬曆中。受三皈於雲棲。自號曰蓮侶。四十四年。登進士第。官泉州推官。遷知衢州。

所至輒以佛法勸人。法應杖者。聽納米以贖。贍諸獄囚。遇夏月。修獄舍。給諸囚香薷飲。葵扇。冬月與之椒薑。擇醫視病者。人與念珠一串。教令念佛。

崇禎中。受菩薩戒。我朝順治二年冬。病劇。十一月朔。具疏白佛。求生淨土。日焚一疏。至第十日。飲粥如常時。面有光艷然。徧勸戚友。俾修淨業。則身就枕而逝。

丁明登字劍虹，江浦人。萬曆年中，在雲棲寺受三皈依，自號蓮侶。萬曆四十四年，中了進士，當上泉州的推官，後來又到衢州當知縣。

他經常以佛法勸人。人民犯了法，應受杖罰的，他就准許可以繳納米糧來代替。對待獄囚則是夏天替他們修理監獄，給他們葵扇，讓他們喝香薷，冬天則讓他們喝椒薑，並且找醫生替他們看病。還送犯人每人一串念珠，教

他們念佛。

在崇禎年中，他受了菩薩戒。在清朝順治二年的冬天，病重。十一月初一那天，他寫了疏給佛，求生淨土。每天他都焚燒一篇疏。到了第十天，他和平常一樣飲粥，臉上顯出大紅光，徧勸親友要修淨業之後，就躺在枕頭上往生了。

何曇遠

何曇遠。廬江人。宋御史中丞萬壽之子也。少奉法。持菩薩戒。年十八。居父喪。哀毀成疾。遂歸心淨土。請僧數人於家。懺悔宿業。久而益虔。

一夕轉經竟。衆僧已眠。曇遠忽自歌誦。僧異而問之。曰。見佛身黃金色。光丈餘。自西而至。幡華翼從。充滿虛空。佛熙怡微笑。詔曇遠速去。

曇遠素羸弱。至是神色壯厲。便取香華散之空中。至五更。忽然

而終。宅中芬香。數日乃歇。

何曇遠廬江人，是宋朝御史中丞何萬壽的兒子。他少年時就學佛，並持菩薩戒。十八歲時，由於喪父，悲傷過度而生病，於是就專修淨業。他請數位僧人到家裡來拜懺，懺悔宿世的罪業，越修越虔誠。

有一晚，誦經已畢，僧人都已睡覺了，曇遠却一個人誦唱起來。僧人被吵醒，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我見到黃金色的佛，有一丈多的光芒，從西邊到此地，虛空中充滿了幡蓋、天花及隨從。佛陀很和藹的微笑著，叫我趕快去。」

原本很衰弱的曇遠，現在神色變得很強壯猛厲。他拿了香和花，散到空中去供養佛。到了五更時，他就往生了。屋內的香氣，數日之後才散。

吳克已

吳克已。字淑之。自號鎧庵居士。居於婺之浦江。嘗苦目疾。或勸令持圓通大士號。從之。疾良已。遂起深信心。讀楞嚴至空生心內

。猶雲點太清。豁如發蒙。既讀宗鏡錄。久之。有悟入。著法華樞鍵。回向極樂。曰。不讀法華。無以明我心本具妙法。不生安養。無以證我心本具妙法。如來諄諄示誨。智者懇懇宏經。佛祖垂慈。初無異轍也。

乾道中。寓蘇州。與寶積實公為蓮社。命工繪十界九品圖於兩廡。一示萬法唯心。一指西方涇路。社友鍾離松為之記。

嘉定七年冬。終於寶山。遺言以僧禮茶毗。壽七十五。

吳克已字復之，自號鎧庵居士，住在婺州的浦江。他的眼睛有病，有人勸他念圓通大士的名號。他念了之後，眼病就好了，於是他對佛法起了深重的信心。他讀楞嚴經，讀到「心內所出生的虛空，猶如太虛空中的一點點雲朵時」，心頭有如蒙昧初開。讀了宗鏡錄之後，日日思索，慢慢的有所悟入。

他寫法華樞鍵，以回向往生極樂。書中說：「如果不讀法華經的話，是沒有辦法明白自己本自具足的妙法。如果不求生淨土的話，是沒有辦法證明

自己本自具足的妙法的。如來諄諄的開示教誨往生極樂，智者大師的懇切宏此法華經。佛陀和祖師的慈悲，完全是一樣的。」

乾道年中，他住在蘇州，和寶積寺的實公，成立蓮社，請人在兩廡中，畫十界九品圖。主旨有二，一個說明萬法唯心，一個指示往生西方的捷徑。社友鍾離松，為此事寫了篇文章記述。

嘉定七年的冬天，他在寶山往生，遺言要和僧人一樣火化，享年七十五歲。

吳毛

吳毛。青陽吳氏僕也。平時持齋。誦佛名。兼修衆善。左艮玉兵渡江。吳氏合家避去。毛獨居守。兵至。被七鎗而死。

亂定家主反。毛復甦曰。我以宿業。當受豬身七次。因今生齋戒念佛。以七鎗散冤。今佛來接引。注生西方矣。

語畢。合掌而逝。事在順治元年。（果報聞見錄）

吳毛是青陽吳姓人家的僕人，平時持齋念佛，也做諸善事。左良玉的兵渡江時，主人全家都避難去，只留吳毛看守房子。兵卒到青陽城時，吳毛身中七鎗而亡。

等戰亂平定之後，主人回到家裡，這時吳毛甦醒過來說：「我因為宿世的罪業，應當要當七次的豬。因為這輩子持齋念佛的緣故，所以中七鎗來消這七次豬身的冤業。現在佛來迎接我，我要往生西方了。」

說完之後，他就合掌而逝，這是在順治元年發生的事。（果報聞見錄）

嶺南白鸚鵡

白鸚鵡。嶺南一士人所畜也。晨朝必誦觀音號。白衣呪。兼能誦歸去來辭。赤壁賦。及李白諸詩。或晨課未畢。導以詩文。不應也。一日謂士人曰。我從西方來。還從西方去。其夕奄然而化。（見聞錄）

嶺南有位讀書人，養了一隻白鸚鵡。牠早晨一定誦觀音的聖號及白衣呪

，此外牠還能誦歸去來辭、赤壁賦，及李白的詩。若是牠的早課尚未作完，就要牠誦詩文的話，牠總是不予理會。

有一天，他向主人說：「我是從西方來的，我現在要回西方了。」當晚牠就往生了。（見聞錄）

張師誠

張師誠字心友。號蘭渚。湖州歸安人。父夢日輪照窗。寤而生師誠。母早故。事父以孝聞。

少年登科第。歷任封疆。為江蘇巡撫。見蘇城殺業甚夥。屢出示勸戒。遇放生河等處。則嚴捕魚之禁。署中不宴客。不殺生。

已而長齋奉佛。棲心淨土。自號一西居士。擇前賢淨土論說。輯涇中涇又涇一書。

道光八年。年六旬餘。乞假歸里。靜居斗室。一意西歸。逾年卒。臨終時誦彌陀經畢。纔舉佛號。至第五聲。寂然而逝。（張蘭渚年譜。汪石心述）

張師誠字心友，號蘭渚，湖州歸安人。他的父親夢見太陽照著窗户，醒來時師誠誕生。母親很早就故世，以孝順父親聞名。

師誠少年時即登科第，歷任封疆大臣。當江蘇巡撫的時候，見到江蘇城內的人民殺業甚重，因此屢次出示昭告，勸戒百姓少殺生。在有放生河的地方，一定嚴格執行禁止捕魚的法令。官署中不宴賓客，也不殺生。

後來他就長齋念佛，專修淨土法門，自號一西居士。並把前賢的淨土論說，輯成徑中徑又徑一書。

清道光八年，師誠六十餘歲時，請假回鄉里。他安靜的居住在小房間裡，一心一意想往生西方，第二年就死了。臨終之時，他誦完彌陀經之後，才念了五聲佛號，就去了。（張蘭渚年譜、汪石心述）

黃武城

黃武城泰州養堰人。世業儒。遇法宗和尚導以念佛。

康熙十年。染微恙。沐浴更衣。請法宗至。決擇臨終四關。忽猛省。頓斷恩愛。不容妻孥相見。一心念佛。

三日後。趺坐合掌而逝。（蓮藏）

泰州姜堰人黃武城，家裡世代是讀書人。法宗和尚與他有緣，教他念佛法門。

康熙十年時，武城生小病，他就沐浴更衣，請法宗和尚來，研商臨終四關如何過。於是突然猛省，頓然斷除對家人的恩愛，不再與妻子兒女見面，一心一意念佛。

念了三天佛之後，他就盤腿坐合掌而逝。（蓮藏）

吳如庵

吳如庵濈州人。入籍常州宜興縣。生平信向佛乘。參璞中和尚。遂修淨業。

康熙十二年夏。示微疾。以數珠分給子女。教之修持。其姻親俞有光注省之。與如庵談及念佛法門。如庵曰。念佛之法。須間也念。忙也念。行坐也念。夢寐也念。乃至鬼哭神號無不念。才是眞念佛的人。欲得此眞念者。只在一信字。沒當緊信。沒當緊信

乃說偈曰。參神念佛本非歧。三聖慈悲引我西。普勸世人勤念佛。白蓮臺上見阿彌。

遂命家人朗念佛號。趺坐而逝。（蓮藏）

徽州人吳如庵，遷居到常州宜興縣。原本參禪，後來向璞中和尚請法後，就轉修淨土法門。

康熙十二年的夏天，他生小病，就把念珠分給子女，並教子女修淨土的方法。

親家俞有光來探他的病，和他談起念佛法門，如庵就告訴他說：「念佛的方法是，空閒時也念，忙碌時也念，走著時也念，坐著時也念。睡夢之中也念，鬼哭神號之時也念，這才是真正念佛的人。想要做到真念，就全在一個信字。你一定要確實相信，你一定要確實相信。」

如庵又說了一首偈語：「參禪與念佛本來是一樣的，西方三聖慈悲接引我生西，普勸世間的人要勤力念佛，就能坐在白蓮華臺見彌陀。」

於是他就叫家人朗聲念佛號，在佛號聲中他趺坐而逝。（蓮藏）

俞有光

俞有光新安人。幼居宜興。與吳如庵同修淨業。日持佛號五千。金剛經三卷。發願往生。

後見如庵西歸。益加精進。書念佛緊要四字於床右。以自警策。

康熙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徧別親友。作偈曰。西方淨土是吾家。一句彌陀度歲華。清磬數聲明月上。此身隱坐白蓮華。

初八日示微疾。謂家人曰。吾去。汝等切莫啼哭。當念佛相送。

十二日。閉目寂然。眷屬圍繞。忽張目曰。念佛緊要。言訖而逝。年七十八。（蓮藏）

新安人俞有光，幼時住宜興。他和親家吳如庵同樣修淨土，每天念佛號五千聲，金剛經三卷，發願求生西方。

後來他見到吳如庵西歸的情形之後，就更加精進念佛。他還寫了「念佛緊要」四個字在床頭的右邊，自我警策。

康熙二十三年三月三日，有光徧別親友，還作一首偈說：「西方極樂淨

土是我的家，每天念阿彌陀佛度歲月，清脆引磬聲中明月光下，我身穩坐白蓮華臺之上。」

初八日他的身體稍有不適，他告訴家人說：「我去的時候，你們千萬不要啼哭，要念佛送我走。」

十二日那天，他眼睛閉著沒有說話，氣氛很安靜，眷屬圍繞身旁。這時他忽然張開眼睛說：「念佛非常緊要。」說完就去世了，享年七十八歲。（蓮藏）

惲又騑

惲又騑常州人。素誦金剛經。長子嗣曾。季子皐聞。皆修淨業。其年春。又騑疾作。二子呈蓮藏一函。又騑甚喜。二子曰。大人既信淨業。可不從此修持。又騑遂以佛誕日茹素。日持佛號萬聲。至五月二十六日。諸子進參劑。又騑不服。曰。藥醫不死病。乃舉念珠云。佛度有緣人。

時舉家忽聞蓮華香。諸子驚異。請曰。大人此際意況若何。答曰。月白風清。香烟滿路。遂面西端坐而逝。事在康熙三十九年。（蓮藏）

常州人惲又騑，平常誦金剛經。他的長子嗣曾，及幼子皐聞，都修淨土法門。

往生的那年春天，又騑生病。學佛的兩個兒子就把蓮藏一書拿給他看，他看了甚歡喜。兩個兒子就說：「既然父親大人相信淨土法門，何不現在就開始修呢？」於是又騑就在四月八日佛誕日開始吃素，並且每天念一萬聲佛號。

到了五月二十六日，兒子們拿人參劑給他吃，他不服用。他說：「藥只能夠醫不會死的病。」他又舉起念珠說：「佛陀度化有緣之人。」

這時全家忽然都聞到蓮華的香味，諸子很驚異，問他說：「父親大人，您現在的情況怎麼樣了？」

又騑回答說：「月亮皎白，微風清爽，路上充滿芬芳的烟香。」於是就

面向西方，端坐而逝。這是康熙三十九年的事情。（蓮藏）

蔡鵬九

蔡鵬九字資萬。蘇州西洞庭山人。世為賈。鵬九則好二氏書。與高人逸士遊。後遇唯然和尚。勸修淨業。始誦佛經。舉放生會。已而持長齋。自號虛白居士。

亡何得疾。以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八日。終於家。

先一夕。洗浴。將旦。集家人與訣。謂曰。世間眷屬。報盡則離。圖久長者。當結法緣。若輩勉之。衆哭。曰。勿哭。為我齊聲唱阿彌陀佛。

淚謂其子曰。吾蔬食者一年矣。喪中設祭享賓。勿用肉。沒若憶我。須常斷殺。能斷殺者。是為孝子。勉之。

遂轉面向西而逝。及將殮。遷尸於堂。向西如故。其子跪而祝之。面始仰。卒年五十。（一行居集）

蔡鵬九字資萬，蘇州西洞庭山人，家裡世代業商。他喜歡看老子及佛家的書籍，愛和高人逸士結交。後來遇到唯然和尚，勸他修淨土法門。於是他才開始誦經，舉辦放生活動。後來又持長齋，自號虛白居士。

後來生病，於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八日，在家裡逝世。

臨終前一晚，他先洗澡。天將亮時，集合家人話別說：「業報盡了之後，就要和世間的眷屬離別。想要和家人長聚的話，就要結西方淨土的法緣才行，你們要盡力去做才好。」眾人聽後都哭泣，他說：「不要哭，你們要齊聲為我唱阿彌陀佛的佛號。」

鵬九又告訴他的兒子說：「我吃素已經一年了，因此在我的喪期之中，祭祀及宴賓客的話，不要用肉。如果你想念我的話，就要經常斷除殺生之舉。能夠斷除殺害畜生，才是孝子，要盡力去做。」

說完之後，他就把臉轉向西方而逝。即將入殮之時，家人把他的遺體搬到廳堂去，而他的臉還是面向西方。於是他的兒子就跪著求他，他的臉才向上仰。鵬九死時五十歲。（一行居集）

唐滬和

唐滬和。不詳其出。身列武庠。初不信因果。晚年與鑒機子遊。始信向。因教以受持十念法。精進不懈。年九十六。示微疾。忽躍起合掌曰。佛來迎我。溘然而逝。（蓮宗集要）

唐滬和，身世不詳，出身官方的武術學校，最初不相信因果。晚年時與鑒機子交遊，才開始信因果之事。鑒機子就教他十念法門，他精進不懈的照做。

九十六歲那年，生小病。有一天，他忽然坐起來合掌說：「佛來迎接我了。」於是就去世了。（蓮宗集要）

陳君魁

陳君魁。池陽貢生也。遇淨川老僧。指示念佛。遂長齋戒殺。精勤禮念。晝夜不輟。發願印龍舒淨土文。結菩提緣。

未半年。兩覩阿彌陀佛。身滿虛空。末後又見。自知注生時至。沐浴焚香。手執數珠。端坐而化。（蓮宗集要）

陳君魁是池陽被薦舉的學者。遇到淨川老僧，指示他念佛法門之後，就長齋戒殺，很精進勤力的禮佛念佛，晝夜都不停止。他又發願印贈龍舒淨土文，和眾人結菩提緣。

念佛不到半年，他就兩次見到阿彌陀佛，全身充滿虛空中。後來他又再見到阿彌陀佛，這時他知道往生的時間到了。於是就沐浴焚香，手裡拿著念珠，端坐而逝。（蓮宗集要）

陸士銓

陸士銓字近堂。蘇州元和人。始習扶鸞淅。歸玉壇為弟子。後為壇友祈疾。神教禮梁皇懺。士銓因禮懺發心。遂詣天寧庵受菩薩戒。會有寂根菩薩。自極樂國來。降於玉壇。開闡淨土法門。教人痛念生死。屏絕歧趨。一心念佛。先後凡十一會。由是與會者。始知回

向極樂。然故習未忘。多有出入。

唯士銓一意持名修觀。誦法華經。長齋一二年。尋得瘍疾。漏下減食。遂開肉戒。而疾亟。臥床不能起。自知將終。愧悔甚切。

先殄前七日。屏葷腥。連稱阿彌陀佛。有女年十餘。戒以持齋念佛。去時勿哭。

及病革。目光上燭。若有所見。口稱白蓮白鶴。及諸上善人。遶連稱佛佛。右脅而逝。異香滿室中。時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八日也。年三十九。

已而諸友詣壇。叩士銓生處。王天君報曰。陸子大幸。若非臨終正念。幾至墮落。現已得生西方邊地矣。

其明年五月朔。士銓降壇示諸子曰。有一件最切己事。人人不能逃。人人多忘却者。汝知之乎。現前爾等。四大輕安。精神强健。曾不思一旦臥病於床。魂離魄散。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前路茫茫。毫無把握。隨業輪轉。受苦無窮。

唯有平生虔修淨業者。到時自見佛來接引。生蓮華中。受諸快樂。壽命無量。

諸子有志斯道者。當講信行願三事耳。信者。信西方之有淨土。猶此城之有閻胥。婆婆在東。猶此城之有婁葬。婆婆既實實是有。淨土豈不實實是有。同在圓明覺海之中。舉念可到。亦猶同處一城之內。舉足可到也。

既信得淨土決定可到。又須信念佛法門。如穿衣喫飯一般。穿衣免凍。喫飯免飢。念佛免生死。

今日信明日不信。未為眞信。終身信。一念忽不信。未為眞信。從今日去。直至命終。一信到底。更無纖毫疑惑。方為眞信。

既信有西方矣。又信有念佛法門矣。空言讚歎。何益生死。故凡發信心者。即當如教奉行。今日信。今日即行。明日信。明日即行。切不可曰。我今後生。且待老年未晚。不見道青冢多埋紅粉骨。黃泉半是黑頭人。何老年之可待也。

又不可曰。我父母之事未完。兒女之債未了。且待閒暇無事時未晚。豈知無常迅速。鬼使臨門。不可向他道。我父母之事未完。兒女之債未畢。且待閒暇無事時。然後來也。

又有勇猛一時。懈弛一時。是謂人而無恒。譬如雞之抱卵。必其息息不離於卵。俾熱氣相續。方能生育。若今日抱之。明日去之。未有能生者也。涵養蓮胎。亦復如是。

至願之一字。尤為緊要。世間信佛念佛者。固不乏人。然或求現生富貴。或求來世福壽。得好人身。不至墮落。此為背佛意指。佛教你出生死。你偏要入生死。佛教你生極樂。你偏要住娑婆。一生信行。盡付東流。譬如耕田。下了稗子。而望其生苗也。有是理乎。

故發眞信者，當行眞行。行眞行者。當發眞願。盡此一生。決定不生天上人間。決定要生西方淨土。如此念佛。方為隨順佛語。不至唐喪光陰。諸子勉之。

其後四年。嘗再降黃敬敷家。勖勉同壇。語多切至。（一行居集。西方公據書證）

陸士銓字近堂，蘇州元和人。起初他學的是扶鸞之術，皈依為道教的弟子。後來有一次，他替壇友求神治療疾病，神教他們要去禮梁皇懺。士銓禮懺之後，發心學佛，就到天寧庵去受菩薩戒。

不久之後，又有寂根菩薩從極樂世界來降壇，開示淨土法門，教人要痛下決心，思念生死的問題，不要走歧路，要一心念佛。寂根菩薩先後降了十一次壇，於是諸壇友才知道要回向往生極樂世界。但是由於他們的陋習無法忘掉，所以修的多不如法。

只有士銓能一心一意持佛名號修觀想，並誦法華經。長齋一、二年之後，得了潰瘍。由於拉肚子減少飲食，於是就開了肉戒。結果病情加重，病臥床上起不了身。這時他自己知道要命終了，非常的慚愧和悔恨。

死亡前七天，他就不再吃葷腥，不停稱念阿彌陀佛的名號。他告戒十餘歲的女兒要吃素念佛，父親去時不要哭。

當病危急之時，他眼睛向上看，似乎見到東西，口裡說：「有白色蓮華，有白鶴，有諸上品的善人。」又連連稱叫佛佛，最後枕右臂而逝，滿室充滿異香。當時是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士銓享年三十九歲。

士銓死後，他的道友就扶鸞問他生到何處。有個叫王天君的就降壇說：「陸先生很幸運，若不是臨終時有正念，幾乎要墮落惡道，現在他已經往生西方的邊地了。」

第二年的五月初一，士銓自己降壇告訴諸友說：「有一件最切身的事，沒有人能逃得掉，但大多數的人却都會忘掉，你們知道是什麼事嗎？現在你們身體健康，精神飽滿，但你們可曾想過，一旦臥病在床，魂魄離散之時，東西南北分不清，眼前的道路渺茫，沒有把握該往何處走。這時只有隨業力輪轉，受無窮的痛苦。

「而只有平生虔誠修淨土法門的人，臨終時會見到佛來接引，生到蓮華之中，受諸快樂，壽命無量。

「各位有志要修淨土的人，要講求信行願這三件事。信是指相信西方有

淨土，好比此城有閻胥這個地方。相信娑婆世界在東方，好比此城有婁葑這個地方。娑婆世界既然實在是有的，淨土又怎麼會沒有呢？二處同樣都是在圓滿光明的正覺大海之中，一動念就能到達。就好比二處同樣在一座城之內，動腳走就可以到達。

「既然相信淨土一定可以到，又必須要相信念佛法門，是和穿衣吃飯同樣的。穿衣可以免受寒凍，吃飯可以免受飢餓，而念佛可以免受生死。

「如果今天信，明天不信，這不叫做真信。如果終身都信，有一念忽然不信，也不叫做真信。必須要從今天開始，一直到命終，一直信到底，並無纖毫的疑惑，才叫做真信。

「既然相信有西方淨土，又相信念佛法門，而如果只是口頭讚歎的話，對生死又有什麼益處呢？所以凡是發了信心的人，就要照著佛所教的法門去修行。今天相信就今天開始修行，明天相信就明天開始修行。

「千萬不可以說，我現在還年輕，等老的時候再修還不算晚。難道沒有見到路旁的墳墓裡，埋的多是青少年，黃泉裡面，一半是黑頭髮的人嗎，豈

可以等到老了再修呢？

「也不可以說，我尚未事奉完父母，兒女的眼前債也尚未償還，等有空沒事的時候再修也不晚。要知道無常是十分迅速的，鬼差卒使臨門的時候，是不可能向他們說，我的父母尚未事奉完，我的兒女尚未養育成人，且等我有空沒事的時候，你們再來吧。

「有的人修行是勇猛精進一陣子之後，就又懈怠鬆弛一陣子，這就叫做沒有恆心之人。譬如雞孵卵，必須一刻也不離開卵，以便熱氣相續，方能孵育出小雞。若是今天孵一下，明天又不孵，小雞是不可能生出來的。蘊涵養育蓮胎，也是一樣。

「至誠發願求生西方，尤其緊要。世間信佛念佛的人，固然不少，但他們有人求的是此生的富貴，或求來世的福報長壽，或求來世也得人身，不至墮落三惡道，這些都違背佛陀的意指。

「佛教你要出生死，你偏偏要入生死。佛教你要生極樂世界，你偏偏要住在娑婆世界。結果使得一生的信佛及修行，盡付東流水。譬如耕田，下了

稗子，卻希望長出稻苗來，有這種道理嗎？

「所以發真的信心，就要真的修行。真的修行，就要發真的願望。要真願盡此一生，決定不生到天上或人間，決定要生到西方淨土。這樣念佛，才是真的隨順佛語，不至於白白的浪費光陰。各位要努力呀。」

四年後，士銓又再降壇黃敬敷的家裡，勉勵壇友，語氣十分懇切至誠。

（一行居集、西方公據書證）

馬榮祖

馬榮祖字宁艮。浙江秀水人。少能文。弱冠補諸生。父母早逝。事繼母甚謹。

年三十。得咯血疾。又五年。疾甚。進食輒吐。有僧祥峰者。未出家時。與榮祖習。及是參學還。宿慧頓開。信解通利。榮祖心異之。語及卻病方。祥峰曰。

子病殆非藥石所能療。子能放下萬緣。觀佛念佛。日久功深。坐

斷無明。無量劫來。生死重病。直下解脫。渾何身病之患乎。

榮祖瞿然有省。遂長齋修淨業。病良已。先是夜夢虛空中。湧出壽字。不可算數。光明爛然。已而覩梵書。云阿彌陀佛。一名無量壽。亦名無量光。適與夢符。益自喜。以為宿緣在是矣。尋讀六祖壇經。默契法原。愧悔交加。

後詣山陰大覺林。受三皈五戒。日持佛名三萬。阿彌陀經金剛經各一周。兼修淨觀。暇輒邀諸梵侶。晝夜課佛名。

其年正月下旬。自蘇歸。閱月病作。三月初。臥床不能起。謂所親曰。我從三十五歲。發菩提心。唯求嚴淨佛土。利益衆生。雖卿相之榮。視同敝蹤矣。今即沈疴在體。然一念歡喜心。未曾少變。庶幾臨終正念。直注西方耳。

或問數口嗽嗽。何以善後。曰。此有天焉。非吾所及也。

至十八日。晚云。明日要大懺悔。晨起搭衣禮佛。向西端坐。誦阿彌陀佛名數百。及雲棲發願文。盡炷香。乃就寢。

又三日云。三聖現前為我說法。我常在大光明中。其明日又云。菩薩以淨水沐我。洗我夙垢。頓獲清涼。樂不可言。

向晚。有友沈鴻調來視。問念佛否。曰念。鴻調曰。不可著相。曰。即心即佛。何著之有。

遂屏諸穀食。日飲茶二醆。已而唯飲淨水者二日。方向午。謂家人曰。佛來迎我。連舉阿彌陀佛。右脅而逝。時乾隆五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也。年四十八。無子。遺命不立後。

時祥峰和尚方閉關蘇州文星閣。修念佛三昧。其年冬。夜夢三人入室。南向坐。其一僧服。旁兩居士。神儀儼然。上有白光覆頂。祥峰禮足矣。問三憲何來。僧服者曰。西方來。祥峰曰。莫非阿彌陀佛國中人否。曰然。

因問何名。三人同聲曰。沒名甚麼。祥峰曰。弟子法名達文。僧服者曰。卻來妄語。祥峰曰。眞也非妄。

僧服者又問。沒名甚麼。祥峰曰。弟子法名達文。僧服者云。還要妄語。祥峰曰。弟子實非妄語。如何上座云我妄語。

僧服者曰。一切衆生。以妄爲眞。執假爲眞。故受輪轉。若有智者。知是妄語。即無輪轉。沒莫自迷失本眞心。當知眞心無心。眞知無知。覺知乃魔。佛無知覺。沒當信受。莫懷疑惑。

祥峰言下開悟。復進曰。上座之說。的是佛法。不可思議。請問上座。既自阿彌陀佛國中來。可曾見阿彌陀佛否。

左一人答曰。我向沒說。沒終不信。沒須親見始得。三人齊起。各向祥峰頂上一拍。爲說偈曰。應當勤精進。修諸淸淨業。因深則果實。愼勿生疑惑。

又曰。諸法從心生。諸法從心滅。心法本來空。取舍不可得。

又曰。生佛心法等。譬如夢中鏡。如幻三摩提。沒已知少分。

偈畢。忽見馬榮祖。嚴整威儀。頂禮三人。三人即騰空。向西而去。空中樂音嘹亮。佛聲朗然。

榮祖更向祥峰三拜。曰。蒙師勸我修淨業。皈依三寶。今已生淨土。得大安樂。故求菩薩。來演妙法。以報深恩。又向祥峰三拜。合掌念佛。向西而去。

適晨鐘乍發。遽然而覺。向晨書之為紀夢篇。祥峰後隱婁江福城院。臨終。預知時至。念佛坐脫。（一行居集。西方公據書證。染香集）

馬榮祖字宁良，浙江秀水人，少年時即能寫文章，二十歲時後補學官弟子。父母很早就過世，事奉繼母很恭謹。

三十歲時，他得了吐血的疾病。五年之後，病得甚嚴重，只要一吃東西就會吐。

祥峰和尚在未出家之前，和榮祖很熟。參學回來之後，宿昔的智慧頓然得開，對佛理信解通利。榮祖心理覺得很奇怪，就向他請問治病的方法，祥峰說：

「你的病不是藥石能夠治的，只要你能放下一切，觀想佛，心口念佛，

日子久功夫深之後，就能在禪坐中把無明斷除。這樣無量劫來的生死重病，都能夠當下就解脫了，身體的病又何需擔心呢？」

榮祖聽了猛然有所醒悟，於是就長齋並修淨土法門，後來病就好了。學佛之後，他先是晚上夢見虛空之中，湧出數不盡的壽字，每個壽字都光明燦爛。後來他閱讀佛經，才知道阿彌陀佛也叫無量壽，也叫無量光，名號剛好和他的夢境相符，心裡益加歡喜，認為此是宿世的因緣。不久他又讀了六祖壇經，內心默默知道諸法的根源，因此而產生了慚愧及悔恨交加的心情。

後來榮祖就到山陰的大覺林寺，受三皈五戒。於是就每日持佛名號三萬聲，彌陀經及金剛經各誦一遍，又修淨土觀法。有空時就邀請同修道友，晝夜念佛名。

往生的那一年正月下旬，他從蘇州回來一個月之後，就病了。三月初，在病床上起不來，這時，他告訴親近的人說：「我從三十五歲發菩提心之後，就只求能夠莊嚴佛淨土，利益眾生。即使是上卿宰相的榮銜，我也視如過往之雲烟。現在雖然身有重病，但我這一念的歡喜心，一點都沒有變。我就

只等臨終時正念，直接就往生西方而已了。」

有人問他，家裡尚有嗷嗷待哺之人，往後的日子怎麼辦？他回答說：「自有老天爺幫忙，我已無能為力了。」

到了十八日的晚上，他說：「明天要大大的懺悔一番。」第二天早晨起床後，他就穿上海青禮佛，向西方端坐後，誦了數百聲佛號，又念了雲棲發願文。等到一柱香都燒完，才上床休息。

三天之後，榮祖告訴大家說：「西方三聖現身在我面前，為我說法，我經常都處於大光明之中。」

第二天，他又說：「菩薩用淨水洒我，替我洗除夙世的污垢。我頓然獲得清涼，此種快樂無法用言語來形容。」

傍晚時，朋友沈鴻調來探視，問他有沒有念佛？他說有念。鴻調又說：「不可以著相。」他回答說：「心就是佛，那裡有什麼相可著。」

之後，榮祖就不再吃飯，每天只喝二壺茶。最後兩天，就只喝白開水而已。臨終那天，才剛中午，他就向家人說：「佛來迎接我了。」連念幾聲佛

號之後，他就右側臥而逝。當時是乾隆五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享年四十八歲。榮祖沒有兒子，遺囑也不要過繼立後代。

祥峰和尚當時方在蘇州的文星閣閉關，修念佛三昧。那年的冬天，有一晚他夢見有三個人進入他的房間，面向南邊坐著，中間那位穿著僧服，旁邊兩位是居士。他們的神采儀容很莊重，頭頂上有白光覆蓋。

祥峰向他們頂禮之後，問他們說：「三位大德從何處來？」穿僧服的回答說：「從西方來。」祥峰又問：「莫非是阿彌陀佛國土中的人？」穿僧服的回答說：「是的。」

於是祥峰又問三位大德的大名，這時此三人同聲說：「你叫什麼名字？」祥峰說：「弟子法名達文。」穿僧服的說：「說謊呀。」祥峰說：「是真的，不是假的。」

穿僧服的又問：「你叫什麼名字？」祥峰又說：「弟子法名達文。」穿僧服的說：「還是胡說。」祥峰說：「弟子沒有胡說，為什麼上座說我胡說呢？」

穿僧服的說：「一切的眾生，都把假的當成真的。由於眾生執著假的以為是真的，所以受到六道輪轉的果報。若是有智慧的人，知道是虛妄的，就不會有輪迴了。你不要再迷失自己本來的真心了。要知道，真心就是沒有心，真知就是無所知。有覺有知是魔，佛是無知無覺的。你要相信此言，不要懷疑。」

祥峰聽後心得開悟，又問說：「上座所說的，的確是不可思議的佛法。請問上座，您既然從阿彌陀佛國中來，可曾見到阿彌陀佛？」

左邊的人回答說：「我就算向你講了，你也還是不會信，必須要你親自見到才行。」於是三人一起站了起來，每個人都向祥峰的頭頂上拍了一下，各為他說偈語如下：

「你應當要勤力精進，修行諸種清淨之業，種因深則結果實在，千萬勿對此生疑惑。」

「諸法即是從心所生，諸法亦是從心所滅，心與心法本來即空，亦不可取亦不可捨。」

「眾生心佛即是諸法，譬如夢境亦如鏡像，亦如諸幻化三昧法，此中真意汝已稍知。」

三人講完偈語之後，祥峰忽然見到馬榮祖把衣襟拉整齊之後，向此三人頂禮，然後三人就騰空向西而去。此時空中音樂之聲嘹亮，念佛聲朗朗然。

而榮祖轉向祥峰三拜說：「承蒙法師勸我修持淨業，皈依三寶。現在我已經得生淨土，獲得大安樂。所以我求菩薩來為你演說妙法，以報答你的深恩。」說完又再向祥峰三拜，然後合掌念佛，向西離去。

這時早晨的鐘聲方響起，祥峰就醒了過來。於是就在那天的早晨，把這件事寫下來，題目叫做紀夢篇。祥峰後來隱居婁江的福城院，臨終前他預先知道往生的時辰，坐著念佛而逝。（一行居集、西方公據書證、染香集）

彭希涑

彭希涑字樂園。號蘭臺。蘇州元和廩生。即二林居士淞子也。年二十六。舉於鄉。

少喜蔬食。成童後即長齋。五年已而得咯血疾。始開肉禁。然因病發心。遂信向佛乘。持六齋。誦華嚴經。日課西方佛名。求生淨土。雖舟車南北。未嘗廢忘。

二林居士以雲棲注生集。事詞太略。欲重加採葺。續以近今故事。甫創其凡。希涑欣然任之。與妻顧氏。篝燈鈔寫。成書九卷。名曰淨土聖賢錄。刻行於世。又嘗手書法華經一周。累年始竣。

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三日。病瘧且痢。自房中出。就母寢。絕口不及家事。日唯勸母念佛。曰。他日西方好相見也。

先殁前三日。請澄谷和尚至床前設几案。受三皈五戒。懺悔發願。益加懇至。自言一二日間。淨念現前。寶池蓮華。宛然可掇也。

十三日早。命家人張接引佛像。移榻向西。仍請澄谷和尚至。曰。煩師助我念佛。至晚口喃喃誦佛名。右脅而逝。異香滿室中。年三十三。

顧氏名韞玉。早慧能詩。年二十九得疾。亦念佛坐逝。（蘭臺遺

稿）

彭希涑字樂園，號蘭臺，是蘇州元和的學官弟子，也是二林居士的姪子。二十六歲時，鄉試中得以錄取。

他從小喜歡吃蔬菜，長大後就持長齋，五年後因為得了吐血的病，才開始吃肉。

他由於得病，而開始發心學佛，持六齋戒，誦華嚴經。每天念佛名，求生淨土。即使南北奔波，也不忘念佛求生西方。

二林居士因為蓮池大師輯的往生集事蹟太簡略，想要重新加以採集，並添加近代及當今之人往生的事蹟。希涑很歡喜的做這份工作，和妻子顧氏，夜夜點燈鈔寫，完成了九卷的淨土聖賢錄，並出版流通。他又手抄法華經一遍，幾乎一年才完成。

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三日，希涑得了瘧疾又下痢。然而他從房中出來，服侍母親就寢時，絕口不提及處理家裡的事，只是每天都勸母親念佛，他說：「這樣的話，將來好在西方極樂世界見面。」

臨終前三天，他請澄谷和尚到病床前設桌椅，受三皈五戒及懺悔發願的時候，非常的懇切至誠。他說在這一、二日之間，他由於淨念現前，可以很清楚的看見七寶池及池中的蓮華，彷彿觸手可及般。

十三日的早上，他叫家人把阿彌陀佛的相掛起來，又把病床移向西邊，仍然請澄谷和尚來。他向和尚說：「麻煩師父替我助念。」到了晚上，他口裡喃喃念著佛號，右側臥而逝。這時滿屋子充滿異香，享年三十三歲。

他的妻子顧韞玉，小時候就很聰明，能夠作詩。二十九歲時生病，也是坐著念佛而逝的。（蘭臺遺稿）

彭紹升

彭紹升法名際清。字允初。一字尺木。蘇州長洲人。幼聰穎。年十六。為諸生。明年舉於鄉。又明年。捷南宮。以名進士終於家。

初不信佛。好世間文字。志存利濟。忽自省曰。吾未明吾心。奈何。或告以道家修鍊法。習之。三年不效。

後讀佛書。爽然曰。道之所歸在是矣。始信向佛乘。慕梁谿高宗憲。廬山劉遺民之為人。故又號曰二林。以兩公修學地。同名東林也。

性純孝。居母喪。宿殯側者三年。父歿。建念佛道場。又願以平日所誦華嚴經十部。彌陀經一千部。金剛經一千部。佛號一千萬聲。代父回向西方。

已而盡棄所習。專心竺教。好方山永明之書。尤推蓮池憨山。為淨土之前導。年二十九。斷肉食。又五年。從聞學定公。受菩薩戒。自是不復近婦人。以知歸子自稱。嘗言志在西方。行在梵網。

後閉關文星閣。修一行三昧。顏所處曰。一行居。又令畫工繪極樂世界圖。悉本淨土三經。依正莊嚴。凡四易稿。閱半載乃成。

又憫末法衆生。不具正眼。互相抵觸。著一乘決疑論。以通儒釋之閡。著華嚴念佛三昧論。以釋禪淨之諍。著淨土三經新論。以暢從上蓮宗未竟之旨。其居士傳。善女人傳。淨土聖賢錄。隨機接引。世

多傳而誦之。

又嘗醵金萬兩。權入出息。以創佛堂。刋教典。飯僧衆。開近取堂以周窮乏。置潤族田以贍貧族。舉恤鰥會以濟孀居。立放生會以全物命。

於蘇杭僧舍。屏居十餘年。日有課程。預為終制。俾無立後。乾隆六十年秋。下痢。仍居文星閣。入冬。精神漸耗。將諸善會貲。一一屬付其姪祝華。令以後永久勿替。

有僧眞淸。問曾見瑞應否。紹升曰。有何瑞應。我大事在來年開印日耳。

至嘉慶元年。正月二十日淸晨。作辭世偈云。出沒閻浮塵點身。流離瑣尾竟何因。而今驀直西方去。瞥眼收回萬劫春。

遂西向趺坐。念佛而脫。時果為署中開印日。年五十七。（居士傳。二林居集。一行居集。觀河集。彭氏家譜。僧眞淸述）

彭紹升法名際淸，字允初，也叫尺木，是蘇州長洲人。幼年時即聰明伶

俐，十六歲時為學官弟子，十七歲時鄉試中式，十八歲時會試中式，最後以著名的進士身分死於家裡。

他最初不信佛，喜歡世間法的文字，立志要利益救濟眾生。有一天忽然省悟說：「我還不明白我的心呢，有什麼辦法呢？」於是有人告訴他道家的修鍊法，他就去修習，結果三年下來都沒有效。

後來他讀到佛書，才恍然大悟說：「原來道路在這裡呢。」從此以後就信向佛法，由於他仰慕梁谿的高宗憲，及廬山的劉遺民此二人之為人，於是自號二林，因為此二公的修學地方，都在東林之故。

紹升個性孝順，母親亡故之後，他在墳墓旁邊住了三年。父親亡故之後，又建念佛道場，把平日誦的十部華嚴經、一千部彌陀經、一千部金剛經及一千萬聲佛號，都回向亡父往生西方淨土。

後來，他就把以往所學的一切，全都拋棄，專心學佛法。他喜好方山禪師及永明禪師的著作，尤其推崇蓮池大師及憨山大師，為淨土法門的導引前輩。二十九歲時斷肉食，五年之後跟從定公聞學法師受菩薩戒，從此就不再

親近婦人。他稱自己是知歸子，說自己的志願是往生淨土，而以梵網經的菩薩戒作為修行。

後來他在文星閣閉關，修一行三昧，把所居住的地方，題名為一行居。他又請人依照淨土三經上所言的依報及正報情形，畫極樂世界的圖。一共改了四次稿，歷經半年才完成。

紹升又憐憫末法的眾生，不具備正法眼，因此在解理及修行上互相抵觸。於是他就著一乘決疑論，以貫通儒家和佛家的隔閡。著華嚴念佛三昧論，以疏解禪宗及淨土宗之諍論。著淨土三經新論，以暢談以前蓮宗諸大德未說完全之旨意。其他尚有居士傳、善女人傳、淨土聖賢錄及隨機接引等書，流通出版，甚多人傳閱。

他又募款萬兩黃金，以利息所得，用來創建佛堂，刊行佛教書刊，供養僧眾。又開辦近取堂，以周濟貧窮困乏之人。設置潤族田，以贍養貧困的族人。創舉恤鰥會，以救濟寡婦。設立放生會，以保全牲畜之生命。

紹升在蘇州杭州的僧舍，隱居十餘年，每日有固定的功課與進程。這是

他預先為自己臨終前所制定的，以免亡後無以樹立。

乾隆六十年的秋天，他下痢，那時仍住在文星閣。到了冬天時，精神愈來愈差。於是他就把所有的善款，一一吩咐姪兒祝華，叮嚀以後要永遠做下去而不可以更替。

僧人真清問他說：「你有沒有看到什麼祥瑞的徵兆？」紹升回答說：「有什麼祥瑞的徵兆，我的臨終大事在明年的開印日。」

到了嘉慶元年的正月二十日清晨，紹升寫了辭世偈云：「在閻浮提頭出頭沒塵點劫之色身，如此顛沛流離瑣瑣碎碎原因何在，直到如今驀然直往西方淨土去也，瞥眼紅塵濁世收回萬劫來之春光。」

寫完偈語之後，他就向西方趺坐，念佛而逝。當天果然是官署中開封印的日子。紹升享年五十七歲。（居士傳、二林居集、一行居集、觀河集、彭氏家譜、僧真清述）

呂蔚若

呂蔚若錢塘人。樂善好施。篤修淨業。茹素二十餘年。晨夕課誦無間。

嘉慶三年二月朔。抱疾。時茗溪章銓因事至杭。舍其家。夜夢一僧趺坐庭中唱佛。因問念佛何為。僧曰。呂某有善根。不日當歸極樂國土。君未知之耶。

覺而異之。晨告其子文燕。愀然曰。吾父正月下旬。即屬付後事。謂於二月七日。注生淨土。今公夢如此。信矣。

至初六日。其臥室徧滿蓮華香。經宿不散。翌日清晨。香愈烈。自云阿彌陀佛與諸菩薩來矣。乃趺坐合掌。唱佛號而逝。章銓為之傳。（染香集）

錢塘人呂蔚若，樂做善事喜好布施，很虔敬的修行淨土法門，吃素二十餘年，早晚課誦不間斷。

嘉慶三年二月初一，蔚若生病。當時茗溪人章銓，有事情到杭州來，住

在他家。晚上他夢見有位僧人，趺坐在庭院中唱佛名。章銓就問僧人為什麼念佛，僧人說：「呂蔚若有善根，這些日子就要去極樂世界了，你不知道嗎？」

章銓醒過來後覺得很奇怪，天亮時就告訴蔚若的兒子文燕。文燕聽後很憂懼的說：「家父在正月下旬的時候，就已經把後事交代了，他說他二月七日就要往生淨土。而現在你又作了這個夢，我就只有相信了。」

到了初六，蔚若的臥室充滿蓮華的香味，整晚都不散。第二天的早晨，香味更濃烈。這時蔚若說：「阿彌陀佛和諸菩薩來了。」於是就趺坐合掌，唱佛號而逝。章銓因此為他作傳。（染香集）

曾庚

曾庚江蘇寶山人。印顯觀察之子也。壯年舉賢良。不求仕進。好善樂施。尤喜放生。家中絕宰殺。有僧授以念佛法門。遂篤信力行。

嘉慶十三年九月。下痢。自知不起。念佛愈切。

至十月二日。告家人曰。我歸期在今日矣。汝等為我稱佛名。一切事不許告我。自起作書。別其歸戒師智照和尚。踰刻。令家人焚香。合掌正念而逝。（染香集）

曾庚是江蘇寶山人，他的父親曾印顯，位至觀察。壯年時他被薦舉為賢良，而他的個性不追求當官，喜好做善事，樂於布施，尤其熱衷放生，家裡不准宰殺畜牲。有僧人教他念佛法門，他十分相信，身體力行。

嘉慶十三年的九月，曾庚拉肚子，於是他知道自己可能不行了，念佛更加努力。

到了十月二日，他告訴家人說：「我今天就要走了，你們要替我助念，其他一切事情都不可以告訴我。」他就起身寫信，向歸戒師智照和尚告別。十五分鐘之後，他就叫家人燒香，自己合掌而逝。（染香集）

陸西橋

陸西橋。以字傳。蘇州人。年少有才。而省試屢黜。乃慨然發出

世心。與妻周氏。同修淨業。膝前止一女。未嫁。一日西橋示疾。謂周氏曰。後七日吾行矣。汝勿令我女知之。恐其哭泣亂人正念。周氏曰諾。至期。盥沐更衣。面西端坐。誦阿彌陀經。至白鶴孔雀句。舉目仰面。若有所見。寂然而逝。此嘉慶六七年間事也。（往生近驗錄）

蘇州人陸西橋，以書法好而有字帖流傳於世。年輕時即有才華，但省試屢不中。因而有出世之心，於是和妻子周氏，同修淨業。他們只有一個女兒，尚未出嫁。

有一天西橋生病，他告訴妻子說：「七天之後我就走了，妳不要告訴女兒，免得她哭泣，亂了我的正念。」妻子答應他不說。

到期之日，西橋就沐浴更衣，面向西邊端身正坐，誦阿彌陀經。誦到「白鶴孔雀」的地方時，他抬頭舉目向前望，似乎見到什麼東西似的。於是就寂然而逝。這是嘉慶六、七年間的事情。（往生近驗錄）

淩樹

淩樹字吉人。松江婁縣庠生。喜講性理之學。言行篤實。鄉黨敬之。

晚年閱雲棲法彙。遂發信心。常靜坐念佛。晨夕有定課。時松人多未知念佛法門。淩樹實倡之。繼起者遂衆。

嘉慶十二年秋。得疾。謂所親曰。我去必趁中秋好月色。至中秋夜。果念佛而逝。時明月如晝。（染香集）

淩樹字吉人，是松江婁縣的學官弟子。喜歡講說宋明之理學，言語行為十分篤實，鄉黨都敬重他。

晚年時他閱讀蓮池大師的雲棲法彙，於是就對淨土法門產生了信心，經常靜坐念佛，早晚有定課。當時地方人士大多不知道有淨土法門，由於淩樹的提倡，學的人日漸眾多。

嘉慶十二年的秋天，淩樹生病，他向親近的人說：「我去的時辰，一定要在中秋節的好月色之中。」到了中秋節的晚上，他果然念佛而逝，當時正

是明月如晝。（染香集）

沈暢

沈暢字紫林。元和武生。為人沈靜。以訓蒙自給。既而歸心淨土。凡念佛七。期必與焉。節間解館。及歲終。輒居南禪寺念佛。一日忽謂其子曰。吾欲歸去。其子訝之。越日示微疾。招沙門數人助念。合掌而逝。

有顧居士者。亦居南禪念佛。先暢而去。西歸時。家人皆聞蓮華香。欲為延僧助念。

居士曰。無庸。我已坐蓮華中。見佛放光照我。我時在光中。不須燈燭也。如是三日。吉祥而蛻。香三日始歇。事在嘉慶十五年。（西歸見聞錄）

沈暢字紫林，是元和地方的武生。為人很沈穩安靜，以教私塾維生。後來他學淨土法門，凡是有佛七，一定參加。凡有節慶，就不上課。歲末年終

時，就住在南禪寺念佛。

有一天他向兒子說：「我要走了。」兒子很驚訝。第二天他的身體就不太舒服，於是就請了數位沙門來助念，在念佛聲中，他就合掌而逝了。

另外有一位顧居士，也是住在南禪寺念佛的，他比沈暢走的還早。臨終之前，家裡的人都聞到蓮華的香味，想要替他請僧人來助念。

顧居士說：「不用了，我已經坐在蓮華之中了，我見到佛放光照我，我時刻都在佛光之中，不須要點燈燭。」這樣三天之後，很安祥的往生了。而香味又持續三天才消散。這是嘉慶十五年時的事。（西歸見聞錄）

蔣龜蒙

蔣龜蒙會稽人。壯年遊幕四方。樂行善事。尤注意淨土一門。嘉興楞嚴寺念佛堂。及放生會。皆其倡建。

晚年旋家。作淨室三間。為棲息地。中供阿彌陀佛像。日課洪名十萬聲。數年不間。

嘉慶十六年某月。預知時至。臨終前三日。徧辭親友。至期邀僧十人。於靜室念佛。自趺坐庭中。僧衆繞行持名。日將午。正當行香。合掌而逝。（染香集）

會稽人蔣龜蒙，壯年時遊歷四方當幕僚。為人樂行善事，特別喜歡修行淨土法門。嘉興楞嚴寺的念佛堂及放生會，都是他倡導建立的。

晚年回家後，他建了三間淨室，作為棲息之地，中間的屋子供阿彌陀佛之像。他每天念十萬聲佛號，數年不間斷。

嘉慶十六年某月，他預先知道自己離去的日子。因此在臨終前三天，他向諸親友告辭。臨終那天，他邀了十位僧人，在靜室中念佛，他自己則趺坐在庭院中。將近中午時，僧眾在庭院中繞著他行香持佛名號，他就在此時合掌而逝。（染香集）

曹聖友

曹聖友嘉善人。嘗患風病。手足癱瘓。進香杭之天竺。於佛前發

願。念佛求生。誓不退轉。從此行住坐臥。佛聲不絕。念至切處。必痛哭流涕。如是者十年。

嘉慶十六年七月十一日。令其子到北港荻秋庵。請僧六人。來家念佛。十四日僧至。聖友曰。吾十六日當西去。請師等三日相助。感謝不淺。

即於是日始。每日念香十枝。行坐相半。聖友日隨之。至十六日晚。坐香甫及二寸。遂化去。（染香集）

嘉善人曹聖友，曾經中風，因此手腳癱瘓，臨終前十年，他有一天到杭州的天竺寺進香，他就在佛前發願，要念佛求生西方，絕對不退轉。從此以後，他無論行住坐臥，佛號不絕。念到懇切之時，一定會痛哭流涕。如此精進十年，毫不間斷。

到了嘉慶十六年的七月十一日，他叫兒子到北港的荻秋庵，去請六位僧人來家裡念佛。十四日時，僧人抵達他家。聖友向他們說：「我十六日就要往生西方了，請師父們助念三天，真是感激不盡。」

從十四日開始，僧眾就每天念十枝香，一半坐著念，一半行進中念，聖友每天都跟著做。到了十六日的晚上，香才坐到二寸時，聖友就往生了。（染香集）

馮庭桂

馮庭桂。蘇州元和人。受持五戒。嘗於普福禪院。禮華嚴法華兩經。每日千拜。寒暑不間。後居南禪亦然。禮經之暇。即念佛不輟。如是二十餘載。

嘉慶十八年春。預知時至。徧辭親故。安然念佛而逝。異香三日。（染香集）

馮庭桂是蘇州元和人。他受持五戒，曾經於普福禪院，禮華嚴經及法華經，每天拜一千拜，不管寒冬或溽暑，都不間斷。後來到南禪寺居住，也是如此。在禮拜二經之餘暇，則是佛號不斷，如此有二十餘年。

嘉慶十八年的春天，他事先知道往生的時刻，於是就和諸親友告別，然

後才安然念佛而逝。室內異香，在他往生三天之後才散。（染香集）

浦文榮

浦文榮。吳江人。中年皈依接待寺僧祥謙。秉受五戒。發心念佛。求生西方。數十年日課佛號不輟。有二子一出家胥江禪院。亦常至父舍。父子兄弟。同心念佛。

嘉慶十八年。文榮年七十。感微疾。自知時至。命二子同稱佛號。合掌而逝。室中異香。竟日不散。（染香集）

吳江人浦文榮，中年時皈依接待寺的祥謙法師，並受五戒。從此發心念佛，求生西方，數十年日日佛號不斷。他有二個兒子，一個到胥江禪院出家。出家的兒子也經常回父親的家，和父親及兄弟，一起念佛。

嘉慶十八年，文榮七十歲。有一天，他覺得不舒服，知道自己往生的日子到了。於是就叫兩個兒子一起念佛，他就合掌而逝。室內有異香，一天都不散。（染香集）

鄭兆榮

鄭兆榮字廷勳。吳江盛澤人。自幼茹齋好善。中年賈於漢口。家漸起。而善心益厚。

先是有同事妻某氏。因病入冥。神責不孝。欲奪其命。氏急求免。神曰。爾欲消罪。須向善人涂大均商之乃可。氏醒。如其言。乃獲免。

其涂大均者。素修淨業。兆榮至戚也。兆榮聞其事。遂信向念佛。日漸加功。慨然捐貲萬金。開善堂。濟貧困。回向淨土。客至無事。不交一言。

晚年。自將久備杪杭壽木售人。時懷數珠及錢。注諸貧里。施勸念佛。遇隆冬號寒。雖解衣衣人。所不惜也。

嘉慶十八年十二月。染微疾。至望日。子欲辭之他注。兆榮曰。去宜速歸。吾行有日矣。

至期。面西趺坐。眷屬環立。兆榮曰。為我念佛。菩薩降臨矣。

衆聞異香。移時而化。年七十八。（染香集）

鄭兆榮字廷勳，吳江盛澤人。從小就吃素好做善事，中年時在漢口做生意，逐漸富裕起來，而善心更加深厚。

先是某同業的妻子生病，夢中進入陰間，陰曹的神責備她不孝順，要讓她死。婦人急求赦免，神說：「妳如果想要消罪的話，必須要向善人徐大均商量才可以。」女人醒來之後，照著神的吩咐去做，而終於獲得赦免。

徐大均是兆榮很親的親戚，平素就修淨土法門。兆榮聽聞這件事之後，就修淨土法門，且一天比一天用功。他又很慷慨的捐了一萬兩黃金，用來開善堂，救濟貧困之人，把功德回向淨土。客人來拜訪，如果沒有什麼事的話，他就一句話也不和客人說。

晚年時，他將自己已經準備了很久的杪杉壽木出售。平時總是帶著念珠和錢，去貧困的鄉里家裡，布施錢財給他們，並勸他們念佛。遇到很寒冷的冬天，他往往會把自己身上穿的冬衣布施給人，一點也不吝惜。

嘉慶十八年十二月時，他生小病。十五日那天，他的兒子有事要去別的

地方。兆榮說：「去辦完事後就趕快回來，我不久就要走了。」

到期那天，他面向西邊趺坐，眷屬都環繞他站著。兆榮說：「你們替我助念，菩薩已經來了。」眾人都聞到異香，不多久他就往生了，享年七十八歲。（染香集）

吳濂

吳濂字芑謀。元和庠生。父奉佛。與師林寺某僧善。父病。僧頻來問疾。開示念佛法門。濂在旁聞之。恍然有省。遂棲心淨業。為人簡默。雖念佛無間。人不知也。

年三十餘。家貧。以教讀為業。試前列。無喜色。嘗語所知曰。我之志。固有大者在也。

一日小腹忽起一瘤。醫治罔效。瘤潰。血流不止。因賦詩二絕。一云贅瘤還繫贅瘤身。自歎今生半廢人。四大本來無我相。皮囊雖好不多春。

一云。不用良方不用醫。自家有病自家知。從今晝夜彌陀佛。證到金剛不壞時。

臥病兩月。病苦日劇。念力益堅。臨沒前三日。預知時至。屏家人勿近。至期。請名僧數人助念。跏趺合掌而終。時在嘉慶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染香集）

吳濂字芑謀，元和地方的學官弟子。他的父親學佛，和師林寺的某位僧人是好朋友。當他父親生病時，這位僧人常來探病，並向他父親開示念佛法門。吳濂在旁邊聽到，恍然有所省悟，於是就開始修淨業。由於他為人簡樸沈默，因此雖然一直在修念佛法門，卻沒有人知道。

三十餘歲時，由於家貧，就以教人讀書為業。考試雖然名列前矛，但卻面無喜悅之色。他曾跟知心的朋友說：「我另有大的志向呢。」

有一天，他的小腹忽然生了一個瘤，醫治無效。後來瘤潰爛，流血不止。他就寫了兩首詩，一首說：「贅瘤還是繫留在贅瘤之身吧，自我感歎此生已是半廢之人，地水火風四大本來無有我相，皮囊雖然完好但日子已經不多

。」

另一首說：「不需要用良方也不需要醫治，自己身體有病自己應該知道，從今天開始晝夜都念彌陀佛，念到能得證金剛不壞之身時。」

在他臥病的二個月之間，病痛雖然日甚一日，而他念佛的力量卻更加堅定。臨終前三天，他事先知道，就叫家人不要靠近他。臨終那天，他請數位有名的僧人來助念，他就跏趺坐合掌而逝。當時是嘉慶十九年的二月二十三日。（染香集）

沈廷瑜

沈廷瑜。嘉興北版人。性端謹。遇事必躬為之。而信口佛聲。滔滔不絕。人或笑之。皆所不顧也。如是數十年。自云。念佛愈能熟。處事愈詳明。

年七十三。示微疾。忽語家人曰。佛來也。為我炳燭。手自焚香而絕。時嘉慶十九年三月十九日也。（染香集）

沈廷瑜是嘉興北版人，個性端正嚴謹，事情一定親自完成。平常隨口念佛，滔滔不絕。即使有人笑他，他也不管。如此數十年下來，他的心得是：「念佛念得越熟，待人處事就越明白。」

七十三歲那年生小病，有一天忽然告訴家人說：「佛來了，幫我拿著蠟燭。」於是他就自己點香而亡，當時是嘉慶十九年三月十九日。（染香集）

施靜巖

施靜巖華亭人。性端謹。作事周密。為人謀。必盡心。親族多賴之。

嘉慶二十三年春。臥病。藥餌罔效。入夏病劇。其表兄鄭慧莽來視。憫之曰。弟病亟矣。何不念阿彌陀佛。經云。臨終十念亦得往生。

靜巖曰。我恨平日未知念佛。今不能念矣。奈何。遂大哭。

慧莽曰。無妨。弟聽我念。心中觀想可也。

即朗唱佛名。靜巖亦高聲隨誦。纔數十聲。忽曰。阿彌陀佛並諸菩薩。多在目前。言畢而逝。（染香集）

施靜巖是華亭人，性情端正嚴謹，作事很周到仔細。替人做事謀劃，一定盡心盡力，親人及族人都很依賴他。

嘉慶二十三年的春天，他臥病在床，醫藥都無效。到了夏天時，病情更加嚴重。他的表兄鄭慧莽來探望他，很憐憫的對他說：「表弟你的病已經很危急了，怎麼不念阿彌陀佛呢？經典上說，臨終的時候，即使只念十口氣，也是可以往生的。」

靜巖說：「我真恨我平常不知道要念佛，現在已經都不能念了，怎麼辦呢？」於是就放聲大哭。

慧莽說：「不要緊，表弟你注意聽我念，心裡頭觀想佛相就可以了。」於是慧莽就大聲唱佛名，靜巖也高聲隨著誦，才誦了數十聲，他忽然說：「阿彌陀佛和諸菩薩，都在我的前面。」說完他就去世了。（染香集）

張孝林

張孝林。號鹿泉。華亭人。奉佛甚虔。好施與。告急者無弗應。日誦金剛彌陀諸經。並持佛號萬聲。

嘉慶二十三年。晨起。告家人曰。吾夢蓮華開矣。明年正月某夜。炷香向西。朗誦彌陀經及心經各一周。澆頂禮者三。趺坐合掌。默持佛號。至夜半。含笑而逝。異香滿室。

先是孝林第四子，名驥鍾。隨父修淨業。施與周急。亦如孝林。自奉甚薄。蔬食終年不厭。事親孝。

母死。哀毀骨立。嘔血數升。曰。父有三兄在。我去矣。即趺坐母柩前。默持佛號。閱三日。捻珠而逝。載入郡志。（染香集）

張孝林號鹿泉，華亭人。信佛虔誠，樂於布施。只要向他告急，他一定幫忙。他每天誦金剛經及彌陀經，並誦佛號一萬聲。

嘉慶二十三年底，他有一天早上起床後，告訴家人說：「我夢見我的蓮華開了。」第二年的正月某一天的晚上，他點香後，面向西方誦彌陀經及心

經各一遍，又三頂禮佛相，然後趺坐合掌，默念佛號。到了半夜，他含笑而逝，異香滿室。

先前孝林的第四個兒子驥鍾，也跟隨父親修淨業，布施窮困，周濟急需者，也和孝林一樣。他很節省，吃蔬菜整年都不厭倦，事奉雙親很孝順。

當他母親死時，他哀傷得骨瘦如柴，吐血數升後說：「父親有三位哥哥可以奉養，我可以安心去了。」於是就在母親的棺木前趺坐，默念佛號。三天之後，手握念珠而逝。這件事記載在華亭的郡志之中。（染香集）

方剛

方剛字鐵華。華亭庠生。與蓮生庵主洵庵為方外交。知念佛法門。由是長齋念佛。精進數年。

嘉慶二十三年秋。染疾。自知不起。絕食飲水。命其弟邀洵庵夜話。謂曰。承師開示念佛法門。遵以修行。今我於十五日去矣。感不去心。故相邀一別耳。至期能來一助為望。

遂口占一聯云。十念堪憑。休放過臨終一念。衆生可憫。先了却自己三生。

屆期洵庵至。剛曰。頃已見大和尚接引。可急焚香。念佛千聲即去矣。衆稱佛名。果至千聲。合掌而瞑。（染香集）

方剛字鐵華，是華亭地方的學官弟子。他和蓮生庵的庵主洵庵法師是朋友，因而得知念佛法門。於是就長齋念佛，精進修行數年。

嘉慶二十三年的秋天，他生病，知道不會好。於是就不吃東西，只喝水。他叫弟弟請洵庵法師來家裡夜談，他告訴法師說：「承蒙法師開示念佛法門，我因而遵守修行，現在我十五日就要往生了。因此內心十分感念您的恩德，所以特別邀請您來話別。希望我臨終時，能請您來助念。」

方剛又說了一付對聯：「十念往生實在可依憑，千萬別放過臨終一念的希望。衆生輪迴實在可憐憫，但度衆必先自己能了却三生。」

臨終那天，洵庵到了之後，方剛說：「方才我已經見到接引往生的大和尚了，現在趕快燒香吧，我念完千聲佛號就要往生了。」於是衆人就稱佛名

，果然在一千聲佛號之後，方剛就合掌而逝。（染香集）

潘萬宗

潘萬宗。吳江黎涇港人。中年喪子。發出世心。詣南海佛頂山。求蘇悟和尚薙染。

悟公曰。爾有母在。未可也。況修行不在出家。得一良友。不時熏習足矣。萬宗乃已。

晚年長齋奉佛。下體素患癬疾。至是忽升頭面。甚重。欲赴水自盡。

方外友定川止之曰。疾從業起。業由心生。如其含怨沈波。則迷根深植。後生益苦。可不懼耶。若能悔悟自責。隨緣忍受。益其進修。則禍為福基。所以經歎修行正念。而臨終尤甚。祇為心力難思故也。

萬宗言下豁然。由是念佛愈勤。一載後。疾良已。

嘉慶二十四年仲夏時。見淨室門上油雲盤旋。隱露葫蘆放光狀。心竊異之。是年十月朔。示微疾。又三日。沐浴更衣。端坐繩床。令妻助稱佛號。移時而寂。

妻為焚衣。火滅後。灰燼中現三聖像。眉目分明。衣摺畢具。又於招魂日化一襯衫。灰上現大字數十。皆赤色。惜為無知者掃去。遠近歎異。年六十六。（染香集）

潘萬宗是吳江黎溼港人，中年時兒子死亡，於是發了出家的心，就到南海的佛頂山，求藏悟和尚剃度。

悟公告訴他說：「你的母親尚在世，所以不可以出家。何況修行不一定要出家，只要有一位善友，能夠時常熏習，就夠了。」萬宗聽後，才不再求剃度。

晚年時，他長齋念佛。本來他的陰部長癬，現在忽然長到頭和臉上，而且甚為嚴重。於是他就想投水自盡。

他的方外之交定川法師制止他說：「疾病是業力的關係，而業力是由心

而起的。如果你含著怨恨投水自盡，那麼迷惑的根就植得更深，下輩子也更苦，豈不是太可怕了嗎？若是你能後悔覺悟，自我責備，隨緣忍受這種痛苦，再加上更加努力修行。這樣一來，此番的災禍反而會成為你福報的基礎。所以經典上常讚歎修行的正念，而臨終時的正念更是重要，因為心的力量是不可思議的。」

萬宗聽後，豁然大悟。於是就更勤於念佛，一年後，病就好了。

嘉慶二十四年的五月，萬宗見到淨室門上畫的盤旋油彩雲，隱約露出葫蘆放光的形狀，他心裡暗覺訝異。那年的十月初一，他生小病。三天之後，他就沐浴更衣，端坐在禪床上，叫妻子助念，不久就往生了。

萬宗往生後，他妻子為他焚衣。火滅之後，在灰燼中現出西方三聖之像，而且佛菩薩像的眉目分明，連衣服的摺痕都清清楚楚。替他招魂的那天，火化他的一件襯衫，在灰上現出了數十個赤色之字，很可惜却被無知者掃去。這下子，遠近的人都驚歎不已。萬宗享年六十六歲。（染香集）

沈舒華

沈舒華號苧茶。錢唐孝廉。自幼敬信三寶。力行善事。嘗刋佛經及諸善書印施。戒殺放生等事。尤實力奉行。

中年受五戒。長齋奉佛。專心淨土。日誦彌陀名號五萬聲。數十年無間。晚選甯郡教職。辭不赴。繪趺坐蓮臺圖以見志。

一夕五鼓。忽睹室中光明。以為天曉。遽起禮拜。未幾復暗。閱半月。早誦甫畢。覺體傴倦。仍默持佛名不輟。明日晚。合掌而逝。時在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染香集）

沈舒華號苧茶，是錢唐地方的孝廉。從小就敬信三寶，盡力做善事。曾經印經書及善書與人結緣，戒殺放生等事，更是身體力行。

他在中年時受五戒，從此長齋念佛，專修淨業，每天念彌陀佛的名號五萬聲，數十年不間斷。晚年時被選為甯郡的教書職務，他推辭不就任，畫趺坐蓮臺圖，以表明自己的心志。

有一晚五更天時，他忽然見到屋內很光明，以為天亮了，就急忙起身禮

佛。而不久之後，一切又都恢復黑暗。半個月後，有一天早課才做完，他就覺得身體疲備，但他仍不停的默念佛號。第二天晚上，舒華就合掌而逝了。當時是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染香集）

沈虞尊

沈虞尊。震澤麻園濱人。自幼至老。念佛日課。無有間斷。臨終前一日。徧召親友告別。屆期澡浴易衣。出坐堂中。合掌念佛而逝。卒時室中異香。達於鄰里。年六十七。（染香集）

沈虞尊是震澤麻園濱人，從小到老，每天念佛的日課，沒有間斷過。臨終的前一天，他把親友都找來告別。第二天，他沐浴更衣之後，到廳堂上坐著，合掌念佛而逝。死時室內充滿異香，鄰里都聞得到。享年六十七歲。（染香集）

馬敬修

馬敬修。松江金山縣人。中年好道。與里中同志數人。共修淨業。行願切實。樂善不倦。戒殺放生。尤為勇猛。會參一和尚。暨松濤和尚。相與提持。益切求生之願。即受優婆塞戒。苦志數年。

後病頤腫。轉側維艱。然志不稍懈。適松濤和尚來問疾。留之念佛相助。三日後。自見床前有金小塔。凌空而下。兼有四色蓮華。鮮盛異常。

乃合掌謝衆曰。導師來矣。連稱佛號而瞑。（染香集）

馬敬修是松江金山縣人，中年好出世法，與鄉里中同志數人，一起修淨業，願望與修行都很踏實。樂作善事不倦，尤其勇猛戒殺放生之舉。

由於參一和尚及松濤和尚二人的勉勵，他求生西方的願望就更加懇切。受優婆塞戒後，勤苦修行數年。

後來他得了下顎腫的病，雖然睡臥不得安樂，但求往生的志向不稍懈怠

。剛好松濤和尚來探病，敬修就留他下來助念。三天之後，敬修見到床前有金色的小塔，凌空而下，並有鮮艷盛開的四色蓮華。

於是敬修就合掌向眾人道謝說：「導師來了。」連稱數聲佛號之後，就往生了。（染香集）

許仁熟

許仁熟。丹徒南鄉人。性淳厚。父悟誠。精修淨業。仁熟亦篤信三寶。常誦準提咒。

既冠。肄業城中。每得修貲。輒放生濟苦。悟誠欲為聘妻。辭之。

年二十二。赴院試。得咯血疾。後數年。漸入沈疴。呻吟床第。悟誠曉之曰。病乃宿業所招。西方阿彌陀佛。是無上醫王。沒能往生波國。萬劫沈疴。一朝脫去矣。

仁熟恍然。遂請竹林寺雪谷和尚。庭中設坐。受三皈五戒。發露

懺悔。刻志西方。

至四月八日。令延僧念佛。以七日爲期。期滿。即薙髮披緇。眷屬悲甚。仁熟曰。爾等速去。勿亂我正念。自此持誦益力。

五月一日。又令延僧念佛七日。遂絕粒飲水。直身仰臥。莫能舉轉。至初六日晚。謂悟誠曰。今夜圓滿可耳。遂上燈起香。

至夜半。忽窗外紅光燭天。連放二次。仁熟自力轉身。右脅合掌。微笑而逝。年二十五。

許仁熟是丹徒南鄉人，天性淳樸厚道。父親許悟誠專修淨土法門，而仁熟也虔信三寶，常誦準提咒。

二十歲時，仁熟就到城裡工作，薪水都拿去放生或救濟貧苦之人。他的父親打算為他娶妻，他推辭不要。

二十二歲那年，他去參加院試，結果得了咯血症。後來幾年，病情愈來愈嚴重，在病床上呻吟不已。他父親開示他說：「疾病是宿世的業力所招感的，西方的阿彌陀佛是無上的大醫王。你只要能往生極樂國土，萬劫以來的

重病，一天之內就可以完全得到解脫了。」

仁熟聽後恍然大悟，就請竹林寺的雪谷和尚來，在庭院中設坐。仁熟就受了三皈五戒，並發露懺悔，求生西方。

到了四月八日，又請僧人來念佛。念滿七天之後，仁熟就剃髮出家。家人很悲傷，仁熟說：「你們快點走開，不要亂了我的正念。」此後他就非常努力的念佛。

到了五月一日，又請僧人來念佛七天，念佛期間，仁熟就開始不吃東西只喝水。這時他只能夠挺直著身體仰臥，不能起身，也無法轉動。到了初六的晚上，他告訴父親說：「念佛今天晚上就可以圓滿了。」於是就上燈起香，停止念佛。

到了半夜，忽然窗外有紅色的光亮透天空，這種情形發生二次。仁熟自己轉身向右側臥，合掌微笑而逝，享年二十五歲。

裴永度

裴永度。江南泰州人。世居曲塘鎮。耕稼爲業。性恬淡無所好。而見善必爲。幼即篤信佛法。長齋課佛名無間。

既而皈依高旻古光和尚。受滿分優婆塞戒。行持嚴潔。未嘗缺漏。其妻亦信向念佛法門。受優婆夷戒。夫婦雖同居一室。數十年中。履踐純白。人無得而議焉。

早年無子。唯一女。亦齋素奉佛。未幾懇求出家。許之。爲薙髮披緇。受苾芻尼大戒。永度捨宅爲庵。令妻女同修淨業。自則別搆靜室。獨居念佛者數十年。

後年近七旬。一日告其親族曰。吾五日後當相別矣。幸以吾遺蛻焚化。此身如幻。勿錯相愛惜也。至期端坐。持佛名而逝。

家人從其遺命。闍維。得舍利百餘粒如豆。五色晶瑩。遂貯以瑠璃缾。供奉庵中。時道光初年事也。（染香續集）

裴永度是江南泰州人，世代居住在曲塘鎮，以耕田為業。個性恬淡，沒

有什麼嗜好。而只要有善事，一定去做。從小就篤信佛法，長齋念佛不間斷。

後來他皈依高旻寺的古光和尚，受滿分優婆塞戒，持戒很精嚴，沒有任何缺失。他的妻子也信念佛法門，受優婆夷戒。夫妻兩人雖然同居一室，數十年中，並不行淫，人們都不議論他們。

早年他們沒有兒子，只生了一個女兒。女兒也吃素念佛，後來向父母懇求出家。永度夫婦允許女兒剃髮出家，受比丘尼大戒。永度後來就把屋宅捨做庵，使女兒和妻子在庵中同修淨業。他自己則另外蓋了間靜室，獨居念佛數十年。

將近七十歲時，有一天他告訴親戚族人說：「我五天後就要和諸位永別了，希望能把我的遺體焚化。這個臭皮囊實在是虛幻的，大家不要錯愛珍惜它。」五天之後，他果然端坐念佛而逝。

家人就照他的遺言把屍體焚化，得到一百餘粒五色晶瑩，如豆子般大小的舍利子。於是就用琉璃瓶供養起來，供奉在庵中。這是道光初年的事。（

鍾九思

鍾九思杭州人。家西溪。爲人長厚。篤信三寶。鄰近僧舍茅蓬數十。九思一一護持。供養不怠。或以事故。虧其多金。亦無怨色。與人交易。無分毫欺詐。

婦沈氏同修淨業。九思作諸功德。恒樂助之。一子一女。皆樸素勤謹。

道光六年初夏。九思示微疾。至二十四日清晨。告其妻曰。我以平日忠實不欺。淨願懇切。蒙佛菩薩接引。今午當西去。爾等好事。量力常作。其慎守我志也。

及午曰。爲我燃香燭。復謂沈氏曰。爾來日無多。念佛緊要。言訖而逝。年五十二歲。

明年七月。沈氏亦示疾。邀其夫兄。將家事交付畢。靜坐念佛。

至二十一日。謂子女曰。做好人。泊然而逝。年五十四歲。（染香續集）

杭州人鍾九思，家住在西溪。為人仔細厚道，篤信三寶。住家附近數十個僧舍茅蓬，他都一一供養護持，毫不怠慢。就算因事故而吃虧了很多錢，他也沒有怨恨之色。與人做買賣，絕對沒有一絲一毫的欺詐。

他的妻子沈氏也和他一起修淨業，九思作任何功德，沈氏都樂於相助。他們的一子一女，也都很樸素勤勞嚴謹。

道光六年初夏時，九思生小病。二十四日的清晨，他告訴妻子說：「我因為平素忠厚老實，不詐欺，並且求生淨土的心願懇切，所以得蒙佛菩薩來接引往生，今天中午就要去西方淨土了。你們要量力而為做好事，要好好保持我的這個心願。」

到了中午時，他說：「你們替我上香點蠟燭。」又告訴妻子說：「妳未來的日子不多了，念佛要緊。」講完他就往生了，享年五十二歲。

第二年的七月，沈氏生病。她邀請先生的哥哥來，把家事交代完畢後，

就靜坐念佛。到了二十一日，她向子女說：「要做好人。」說完就去世了，享年五十四歲。（染香續集）

周光

周光字西蓮。江甯諸生。天性純厚。淡於榮利。雖家世貴顯。絕無紈袴習。中年長齋奉佛。日誦金剛般若經。佛號數萬聲。求生淨土。

每朋友相見。寒喧數語外。即提唱淨土法門。諄諄勸勉。集貲重刋彌陀經疏鈔。手自校讐。流通江淮間。耄年。神氣矍鑠。念佛益銳。

嘉慶二十二年秋。患疝疾甚危。而執持名號不輟。疾旋已。人或以此稱之。則云。我於爾時。初亦痛苦難忍。繼想身既是假。則苦亦非眞。況身之與心。精麤判然。彼身自痛苦。我無如彼何。我心自念佛。彼亦無如我何。始猶身心角立。漸漸只知有心。不知有身。而痛

苦遂絕矣。尋卒。（染香集）

周光字西蓮，是江甯的學官弟子。天性純潔忠厚，淡泊名利。雖然家世貴顯，却絕無紈袴子弟的習氣。中年時長齋念佛，每天誦金剛經及數萬聲佛號，求生淨土。

和朋友相見，除了寒暄幾句之外，他就開始勸人修淨土法門，諄諄勉人而不厭倦。他曾募款印彌陀經疏鈔，親自校對，流通疏鈔於江淮之間。到老年時，他的精神仍很旺盛，念佛更加猛銳。

嘉慶二十二年的秋天，他患了疝氣，甚危急，他仍持佛名號不斷，不久病就好了。有人因此而稱讚他，他說：「剛開始的時候，我也痛得無法忍受。後來我就想，身體既然是假的，那麼這種痛苦也不真。何況身體和心念，它們的粗糙和精細截然不同。身體自己痛苦，我對它無可奈何。而我的心自己念佛，身體對我也無可奈何。起初身體和心念兩相對立，後來漸漸就只知道有心，而不知道有身，於是痛苦就沒有了。」不久之後，周光就往生了。（染香集）

路坤

路坤江甯人。性慈善。信三寶。其弟某。服官他處。坤嘗至其署。見廚中日事宰割。惻然傷之。常以因果勸諭其弟。而仍渡不斷。坤遂發願茹素。即於署中刺舌血。書阿彌陀經。求生淨土。

旋辭歸。讀書教子。以道自樂。未幾。子入邑庠。乃令教讀自活。自此不問家事。一心念佛。雖寒暑疾病無少間。與周光交好。常以淨業。互相淬厲。

坤體素肥。緣茹素刻苦。日漸減瘦。至晚年。形消骨立。而課誦益密。無時無事。不迴向西方。素喜誦金剛經。每於佛前跪誦。雖困頓俯伏。卷未終。不起也。

偶染病垂危。家人為備身後事。坤於恍惚間。見梵僧八人。身皆丈餘。入其室中。舖設壇場。代作佛事。坤方隨誦彌陀經。遽醒。經聲猶喃喃在口。而病若失矣。

逾年。無疾而逝。（染香集）

江甯人路坤，個性慈悲善良，虔信三寶。他的弟弟在別的地方當官，他曾經去看過弟弟。他見到弟弟的官署中，廚子日日宰殺牲畜，很是不忍心。於是經常講因果的故事勸弟弟，然而宰殺依舊。因此路坤就發願吃素，並且刺舌血寫阿彌陀經，求生淨土。

後來他就辭別弟弟回家，在家裡讀書教子，以佛法自樂。不久，兒子當了學官弟子，他就叫兒子以教書為業。從此他就不再過問家事，一心念佛，不管寒暑疾病，從不間斷。他和周光是好朋友，兩人經常以淨土法門互相勉勵。

路坤的身體本來很肥胖，後來因為吃素及勤苦修行，而日漸消瘦。到了晚年，更是形消骨立，而功課却愈作愈多，不管是做了任何事及任何時刻，他都一律回向西方。平常他喜歡誦金剛經，每次都跪在佛前誦。即使很疲乏已經俯伏在地，未誦完前一定不起身。

有一次他偶然染患疾病，性命垂危，家人都已經替他準備好後事了。而路坤在恍惚之中，見到有丈餘高的八位梵僧，進入他的房間，舖設壇場，替

他作佛事。他也隨著梵僧誦彌陀經，然後突然醒來，嘴裡仍喃喃在誦經，而病已經好了。

第二年，路坤無疾而終。（染香集）

吳允升

吳允升字常導。溆州歙縣人。少年貿易蘇杭間。偶於虎邱遇一僧。熟視之。謂曰。子頗有善根。惜二十九歲有水厄。當奈何。允升甚恐。求解免之策。僧良久曰。從今以往。戒殺放生。每日虔誠念佛。持大悲咒。或可免耳。允升信受奉行。並常以此勸人。至二十九歲。因歸里。道由杭州。於江干附舟。同舟十七人。開行數十里。而潮適至。巨浪洶湧。勢瀕危。忽憶前僧言。急合掌念佛。

未幾。舟覆。允升墮水。於昏瞀中聞人語曰。吳允升勸人念佛有功。可免此難。

開目顧視。則身已登岸。乃為漁人撈救而出也。冠履盡被水漂去。唯平日念佛十八子數珠一串。猶牢持手中。其同舟十六人。已漂沒無蹤矣。

自是益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議。不復還里。於吳山開相館。謂藉此可與人談因果。自愈精進。嘗然臂香作求生西方四字。以表忏願。

杭人承雲棲之遺風。多知信向念佛法門。但從事者。祇屬老年。每月一日。於寺中念佛。謂之老兒會。少年則否。會中亦不敢多集人。恐涉異教之嫌。

允升慨然曰。念佛之法。無分老少。佛為正教。我朝崇尚。乃一一為開導之。

是時延公儉田。方主鹽政於杭。允升與有舊。因募捐二百金為倡。於紫陽山寶成寺。啓念佛會。每值會期。為諸人開演利益。廣說因果。未發心者。勸其發心。已發心者。勉其精進。

又於城中仙林寺等處。皆舉會勸化。信從者日衆。每期不下千餘

人。率皆恂恂恭謹。絕無喧囂之習。

寺中西方殿。並丈六像。亦是時所重新者。一日清晨。人共見大勢至菩薩鼻中。放白光如繩。蜿蜒殿庭。逾數刻始滅。

自是以來。杭城念佛之風大行。城鄉之間。互相感化。男女老幼。手數珠。口喃喃者。習見為常。不復詫異。允升之名。婦孺皆知。每值會期。無不延佇其來。

西湖有靈峰寺。伏虎禪師遺跡也。頹廢已久。允升於道光初年發願重興。經營數載。始告厥成。

年六十六卒。臨終時。正念分明。自言見無數菩薩經行於前。趺坐泊然而化。時在道光九年五月朔日。（染香續集）

吳允升字常導，徽州歙縣人。少年時在蘇州和杭州間作貿易。有一次偶然在虎邱遇見一位僧人，這位僧人仔細打量他一番之後，告訴他說：「你頗有善根，不過很可惜，二十九歲的時候會遇到水難，真是無可奈何。」

允升很惶恐，請求僧人告訴他脫難的方法。僧人沈思良久之後說：「從

今以後，你要戒殺放生，每天要很虔誠的念佛號，還要持大悲咒，這樣或許可以得免此災難。」允升相信僧人的話，照著去做，並且還常常勸人也這麼做。

二十九歲時，他回家鄉，路過杭州，在江干上船，同船共有十七人。船開了數十里之後，適逢潮水湧來，剎時巨浪洶湧。允升這時忽然想起僧人說的話，趕緊合掌念佛。

不久之後，船就翻覆了。允升墮落水中，在昏沈之中，他聽到有人說：「吳允升勸人念佛有功德，可以免除他此次的災難。」

當他張開眼睛四處看時，發現自己已經在岸上，原來是被漁夫撈救出來。身上的帽子和鞋子都被水衝走了，只有平日念佛用的十八子念珠一串，還牢牢的握在手裡。而同船的十六人，早就已經被波浪漂得不見蹤影。

此後他就更加相信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議，於是他也不回家鄉了，就在吳山開了一家相命館，他認為可以藉由相命，而和人談因果的道理。他自己又愈加精進，曾經燃臂香作求生西方四個字，以表達心願。

杭州人繼承了蓮池大師的遺風，大多數都知道，也相信念佛法門，但真正在念佛的，都只是些老年人。他們每個月有一天，到寺裡念佛，叫做老兒會。沒有少年人參加，他們也不敢召太多人，因為怕被人懷疑是邪異之教。

允升見此情形很感慨的說：「念佛法門是不分老少的，佛教是正當的宗教，連朝廷都很尊崇的。」於是他一一開導大家，勸人念佛。

當時延公儉田，在杭州主鹽政。允升和他是老朋友，於是就向他募了二百金，在紫陽山寶成寺，啓建念佛會。每到會期，允升就向諸人開示演說念佛的利益，廣說因果的故事。未發心念佛的人，就勸他們發心。已經發心念佛的人，就勉勵他們要精進。

他又在城裡的仙林寺等地方，舉辦念佛會，勸人念佛。相信跟從的人就日益眾多，因此每次會期，都有千餘人。人數雖多，而大家都很恭謹，絕對沒有喧囂的習氣。

仙林寺的西方殿及佛像，也是當時重新建造的。有一天清晨，大家都見到大勢至菩薩像的鼻子，放出白光，如繩子般的形狀，蜿蜒於佛殿庭中，起

碼半個小時以上才滅。

從此以後，杭州城裡念佛的風氣大大盛行。城內和鄉村，互相感化。男女老幼，經常手持念珠，口喃喃念佛，是很平常無人詫異的現象。而允升的名字，婦孺皆知。每到念佛法會期間，大家都盼望他的出現。

西湖的靈峰寺，是伏虎禪師的遺跡，已經荒廢良久。允升在道光初年時發願要重興此寺，經營數年之後，才告完成。

六十六歲時，允升才往生。臨終時，他正念分明。他說他見到無數的菩薩在他前面散步，於是他就趺坐而化。當時是道光九年五月初一。（染香續集）

范元禮

范元禮字用和。錢塘人。幼習儒。履踐篤實。事親孝。父有疾。刲股和藥以進。遂霍然。母余氏病。瘡刲之而愈。迨父母沒。妻隨亡。時甫壯年。慨然却塵緣。從養眞家遊。經十餘年。頗著功效。

後閱雲棲書。有省。遂於雲棲受五戒。壹志堅持。乃至獸毛鬻吐。不以著體。盡棄所習。專修淨土。於觀想一法。尤為精密。

先是其母臨終時。彌留昏亂。元禮勸以專心觀想觀世音。其母從之。一日忽謂曰。我見菩薩接引。將到勝妙處矣。言訖安然而終。故元禮深信觀想之效。

性慈善好施與。作放生恤貧等事。審慎周詳。不惜勞瘁。遇貧難僧衆。供養不缺。一時緇白。無不耳其名者。

道光八年夏。掩關城南大洞閣。為百日念佛期。一日方靜息間。壯歲玄功忽現。覺天地之氣於虛空中。縷縷然。汩汩然。從口鼻貫入。直至丹田。與己之元氣和合。

此時輕安之境。不可言喻。頃有嬰兒。長數寸。由頂門出。游漾於前。經時許。仍由頂門入。自此以後。每至靜極忘念之際。輒有嬰兒出入如前。

初意甚喜。既轉念曰。此得非如楞嚴五十種陰魔之謂耶。若作奇

特。將受群邪。且念佛者。志在西方。聖境不現。奚以此為。

遂時時覺照。正念現前。嬰兒乃不復出。從此於唯心之旨。深有契悟。信行願力。愈加純摯。常語人曰。此乃生平第一險關。少不省覺。便墮旁門。以知修行不可不慎也。

十一年夏。養靜於清泰門外寂照寺。其地有瞽目沈嫗。志念佛。而為媳所阻。元禮聞之曰。是可轉也。彼所患者貧耳。若助以資糧。自當無辭。

遂入城。為募月米數斗。嫗取給外。有餘則逮其媳。乃歡然不阻。元禮復為演說念佛利益。並教以懺悔發願。閱數月。其鄰人來告曰。曩者念佛老嫗。生西去矣。

問其由。具言自得供養後。如何精勤念佛。如何懺悔發願。至某月。預知去期。以告媳。及期。沐浴更衣。合掌坐逝。曾遺言致謝范公。唯尚無棺殮。媳將賣女營辦。柰何。

元禮即謀諸善友。得殮資若干。交其鄰人持去。旬日後。元禮詣

其家訪之。至則有手數珠。口喃喃持佛名者。其媳也。一見元禮。歡然迎謝。甫坐次。其鄰舍人麕至。爭欲識范公面。旋交口爲迷老嫗近事。一如向者鄰人之言。渠指一幼女曰。此即蒙恩免賣者也。

問嫗安柩在。則曰自棺殮後。鄰里共議。波城中人。尚肯遠來作善。我等鄰舍。豈可坐視。遂集資買地。並其子久停之棺。同日安葬矣。元禮欣然歸。

是年冬。其所經紀善事。促了之。明年正月。法侶所。以次過從。殷殷敍談。若將遠別者。

其子有松江之行。語之曰。汝出外。好自作務。吾年老。倘有變故。愼勿倉皇。遽拋正事。負人委任。其子領之。謂是老年人過慮語也。

至二十四日。早起。謂家人曰。今日殊覺氣急。然又如常食粥。粥後。渠詣鄰舍盤桓刻許。歸家。則就堂中端坐念佛。姪輩有問。搖

手止之。至午。氣漸微。遂終。

次日酉時入殮。其頂猶溫。年六十三。時在道光十二年。（染香續集）

范元禮字用和，錢塘人。幼時學儒學，為人處事很篤實。非常孝順雙親，父親生病時，他就割大腿肉和藥一起煮給父親喝，結果父親的病立刻好轉。母親余氏生病，也是他割肉和藥治好的。後來父母相繼去世之後，妻子也亡故，而他那時才值壯年。於是慨然了却塵世之緣，而和修鍊養生術之人交遊，十餘年下來，修得還頗有功效。

後來他讀到蓮池大師的書而有所省悟，於是就到雲棲寺去受五戒，他堅持戒律到不穿著獸毛及蠶絲物。並且把以前所學的東西全都拋掉，專修淨土法門。對於觀想法，更是精心修習。

先是他母親臨終之前，在彌留狀態中有昏亂的現象，於是元禮就勸他母親專心觀想觀世音菩薩，母親就照著做。有一天，他母親就說：「我見到觀世音菩薩來接引我，要帶我去很殊勝美妙的地方。」說完話之後，就很安詳

的往生了。因此元禮就深信觀想的功效。

他個性慈悲善良，喜好布施。凡是放生，濟貧等事情，都做得很確實謹慎，周到詳盡，而且不辭辛苦。對於貧困及有急難的僧眾，供養一定不缺。因此當時不管是在家眾或出家眾，沒有人不知道他名字的。

道光八年的夏天，他在城南的大洞閣閉關一百天念佛。有一天正在靜坐時，壯年時所修鍊的玄功忽然現前。他覺得天地之氣在虛空中，縷縷不絕的進入口鼻中，再直貫丹田裡，和他自己的元氣合而為一。

此時他身心輕鬆安適的境界，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的。不久之後，有一個只有數寸長的嬰兒，從他的頂門出來，在他的前面遊晃了一個多小時，才又再由頂門回去。從此之後，只要他靜坐到幾乎沒有念頭之時，就有嬰兒出來遊晃，然後又回去。

最初，元禮甚為歡喜，後來就想，這莫非就是楞嚴經上所說的五十種陰魔嗎？若是把它當成奇特之事，就會受到邪氣的侵習。而且我是要念佛求生西方的，西方的聖境沒有現前，怎能以此境界為喜呢？

於是他就時時覺察觀照，由於正念現前，於是嬰兒就不再出現了。從此之後，他對諸法唯心的旨意，深有契悟。對信願行的修行，更加懇切精進。常常告訴人說：「這是我生平最危險的一關，稍微不省悟覺察的話，就會墮入旁門左道了，所以知道修行不能夠不謹慎呀。」

道光十一年的夏天，他在清泰門外的寂照寺安靜的休養。聽說當地有位姓沈的瞎眼老太太，下決心要念佛，却被媳婦阻撓。元禮就說：「這種情形是可以轉變的，老太太不能念佛的問題就是因為貧困之故，若是能助她有飯吃，媳婦就沒有話說了。」

於是元禮就入城，為她募得每月數斗米的供養。老太太除了自己吃之外，有剩餘的就給媳婦，因此媳婦很高興，就不再阻止婆婆念佛。元禮又為老太太講說念佛的利益，並且教她懺悔發願的方法。數月之後，老太太的鄰居來告訴元禮說：「以前那個念佛的老太太，已經往生西方了。」

元禮就問經過情形，鄰人說，自從老太太得到供養後，就很精進勤力的念佛、懺悔及發願。到了某月，知道自己往生的日期，就告訴媳婦。到期那

天，她沐浴更衣，合掌而逝。曾經留下遺言說，要向范公致謝。鄰人又說，不過現在還沒有棺材，無法入殮，媳婦打算把女兒賣掉來辦喪事，實在無可奈何。

元禮就和諸善友商謀，籌得了入殮的錢，就交給鄰居帶去。十天之後，元禮就到老太太家訪問。到的時候，只見老太太的媳婦手裡數著念珠，口裡喃喃念著佛號。她一見到元禮，非常歡喜的迎接道謝。才剛坐定，鄰居就蜂湧而來，爭著要睹范公的面。大家又七嘴八舌的講老太太生前的種種，和前次鄰人所說的大同小異。他們又指著一個小女孩說：「她就是蒙受范公之恩德而沒有被賣掉的女孩。」

元禮又問老太太的靈柩在何處？大家又說，老太太入殮之後，鄰里就共同商議說，他們城裡的人，都還能夠遠到我們這裡來作善事，我們這些鄰里，怎麼可以坐視不管呢？於是大家就出錢買地，連老太太死了很久都尚未埋葬的兒子，也都同一天安葬了。元禮那天很高興的回家。

那年的冬天，元禮把他所經手負責的善事，都催促結束。第二年的正月

，他就一一到同修道友處殷殷敘談，好像要遠行告別似的。

他的兒子有事要去松江，元禮就告訴兒子說：「你出門在外，要好好辦事。我的年紀已經大了，倘若有什麼變故的話，千萬不要倉皇，而一下子就把正事拋諸腦後，以致辜負了別人的委託。」他的兒子領受教導而去，心裡想，老人家太過慮了。

到了二十四日的早上，他告訴家人說：「今天覺得氣有點急促。」但他却又如平常一樣的吃粥。吃過粥後，又到鄰居家串了十五分鐘的門。回家後，他就在廳堂中端坐念佛。姪輩有人問他話，他搖手制止。到了中午，他的氣息漸漸微弱，最後就往生了。

第二天下午五點至七點入殮時，元禮的頭頂還溫暖，享年六十三歲，當時是道光十二年。（染香續集）

孫復元

孫復元字敏斯。仁和庠生。生性慈善。幼喜讀感應篇陰騭文。立

願邊行。

所居與屠肆相對。一日晨起。見屠豕。遂發願戒殺。買豬放雲棲。雖不能斷肉食。而常茹素。蚊蚋蚤蝨。亦不偶傷。

壯年後。日課佛號金剛經大悲懺。兼記功過格。甫二載。夜行無燭。目前輒有光明。愈自奮勉。行諸功德。尤以濟貧放生爲急務。事無巨細。皆盡力爲之。

嗣因襄理齷務。塵擾紛紜。夜行光明漸隱。乃矍然曰。吾自誤大矣。遂辭歸。黽勉如前。光明復顯。益信感應不虛。念佛觀想。一意西馳。數十年無間。

七旬外。彌加精進。屢感瑞應。或夢大星如盌。燭照己身。或夢長跪白蓮。對佛持誦。一夕纔就枕。聞人語曰。德由己積。福自天來。開眼無所覩。而語音歷歷在耳。

道光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正禮拜時。恍惚見一披袈裟者。立於蒲團前。頂禮時。首著其衣。及舉首。則又見其據高座。越三日。覺

精力憊倦。臥持佛號。牟尼妙相。渾現於窗牖間。

至三月二日早起。神志怡悅。隨意行坐。略無病態。迨晚。諭家人曰。明日為我買螺螄二擔。鱔鰻數百斤。散放河池。且曰。我死。沒等務須念佛放生。力行善事。勿忘此語。

時方坐繩床。即燈下握管。親書放生文疏。字畫端楷。無少舛錯。書畢安臥。微聲持佛號而終。年七十五。（染香續集）

孫復元字敏斯，是仁和地方的學官弟子。生性慈悲善良，幼時喜歡讀感應篇陰騭文，立定志願要遵行。

他的家與屠宰場相對，有一天早晨起床，見到屠夫在屠豬，於是他就發願戒殺，並且買豬放生到雲棲寺。雖然他沒有辦法完全斷絕肉食，但經常吃素。對於蚊蚋蚤蝨，都不傷害。

壯年之後，他每天念佛號及金剛經和大悲懺，又兼記功過格。才二年，晚上走路不點蠟燭，前面都會有光明。於是他就愈加奮力勤勉，作諸功德，尤其是救濟貧困及放生等事，事無巨細，都盡力而為。

後來因為襄助料理鹽務，雜事甚多，結果夜間行走時的光明就漸漸隱去。因此他警惕自己說：「我這樣是大大的耽誤自己了。」於是就辭職回家，又像從前一樣的精進行善。這樣光明又再度出現，他就更加相信感應不虛妄。如此念佛觀想，一心求生西方，數十年都不間斷。

七十歲之後，他更加精進，因此而屢次感應祥瑞之兆。有時他夢見如盤大的星星，照著自己。或者夢見自己跪在白蓮花上，對著佛誦經念佛。有一晚才躺下，就聽到有人說：「功德是由自己積的，福報是從天上來的。」他立刻張開眼睛，却什麼也沒有看到，而聲音卻聽得分明。

道光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他正在禮佛時，恍惚中見到一位披著袈裟的僧人，立在蒲團的前面。當他頂禮時，頭好似碰著僧人的衣服，而抬起頭時，卻又見僧人坐在高座上。過了三天，他覺得體力不支，就躺著念佛，這時在窗户上僧人又出現了。

三月二日的早上，他起床後，神情很愉快，隨意行坐之間，都沒有一點病態。到了晚上，他吩咐家人說：「明天替我買二擔螺螄，數百斤鱔鰻，拿

到池塘及河流裡放生。」又說：「我死了之後，你們要念佛，要放生，要盡力作善事，不要忘了我這番話。」

說完之後，他才坐在繩床上，在燈下握筆，親自寫放生文疏，字體很端正，沒有什麼錯誤要修改。寫完之後，他就躺臥在床上，小聲念佛而終，享年七十五歲。（染香續集）

張清新

張清新字六華。金山附貢生。少孤。事母孝。及長。徧遊名勝。樂與方外交。名利淡如也。

年三十餘。歸依軼群靈公。法名眞倓。旋禮豁然開公。奉葷酒戒。長齋念佛。戒殺放生。一門眷屬。咸欣從事。

晨夕佛聲浩浩。三十年如一日。所居洙涇鎮。皆熏其德而善良。暇則手數珠。稱佛名者比比然也。

清新嘗於崇福寺結淨制二七日。解制後，朝山禮海。遍參諸識。

心性益澈。勵志西歸。以其餘閒。著蘅蓧居詩集若干卷。與佛旨相契。

道光十一年冬示微疾。命子詣崇福建水陸道場。明年五月。病劇。曰。吾三日內當西歸。眷屬等勿得悲惱。命請洪基和尚至。令家人同聲念佛。

至初四日。沐浴。趺坐而逝。頂煖一晝夜。壽六十二。（染香續集）

張清新字六華，是金山的附貢生。少年時父親就去世，他事奉母親很孝順。長大之後，他到各處的名勝去遊玩，喜歡和出家人結交，對名利看得很淡。

三十餘歲時，他皈依軼群靈公，法名叫真倓。後來又受戒於豁然開公，從此長齋念佛，戒殺放生。全家人都很高興這麼做。

每天早晨及黃昏時，他家念佛之聲浩浩然，三十年如一日。他所居住的洙涇鎮，受到他德性的熏染，鎮民都很善良，閒暇時人手一串念珠，稱佛名

者比比皆是。

清新曾經在崇福寺結過十四天的念佛淨制，解制之後，他就朝山禮海，遍參知識。因此心性益加明徹，勵志往生西方。閒暇時還寫了一本蕅蔭居詩集，談的都是佛法。

道光十一年的冬天，他生小病，就叫兒子到崇福寺去建水陸道場。第二年的五月，病得很厲害。他就說：「我三天之內就要往生了，你們不要悲傷懊惱。」又叫人去請洪基和尚來，要家人一起念佛。

到了初四，沐浴之後，他就趺坐而逝，頭頂煖了一晝夜，享年六十二歲。（染香續集）

丁繁桂

丁繁桂字小山。金山庠生。自幼攻舉子業。不談佛法。亦不毀謗。唯父母欲為聘室。決志不從。曰。吾行吾志也。

所親或伺察之。乃知其密行淨業已久。向者特不露相耳。

道光十二年夏。陡發血症。延至八月十六夜。忽微笑。謂父母曰。報緣已盡。吾得西方去矣。朗誦佛號千聲而絕。年二十二。（染香續集）

丁繁桂字小山，是金山的庠生。從小就準備參加科舉，從不談佛法，也不毀謗佛法。當他父母要替他娶妻時，他堅決反對，他說：「我要照我的意思去做。」

於是他的親人就暗中窺伺他，才知道他秘密的修淨土法門已經很久了，只是一直都不露痕跡而已。

道光十二年的夏天，他突然得了血症。延到八月十六日的晚上，他忽然面露笑容，向父母說：「我的業報因緣已經盡了，我要往生西方了。」於是在朗誦一千聲佛號之後就去世了，享年二十二歲。（染香續集）

李勤

李勤字香臺。仁和人。生而醇厚。與人無忤。穎悟好學。經史子

集。靡不周覽。顧淡於名利。無意進取。思出世籠。從玄學家遊。志意清潔。皎然不污。

中年後。信向佛乘。受在家五戒。法名妙淨。由是進修愈密。於宗門中事。頗有省發。而特以淨土爲歸宿。嘗曰。一知半解終歸無濟。吾寧守穩當法。不敢大言自欺也。

勤家固不豐。而布施罔慳。且能不矜不伐。於三寶中事。尤極意尊崇。嘗鐫旃檀佛像。及金剛經塔。互碑二座。立於海潮寺中。工費不貲。則質典以足其數。繼又鐫極樂世界全圖一碑。以志信願。

一日因齋僧宿寺中。賊乘間踰垣。入其室。天明方覺。門戶洞啓。竟未失物。信爲鬼神呵護。

國清寺鑑堂和尚。爲近今叢林傑出。早卒於杭。有遺稿一卷。勤收拾而刋傳之。初未嘗識鑑公也。

道光十二年夏。甚姪女杏姑。病將革。勤日夕顧之。提其正念。卒能念佛化去。

未幾。勤亦病。醫者曰。是積勞傷氣所致。宜善靜攝。不爾。恐益深。

醫去。勤曰。是正令我取小失大也。烏乎可。愈精勤念佛。並手了一切功德事。

至十月。病劇。十一日中夜。趺坐持佛名。泊然而逝。

先是三日前。向家人索僧帽一頂。急製與之。遽戴頭上。喜曰。縵衣吾固有之。所少者此耳。今得頂戴。以覲彌陀。吾願足矣。幸即此成殮。以遂吾志。

次日就木時。所親試啓帽視之。煖氣氤氳。如揭釜上蓋云。年四十七。（染香續集）

李勤字香臺，仁和人。天生淳厚，與人無爭。聰明好學，經史子集全都涉獵。淡泊名利，不求在仕途上出人頭地。嘉歡出世之法，好結交玄學家，心意清潔，志向光明。

中年之後，他開始學佛，並且受五戒，法名妙淨。在修行上很精進，對

禪宗心法有心得，而以淨土為歸宿。他曾說：「一知半解最後都不濟事的，我寧願守著穩當的淨土法門，不敢誇大其言，自己欺騙自己。」

李勤雖然不富裕，但布施起來卻一點也不吝惜，而且能夠不誇耀自己所行的布施。他尤其能恭敬的供養三寶，曾經雕刻旃檀佛像及金剛經塔，還有互碑二座，都放在海潮寺中。工錢不夠時，就典當東西來籌錢。後來又刻了一個極樂世界全圖的石碑，以表明自己的信願。

有一次因為要供養僧眾，所以就睡在寺中。當晚有小偷進入他的房中，天亮時方覺察門戶洞開，結果一查什麼東西都沒有遺失，於是他相信是鬼神的呵護。

國清寺的鑑堂和尚，是近代的傑出僧人，在杭州過世已經很久了。李勤把他的遺稿一卷刊印流通，而李勤當初並不認識鑑公。

道光十二年的夏天，李勤的姪女杏姑，病得很嚴重。他日夜照顧她，要她提起正念，最後杏姑才能念佛往生。

不久之後，李勤也病了。醫生說：「你這病是積勞成疾，傷了元氣而引

起的，應當要好好靜養，不然的話，恐怕病會加重。」

醫生走了之後，李勤說：「這不是叫我因小失大嗎，怎麼成呢？」於是他就更加勤力念佛，並親自把一切的功德事都料理完。

到了十月，病重，十一日的半夜時，他趺坐念佛而逝。

在臨終前三天，李勤向家人要一頂僧帽。家人趕緊做了一頂，做好後，他立刻戴在頭上，很歡喜的說：「縵衣我早就有了，就缺這頂帽子。現在有僧帽可戴，以便覲見阿彌陀佛，我的願望已經滿了。我入殮的時候，也要戴著這頂帽子。」

第二天要把屍體移入棺木時，親人把帽子掀開來看，只見暖氣彌漫，好像把鍋蓋掀起來一樣。享年四十七歲。（染香續集）

張惇五

張惇五。一名爻泰。字敘堂。長洲學附生。晚年篤信淨業。與善慶庵德公習。久之淨業益純。持長齋。後因年高減食。

長女勸開齋。少女曰。小孝無益。以是作注生券可矣。未幾。少女抱病。病中絕不念佛。惇五訝曰。病重力劣。誠可懼也。吾可不自省乎。乃日課佛號十萬聲。

一日忽謂德公曰。緩急之秋。非時相招。幸必援我。越數日。夜扣德公門。欲延淨侶數人。德公意謂。惇五並未有疾。必其女逝。先遣數僧去。德公繼注。則惇五已趺坐逝矣。

踰旬。其女亦念佛而逝。始知其病重不念。正以勵其父之努力也。時在道光十四年。（西歸見聞錄）

張惇五又叫張爻泰，字敘堂，是長洲的學附生。晚年修淨土法門，在善慶庵的德公那兒修學。日久之後，愈修愈好，並持長齋。後來因為年紀大了，東西就吃得少。

他的長女因此而勸他開齋，而他的幼女說：「勸父親開齋是一種沒有益處的小孝順，持齋才能保證往生。」

不久之後，幼女就得病，而她在病中卻絕口不念佛。惇五很驚訝的說：

「病重的時候，正念的心力就弱了，實在可畏懼呀，我怎能不自我反省呢？」於是自己就每天念佛十萬聲。

有一天，他忽然向德公說：「情況緊急的話，或許會在不適當的時間邀請您，請您務必要援助我。」

過了數日，惇五請人在晚上敲德公的房門，說要請數位僧人去助念。德公想，惇五並沒有生病，一定是他幼女往生之故。於是就先派遣數位僧人前去，他自己稍後才去。等他抵達時，惇五已經趺坐而逝了。

十餘日之後，惇五的幼女也念佛而逝。這時大家才知道，她病重時不念佛，是為了要激勵她父親努力之故。這事發生在道光十四年。（西歸見聞錄）

曹諧和

曹諧和。法名廣智。字聲五。江南上元人。業染絳於蘇。道光七年秋。延夏文榮視其妻病。文榮教以淨土法門。從之。既

而疑焉。謂文榮曰。人說君以念佛誑人。何故。

文榮曰。誘人以惑業受苦果。輪轉三途。是流落他鄉也。謂之誑可。勸人以戒定慧注生極樂。究竟菩提。乃勸人歸家也。何誑焉。

諧和言下有省。問如何可以歸家。曰。持戒為基。作福為助。執持名號。到一心不亂。是歸家消息也。遂欣躍而去。

既皈依杯渡海公。明春受五戒於靈鷲義公。一夕忽夢黑山在前。欲上而溪水隔之。有紅日西沈之象。遂醒。悟塵緣將盡。功益進。家資三千金。不數年而布施罄矣。

十四年四月。以資罄輟業歸。先是諧和勸母修淨業。母以其無子。命之納妾。謂母曰。願母同生淨土足矣。五濁多造業事。嗣續可不計也。既而奉母還鄉。未幾其母念佛而逝。

是年六月。諧和示疾。越六日亦念佛安坐而逝。

其女見之。發深信心。念佛四十九日。吉祥坐脫。（西歸見聞錄）

曹諧和字聲五，法名廣智，江南上元人，在蘇州做染衣業。

道光七年的秋天，他請夏文榮來替妻子看病。文榮就教他淨土法門，他就學了。後來他又起了疑心，去問文榮說：「人家都說你騙人念佛，這是什麼緣故？」

文榮回答說：「如果以邪知見引誘人造業，以致受到苦果，而輪迴三惡道，這叫做流落他鄉，這種情形，可以說是騙人。如果說勸人守戒修定證慧，求往生極樂世界，證得究竟菩提，這叫做勸人回家，怎能說是騙人呢？」

諧和聽了之後，有所省悟，就問道：「怎麼樣才可以回家呢？」文榮說：「要以持戒作為基礎，要修福作為助道法，平常要念佛的名號，念到一心不亂時，就有回家的消息了。」諧和聽後，很欣悅的告辭而去。

後來，他皈依了杯渡寺的海公，第二年的春天，又在靈鷲寺的義公座下受五戒。有一晚，他夢見前面有一座黑色的山，他想爬上山，却被溪水阻隔住，而太陽正在西沈。他醒過來後，覺悟到自己可能塵世的因緣要盡了，於是就更加用功精進修行。在幾年之內，他把三千金的家財，全都布施完。

道光十四年的四月，由於資金全布施完了，他就結束營業回家鄉。之前，諧和勸母親念佛求往生，母親因為他沒有生兒子，就要他納妾。他告訴母親說：「我和母親都能往生淨土就心滿意足了，在五濁惡世中的人，大多會造惡業，因此不需要再生什麼兒子了。」他和母親回到家鄉之後，不久他的母親就念佛往生了。

在那年的六月，諧和生病，六天之後也坐著念佛而逝。

他的女兒見到這種情形，起了很深的信心，就在念佛四十九天之後，也坐著往生了。（西歸見聞錄）

潘遵懋

潘遵懋字意蘭。吳縣人。小業賈。卯角後。即歸心佛乘。修淨土法門。力行之。日有程課。仁慈好施。恤孤窮。護生命。飯僧修寺諸功德。無不隨喜。平居自奉。泊如也。

年三十。得咯血疾。乃發心刺舌血。書法華經。經畢而疾閒。自

是屏絕塵累。專心禪誦。一室之內。鑪香餅水。蕭然寒衲。日與家人輩說無生法。

每風日晴美。出遊名藍蕭寺。與一二禪慧。結林下契。善慶德公尤所莫逆。嘗隨德公詣鄧山。於阿育王塔前。設涅槃供。獲睹舍利瑞相。臂香翹敬。求生安養。

道光十五年春。舊疾復作。自知不起。語德公曰。病亟矣。立意作西歸計。願諸淨侶。日來我家。為我助念。我以持名切故。能兩三時不起雜念。唯不見佛來。奈何。自恨障深緣淺。痛哭責勵。淚涔涔下。德公多方開示。

越日。謂德公曰。西方有大白光來照我。身心樂不可言。持念益切。一夕夢遊蓮池境界。莊嚴勝妙。如經所說。

明日忽起。曰。見佛無數。遍滿虛空。我以念力勇猛。得中品生矣。寄語同學。努力進修。早來淨土。毋自阻也。合掌念佛而逝。

家人得其日課之簿。持經念佛。按日登記。蓋二十年如一日云。

（潘意蘭傳）

潘遵懋字意蘭，吳縣人，是個生意人。在兒童時期就學佛，修淨土法門很用功，每天都做功課。性情仁慈，喜好布施。凡是體恤孤苦窮困之人，護惜生命及齋僧修建寺廟等功德，全都出錢出力。而自己的生活則過得很清淡。

三十歲時，得了吐血的病。於是他就發心刺舌血，寫了法華經。經寫完之後，病也好了。從此他就不再管塵世之事，只專心禪修及誦經念佛。屋子裡面，只擺著爐、香及水瓶，猶如身無長物的出家人，每天和家人談佛法。

當天氣好的時候，他就會到有名的伽藍或蕭條的寺廟裡，和一、二位修禪的僧人，談玄說理，和善慶德公是好朋友。他曾和德公一起去鄭山，在阿育王塔之前，設了涅槃供養，而見到佛陀舍利的祥瑞之相。他就很虔誠的燒臂香，求往生西方淨土。

道光十五年的春天，他的舊病復發，自知不會好轉，於是向德公說：「我病得很重，已經打定主意要往生淨土了。希望修淨土的道友，能天天來我

家替我助念。我因為持名念佛的心很懇切，所以能夠念二、三個小時都不起雜念，但是都不見佛來，如何是好呢？」他恨自己罪障深重，淨土緣淺，因此痛哭流淚，責備自己，德公只好多方開示他。

第二天，他告訴德公說：「西方有大白光照著我，我的身心有說不出的快樂。」於是他更加懇切的念佛，有一晚，又夢遊極樂世界的蓮華池，見到的種種莊嚴、勝妙的境界，就和經典上所說的一模一樣。

第二天早上，他忽然坐起來說：「我見到諸佛遍滿虛空，由於我念佛很勇猛，所以可以中品往生。同學們，要努力修行，早點來淨土呀，不要自我耽擱了。」說完之後，他就合掌念佛而逝。

家人找到他日課的簿子，上面有按日登記誦經念佛的記錄，二十年來都沒有間斷。（潘意蘭傳）

宋萊

宋萊。字望山。蘇州人。年六十餘。聞淨土法門。日持佛號數萬

。曰。我憑仗六字。了當一生矣。

後館錢萬里橋江氏。館主以其持齋念佛故。禁之不可。遂辭之。已而移席他所。師生相得。謂其徒曰。學堂甚好。我設終於此。可乎。

一日學徒入塾。見萊方合掌念佛。頃復入。如故。即之逝矣。硯下得一紙。蓋三日前所書期也。室有異香。經宿不散。事在道光十五年。（宋梅浦述）

宋萊字望山，蘇州人。六十餘歲時，聽聞淨土法門，於是就每天念佛數萬聲，他說：「我就憑仗這六字洪名，一生就能了當。」

後來他到錢萬里橋，姓江的人所開的私塾教書。由於館主不准他持齋念佛，他就辭職。之後他又到別的地方教書，結果師生相處愉快。他和弟子說：「這個學堂很好，我若是在這裡去世，可以嗎？」

有一天，學生來上課時，見到宋萊才剛合掌念佛。不久之後，學生又再進教室，見到老師和剛才一樣。再仔細一瞧，原來老師已經去世了。在硯台

下面有一張紙，是三天前寫今天往生的日期。教室內充滿異香，一晚都不散。這事在道光十五年時發生的。（宋梅浦述）

周慶孫

周慶孫。字雲田。蘇州國學生。事母孝。娶曲阜孔氏。既而孔氏招之。將為之援例得官。率其妻子注。舟覆於河。妻子俱死。慶孫僅以身免。遂意絕進取。奉母家居。虔修淨業。自號夷白居士。

為人謹而蒽。戒恐破。不敢受。齋恐開。不敢持。經論畏深。不敢閱。時鐵君定公與慶孫善。謂曰。佛門修持。當不知足。君如此自餒。幾生能了生死耶。慶孫默然。

一日忽到定公處。投地頂禮曰。今日始知君之善也。近閱藏經。獲無量妙益。決意長齋矣。持名亦甚得力。激君則不及此。精進數載。

道光十五年八月望。早啜粥一盂。箸忽落地。無疾而終。

僧覺阿在朱涇即是庵。於是月下旬。忽夢張幀五及慶孫。慶孫不言。幀五謂覺阿曰。我竭力僅能到西方耳。不及渠品位高也。醒而異之。

九月。其弟到庵。覺阿述其夢。始知慶孫之已卒也。（西歸見聞錄）

周慶孫字雲田，是蘇州的國學生。事奉母親很孝順，娶的妻子是孔子的後代。後來孔家招他入贅，照慣例他就有官位可得。於是他就帶著妻子和兒子一起前往山東曲阜。結果船翻覆，妻和子都溺死，他僥倖得活。因此他就不再想要功名，而回家奉養母親，很虔誠的修淨土法門，自號夷白居士。

他為人謹慎而膽小，因為怕破戒而不敢受戒，因為怕開齋而不敢持齋，因為怕經論太深而不敢閱讀。當時他和鐵君定公是好朋友，於是定公就說他：「佛門裡面的修行，只怕不夠多。像你這樣膽怯的話，那一輩子才能了生死呢？」慶孫聽了默不吭聲。

有一天，他忽然到定公那兒，向定公頂禮說：「我今天才知道你的好。

最近我閱讀大藏經，得到無量的妙益，已經下定決心要持長齋了。近來持佛名號也很得到利益。如果不是你那一番話，我一定沒有今天的成就。」他從此精進修行了數年之久。

在道光十五年八月十五日那天，早上他正在吃稀飯，忽然筷子掉到地上，就往生了，當時他並無疾病。

僧人覺阿法師住在朱涇的即是庵，在八月的下旬，有一晚忽然夢見張惇五和慶孫，慶孫沒有說話，惇五則告訴覺阿說：「我竭盡力量，才好不容易生到西方，品位沒有慶孫那麼高。」覺阿醒來後覺得很奇怪。

到了九月，慶孫的弟弟到即是庵來，覺阿就把夢境向他說，才知道慶孫已經往生了。（西歸見聞錄）

陳居士

陳居士。遺其名。常熟人。平日晨起。爇香默然。誦經課佛。家人莫之知者。蓋密行也。風雨寒暑不間。歷有年所。

道光十五年七月。自言九月二十三日西歸。家人以其無疾。弗信。及逝之前三日。示微疾。而起居如常。

至期坐脫。家人環呼。乃開目略數言。旋曰。吾行矣。遂瞑。異香發自毛孔。既殮。室猶三日香也。（往生近驗錄）

常熟人陳居士，名字沒有查出來。他平常早晨起床後，就默然燒香誦經念佛，家人都不知道，原來他秘密在修行。這樣不管括風下雨，或是嚴寒酷暑，都不間斷。

在道光十五年的七月，他向家人說九月二十三日要去西方極樂世界。由於他並沒有生病，因此家人都不信。在他往生前三天，他生小病，不過起居還是和平時一樣。

三天後，他就坐著往生了，家人環繞身旁，一直呼叫他。於是他就張開眼睛，很簡短的講了幾句話之後，就說：「我要走了。」就閉目而逝。全身都發出異香，入殮之後，室內還香了三天。（往生近驗錄）

余邦賢

余邦賢。紹興人。少業賈。年六十餘。輟業與妻同修淨土。念佛之外。嘗各禮華嚴經八部。

道光十八年。年八十六矣。妻先示疾。邦賢亦病。一日妻謂其媳曰。為我辭沒翁。吾欲行矣。

媳訝之。以告邦賢。邦賢曰。姑緩三日。可與同行。妻聞曰。諾。果至三日。同時化去。時為六月二十三。（朱寅堂述）

紹興人余邦賢，年輕時做生意，六十餘歲後就退休，和妻子一起修淨土法門。他們除了念佛之外，都各禮了華嚴經八遍。

道光十八年時，邦賢已八十六歲。他的妻子先生病，後來他也病了。有一天，他的妻子向媳婦說：「妳替我向妳公公辭行，我要走了。」

媳婦很訝異，就去告訴邦賢。邦賢說：「可以慢三天，和我一起走。」妻子聽了之後就答應了。果然三天之後，兩人同時往生。當天是六月二十三日。（朱寅堂述）

吳宗魏

吳宗魏。字秋亭。元和人。父濂。修淨業往生。母周氏。故有肝疾。宗魏侍奉極孝。病劇。割股以進。疾旋已。

既而母歿。宗魏於七七日中刺血。書地藏本願經。遂歸心佛乘。宗教兼通。已而專修淨土。自號一如居士。長齋受五戒。於寄葉庵結蓮社。其於放生施衣捨櫬諸善事。皆盡力助行。

一日示疾。自知不起。遺書諸道友。一以淨土相勗。自謂平日功夫。病中祇存一半。有退無進。甚難甚難。諸君子切切。謂我平日且作世事。待病時用功。悔之無及。自誤不小。其沈痛若此。

歿之前一日。其友錢文燦省之。問念佛否。時宗魏言已艱澀。索筆書曰。死苦如是。往生願力愈堅。

翌日遂逝。遺言不焚衣。不接煞。不繪遺容。時道光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吳今帆述）

吳宗魏字秋亭，元和人。父親吳濂，也是修淨土法門而往生的。母親姓

周，有肝病，宗魏很孝順母親。當母親病重時，他曾割大腿肉和藥一起煮，母親喝了以後病就好了。

後來母親病故之後，在七七四十九天之中，宗魏刺血寫地藏經，回向母親。此後他就專心研究佛法，宗教都通。後來又專修淨土法門，自號一如居士。他長齋持五戒，還在寄葉庵成立蓮社。對於放生，布施衣物及捨棺材等善事，都盡力去做。

有一天他生病，知道好不了，就寫了封信給諸道友，勸大家修淨土。信上說：「我平日念佛的功夫，在病痛之中，就只剩下一半，只有退步，沒有進步，所以修行實在很難很難，諸君千萬要以我為殷戒。不要說我平日且來作世間的事，等到生病的時候再用功，那就後悔也來不及了，如此就太自我耽誤了。」宗魏很沈痛的如此告誡蓮友們。

在臨終的前一天，朋友錢文燦來看他，問他有沒有念佛。當時宗魏開口說話已經很艱難了，於是就拿筆寫說：「死亡竟然如此痛苦，而我求往生的願力就更加堅定。」

第二天他就去世了，遺言不要焚燒衣服，不接煞，不請人畫遺容。當天是道光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吳今帆述）

張齒延

張齒延。常熟國學生。素善飲。自命不凡。聽人談及佛典。即聲色俱厲。

一日偶閱因果輪回之說。忽明生死大事。遂戒殺屏飲。日持金剛經。大悲咒。佛號。回向生西。懺悔病業。已而斷葷血。時方患風疾。右體偏枯。有勸食肉調養者。笑謝而已。

道光十九年春。手書普門品數冊。刋印散施。謂人曰。苦海慈航。勿覿面錯過也。是秋夢吞蓮華。自是益精進。

告其弟爾旦曰。吾誦普門品。須滿一萬二千。方酬我願。

爾旦詰其故。太息曰。世間四苦。生老病死。吾歷其三。所未可預剋者死耳。然亦駸駸迫矣。可弗早備資糧耶。

二十年正月十一夜。爾旦臥不成寐。聞齒延誦普門品。聲琅琅然。問之。則齒延正在熟睡。並未出聲。蓋夢中誦也。

明日晨起。常誦畢。以事注姻戚家。忽痰湧塞喉。急送之歸。臥床不醒。

十三日晚。其友謝鳳梧來視疾。令爇香然燭於榻前。以其平日數珠授之。手忽舉。掐珠至胸前。目光上燭。舉體皆動。而氣遂絕。

衆決之曰。此善逝也。必生西方。獨妻不信。向棺祝曰。果爾。當於夢中相報。

越五日。夜夢有人傳語曰。勿哭勿哭。沒家此人。已注越十萬億佛土矣。

醒而異之。然平生未誦彌陀經。不知十萬億佛土五字爲何義。次日問諸大衆。始知其夫注生有明驗矣。

爾旦字眉叔。亦修淨業。刋注生近驗錄行世。（注生近驗錄）

張齒延是常熟的國學生，很能喝酒，自命不凡。只要一聽到有人談到佛

經，就會聲色俱厲的斥責對方。

有一天他偶然讀到談因果輪迴的書，忽然明白了生死的大事。於是就戒殺，也不再喝酒。每天誦金剛經、大悲咒、佛號，回向求生西方，並懺悔以往之罪業，後來就持長齋。當時他剛中風，右邊身體不能動轉自如。於是就有人勸他吃肉來調養，他也只是笑笑，多謝別人的關心而已。

道光十九年的春天，他用手寫了普門品數冊，刊印流通與人結緣。他告訴人說：「佛法是生死苦海中的慈悲船，不要當面錯過呀。」那年秋天他夢見吞食蓮華，從此以後就更加精進。

他跟弟弟爾旦說：「我要誦滿一萬二千遍普門品，才算滿願。」

爾旦問他原因何在，他歎息說：「世間的四種苦，生老病死，我已經歷了三種，就只有死尚未經歷，然而也很快就要來臨了，怎能不早備資糧呢？」

道光二十年正月十一日的晚上，爾旦睡不著，聽到哥哥琅琅然誦普門品的聲音。一問之下，才發現哥哥正在熟睡中，並沒有出聲，原來是哥哥夢中

在誦。

第二天早上，齒廷作完早課之後，有事情前往姻戚的家裡。忽然有一口痰湧到喉嚨，把氣管給塞住。親戚趕緊把他送回家，而他已經昏迷不醒人事。

十三日的晚上，朋友謝鳳梧來探病，叫人在床前燒香點蠟燭，並把齒延平日用的念珠拿給他。齒延忽然掐著念珠，舉手到胸前，而且目光向上看。後來他全身都動了起來，於是就過世了。

眾人看此情形，研判說：「這是好死，一定往生西方了。」只有齒廷的妻子不相信，她向著棺材說：「如果你真的往生西方的話，一定要到我的夢中告訴我。」

五天之後，有人在夢裡告訴她說：「不要哭，不要哭，妳家的這個人，已經越過十萬億佛土了。」

她醒過來後覺得很奇怪，不過因為她從來沒誦過彌陀經，所以不知道十萬億佛土這五個字是什麼意思。第二天她問大家，才知道她先生確實已往生

淨土。

爾旦字眉叔，也修淨土法門，他出版往生近驗錄流通。（往生近驗錄）

金庭棟

金庭棟。字友蘭。蘇州人。篤修淨業。

道光二十年冬。得疾。自知將終。邀其皈依師亮寬和尚。及善友數人來。告之曰。吾生死將判。願諸公助成勝緣耳。

衆舉聲唱佛號。良久曰。此時吾目前所現之地。皆七寶合成。然踏之柔軟。耳中所聞之聲。則微妙難狀。且極西見金色八字甚分明。

一友正之曰。沒誤矣。今所誦者六字耳。

庭棟以手指曰。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非八字耶。又久之。合掌告師曰。弟子行矣。遂逝。（往生近驗錄）

金庭棟字友蘭，蘇州人，虔修淨業。

道光二十年的冬天，他生病，知道自己要死了，就邀請皈依師父亮寬和

尚及幾位善友來家裡，向他們說：「我的生死馬上就要決定了，願諸位能助我完成往生的殊勝因緣。」

眾人就同聲念佛號，很久之後，他說：「我現在眼前出現的地面，全都是七寶合成的，不過踏上去卻很柔軟。耳朵裡聽到的聲音，很微妙而難以形容。在最西邊的地方，有八個金色的字很清楚。」

有位朋友就指正他說：「你弄錯了，我們現在誦的是六個字。」

庭棟就用手指著說：「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不是八個字嗎？」又很久之後，他合掌向亮寬和尚說：「弟子走了。」於是就往生了。（往生近驗錄）

徐僖

徐僖。字夢白。吳庠增廣生。少遊黔滇。攬江山之勝。胸襟曠如。遇節孝等事。輒為表彰。中年遊幕於外。

四旬餘。遇朱麟書以龍舒淨土文攜贈。遂信奉佛乘。更號夢蓮。茹十齋。立淨課。矢願注西。詣尊勝庵。皈依亮寬和尚。法名如趐。

六旬餘。業益專。依靈鷲義公受菩薩戒。時城中盧師庵。方募大通閣。僖極力貲助。

道光二十一年夏。忽清釐家務。謂家人曰。人生七十。已慶古稀。吾七十有二。今秋殆必歸矣。著反本瑣言數則。誡臨終諸事。云切記於氣將斷絕時。各人助吾念佛。不可混叫亂哭。須俟瞑目一二時。方可舉動。易衣轉屍。寧遲勿速。

其年秋。果遘疾。日邀僧人善友。到家念佛。床前供像拈香。自七月二十一日起病。至八月二十一日朔月。粒米未進。但飲水漿而已。延醫進藥。堅不服口。疾革時。合掌朗念而逝。

妻嚴氏。平居亦持咒課佛名。年七十三。下痢。臥床不起。素患耳聾。一日忽聰聽。身中痛苦俱絕。其子立方。以西方之說進。曰。余固時時念佛。未嘗廢忘也。

至夜二鼓時。謂家人曰。我天明去矣。遂起坐。朗念輪珠一串。至力竭不能支。溲就寢。

迨天明。曰。時至矣。遽起坐合掌。立方勸直注西方。決然應曰諾。遂終。（涂稼甫述）

徐僖字夢白，吳庠增廣生。少年時旅遊貴州及雲南，欣賞江山的勝景。胸襟十分開闊，常表揚節婦孝子。中年時，在外面當幕僚。

四十餘歲時，朱麟書送他龍舒淨土文，此後他就信佛，自號夢蓮。守十齋戒，修淨土法門，求生西方。並皈依尊勝庵的亮寬和尚，法名如超。

六十餘歲時，更加精進，並於靈鷲寺受菩薩戒於義公。當時城裡的盧師庵正在募款建大通閣，他極力捐助。

道光二十一年的夏天，徐僖忽然把家務事都交代清楚。他告訴家人說：「人能活到七十歲就算是古稀了，我已經七十二歲了，今年秋天一定要走了。」於是他寫了反本瑣言雜文，共有幾篇文字，以告誡家人臨終時該做的事。

文章中說：「千萬記得在我將斷氣的時候，各人要替我助念，不可以亂叫亂哭。要在我死後一、二小時之後，才可以碰我，替我換衣服或是轉動屍

體，寧願遲些，不要太早做。」

那年的秋天，他果然生病了，他就每天邀請僧人和善友，到家裡來念佛，在病榻前供有佛像，並拈香。

從七月二十一日開始生病，一直到八月二十一日止，整整一個月，他一粒米都不吃，只喝水漿而已。家人請醫生替他看病，開的藥他一口也不吃。病到最嚴重時，他就合掌朗聲念佛而逝。

妻子嚴氏，平常也持咒念佛。七十三歲時，下痢，起不了床。本來她耳聾，有一天卻聽得見了，而且身中的痛苦都沒有了。兒子立方就向母親講往生西方的事，她說：「我平常就時時在念佛，不曾忘記。」

到了晚上二更天時，她向家人說：「天亮我就要走了。」於是就坐起來，朗聲念佛號轉念珠，直到力氣已盡不能再支持為止，才再睡覺。

天亮了之後，她說：「時辰到了。」又再坐起來合掌，立方勸母親直接往西方去，她很決然的說：「好。」就命終了。（徐稼甫述）

錢萬鎰

錢萬鎰。字翼山。常熟人。居梅里鎮。世業酤。已而戒殺修淨業。力改前行。

膝下止一子。病瘵。念佛而終。旁人誹笑之。萬鎰奉佛如故。

一夕店屋失火。望空祝曰。吾業應焚燒。願勿傷鄰舍。撲滅後。鄰果無恙。

初萬鎰勸母吳氏。長齋念佛。母從之。旋復自斷葷血。然餘習未除。善飲酒。其至戚謝鳳梧勸戒。力除之。

道光二十二年春。妻亡。處之淡然。有勸續娶者。萬鎰拒之曰。有子而殤。續復何為。且吾志在出世。豈屑屑於嗣續哉。

是年夏。患咯血疾。念佛加勵。生死心益切。至七月初。病劇。進食輒吐。鳳梧注視之。告以古德斷食見佛之事。

欣然曰。有此大便宜事。吾當勇為。即於次日盥沐。詣佛前拈香發誓。持七日齋。出貲放生。求生淨土。日夜念佛不輟。渴則嗽瓜而

已。

人問漱夜不睡。得不疲乏乎。曰。利其不睡。得多念佛。我無病時。不得安閒。今病得閒。正好著力。何疲乏之有。

及七日期滿。神識昏亂。進以藥糜。即苦脹悶。久之。昏亂益甚。大懼。合掌枕上。命然指。鳳梧曰。君此時發此願與然指同。不如一意西方之為愈也。遂閉目念佛。初若勉强。用力猛勵。神志安定。復得助緣者十數人。晝夜佛聲相續。

初十日晚。自言見一人至床前。令瓜果俱勿食。問之曰。吾上界使人也。言訖不見。

明日。忽見西方三聖。光明相好。住立於前。欲涌身入金臺。聞空中聲言。沒身未淨。即命香湯沐浴。浴畢。三聖現前如故。

又謂家人曰。吾已遊淨土。見無數蓮華。吾坐其中。樂不可言。

淚自指身曰。此非吾身也。

十二日清晨。告其母曰。佛盈室矣。面西趺坐。合掌而逝。年三十八。（錢翼山傳）

錢萬鎰字翼山，常熟人，住在梅里鎮，家裡世代賣酒。後來他戒殺修淨業，盡力改過以前的行為。

他只有一個兒子。病重之際念佛而逝世。別人因此而誹謗譏笑他，他仍然和以前一樣念佛。

有一晚，店裡失火，他就對天而說：「這是我的業報，店面應該被焚燒，但是希望不要損傷到鄰居。」火撲滅之後，鄰居果然沒事。

最初萬鎰勸母親吳氏長齋念佛，母親就照著做。不久之後，他自己也不再吃葷血。不過他的習氣仍在，很會飲酒。親戚謝鳳梧勸他戒酒，他就盡力戒除。

道光二十二年的春天，妻子亡故，他淡然處之。有人勸他續絃，他拒絕道：「我兒子都夭殤了，續絃來做什麼？而且我一心一意要求超脫世間，那

裡還斤斤計較續後代的事。」

那年的夏天，他得了咯血病。於是他念佛更加精進，求往生的心更加懇切。七月初時，病重，吃任何東西都會吐。鳳梧去看他，告訴他古大德不吃而見佛的事。

他聽了之後，很高興的說：「有這麼便宜的事，我一定要做。」於是第二天他沐浴之後，在佛像前拈香發誓說，要持齋七天，出錢放生，求生西方。於是他日夜不停的念佛，渴的時候就吃瓜。

有人問他整晚都不睡，會不會疲乏？

他回答說：「正好利用不睡的時間，多多念佛。我沒病的時候沒有空，現在生病剛好有空，正好努力念佛，怎麼會疲乏？」

念滿七天之後，他的神識就昏亂了。喝了很稀的粥之後，肚子又悶脹得難過。過了很久之後，又更加昏亂了。萬鎰很懼怕，就躺在枕頭上合掌，請人替他燃指頭。

鳳梧說：「你現在發燃指的願望，就已經等於燃指了。你不如一心一意

求生西方更好些。」

於是他就把眼睛閉上念佛，最初念得有點勉強。後來他很用力精進，慢慢的神志就安定下來。再加上有十餘人替他助念，於是晝夜都佛聲不絕。

初十的晚上，他說見到一個人到他的床前，叫他瓜果都不要吃。他問對方是什麼人，那人說他是天上的使者，說完就不見了。

第二天，他忽然見到西方三聖立在他的前面，光明相好。這時他想跳上金色的臺上去，空中有聲音說：「你的身體尚未乾淨。」於是他就叫人準備香湯沐浴。沐浴過後，西方三聖又和剛才一樣，出現在他面前。

他又告訴家人說：「我已經遊過淨土了，我見到無數的蓮華，我也坐在蓮華之中，快樂得無法形容。」然後他又指著自己的身體說：「這不是我的身體。」

十二日的清晨，他告訴母親說：「滿屋子都是佛。」於是他就面向西方趺坐合掌而逝，享年三十八歲。（錢翼山傳）

方步瀛

方步瀛。字小湘。崑山人。善書畫。多藝能。既習扶鸞術。神教誦大悲咒。從之。每晨起。定課數十遍。已而遇張爾旦。勸修淨土。始專心西邁。

一日示微疾。起居如常。向晚謂其僕曰。吾逝期在明日。汝慎勿告女主。

僕曰。吾不以告。恐事後有怨。

曰。設有怨。汝言生死之事。非他人所可預知也。僕頷之。

明日。有友過從。步瀛延之坐。曰。為我誦彌陀經。友曰。吾未習學。如何。

步瀛取經授之。曰。吾教汝。遂從容誦經終卷。纔舉佛號。目光上燭。掀髯微笑。趣視之。已化去矣。（汪石心述）

方步瀛字小湘，崑山人。善於書法及繪畫，多才多藝。後來學扶鸞術，神教他要誦大悲咒。他就每天早晨誦數十遍。後來遇到張爾旦，爾旦勸他修

淨土，於是他才專心淨業。

有一天他生小病，但起居仍和平常一樣。到了傍晚時，他告訴僕人說：「我明天就要死了，你千萬不要告訴夫人。」

僕人說：「我不講的話，她事後恐怕會怨怪我的。」

步瀛說：「如果她埋怨的話，你就說，生死這種事情，別人怎能預先知道呢。」僕人聽了就點頭答應。

第二天，有朋友來家裡。步瀛請朋友坐下之後，就說：「請你替我誦彌陀經。」朋友說：「我從來都沒有學過，該如何誦呢？」

步瀛把經拿來給朋友說：「我教你誦。」於是他就很從容的把經誦完，才剛開始念佛，就忽然舉目上視，把鬚髯掀起來微笑。過了一會，朋友趨近看他時，發現他已去世。（汪石心述）

朱麟書

朱麟書。字文泉。新陽庠生。年近五旬。遘危疾。生大怖畏。遂

棲心內典。手不釋卷。常以勸善諸書贈人。志存利濟。

時亮寬和尚自師林退院。住尊勝庵。有梵行。麟書皈依受五戒。法名如因。結社尊勝。月一集。禮四明懺法。與社諸人。互相策勵。講演淨土法門。

後兩目矇曨。不能看書。而課誦益勤。行住坐臥間。默誦西方佛號不輟。

年七十。示疾數月。臨逝前數日。夢寐中見白光。及革。起坐念佛而逝。氣絕逾時。掌猶緊合不釋。時在道光二十五年冬月。（郭仰山。涂稼甫述）

朱麟書字文泉，新陽的庠生。將近五十歲時，生病危急，因此心生怖畏。病好之後，就研究佛法，手不釋卷。經常送人善書，存心利益眾生。

當時亮寬和尚從師林寺退下來，住到尊勝庵中，是位修戒律的和尚。於是麟書就皈依亮寬和尚，並受五戒，法名如因。他又在尊勝庵結佛學社，每個月集會一次，禮四明懺法。他和社裡的人互相策勵，並講演淨土法門。

後來他兩眼矇矓，不能看書。他就更加精進的誦佛號，不管行住坐臥，默誦佛號不停。

七十歲時，病了數月。臨終前數日，他在夢中見到白光。病重之際，他就坐起來念佛而逝。往生一個多小時之後，他的雙掌還緊緊的合著不打開來。當時是道光二十五年的冬天。（郭仰山、徐稼甫述）

陳鍠

陳鍠。法名廣聲。字西堂。嘉興石門人。業賈蘇州。長齋奉佛。為人鯁直。皈依杯渡海公。復從靈鷲義公受五戒。日與朱麟書結念佛社於定慧寺。雖冗忙不輟。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下痢。至初六日。有友談雲舜注省之。鍠曰。子來恰好。我明日一早欲行。為我注小普陀。邀朱寅堂作別。時寅堂以路遠時晚。不至。

復顧其弟曰。汝學醫。試為余診脈。自後凡脈象似此者。不可再

示方也。

頃之從容念佛。至夜半。聲漸厲。人問見佛否。曰。見大和尚。特遠耳。迨天明。泊然而寂。年五十五。

越四載。蘇州有薛紹基者。鍠在日。常至其家。勸之念佛。後亦發心信行。

年六旬。疾篤。神識昏亂。忽作鍠口音云。此刻緊要。何故不念佛。且須向西臥。

紹基遂自舉轉。家人注視。宛然是鍠聲吻。頃之。紹基念佛而逝。此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中事也。（錢安軒、朱寅堂述）

陳鍠法名廣聲，字西堂。嘉興石門人，在蘇州做生意。他長齋念佛，為人耿直，皈依杯渡寺的海公，後來在靈鷲寺義公處受五戒。他和朱麟書在定慧寺結念佛社，雖然很忙，但社裡活動一定到。

道光二十五年的十月，他下痢。到了初六，朋友談雲屏去探他的病，他說：「你來得正好，我明天一早就要走了。請你為我到小普陀，請朱寅堂來

跟我話別吧。」結果寅堂因為天已太晚，路又遠而沒有來。

陳鍠又向他弟弟說：「你是學醫的，替我把把脈看看，以後凡是脈的情形和我相似的話，就不用再開藥方了。」

後來他就很從容的念佛，到了半夜，聲音漸漸大起來。家人問他有沒有見到佛，他說：「見到大和尚，在很遠的地方。」天亮之後，很安然的去世，當時五十五歲。

過了四年，蘇州的薛紹基，是陳鍠的朋友。生前陳鍠常去他家，勸他念佛，後來紹基也就學佛念佛。

紹基六十歲時，病得很重，神識都昏亂了。這時他忽然發出陳鍠的口音說：「這時刻很緊要，為什麼不念佛，而且要面西而臥。」

紹基自己就轉向西邊，家人去看他到底怎麼了，聽到的卻是陳鍠的聲音與口吻。不久之後，紹基就念佛而逝了。這是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中發生的事。（錢安軒、朱寅堂述）

郭觀光

郭觀光。字尚賓。一字仰山。蘇州元和人。為人醇謹。業醫。不與人計利。病者招之輒注。

中年奉西方教。從杯渡海公受皈戒。法名廣仁。每晨起。靜埽斗室。默誦佛號。寒暑無間。

祖遺有魚蕩一所。在陸墓北蕪塘。租人捕魚。為祭埽費。觀光再三向族人商議。解囊金代之。請示勒石。捐作放生河。活生靈無算。

常與家人言。己酉八月有凶。道光二十九年。歲次己酉。春間病篤。家人為之恐懼。觀光搖手曰。勿慮。木樨香未聞。余命未絕也。

至八月。瘟病。命延僧唱佛。初五日。家人問逝期。觀光豎二指。至初七日晚。合掌而逝。頂上煖氣勃發。良久乃散。年五十六。（郭辰生述）

郭觀光字尚賓。一字仰山，蘇州元和人。為人淳厚謹慎，以醫為業，不和人計較金錢，只要病人有請，就會去看病。

中年之後修淨業，皈依並受戒於杯渡寺的海公，法名廣仁。每天早晨起床之後，他就靜靜的清掃屋子，默誦佛號，年年從不間斷。

郭家祖先在陸墓北蕪塘地方，遺留有一所養魚場。族人就把魚場租給別人捕魚，把租金拿來作為祭掃祖墳的經費。觀光再三和族人商議，自討腰包負責祖墳的祭掃，而把魚場捐為放生河，並勒石說明，因此救了無數的生命。

他常和家人說：「己酉年的八月有凶事。」在道光二十九年的春天，他病重，剛好是己酉年，家人都很恐懼。觀光搖手說：「勿憂慮，木樨花的香味尚未聞到，我的命尚未絕呢。」

到了八月，又病了，他就請僧人來家裡念佛。到了初五，家人問他那一天去逝，他就豎起二個指頭。到了初七的晚上，他合掌而逝。頭頂上的煖氣一直冒出來，很久之後才散。享年五十六歲。（郭辰生述）

吳生

吳生。杭州人。祖父俱庠生。清順治初年。大兵圍城。父母失散。生被掠。送張將官標下服役。時年方十三。

自歎吾本儒家子。今下賤若此。必是宿業。遂於佛前立誓。持齋念佛。日通金剛經。回向往生。

年十六。本官發糧充丁。即將糧銀買香供佛。跪誦阿彌陀聖號。至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忽告本官。欲往西方。本官不信。訶為妖言。次日。又到提督前乞假。提督怒。批本官掴打十五。毫無怨言。又向各營作別。自限十一月一日歸西。

是日五更。沐浴焚香。禮佛畢。仍至本官船上叩辭。本官大怒。遣兵迹之。見其西向三拜。端坐說偈曰。身在營中心出家。身披鎧甲是袈裟。刀刀親見彌陀佛。箭箭射著白蓮華。

偈畢。自吐火。焚其軀。合營官長。皆遙望羅拜。本官合門齋戒。（蓮藏）

有位姓吳的杭州人，祖父和父親都是庠生。在清朝順治初年時，由於清兵圍城，和父母失散了，而被俘虜。於是被送到張將官的營裡服役，當時他才十三歲。

他自歎本來是儒家子弟，現在卻做如此下賤之工作，知道是宿世罪業之故。於是就在佛像前發誓，要持齋念佛，每天誦金剛經，都回向往生西方。十六歲時，被派去當兵，他就把軍餉都拿來買香供佛，天天跪著誦阿彌陀佛的聖號。

到了順治十四年的十月二十二日，他忽然告訴直屬長官說要往生西方淨土。長官聽了不信，罵他妖言惑眾。第二天，他又到提督跟前去告假。提督很生氣，就批示他的上司將他捆打十五下，他也毫無怨言。之後就到各營區去告別，說自己十一月初一要往生西方淨土。

到了那天的五更天，他就沐浴焚香，禮完佛之後，他又到上司的船上叩頭辭行。上司很氣，就派兵去察他的行蹤。只見他向西方三拜之後，就端坐說偈語：「我雖身在軍中心卻出家，身上披的鎧甲就是袈裟。刀砍下時見到

的是彌陀，箭射出時中的是白蓮華。」

說完偈語之後，他就自己吐出火來，焚燒自己的身體。全營的官長，全都遙遙向他禮拜，而他的上司，從此全家齋戒。（蓮藏）

周絢堂

周絢堂。潛陽人。始辦事公門。既而勘破世情。立除澆惡。靜坐一室。誦白衣咒。持齋放生。廣行方便。見貧而無歸者，隨力救護。後遇昆莊道人。勸修淨土。遂銳志念佛。六時不懈。並轉以教友朋。從中多信向者。曾刻極樂津梁。廣為施送。

乾隆五十一年春荒。邑中募賑粥糜。絢堂殫精竭力。晝夜從事。一日五鼓忽起。索浴更衣。謂妻子曰。吾生西時至矣。汝等勿效世俗。但一心念佛。言畢端坐而逝。略無一語及家事。是早。猶有人見絢堂在粥廠中。注來撿視云。（蓮宗集要）

周絢堂是潛陽人，本來在政府官署上班，後來看破世間的人情冷暖，於

是就盡力除去不淳厚的世風。他每天都靜坐，誦白衣神咒，持齋放生，盡量與人方便。見到貧困沒有家的人，都隨力救濟。

後來他遇到邑莊道人，勸他修淨土。於是他就日夜不懈怠的念佛，並且也轉教朋友修此法門，很多人也聽他的。他曾刊行極樂津梁一書，廣送結緣。

乾隆五十一年的春天，發生飢荒。邑裡發起募捐賑濟粥糜，絢堂竭盡心力，晝夜去做。

有一天五更時，他忽然起身，沐浴更衣後，向妻子和兒子說：「我往生西方的時辰到了，你們不要學世俗之人哭泣號叫，只要一心念佛就好。」講完之後，他就端坐而逝。臨終前沒有一句話提到家事的料理。而那天早上，還有人看到他在粥廠中往來巡視。（蓮宗集要）

姚生

姚生。為長洲縣役。家貧。聘妻卒。不復娶。役事讓諸人。寺院

中事。竭心力為之。

為人正直。能面斥人過。夜定必坐。持佛號萬聲無間。年二十餘。以疾卒。端坐而逝。香盈室。頂如灼也。（西歸見聞錄）

姓姚的年輕人，是長洲縣的差役。家裡貧窮，未過門的妻子死了之後，就不再娶。縣役之事，他總禮讓別人去做，而寺院中的事，必定盡心力做好。

他為人很正直，會當面斥責別人的過失。晚上安定之後一定靜坐，念佛號一萬聲，從不間斷。

二十餘歲時，他生病，結果端坐而逝。當時滿屋子香味，頭頂很熱。（西歸見聞錄）

宋寶官

宋寶官。華亭人。家貧。賣醬度日。事母孝。奉養甘旨。不諉昆

季。聞人說淨土法門。遂篤信遵行。一日告其母曰。母有兄在。兒將西歸。即念佛坐逝。時在嘉慶十六年。（染香集）

宋寶官是華亭人，家裡貧困，以賣醬菜度日。很孝順母親，供養母親甘美的飲食，而不推託給兄弟照顧。他聽到淨土法門之後，就老老實實的照著做。

有一天，他告訴母親說：「母親還有哥哥可以照顧，兒子我要往生西方了。」於是就端坐念佛而逝，當時是嘉慶十六年。（染香集）

陳德心

陳德心。字大坤。蘇州農夫也。夏日納涼。偶過村館。見敬信錄。乞塾師講解。有省。沿街收拾字紙。彭二林居士聞之。招入文星閣。勸修念佛三昧。

德心素不識字。奉教靜篤。後漸能書。未幾。為蘇郡妙濟堂司放

生掩埋等事。每見髑髏。頻生嗟歎。悟世非常。於是念佛益勤。終身不娶。

年六十九。身健如常。忽自知時至。走別親友。至期。於堂中寂然閉戶久之。同事推門入視。見案上供佛一尊。雙燭輝煌。香煙滿室。遽心面西坐逝矣。時嘉慶十八年八月望日事也。（染香集）

陳德心字大坤，是蘇州的農夫。有一次他夏天在納涼，偶然經過村裡的私塾，見到敬信錄，就請塾師講解道理，聽後有所省悟。平常他會沿街收拾有字的紙張，彭二林居士聽到此人的行為，就請他加入文星閣，勸他修淨業。

德心本來不識字，學佛後很虔誠，後來慢慢也能寫字了。不久之後，他就到蘇州的妙濟堂，管放生及掩埋枯骨的事情。每次見到髑髏，他就會頻頻嗟歎，覺悟世事的無常，更加勤力念佛。他終身都不娶妻。

六十九歲那年，身體還是和平常一樣健康。然而他忽然自己知道往生的日子，於是就到親友處告別。到期那天，他在廳堂中很安靜。由於閉戶太久

了，同事就推門進去看。只見他桌上供著一尊佛像，兩根蠟燭燒得正旺，滿屋子的香煙，而他已經面西而逝了。當時是嘉慶十八年八月十五日。（染香集）

東門丐者

東門丐者。住松江明星橋。一破屋中。日向市門誦心經一卷。乞一錢。與之則連聲稱謝。訶之亦不介意。但足供一日糗糇。即闔扉念佛。

蔡西齋方伯異之。親餽錢米。欲葺其廬。丐者卻之。西齋曰。我所施皆廉俸。豈盜泉乎。

丐者曰。素知公操守嚴潔。我幸為衣食房屋。移我素志耳。無已。請為公飲僧。即攜所贈注東禪修供。已則仍歸破廬。念佛如故。

嘉慶中。無疾坐脫。里人葬之桃花庵後。（染香集）

東門有一位乞丐，住在松江明星橋的一間破屋子裡。他每天在東門市集門口誦一卷心經，然後向人乞討一錢。有人給他，他就會連聲稱謝。有人訶罵他，他也不在意。只要乞討的錢夠一天的開銷，他就閉門念佛。

蔡西齋對此人印象深刻，於是就親自帶了米和錢送他，還要替他修理茅廬，這位乞丐卻不接受。西齋說：「我布施給你的，都是我清廉的薪俸呀，難道你以為是貪污之所得嗎？」

乞丐說：「我一向知道您的操守很嚴潔，我只是怕如此一來，為了衣食和房屋，而把我的志向都改變了。」

西齋不得已，請求乞丐把這些米和錢拿去齋僧，乞丐就把這些贈與，帶去供養東禪寺的僧眾，之後他仍然回到自己的破屋中，念佛如故。

嘉慶年中，他無疾病而端坐往生。村里的人就把他葬在桃花庵的後面。

（染香集）

痴頭道士

痴頭道士。姓王。直隸人。極愚。親亡乏食。困臥敝廬。無所為計。或與之錢。亦莫辨數之多寡。

京邑陳道士收為徒。令日埽地拾柴。晚則課彌陀佛號數百。禮拜。灶香為度。

痴頭誦佛不成韻。每昏沈欲睡。道人以長竿擊之曰。汝愚昧若此。尚不知精進耶。如是者三載。

一夕哈哈大笑。道人滶擊之。痴頭曰。今日打我不得矣。詰其故。曰。師枯坐十八年。不知修法。若能如我老實禮念。早生西方見佛矣。道人奇之。而莫測其所謂。

翌日。痴頭登峭崖。西向合掌。屹立而化。闍維得舍利二粒。（染香集）

痴頭道人姓王，是直隸人。他非常愚蠢，雙親亡故之後，沒有東西吃，就整天躺臥在破舊的屋子裡，不知道要做什麼。有人給錢給他，他也搞不清

楚幣值的大小。

京邑的陳道士就收他為徒，要他每天掃地撿柴火，晚上要他念數百聲的佛號，還要拜佛，拜的時間以一炷香燒完為限。

痴頭誦唱的佛號不成調子，而且還常昏沈欲睡。道人就用長竹竿打他說：「你愚蠢到這種地步，還不知道精進。」這樣的日子過了三年。

有一天晚上，痴頭忽然哈哈大笑。道人又要再打他。痴頭就說：「你今天不可以再打我了。」道人問他為什麼？他說：「師父你枯坐了十八年，卻不懂得修行的方法。若是你能夠像我一樣，老老實實的禮佛念佛的話，早就生到西方淨土去見佛了。」道人很奇怪痴頭居然能說出一番話來，但卻不了解他話裡的意思。

第二天，痴頭登上懸崖峭壁，面向西方合掌，站著就往生了。焚化之後，居然有二粒舍利子。（梁香集）

周耀發

周耀發。蘇州伶人也。為演劇。不唱淫辭。暇則默誦佛號。家中絕宰殺。晚年念佛禮拜益勤謹。額間成叩印。且逢人即勸。優伶中。間有為其所感發者。

年六十六。示疾。臥床月餘。念佛不輟。一日忽令妻子掖起。曰。吾欲行矣。為我取滌腸湯來。

妻子不解。問之。曰。淨水耳。遂飲水一盞。腹中溜然作聲久之。令家人稱佛名。端坐向西。隨誦數聲。合掌而終。事在道光六年十一月。（錢安軒述）

周耀發是蘇州的演藝人員，他只演戲劇，而不唱男女情愛之歌曲。餘暇就默誦佛號，家裡不准宰殺畜牲。晚年時念佛禮佛更加精進，額頭都叩出印子來。而且他逢人就勸人念佛，因此同事中也有些人也因而念佛。

六十六歲那年他生病，躺臥床上月餘，始終不停的念佛。有一天，他叫妻子扶他起床，他說：「我要走了，替我拿洗腸湯來。」

妻子聽不懂，問他是什麼東西？他說：「就是乾淨的水。」於是在喝完一壺水之後，他的肚子咕嚕有聲響了很久。後來他就叫家人念佛，他自己則端坐面西，合掌誦了數聲佛號後就往生了。這是道光六年十一月發生的事。（錢安軒述）

瞿晉槐

瞿晉槐。常熟人。素不信佛。以求生西方為大愚。道光十七年三月。病咯血。漸劇。服藥不效。忽夢神告曰。沒之病。唯孫姓者可治。

醒而憶及戚友中有孫旃林。延之診脈。旃林曰。病深矣。投藥不過盡人事。君能念佛回向。即是妙方。否則非吾所治也。

晉槐遂持佛名。忽謂家人曰。吾今戒殺。為我買生命放之。且曰。今悟矣。當詣和尚處受戒。以懺宿業。然獨言獨語。從未有與之言此事者。

及卒前兩日。以家事屬母。料理積逋。若將遠行者。至四月十四日。强起憑几。忽仰首若有所見。急稱阿彌陀佛。連唱十餘聲。首俯而絕。（注生近驗錄）

常熟人瞿晉槐，一向不信佛，認為求生西方的人是大笨蛋。道光十七年三月，得了咯血病，越來越嚴重，醫藥無效。忽然夢見神告訴他說：「你的病，只有姓孫的可以醫。」

醒來之後，想到親友中有人叫孫旃林的，於是就請旃林來診治。栴林把脈後說：「你病得太深了，現在開的藥只不過是盡人事而已。如果你能夠念佛回向生淨土的話，就是最妙的藥方，否則我也醫不了你。」

晉槐於是就開始念佛號，然後忽然向家人說：「我從今天開始要戒殺，你們去替我買生物來放生。」又自言自語說：「應當要到和尚那裡去受戒，以懺悔宿世的罪業。」他說的這些事情，從來都沒有人跟他講過。

臨終前二天，他把家事託付給母親，同時把積欠托延未處理之事全都料理妥當，猶如要出遠門般。到了四月十四日，他勉強起來靠著桌子，忽然抬

起頭來好像有所見，嘴裡急稱阿彌陀佛十餘聲後，才低頭而逝。（往生近驗錄）

孫松亭

孫松亭。錢塘人。素奉斗。

道光十七年秋。病亟。見旌蓋輿馬來迎。謂人曰。吾從之行矣。其季弟又村止之。曰。此鬼神趣。非大善處。不可從也。

良久曰。若輩悉滅形矣。吾將安歸。又村以淨土法門進。松亭奮然。欲誦佛名。而舌本强澀。格格不能成六字。又村助誦之。始琅然出聲。至千餘聲乃寂。（往生近驗錄）

孫松亭是錢塘人，平常信道教。

道光十七年的秋天，病重時，見到旌蓋馬車來迎接，他就向家人說：「我要跟他們去了。」他的么弟又村阻止他說：「這是鬼神道呀，不是大善的投胎處，不可以跟他們去呀。」

過了很久之後，松亭說：「這些人都消失了，我要去那裡呢？」又村就講淨土法門給他聽，於是松亭就奮力想念佛名，可是舌頭都僵硬了，連六個字都念不成。又村就替他助念，慢慢的，他就能琅琅出聲，念了千餘聲之後才去世。（往生近驗錄）

陳畫叟

陳畫叟。紹興人。以善畫遊滇。家焉。長齋奉佛。歷數十年。鄰有善女人。爲叟所敬服。有疑必諮。習爲常。

道光十九年夏。年六十餘。忽厭齋素。臨飯減食。且漸形聲色。子婦邀其敬服者。來相勸勉。遂愧而自責曰。余爲舌根所誤矣。謂家人曰。今後供饌。勿問余。隨緣而已。又何擇哉。由是仍復如常。

一日忽命設祭於寢。子婦異之。曰。余將西歸。與先靈別。無他故也。問其期。曰。三日後。從之。至期晨沐。衣冠西向。趺坐燕香。朗誦佛名。

顧子婦曰。尚有屬付。可邀鄰女來。家人佯諾之。而未注。叟顧日影。太息曰。緣止如是。吾不欲久稽矣。遂合掌而終。（注生近驗錄）

有位姓陳的畫家，是紹興人。到貴州遊玩之後，就在那兒成家了，並且長齋念佛數十年。他很尊敬佩服鄰居某位善女人，有任何疑問都向她請教。

道光十九年的夏天，他六十餘歲，忽然討厭吃素。不僅吃得少，而且嘴巴也說不愛吃素。於是媳婦就把他尊敬的鄰家婦人請來勸他，他因此很慚愧的自責說：「我被舌頭耽誤了。」並向家人說：「以後煮飯菜時，不用問我要吃什麼。我隨緣而已，何必那麼多選擇呢？」於是又恢復以前的持齋飯量。

有一天，他叫媳婦準備祭祀祖先的東西。媳婦很驚訝，他說：「我因為要往生西方了，所以要向祖先告別，沒有別的事。」媳婦問他何時走，他說：「三天之後。」那天早晨起床之後，他就沐浴更衣，面西趺坐燒香，朗誦佛名。

後來他又向媳婦說：「還有一些事要吩咐，妳可以請鄰婦過來。」家人假裝答應，卻沒有去請。他等不到鄰婦，看看太陽的影子之後，歎息說：「緣分既然如此，我也就不久留了。」於是就合掌而逝。（往生近驗錄）

丁童子

丁童子。常熟人。居梅里鎮。七歲時。聞其父母持佛名。亦每朝持之。

未幾。有微疾。晨臥。忽踧然興曰。今日未課佛名。自誤大矣。遂盥漱禮誦畢。復就寢。

至晚。告母曰。吾隨佛西去。願勿驚訝。乃連誦佛名。良久暈絕。

母出不意。猶望其蘇。聞喉中作聲。若欲有言。喚之不應。忽大聲稱大慈大悲四字。遂絕。次日就殮。舉體皆冷。而頂則尚煖也。（注生近驗錄）

常熟人丁童子，住在梅里鎮，七歲時聽到父母念佛，他也每天早上跟著念。

不久之後，他生小病。有一天早晨，他正躺在床上，忽然猛然坐起來說：「今天沒有作功課念佛，自我耽誤可大囉。」於是就起床洗臉漱口，然後再去禮佛誦佛，作完功課後，又回床上睡覺。

到了晚上，他向母親說：「我要跟隨佛去西方了，希望母親不要驚訝。」於是就一直念佛名，念了很久之後，就昏過去了。

他的母親大出意料之外，因此還希望他能醒過來。聽到他的喉嚨似乎有聲音，好像有話要說，然而叫他也不應。忽然他大聲說：「大慈大悲。」四個字之後，就死了。第二天入殮時，全身都冷了，只有頭頂還煖的。（往生近驗錄）

印光大師文鈔

（民）印光

岳運生居士往生記

岳運生居士者。步雲之父也。名泰元。字運生。事親至孝。樂善好義。天性忠厚。無所適莫。

步雲於數年來。頗於佛法。生正信心。吃素念佛。唯誠唯謹。因勸其父母。同皆吃素念佛。求生西方。幷以顯淺易解之淨土書。爲之解說。令其常看。

其父遂知自心本具佛性。但以惑業障蔽。不得受用。幸有此仗佛慈力法門。俾我等少善根劣機衆生。於現生中。即得橫超三界。高預九蓮。何幸如之。從茲心心憶念。冀遂所懷。

至今七月初。略示微疾。初八日早起。念佛畢。囑步雲速備衣棺。吾將去矣。詩衣棺備齊。乃沐浴著衣而臥。

步雲戒其家人。切勿哭泣。令失正念。同聲念佛。以助注生。又

勸其父。隨聲心念。雖不聞聲。其口輒動。久之遂止。蓋已去矣。

又復念三小時，方始哭泣。而其父面帶笑容。室浮異香。三日入殮。相貌如生。其為注生。可決斷矣。

岳運生居士是岳步雲的父親，名泰元，字運生。事奉雙親甚孝順，樂於做善事，為人講義氣。天性忠厚，不厚富薄貧。

步雲近幾年來，對佛法生了正信之心，開始吃素念佛，變得非常的恭謹。於是就勸他的父母也吃素念佛，求生西方。並且拿淺顯的淨土書刊，為父母解說，要他們常看。

於是他的父親得以知道自己的心本來就具備佛性，但是因為被迷惑及業障遮蔽住，而不能夠得到受用。幸好有此仰仗佛陀慈悲力量的法門，以便讓像自己這樣少善根的拙劣根機眾生，能夠在這輩子中，即可以橫超三界，高預九品蓮位，真是太幸運了。因此運生也就心心憶念阿彌陀佛，希望能往生淨土。

今年七月初，運生稍示不適，初八那天早上念完佛之後，他就叫步雲趕

緊準備壽衣和棺材，他說：「我要走了。」等到衣服和棺木準備齊全之後，他才沐浴穿上壽衣躺臥床上。

步雲告戒家人，不可以哭泣，以免令父親失去正念。同時步雲要家人同聲念佛，以幫助父親往生。他還勸父親隨聲用心來念。運生雖然口裡沒有出聲，但嘴巴却在動。很久之後，嘴巴不再動時，就往生了。

家人又再念三小時的佛號，才開始哭泣。而運生臉上帶著笑容，屋內有異香。三天之後入殮，相貌如活著般。看樣子應該一定是往生淨土了。

趙尊仁居士往生記

趙尊仁法名培庚。如皋馬塘市人。年三十餘。素業商。其性情淳篤無偽。其作事果決率眞。

近數年來。得聞淨土法門。深生信心。日以念佛求生西方爲事。置商業。專辦慈善公益事。極其認眞。由是倡辦濟生分會。及佛經流通處。

凡有善舉。力能為者。無不為之。地方路燈。親自早收晚送。不以為勞。一方之人。皆服其誠。波以誠感。衆以誠應。凡所勸募。無不隨願圓成。

民國十五年冬。身嬰篤疾。力疾提倡佛七。以祝世界太平。訂于臘月初二日起七。至初八日圓滿。請掘港西方寺範成師主七。其經濟皆善信所自送。入會念佛者。四十餘人。

居士雖帶重病。其念佛益精進。若無病者。至初六日下午七句鐘。竟念佛坐逝。在會諸人。益加懇切念佛。助波往生。過數小時。頂猶溫。形色與生無異。

趙尊仁法名培庚，如皋馬塘市人，三十餘歲，原本經商。個性淳厚篤實而不虛偽，作事很果決率真。

近數年來聽聞淨土法門，深生信心，整天念佛求往生。不再經商，而專辦慈善公益之事，非常認真。因而倡辦了濟生分會及佛經流通處。

凡是能力範圍之善舉，無不盡力去做。地方上的路燈，每天親自早上收

回，晚上送去，一點也不以為辛勞。地方上的人，都佩服他的誠心。由於他以誠心感動眾人，眾人也以誠心來回應他，因此凡是他去勸募，一定圓滿願望。

民國十五年冬天，他病重之際，仍提倡佛七，以祝世界太平。佛七訂在十二月初二起七，至初八圓滿，請掘港西方寺範成法師主七，費用全由善男信女所供養，有四十餘人參加。

尊仁雖然病重，但却十分精進念佛，猶如沒有病的人一樣。初六那天下午七點鐘時，他竟然就這樣念佛往生了。眾人因而更加懇切的念佛，以助他往生。數小時之後，他的頭頂依然溫暖，形色和生時一樣。

沙健庵居士往生記

沙健庵名元炳。江蘇如皋人。其品行操持。文章道義。皆足以為末世楷。其學重躬行。不尚詞章。其志務盡分。不慕榮寵。以故登太史第後。家居奉親。冀盡子職。不入仕途。

初未知佛爲何如人。經具何如義。循襲乎韓歐程朱之說。謂佛法爲聖道害。而于國于民。皆無所益也。

逮辛亥國變後。悶極無聊。常存超出此世界想。試取佛經讀之。見其義理精微奧妙。圓融超脫。始知佛爲大聖人。其教有不可思議之事。若出幽谷。得睹天日。不禁喜極而悲。惜數十年拘墟之陋。從茲潛心研究。受持讀誦。以冀親證本有佛性。不致常爲六道輪迴中人。

民國十二年癸亥。年周花甲。厭世之心益切。適諦閑法師莅如講彌陀經要解。親預法筵。遂知淨土橫超法門。爲等覺大聖。逆惡小凡。同于現生。仗佛慈力。出此娑婆。登波極樂。隨己根性。而得證入之道。於是專修淨業。以期往生。

去年秋。左腋患癰。繼以咳血。入冬益甚。中西醫均無效。得無以修持力。轉重報後報。爲輕報現報。以了宿業乎。

至臘月十一。遂臥床不起。乃將生平著作。付門人項本源。黃文濬。略囑咐家事。

頗悔從前改廣福寺為議會。遷移佛像。有贊成之過。命其子進。出三千金。于東門廣慧庵。改建佛殿。以贖前愆。

又令家中眷屬。日夜輪班。在床前念佛。即至臨終。亦復如是。不得預為洗濯換衣。及哭泣等。殮以布衣。勿用綢緞。喪中無論祀神待客。勿用酒肉。吾嘗作論斥世。沒等切勿隨順惡俗。陷我于罪。

又令請僧助念。必期仗佛慈力。注生西方。于床前設香案。供阿彌陀佛接引像。面對慈容。口念心憶。專精一致。概不提及餘事。

二十四夜。病益殆。僧衆咸來助念。居士正念分明。聲默相隨。延至二十六。雖不聞聲。口恆翕張。午後氣益促。家人及僧衆念佛聲益悽緊。至酉時。遂溘然而逝。

頗有異香。大衆念佛益烈。逾二時頂猶溫。直至天明。始停佛聲。

噫。若居士者。可謂宿根深厚。見地高超。言行相應。內外一如。據數年來之修持。及平素之信願。臨終之景象。殆中品上生者乎。

以孝養父母。行世仁慈。具眞信願。攝心淨念故也。

沙健庵名元炳，江蘇如皋人。他的品行及操守，文章及道義，都足以作為末法時期眾人的楷模。他的學問注重躬行實踐，不崇尚文詞章藻。他的志向是求務必盡本分，而不羨慕榮耀得寵。因此在登太史第之後，就在家裡奉養雙親，要盡人子的責任，不再出來做官。

當初他不知佛陀是何等樣的人，不知佛經具何等樣的義理時，也循襲韓愈、歐陽修、程子、朱子等人的學說，認為佛法違害儒法，對國家及人民都沒有益處。

辛亥革命之後，他悶極無聊，常想脫離此世界。於是就試著讀佛經，見到佛理的精微奧妙，圓融超脫，才知道佛陀是位大聖人，教導的是不可思議之事。這下子他有如從幽谷中出來，得以見到天日。不禁喜極而悲歎自己數十年來的固執鄙陋之見，從此潛心研究佛理，讀誦受持佛經。希望能夠親證本有之佛性，不再在六道中輪迴。

民國十二年，他六十歲，厭世的心更加強烈。剛好諦閑法師到該地講彌

陀經要解。他去聽講之後，才知道有淨土這個橫超三界的法門。等覺菩薩與五逆十惡的小人凡夫，同樣都能在此生仗佛陀的慈悲力量，超出此娑婆世界，往生極樂淨土，再隨自己的根性，而修證成佛。於是他就專修淨土，求往生極樂世界。

去年秋天，他的左腋生毒瘡，接著又咳血。到冬天時病更加重，中西醫都無效。這豈不是由於修持的力量，把重報及後報，轉成輕報和現報，以了宿世的業障嗎？

到了十二月十一日，已經臥床起不了身。於是就將生平的著作，付託給門人項本源及黃文濬兩人，又略微囑咐家裡的事情。

他頗後悔從前曾經把廣福寺改為議會，又贊成把佛像遷移。因此就叫兒子沙進拿出三千金元，在東門的廣慧庵改建佛殿，以贖以前之罪過。

他又要家中眷屬，日夜輪班在他床前念佛，一直要念到臨終之後。並且規定不可以預先替他洗濯、換衣服及哭泣等。入殮只可以用布衣，不可以用綢緞。在喪期中，不論是祭祀神祂還是接待賓客，都不可以用酒肉。他說：

「我曾經寫論文斥責世人如此之行為，你們千萬不可以隨順世間這種惡劣的風俗，反而陷害我得殺生之罪過。」

他又請僧人助念，期望務必要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他叫人在床前擺設香案，供奉阿彌陀佛的接引像。他面對佛像，口念佛，心想佛，專心一意，其他事情一概不提。

二十四日的晚上，病情危急。僧眾都來助念。他則正念分明，隨眾有時出聲，有時默念佛號。到了二十六日，口裡已念不出聲，嘴巴仍能張開念。中午之後氣喘得很急，家人及僧眾念佛念得更加悽切。於是在下午五點至七點時，溘然長逝。

這時突有異香，大眾念佛更加賣力。二個多小時之後，他的頭頂還溫暖。大家又一直念佛，直念到天亮為止。

唉，居士可以說是宿根深厚，見地高超，言行一致，內心與外表不異。就他數年來的修持，及平常發的信願，還有臨終時的景象，大概是中品上生。因為他符合孝養父母，行世仁慈，具真信願，攝心淨念的條件之故。

淨空法師專集

http://www.amtb.org.tw
http://www.amtb-usa.org　　http://www.amtb-dba.org
http://www.amtb-taipei.org
e-mail:pltaipei@hotmail.com

佛書結緣處（免費）：

△佛陀教育基金會　TEL:(02)2395-1198　FAX:(02)2391-3415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55 號 11 樓

△社團法人華藏淨宗學會　TEL:(02)2754-7178　FAX:(02)2754-7262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 333 之 1 號 2 樓

△台北淨宗學會　TEL:(02)2719-2087~88.2546-9706　FAX:(02)2719-2089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69 巷 6 號 B1

△三重淨宗學會　TEL:(02)2983-0936　FAX:(02)8983-6179
台北縣三重市重陽路一段 120 巷 24 號 3F

△財團法人慈光圖書館　TEL:(04)221-1200　FAX:(04)222-2437
台中市柳片西路三段 12 號

△彰化淨宗學會　TEL:(04)7256272　FAX:(04)7235701
彰化市民族路 269 巷 41 號

△台南淨宗學會　TEL:(06)265-0766　FAX:(06)265-0715
台南市文南路 107 號 4 樓

△高雄淨宗學會　TEL:(07)521-9988　FAX:(07)761-7355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 236 號

△社團法人枋寮淨宗學會　TEL:(08)878-8624　FAX:(08)878-3823
屏東縣枋寮鄉隆安路 169 巷 9 號

△花蓮淨宗學會　TEL:(03)857-8663　FAX:(03)858-0098
花蓮市富國路 136 號

△屏東淨宗學會　TEL:(08)734-1571　FAX:(08)734-1571
屏東市重慶路 136 號

△美國淨宗學會　TEL:(408)736-3386　FAX:(408)736-3389
AMIT ABHA BUDDHIST SOCIETY OF U.S.A.
650 S. Bernardo Avenue, Sunnyvale, CA 94087 U.S.A.

△洛杉磯淨宗學會　TEL:(626)286-5700　FAX:(626)286-7988
Amida Society
5918 Cloverly Avenue, Temple City, CA 91780 U.S.A.

△達拉斯佛教會　TEL:(972)234-4401　FAX:(972)234-8342
DALLAS BUDDHIST ASSOCIATION, INC.
515 Apollo Road, Richardson, TX 75081 U.S.A.

△費城淨宗學會　TEL:(215)238-1006　FAX:(908)735-5447
Amitabha Buddhist Society of Philadelphia
1010 Arch Street, 3rd Floor, Philadelphia, PA 19107 U.S.A.

△新加坡淨宗學會　TEL:(65)744-7444　FAX:(65)744-4774
AMIT ABHA BUDDHIST SOCIETY（SINGAPORE）
No. 2, Lorong 35 Geylang, Singapore 387934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TEL:(65)737-2630　FAX:(65)737-0877
THE SINGAPORE BUDDHIST LODGE
17-19, Kim Yam Road, Singapore 387934

△馬來西亞淨宗學會　TEL:(603)441-4101　FAX:(603)441-2172
PERSATUAN PENGANUT AGAMA BUDDHIST AMITABHA（AUSTRALIA）
16-a, 1st Floor, Jalan Pahang, 53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澳洲淨宗學會　TEL:(617)3273-1693　FAX:(617)3272-0677
THE AMIT ABHA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QUEENSLAND（AUSTRALIA）
11 Toona Place Calamvale, Brisbane, Queensland 4116 Australia

南無阿彌陀佛

回向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 敬請愛護珍惜 ❖

❖歡迎翻印・功德無量❖

善男子注生錄

公元二〇〇九年七月敬印壹仟冊結緣

印贈者：三寶弟子

承印者：佳芳企業社

電話：（〇二）二三三七—六六五九

傳真：（〇二）二三三九—二五二八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真誠 清淨 平等 正覺 慈悲



看破 放下 自在 隨緣 念佛

本會法寶・免費結緣・絕無託人募款義賣・敬請明察・愛護珍惜

Printed in Taiwan(This book is not to be sold.)
FOR FREE DISTRIBUTION